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

光緒辛卯十二月
廣雅書局栞

自序

壽昌幼受書略解義訓治經外好讀史先叔父硯薌先生授以通鑑併儲氏所選史漢文俾之讀意不足覬讀全史未敢以請一日窺先君案頭有三國志竊取讀之日畢一帙為先君覺指數事令占對頗如恉先君喜諭獎以一書問何欲以漢書對先君故有漢書一冊日自評校細字雙行朱墨幾徧閱後輒弆諸篋禁兒輩繙弄至是別以毛刻兩漢書賜壽昌此道光丁亥春壽昌得讀漢書之始也從伯父念疇先生熟精史記過先君飲叔父旁坐侍飲次論河事伯父倍誦河渠書及溝洫志上溯禹貢旁及水經注等書並及後世河道分合徙廢之故如瀉瓴水數掌文纚纚數千百言無脫誤壽昌職執壺注酒之役雖不深

解立聽忘倦叔父問自來論馬班優劣伯父曰馬之峻潔班何可竝論先君曰班於馬固和太羹而瑑大圭矣然雅贍宏括獨有千古何渠不若伯父曰馬爲李陵作小傳意已盡班稍覺煩矣先君曰馬緣陵得罪時陵未死或有不敢盡言處故僅附廣傳後無專傳班則極力摹畫其苦戰至萬不得已而始降爲陵雪卽爲遷吐不平也伯父曰司徒掾譏史記未能齊一而蘭臺之書亦時有舛互何也先君曰此無足詫也蘭臺以抗古絕輩之才使作氣馳肆卽上溯無紀遠極無竟淩虛造有曾何所於蔕芥顧束之以數百年之事益之以數十名家之筆如太史公及其父司徒掾所作外如向歆父子馮商及史通所述十數家自不能無異同繁約蘭臺詳輯而審擇之殫二十餘年心力以

一手編成譬之玉碏雜糅而礱以片石鏐鐵竝鍛而冶以一鑪匪夫潛精積思詎易融粹況天文志成於馬續八表成於其女弟昭加之寫官手民代有譌脫舛互之失奚怪其然全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爲之補漏訂譌以彌其闕於蘭臺何訹焉叔父曰師古注何如先君曰是所謂班氏忠臣也微論擩釆古贍卽一字悉源經典靡虛詁聰訓文顯事覈俾游於班史者得徑路洵絕作也叔父曰聞近有某君著漢史注疏斥師古庸謬疏妄者何如先君曰注家誠不無闕失後學從而勘正亦讀書應盡事必尋罅逞辨詆前耀己益之毒詈胡爲乎伯父笑曰是荀卿氏所謂陋儒也雖博胡取況未必博乎誠不願子弟輩效之先君目壽昌曰小子識之壽昌曰敬諾是日談讌甚歡艮夜始

罷壽昌有生來趨庭受訓蓋莫樂於此一日者也越歲壽昌得咯血疾幾殆先君手自醫治令輟學歲餘甫就愈辛卯先叔父遂攜出游泛湘水出洞庭杭大江櫂荊渚窮巫峽欲藉山川以暢其迂結盪其宿痗途中仍禁劬學得詩詞數十首春秋策論三十餘篇以歸壬辰從叔父讀書嶽麓應鄉試時先君往仕浙中清約自厲于身之任半載卒官孤兒號泣奔赴扶柩歸里發遺篋則殘紙破書滿中而遺墨渺然並先君手評勘之兩漢書皆無有慟絕而無如何壽昌遂發憤將早歲所賜兩漢書日夜研習凡四年於書眉行間塗染無隙叔父見而喜之取置行篋逾年自江右歸云熊氏晉錄副本別以一冊賜仍校勘如前復爲王牧莊世兄取去壽昌亦不甚惜復手校一冊旋借失又一

冊用五色筆校未卒業亦佚去同治二年寓武昌購得此冊時取評校蓋結好在此聊用遣日抵京後待漏應官之暇無輟業及門王生先謙恐又廢棄亟請成書予笑無以應王生乃毅然自任手錄成十四冊感其意暇輒綴筆時有增損已請篤廢業者一年病減復爲之手不離案脅不貼席寒暑寢饋於其中每寫一冊改竄無餘紙再寫復然至是易稾者十有七矣嗟乎少年識懵氣盛鑿古無赧遇一新解遽矜創獲則貿然喜既思祜薄蔭傾趨訓難再先業失緒手澤罔尋時捧書而泣則譆然悲今老矣覩少所矜百不存一削牘既屢積墨徒漬猶幸徧闕典冊藉助直諒一編少就千世待質而卒無以纘先人之墜聞啟後來之新悟則憮然懼惵然慚終吾生而靡能自釋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仲秋月望日長沙周壽昌自序

漢書注校補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高帝紀第一上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藝文類聚引述征記曰豐坊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則見交龍于上

壽昌案交史記作蛟荀悅紀同賈山傳交龍驤首奮翼文選作蛟龍蛟交古今字也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壽昌案史記高帝紀同又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本書陳平傳平爲人長大美色王莽傳

恭爲人侈口蹷頞露眼赤精𥂕人猶狀也爲人卽爲狀也他如周仁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公孫宏傳宏爲人談笑多聞霍光傳光爲人沈靜詳審皆主性情行止說與此全別

爲泗上亭長

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爲亭長或謂亭父漢舊儀云亭長皆調五兵言弩戟弓劒鎧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顏注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壽昌案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正均直也廣韻引此有廷平也三字古廷庭字上下通用如洪範五行傳於中庭祀四方注中庭明堂之庭或曰朝廷之庭也則廷亦可作庭又釋名釋宮室篇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也皆讀如本音不必音定

常從王媼武負貰酒

顏注曰亦猶鯛陽音紂莲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壽昌案勺酌音同無須徵引當是云莲勺音聾誤書酌音耳

縱觀秦皇帝

顏注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壽昌案顏注縱放也言高祖放觀無忌也解已明下忽云放人令觀是誰放之誰令之也爲此贅文轉失語氣觀讀如本音亦不得作去聲也瞿鴻禨曰史記作縱觀觀秦皇帝多一觀字於義爲長益知顏注放人令觀之迂也

喟然大息曰

顏注大息言其歎息之大壽昌案大息之大音泰呂覽高誘

注大長也言長歎息也說文息喘也論語皇侃疏息亦氣也歎息者有氣無聲安所云大顏注滯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

師古注曰父本請飲后因食之壽昌案古人飲食通稱飲亦可以統食本書朱買臣傳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是也

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爲順壽昌案外戚孝宣許皇后傳霍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與此文法正同不得妄改也

誠如父言

誠猶信也若云信能如父言設辭也顏訓作實字泥

乃冒竹皮爲冠

壽昌案淮南子氾論訓造劉氏之貌冠高誘注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禮記委貌周道也此冠殆彷周制而爲之而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引三禮圖云長冠竹裹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據此則高帝仍以楚制爲之名長冠似不必如高氏之稱委貌冠也初學記引此同

乃前拔劒斬蛇

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劒愼勿言

曰得公佩劍雜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鑪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醉囷臥

殿監本及淩稚隆評林本囷作困瞿鴻禨曰前云高祖醉此復云醉又曰囷臥是臥因醉也何不因於前而因於此乎壽昌曰據文義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囷臥情事

明有交第其上曰行數里醉困臥是言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困字似較因字爲勝

秦二年十月

壽昌案紀於秦歲首書十月不書冬者漢之冬實秦之春也自漢元年後皆書冬十月者用太初改厤後之序追書之也又案二年三年十月至九月每年書月而不書冬春夏秋者時秦自有其四時不能以夏正之春夏秋冬冠之全沒其實也仍以追改之月日紀之詳其事功免致淆紊也而於二世元年首書秋七月三字者遵本朝之制俾後來可因時考事也此班氏之微恉也　案書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

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史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閒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爲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信乎此十月爲太初追改後建亥之月若眞爲秦十月則當建申矣

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

師古注曰東海之戚也通鑑胡注曰以地理考之沛郡與東海頗遠壯兵散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章懷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廣戚之戚也齊召

南謂此說足正師古注之失壽昌案師古注未失胡注失也薛在秦時爲郡東海地本屬之戚亦爲其屬縣皆在今山東兗州府境左右相距竝不遠考曹參傳云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徙守方與遷爲戚公皆不出遠境壯走死於戚故使參爲戚令也且卽以情事揆之沛郡卽秦之泗川廣戚卽沛縣壯由泗川出敗於薛必不能回走泗川不走至戚而胡走乎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史記作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師古謂得爲名非也蓋是左司馬曹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壽昌案索隱謂非爲人名者是必謂爲曹無傷或未然沛公此時左司

馬尚有孔聚陳賀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案功臣表蓼夷侯孔聚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顏注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是孔聚從起碭後即得左司馬在入漢前費侯陳賀亦然斥邱侯唐厲稍後戰國策田單守即墨有云堅守惟恐見得功臣表陳涓得梁將處侯劉澤擊陳豨得王黃侯蓋獲敵曰得史多如此

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

如氏注曰𡰱章邯司馬史記正義同壽昌案𡰱疑亦是秦將司馬其姓非官稱若章邯之司馬當以章邯冠於上不能隔一事爲稱又考樊噲傳云與司馬𡰱戰碭東上並無章邯事史記張晏注曰秦司馬不屬章邯差近之劉攽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楚耳說較勝又師古

注曰從爲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壽昌案此商
書序語尙應作商書下脫一序字
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
壽昌案傳咎自殺儋爲邯所殺也
沛公項羽追北
壽昌案詩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玉篇堂北曰背北背古轉
訓服虔韋昭訓本此顏引老子樂書於義支雜王先生念孫
解北字甚詳確稍嫌辭費
八月斬三川守李由
壽昌案史記李斯傳二世初立趙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
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

城守不肯擊是斯之被譖實由其子守三川也又云及二世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巳擊殺之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署斬咸陽市是由應死在元年李斯被刑以前其曰項梁不曰高祖者葢當時初起兵時秦止聞有項不聞有劉也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由正統兵未必奉詔趙高蔽主奏報不入即入亦不以時故史漢日月多錯互也

乃道碭

孟康注道由碭王念孫曰道即由也壽昌謂與前夜徑澤中徑字相類案戰國策魏三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又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即此道字所本國策他處尚多

以沛公為碭郡長

壽昌案蘇章兩設近之而有不盡者漢楚時每郡設統兵之長故下云將碭郡兵守或別有人也灌嬰傳云破薛郡長顏注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傳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既有吳郡長又有吳郡守明長與守各一人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劉攽曰案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適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壽昌案劉氏考星度甚確說亦辨要有所本元魏書高允傳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

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崔浩謂允曰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考史記高祖本紀未書此事僅於天官書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未書歲月劉向上封事亦止云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則明言入秦又考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本紀秦二世三年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所稱引兵西秦民喜者正在七月正五星聚于東井之時故甘公亦止言其入關未說到至霸上降子嬰也合此數說益證劉氏高氏崔氏三家之說不誣至高氏言史官欲神其事班以漢臣修漢史自不得不爾也　顧

棟高云武帝太初定厤改用夏正史官因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也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

羽大怒使黥布攻破函谷關

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于灞解先生說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內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

沛公欲反郦郎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壽昌案此郎張良傳沛公所稱鯫生也

不自意先入關

顏注云意不自謂得然壽昌案不自意言非意所期也此不注自明顏注轉晦矣吳王濞傳條侯時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語意與此同

籍何以至此

宋景祐本乾道本明汪文盛本俱作生此生至字近而譌以文法案之作至是毛氏汲古閣此書係影宋本知當日原有作至此者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特爲此箸一條辨生字應作

至甚恐豈當日未取毛本一校邪

春正月

如氏注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顔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厤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壽昌案如服注均明確顔注尤切當不易無可疑者王先生引之必爭秦用十月爲歲首仍遵夏正未改正朔痛駁三家之說且說十七證以明之壽昌略就所證者質其疑焉其第一證引月令第二證引秦紀昭襄王事無論證之是否但月令係呂不韋所輯在始皇未混一之前昭襄王爲始皇之父未改正朔其用夏正何疑何能辨始

皇之事此王氏誤證不足辨者也其三則引史記始皇紀其四則引月表其五則高祖紀此皆是漢太初後追改之歲月何煩徵引以矛攻矛尤覺無謂其六則謂漢朝十月不知漢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以爲國慶制與賀正月等沿及後漢猶行此典續禮儀志可證其七引文帝紀其八其九亦然此皆是史臣追改之歲月與前三四五謬同其十則云賈誼傳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閼之歲文帝六年丁卯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

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此證似確不知蔡氏晉有言三正既爲累代所迭用亦復爲一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竝言之而不以爲雜鬚肇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不以爲倍者壽昌謂非第此也賈山傳於文帝時上至言有云願以夏歲二月顏注時以十月爲歲首則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也是山且以夏正陳言於君不止臨文矣若漢不承秦制改月則稱歲二月足矣何必冠之以夏乎何疑於賈誼之臨文乎其十一引淮南天文訓謂淮南誅在太初未作厤以前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入營室之月非建寅之月而何不知正朔代殊而陰陽占候則必不能外乎夏正也案逸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於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

夏正爲後書魯恭傳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華氏泉曰先儒謂夏商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淮南書正主授時而通行民俗者也且淮南造逆能必其悋遵朝制乎此更難取爲據也其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無非引史記本書紀表志傳各時月相爲詰難不知此皆追改之歲月繁稱博引頗不憚煩與前同無庸辨也甚至因顏氏此注竝謂秦氏蕙田之五禮通考金氏榜之禮箋皆被其惑其尤怪者云以亥月爲正月顓頊厤無此法顓頊厤不傳者數千年王氏必不曾習何以斷其無建亥之

法乎壽昌竊謂秦正朔本無可考顏氏於改時改月屢言之當日必有所受惜未能徵引古籍致被詰難耳壽昌因就顏說申證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六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云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秦以建亥之月爲正史記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是年春前未書事則疑是秦之春夏之十一月也史記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集解引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祖父濛於華山白日昇天先是邑歌有云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因改臘曰嘉平茅紀爲夏九月事卽秦之十二月也陳勝傳臘月注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是也臘必於歲終秦應以夏

九月臘不聞行臘於此年之第三月也而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竊以春非臘時明乎此爲漢之春實夏正之冬漢之三月實夏正之十二月也據此則漢之臘又在春三月矣又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陳涉起兵索隱注云涉起凡六月當二世元年十二月也此明秦自爲十二月若照夏正書則當云二世二年也檢本書陳勝傳云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起兵云據陳數日又云二月餘又云韓廣居數月至臘月莊賈殺勝降秦又云陳勝王凡六月若照夏正書時秦不改月則秋七月至九月止三個月一歲終矣安能勝七月起兵又能於各處遷延或二月餘或數月至臘月而死乎據史記及張晏各注明乎秦自有春

有臘自立十二月之制也先儒有謂史云改年始非改正朔者不知年始卽正朔之變文史記厤書注索隱云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本書律厤志云秦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厤書又云故襲秦正朔本書律厤志同是明稱秦之正朔豈得以年始兩字相難乎至漢沿秦厤以亥爲正班史準太初所改厤追書之無從取證原文惟案五行志下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永之言明言漢正月也異姓諸侯年表自漢元年起皆書一月至十二月二年三年同四年書一月至九月止有詳案在異姓諸侯王年表接書五年卽皇帝位書正月是確以十月爲歲首確書十月爲正月並不書一月也

壽昌又考俞正燮癸巳類稿五行傳用亥正論云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案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皇極據此伏生傳二三月以下皆漢之月數是漢儒本謂漢改時月也又文選古詩十九首云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李善注云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

孟冬非夏之孟冬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是唐世文人之說也劉攽考異云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迺以夏十月入秦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云蓋漢初以夏十月爲正月十一月爲二月終於九月爲十二月又考董仲舒傳云舉孝廉之十一月也意者當時之二月是宋時諸儒之說也益徵顏注改時改月之義爲確不可易也

二年漢王以故得刦五諸侯兵

壽昌案項羽傳同刦史記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之五諸侯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氏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顏注皆駮之以爲河南常山殷韓魏劉攽刊

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西漢年紀考異
略同謂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爲五耳吳仁傑刊誤補遺
曰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卽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
之降卽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爲河內郡
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
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
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兵壽昌案此則塞翟魏韓趙也較顏
注爲審較劉王二說亦詳案荀悅漢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
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字蓋以其難確指也通鑑云
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吳氏謂恐有脫字非
也通鑑從荀紀不從漢書也李慈銘曰案全氏祖望謂功臣

表云二年三月棘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四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則塞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洪氏頤煊謂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當以如說爲正今案洪說是也刼史記作部藸紀作卒非必刼脅之謂也刼有制義可通作挈所云五諸侯者謂本皆諸侯國耳不必其國見存也云五諸侯兵不云五諸侯文義可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西漢年紀考異云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案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見於欣翳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壽昌案本紀元年云

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下並無置郡語惟通鑑有之
年紀自從通鑑不得謂班紀爲重出也

三年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顏注曰間出投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
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壽昌案閒隙也乘隙而出顏注已
足乃繁稱多語復添私出二字義轉支隔兵交之際多術者
勝此爲私出豈尚有公出者乎

四年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

壽昌案之間二字藝文類聚引作澗太平御覽六十九引本
書項籍傳曰沛公與項籍臨廣武澗而語數籍十罪今亦作
間不作澗後書續志補注引西征記曰有三皇山或謂三室

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十道志曰廣武澗在今滎澤縣西據此作澗爲勝也

割鴻溝已西爲漢

注引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壽昌案文此注全引溝洫志而誤讀者也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考志本從會字斷句於楚字則屬之下文文氏誤讀而尤誤在以官渡水爲鴻溝漫無區別觀史記索隱云爲二渠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是明二渠爲一南一東也宋史河渠志云禹于滎陽下分大河爲陰溝至大梁

浚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其一爲鴻溝莨菪渠語尤詳晰文氏奈何混舉官渡與鴻溝而一之乎後書郡國志鴻溝下劉昭引文穎語作注顏氏復據以注鴻溝皆失於未考也至會于楚誤讀壽昌有校語在溝洫志較詳

乃封矦公爲平國將

壽昌案將字誤正作君文選注引楚漢春秋曰上欲封矦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

壽昌案幾猶會也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論云斯誠雄心尚武之幾注訓幾爲會若今言幾會也鄭訓微卽易幾者動之

徵單訓作徵語意不合顏依說文訓作危亦隔

高帝紀第一下

五年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壽昌案高祖功臣表射陽侯劉纏卽項伯平皐煬侯劉它卽項它此項氏封侯賜姓之可考者又有桃安侯劉襄亦賜姓然表稱爲項氏親恐非必項族也四人中有考惟兩人知表尙有遺漏

昧死再拜言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四博物志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言王莽篡位慕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厤志補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曰臣邕稽首再拜

上書皇帝陛下未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興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壽昌案高祖尙未卽眞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

尊王后曰皇后

尊通鑑作更西漢年紀從之壽昌案此承上羣臣上尊號來猶臣下共尊之也時高祖初卽尊帝制未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也故通鑑可作更此紀不妨作尊也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攽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壽昌案此承宋氏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

矦子之類大約楚國與各諸矦支系宗戚之從軍者非泛泛之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一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矦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衞若盡爲諸矦國人當數十萬衆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孝文功臣表樊矦蔡兼以韓家子還定北地師古曰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也此足爲諸矦子楚子之一證又案紀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諸矦子卽此類也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百官表噲未嘗爲相壽昌案是時丞相爲蕭何無他人也第考樊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

擊盧綰而表均未載入大約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也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而噲已稱右丞相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已稱相國皆虛封也觀酈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傳寬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與寬并未爲相亦未列之表內也韓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

高起王陵對曰

臣瓚注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陵都武侯起壽昌案漢帝年紀一書惜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檢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南鄭侯起是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尚未侯也又云魏相邴吉奏高帝時

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引高皇所述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而無臣起蓋奏事所輯原不止一條也孟康注姓高名起必有據而張晏云詔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

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

壽昌案荀紀云於是上卽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荀紀加治櫟陽宮四字庶於七年本紀自櫟陽徙都長安語有根也又張晏注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案漢以冬十月爲歲始據張氏云云益信漢以夏之冬名爲春也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

壽昌案荀紀作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作二十餘人考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前已降封侯共二十八人此作三十餘人非也三應是二字之誤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壽昌案前一年已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至是始上太公尊號者自古身爲天子父生爲匹夫惟有舜之瞽瞍瞍未聞有尊號近漢世秦始皇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尙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叔孫通議禮想未及此故因家令一言發之必謂高祖有意緩行亦非篤論

七年蕭何治未央宮

史記注駰案關中記曰未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索隱曰東闕名蒼龍北闕名元武秦舊宮皆在渭北立東北闕取其便也據此則顏注厭勝之說恐不然

九年始大人常以臣亡賴

壽昌案類篇賴一曰恃也亡賴若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張釋之傳尉亡賴張晏注材無可恃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壽昌案注李奇曰高祖後母也趙翼取其說引史記項羽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又

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師古曰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吳王傳朝錯上言稱高祖庶弟元王卽異母豈爲其後母乎至羽紀所云父母妻子不過家屬汎詞連稱及之陸機頌則文人沿說尤非事實案高帝紀六年詔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云云未及太上皇后若有之詔不應闕若未尊號史不應書況書崩不書葬史亦無此體例班氏於此明有一誤案荀悅漢紀云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未葬萬年班書當是傳寫時五月內譌加一后字七月內譌加一崩字耳案高紀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紀七年尊爲昭靈后劉昭郡國志注小黃在陳留縣東北漢舊儀曰昭靈

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園廟於小黃又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據此太上皇葬萬年在長安櫟陽縣界昭靈后葬小黃在陳留相距甚遠並未合葬也　又注引晉灼曰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宋景祐乾道明汪文盛各本俱同或改長作無字壽昌案呂覽觀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長多也正韻長直亮切音仗多也冗也剩也集韻餘也論語長一身有半世說新語生平無長物陸機文賦故無取乎冗長卽此長字也不必改作無字

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馮翊府北魏書臨淮王彧傳云漢皇創業香街有太

上之廟則省香室街爲香街也

吾知與之矣

顏注與如也壽昌案與待也論語及後漢馮衍傳注與俱訓待此可借作待訓言吾知所以待其來也與故有如訓然顏注未顯

十一年詔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壽昌案吳仁傑刊誤補遺義年條末云懿稱本李善文選注所用今本作意稱是意稱有作懿稱瞿鴻禨云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漢書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足徵李善時漢書本作懿稱其議年之議不作義注與正文同皆可取證也

甚有文理

壽昌案文理猶條理也易坤卦文在中也疏通達文理史記禮書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十二年詔南武矦織亦粤之世也立已爲南海王

壽昌案織本末表傳不詳無可考大約爲越王句踐之苗裔粤卽越故詔稱粤之世也時閩越王無諸及粤東海王搖皆句踐裔帥百越兵助高祖漢五年立無諸爲閩粤王孝惠三年封搖爲東海王而織先封爲南海王於詔中加亦字者承無諸搖而言也檢吳越春秋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卽今番禺地而續地志吳郡安縣注引越絕曰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則以爲越後而非吳考吳之滅在

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爲楚滅在戰國時周顯王四十六年據史記云越散後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是閩爲其裔織又閩之裔也合之南武之稱並此詔所云越絕較吳越春秋爲審又續志嬴𨻻下注引地道記曰南越侯織在此是南武又作南越也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嬴𨻻縣漢初未設交州趙佗殆亦未據其地織自稱南武侯踞此縣不必是漢封也文穎注此云趙佗降漢立爲南越王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是也壽昌謂此粵字宜正作越觀各注中俱作越無作粵者粵越古通而百粵之粵可通用越越國之越必不可作粵本書地理志粵地及吳粵之君俱作粵而古今人表書越王句踐越王允

常越王無疆皆作越不作粵也異姓諸侯王表外攘胡粵顏注粵古越字考越自春秋後通上國以來皆稱越左傳國語國策世本荀子列子韓非子史記可證厥後主盟諸夏策書赴告之文必不敢書作粵以疑耳目也且粵字止曰於于厚數訓越字義訓較多有必不可以粵字代者雖曰古通不盡可通也況國名一定豈容兩書楚本荊也春秋莊二十八年尙書荊僖元年以後遂稱楚而不荊矣許字本應作鄦而詩春秋諸經傳無書鄦者鐂本劉字而執劉公劉劉字必不能作鐂鄚本薊薊州必不能作鄚皆此類也

上致之王

壽昌案致猶置也後書凡置多作致可證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

壽昌案史記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大創十二矢石中通者四卒征英布中流矢崩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一

漢書注校補卷二

長沙周壽昌撰

惠帝紀第二

視作斥上者

張照云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壙上亦正作壙土

壽昌案服訓壙如訓開明斥字並無稱斥土語想當時自有此稱故祇稱斥土若壙字更不必加稱壙土也此亦如穿中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壙中也又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注斥開也小爾雅廣詁訓同他如司馬相如傳下除邊關益斥注斥開廣也刑法志除山川沈斥注斥鹹鹵之地斥字俱單用不必加字於斥下始成文也又案趙廣漢傳護作平陵

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方上與斥上皆一類事見張湯傳注

中不閒作方土也

復十五稅一

鄧展注今復之也宋祁曰當作今復復之也壽昌案注上云

中閒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似不必更加一復字宋校本

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也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時

叔孫通譏孝惠作復道勸立高帝原廟於渭北以掩其失非

正也迨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帝原廟殿門災盡大災

也而元廟之立及災此紀及平帝紀皆未書

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直二千凡爲六萬

壽昌案所云三十級必是累而算之漢官舊儀如公士云賜爵一級上造即云賜二級簪褭即云賜三級下皆遞進至二十級非一等爲一級也爵止二十等若一等爲一級則三十級豈不越徹侯而加十級乎案食貨志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八等也據此則此爵更有限制矣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買級千錢則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二年郃陽侯仲薨

何焯曰子封王而父仍矦爵壽昌案此卽高祖兄仲名喜者已於六年正月封爲代王七年爲匈奴所攻棄國歸降爲郃陽矦旋封其子濞爲吳王是高帝降之爲矦者伸國典以罰罪仍封其子爲王者篤親誼以明恩也何說似乎未允惟紀不名曰喜而書曰仲則史法之疏

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海王

案史記越世家云句踐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矦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案閩越傳亦言無諸及搖皆句踐後然百越各有種類豈皆句踐後哉閩越傳以爲姓騶索隱以爲蛇種則非句踐羊姓之裔明矣此與稱越是禹後同爲附會耳壽昌案

梁氏本兒瓚之說師古已非之云越之爲號其來尙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地理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顏氏此論卽可破非句踐芊姓之裔之說

四年立皇后張氏

顏注雖欲示博聞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毛氏本與宋同今　殿本及各監本無欲字

五年

古今注曰漢惠帝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六年

壽昌案是年置左右丞相紀闕書

七年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注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壽昌案帝十七卽位應卽於是年算起卽位七年合二十三歲觀四年帝始冠踰三年卽崩益可證

葬安陵

顏注去長陵十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知舊本五里也今　殿本作五里而引宋說於後

高后紀第三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壽昌案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是稱美人已有秩矣太子名卒不傳止稱爲太子而不名也紀初云年幼卽位

四年被幽死然已能恨呂后殺其生母出怨言當七八歲矣
惠帝在位不敢名不立爲太子俱不可解五行志上云其後
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
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案志明
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宏益可證太子爲孝惠
所生也燕靈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
人子卽王子也此可類推

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

注如氏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壽昌
案今表無此語卽宋本亦無之久佚去又案顏注引如氏語
宜注在宏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下彊與恆山王

不疑經封王未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
年死强於五年死故皆未列表中惟宏朝武三人在恩澤侯
表表稱襄城侯義後立爲帝仍改名宏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江水下何氏焯校小板宋本有漢水二字壽昌案五行志上
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漢水
二字也觀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紀八年
亦書夏江水漢水溢是志云復出者承三年之水出而言紀
於八年江漢二水幷書則此亦不容漏卻矣
五年春南粤王趙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注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

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不稽古乎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寍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壽昌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二引吳地記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以禦越方輿紀要廣州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禺號曰南武吳越春秋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後楚滅越越王子孫避入始興令師禺修吳故城南武是也又云相傳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增築南武城周十里厥後粵世名織者稱南武侯高帝十二年封南海王者卽此惟時趙佗最強亦以南武爲稱竊加帝號在王侯上大約時以南武二字舊稱

海上以豪其民佗借名威衆並無他意何稽古之有本書趙佗傳云號爲南武帝不云武帝可證羣說顏注固誤劉氏所考九舛所謂顧睫而忘其目者矣

八年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

壽昌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卽後宮美人子於高后四年幽死此之少帝爲恒山王宏也亦明前幽死之少帝實爲孝惠子也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

長沙周壽昌撰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注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壽昌案民作人承唐時舊本非有異也唐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兩漢書注多如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

閏月高后八年之後九月也據高后崩於辛巳爲七月中則八月庚申平勃議誅諸呂已在八月二十五六閒計己酉當爲後九月十五六事踰兩月至此始定也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壽昌案漢歲首在十月此三月之詔也不當云歲首疑後人因上詔有方春和時之語太初改厤追書誤入此詔於三月而未計漢以夏正之冬為春為歲首也

新喋血京師

師古注喋本字當作蹀壽昌案喋自為唼喋之喋司馬相如傳唼喋荇藻注唼喋鳥食之聲也正借作唼血訓若口唼之也史記魏豹彭越傳唼血乘勝集解引徐廣喋一作唼足證唼喋二字本通至蹀字從足聲類作躡也廣雅訓履也淮南許注蹈也似不能以蹀作喋

不敢忽

注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攽曰忽輕易也壽昌案劉說是

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矦

錢泰吉校本郭丞字云丞字衍壽昌案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諸矦王國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稱表下書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郎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無丞字葢省文

遣太子

壽昌案漢制王及列矦長子皆稱太子王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詔云已立其太子太子遂爲趙王皆是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何煌曰連蝕疑有譌壽昌案非譌也五行志下文三年十月

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云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竝是食竟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未及於日或可更食惟正當交則日食既不能再食也考高帝紀三年冬十月十一月巳連月日食此與之同無足異

註誤吏民

壽昌案顏注註亦誤也訓本說文特誤上訓誤是誤誤於文爲不辭傅雅註欺也史記吳王濞傳註亂天下本書王莽傳臣莽爲受註上誤朝之罪註俱訓欺也後漢寇恂傳注同

上親勞軍勒兵申敎令

壽昌案顏注申謂約束之是約束敕令於義複矣書申命羲叔傳申重也書序帝舜申之傳詩福祿申之又自天申之及申錫無疆又儀禮士冠禮乃申爾服注禮月令命有司申嚴百刑注申嚴號令注後漢朱暉傳申納諸儒荀子富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注楚詞惜誦申侘傺之煩惑兮注俱訓重也

而專鄉獨美其福

壽昌案專鄉之鄉應音享禮祭義饗者鄉也儀禮燕禮注主國君饗時釋文饗本作鄉又案後書光武紀三年詔有曰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與此意正同

十五年九月詔諸侯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壽昌案此爲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卽位二年雖詔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鼂錯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

吕諭朕志於單于

顏注單于匈奴天子之號壽昌案天子二字當作酋長顏注失檢又案匈奴傳撐犁孤塗單于撐犁言天孤塗言子又云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本書解甚明何煩顏氏贅說

後元年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注曰后黨於吕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壽昌案廢后書廢不書死後之薄后書廢成帝許后書廢皆不書死此史例

也惟孝惠皇后張氏雖廢置別宮究無明詔廢之又在孝惠時並未廢故仍書薨也

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

顏注曰姓令名免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令郎中令屬官也壽昌案百官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曰免名也壽昌恐此卽其人史失其姓耳顏云以下書姓則此亦應是令姓案七年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則張武書姓亞夫悍俱未書姓也謂景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尚不能稱則英布爲九江王時巳稱淮南

王景帝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而食貨志於衞青擊胡卽稱大司農武帝以後尚稱大農武帝始設三輔而景帝後五年詔已稱三輔葢從後補稱或追稱此等處班史無定例也似從徐廣說爲正

朕之不明與嘉之

顏注轉捩太多詞意沾滯案之詔語全不相合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高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與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壽昌案二劉說必於朕之不明下添出而蒙此三字方可勉强牽合恐仍非詔書本意與當音豫七字作一句讀不得從與字絕集韻與音豫參與也正韻干也論語吾其與聞之中庸可以與知焉考工記國有六職百

工與居一焉皆讀豫訓爲參與穀梁僖十九年傳因邾以求與之盟注與厠豫也若與讀平音絕句轉致蒙晦

厲國悍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注徐廣曰姓徐名厲蓋卽前之祝茲矦也

露臺

壽昌案滄祐本露下有吉字蓋因臺上半字複而衍也

景帝紀第五

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

壽昌案此景元年詔述文帝遺政也文帝初除肉刑以髠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未及宮刑而武帝時李

延年司馬遷張安世見賀皆坐腐刑是距文帝未久即復也馬端臨謂是景帝中元年之後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壽昌考武帝以後用刑極濫淮南衡山兩王獄誅死者數萬人當日宮刑尙爲輕罪犯者必多特李延年太史公張賀皆著人故名於世他不傳尙多也據馬氏云即景帝中元年後復用是除宮刑三字亦虛語耳又案西域傳副使李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事在宣帝元康二年石顯宏恭皆少坐法腐刑元帝朝用事見佞幸傳

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壽昌案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無曰字注曰字衍又終軍傳隨畜薦居趙充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唐書契苾何力傳

遂薦草美水以爲生此言草菻之薦水泉之利古人變文以對擧也

遣御史大夫靑翟至代下

文穎注姓嚴名靑翟臣瓚注此陶靑也莊靑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壽昌案瓚顏二說是也百官表孝文後二年陶靑爲御史大夫孝景二年御史大夫陶靑爲丞相此皆其證

二年封皇子彭祖爲廣川王

壽昌案四年徙封趙王紀不書似疎

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壽昌案功臣表及何傳俱作何孫嘉無名係者係恐因與孫

字相承而譌也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壽昌案下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食之亦在年終何焯謂此十月或九月之誤者非也此直傳寫誤衍兩日食於兩年也觀五行志載景帝朝日食前後綦詳獨此兩年未載益知無其事也紀兩年俱書春夏秋時序獨此無冬字可知

中二年大鴻臚奏謚誄策又大行奏謚誄策

臣瓚注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注曰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爲大鴻臚

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壽昌謂非表之誤皆史氏追書之也

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賜

壽昌案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此亦史臣之所追書也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勿復磔似已除此刑矣而應劭注則妖逆仍用磔與此文不合

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壽昌案西漢年紀引作欲腐刑者許之本書外戚傳許廣漢有罪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孟康注曰死罪囚欲

就宮者聽之三國魏志鍾繇言於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是不獨以腐刑贖死也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至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壽昌案通典刑四雜議上云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正此年事

令亡罪者失職

壽昌案廣雅釋詁三職事也釋詁四職業也周禮天官閒民

無常職注謂無事業者周禮大司徒以作民職注民九職此言令無辠者失其事業無以爲生憐之也

中六年詔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

劉攽曰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也壽昌案景帝時實無三輔武帝太初元年始更主爵中尉名爲京兆尹左右內史爲左馮翊右扶風又因京輔左輔右輔設三都尉故名三輔何緣景帝詔中迺有此稱顏氏謂應說失之而本注說三輔亦自不悉也葢詔書亦有史追書而節改者如景帝諱啟而武帝元封元年詔內有啟母石之言此必史追改非當時語可以類推又封禪詔書文法與史記各有異同此亦史改詔書之證

後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壽昌案高紀已屢書徹侯作通侯此仍作徹轉寫偶誤也

詔曰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壽昌案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漢律本罪已重尚容其侵牟漁奪哉觀下云其令二千石各修職業不事官職秏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云云是重在察吏竝未云治其詐稱吏也詐僞爲吏數語卽詔所云不事官職秏亂者也

漁奪百姓

顏注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壽昌案侵奪無擇曰漁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漁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管子法禁篇云漁利蘇功注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顏訓漁若漁獵之爲漁與獵是兩事何得訓漁爲獵邪

乃得宦

殿本及監本注宦字俱作官壽昌案正文則從宦字爲是又案正文宦亦作官或別一宋本也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

顏注云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壽昌案史記封禪書云有司言元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

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此武帝第五改元之三
年也次年得鼎始改元元鼎也兒寬傳寬從東封泰山還上
壽曰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蘇林注
曰太元太初厤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是元封以前建
元等號皆從後補書無疑又第三爲元朔史記不載而以元
狩爲三元恐誤脫也
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漢紀通鑑竝作有星如日夜出壽昌案依此紀爲是葢恍惚
有物如日夜出既難指爲日又不得名爲星也若云星則必
有所指名且當出於何度況謂之如日更不得名爲星矣紀
何不云夜有星如日乎王念孫謂當從漢紀通鑑加星字竊

謂不然考昭元平元年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曰流星曰西行此皆有指名有度數之證錢泰吉曰文獻通考曰變載此條無星字會要日變異載此條亦然案無星字是若作有星如日不當言夜出矣

閩越圍東甌

壽昌案東甌本書地理志不載卽紀所云徙其民于江淮間遂虛其地也後書郡國志云會稽郡永甯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縣賓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地

元光元年

注臣瓚曰以三星見故爲元光壽昌案史記封禪書云以長星曰光長星何端可以紀元自以瓚注三星見者爲勝然考

上年星孛東方長竟天本年客星見於房二年天星動搖終帝世並無三星見之說天文志紀傳可證則瓚說更無據也

五月詔北發渠搜

服虔注地名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似國名也韓安國傳王恢語此云恢傳誤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言北方卽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韓安國傳若是則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也師古注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爲臣也瞿鴻禨曰顏說非是此紀傳北發皆當爲地名不得訓徵發也大戴禮記少閒篇舜之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盧僕射注北發

北狄地名其地出迅足鹿又禹之世肅愼北發云云又湯之世肅愼北發云云又文之世肅愼北發云云篇中北發凡四見五帝德篇南撫交阯大敎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史記五帝紀南撫交阯北發壽昌案索隱言此北發當云北房南方地名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云爲南方之國誤方苞史記注補正曰索隱謂字缺少非也首以撫字該之趙佑曰北發卽北戶言其戶向北開下山戎發則又別有國名發者耳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說苑修文篇作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廋氐羌北至山戎肅愼東至長夷鳥夷逸周書王會解發人麃合攷諸書或稱北發或稱發或稱大發或稱發人其爲國名一也小顏謂非國名殆拘於水經注所引及臣瓚以南爲對之說文選李善注引大戴禮記亦曰北發國名也王氏

嗚盛乃據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兩句謂此注文義明妥考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是未思可以單論公孫宏所述未可以概詔與傳也至謂史記南撫交阯雖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搜與此傳無涉則亦未能自堅其說矣壽昌案瞿說是也本詔云敎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此全同大戴少閒篇語明舉海外各國由肅眘北發渠搜至氐羌無緣忽插入自北徼發兩字且此時渠搜正屬雍州何能北發注云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此更誤證朔方郡是元朔二年所開此時尙無朔方郡何有所屬之渠搜邪果爲地理志之渠搜不過漢朝一縣徼發亦分內事詔何必侈言敎通四海與肅眘氐羌竝列

邪若此發非國名渠搜又僅一縣氏羌亦是泛指則止肅眘一國詔特示天下不廣矣武帝肯出此邪韓安國傳王恢曰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顏注云云尤誤月支是西域大國何能自北發之時匈奴正强何能越境而至西域張騫傳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此亦確證且方云徵發未議兵事勝負遠云可得而臣不獨大言直是謬論孝武何等君恢乃敢作此語不懼安國之抵其隙邪觀恢上云秦繆公都雍攻取商戎竝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是明以秦擴西北欣動武帝故亦舉北發月支兩國之可得臣以概西北也錢先生大昕曰盧辨注大戴以北發爲北狄地名李善注文選以爲國名與晉灼說同是注北發爲國名逸周書王會解曰發人麃麃

者若鹿迅走盧先生文弨詳校本注云發北發是竝以發爲北發之本名矣壽昌竊謂公孫宏本之三朝記以南與北對舉或別有古義未可知若此詔與韓安國傳之北發則非訓爲國名文義俱不可通況有大戴禮逸周書史記說苑爲據又有服虔盧辯晉灼李善司馬貞諸名家注及方趙錢盧諸先生之言互徵耶北發地名大約如北假北平北帶之類又本書地名常有同文而異義者高紀之罷戲下爲麾下不害至戲下之爲戲水傳云天子當陽不害當陽之名縣匈奴后爲閼氏不害閼氏之爲地名將軍名貳師不害貳師之爲大宛地名彼三朝記及公孫傳之北發與南撫對不害此北發之爲北狄國名也

三年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

壽昌案此五人無姓氏注不詳表亦未列考功臣表是年紹封者宣平侯張敖後爲廣陵侯廣孫穎陰侯灌嬰孫賢爲臨汝侯餘三人無考然皆本以列侯紹封非初封列侯也封字上似脫紹字五人後似亦脫姓名各本紀他處可證前乎此者孝景二年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中元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孝武元狩三年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後乎此者孝宣地節四年封故酇侯蕭何曾孫建世爲侯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家子孫令奉祭祀成帝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酇侯孝平元始二年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周勃元孫共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子章皆爲列侯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皆見本紀詳姓名

元朔元年詔迺加九錫

壽昌案有司奏議原引古者非謂漢創此制也據注所引尚書大傳賜以車服弓矢則當謂之三錫不止一錫矣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壽昌案此五句見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文但說苑於罔上罔下之上各有一而字斥字作退退字作逐黜惡上亦多一而字此詔殆亦援書語也顏注失引

二年冬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

顏注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西漢年紀考異云案年表菑川王志以孝文十六年立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光五年薨今王乃其子建案建乃齊悼惠王之

孫不應云諸父列兼嗣位止二年亦無由免其朝請當是紀誣壽昌案賜几杖事淮南王傳載之菑川王傳未載緣傳本略也免朝之詔或因淮南事牽連及之不必全誣惟菑川王建與武帝從兄弟行不得在諸父列顏注誠誤也通鑑考異曰紀云菑川王志誤也案紀並未書志名不得謂之誤

獲白麟注黃色

壽昌案曰白麟則白色非黃可知

過居延

顏注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壽昌案後書明帝紀注居延本匈奴地名武帝因以名縣案本書地志張掖

郡去北地千里括地志居延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此云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其道里相合是年置武威酒泉郡想卽於其時名縣但未分置張掖郡耳又案霍去病傳云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杜佑謂居延澤在西北故云濟豈匈奴別有一居延哉韋說不誤顏注失之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西漢年紀考異云案廣傳廣將四千騎與匈奴戰漢兵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如此是亡其三千騎耳紀所云云非是壽昌案紀據莫府所上之文書言之傳則詳析其功罪故微不同

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

年紀考異云此誤也案食貨志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非行五銖而始廢半兩也壽昌案錢法爲一朝大政故食貨志記述最詳本紀特括其要書之非誤也況建元元年已書行三銖錢五年又云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其事已詳五銖錢是綜事更無庸縷析言之也如高后六年書行五分錢文帝四年書更造四銖錢皆不析言其始末亦此類

賜丞相已下至吏二千石金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壽昌案毛本與宋所校新本同

行在所

壽昌案武帝時行幸雍後且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又幸

緱氏至東萊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又南巡狩至盛唐幸河東又東巡海上又幸甘泉回中不一而足故有徵詣行在所之稱也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應劭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壽昌案得鼎汾水上五字班氏因改元元鼎誤書之實衍文也得鼎本在四年班氏於紀四年云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通鑑於四年云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明是六月非五月而元鼎之紀元皆追書之其初或稱五元元年不得稱元鼎也既非兩次得鼎班氏必不能一事兩書通鑑於元年未書早著其誤矣荀紀書得鼎於元年而四年無之蓋承班氏之誤也

二年丞相青翟下獄死

壽昌案表作有罪自殺與紀異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曰時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壽昌案應說誤也楊僕在酷吏傳始末甚詳其爲樓船將軍後上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下復數其四過安得云數有大功且僕在元鼎五年以主爵都尉爲樓船將軍尚後此二年南越傳及功臣表可證

五年還至洛陽詔曰云云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云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

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詔語簡略不如此文周壽是班述元文史從刪錄亦一證也

親省邊垂

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壽昌案詔內明有詩云兩字自以師古說爲勝

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壽昌案後書西南夷傳云莋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並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華陽國志同但作高后六年開與本書地志不合文山志或作汶山宣帝地節三年省並蜀

太初元年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注越巫名勇壽昌案史記作越人勇之

夏五月正厤〈曆〉巳正月爲歲首

壽昌案漢自武帝太初二年以後始以正月爲歲首今據本紀所書元年仍從冬起若歲末復有冬則添出三月是一年爲十五月若無冬令三月則二年之春何以相接邪案西漢年紀引長厤是年閏十月本書百官表二年閏正月年紀考異云據長厤三年閏六月疑百官表誤壽昌考左傳孔氏正義云魯之司厤漸失其閏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襄公二十七年閏十一月又復閏一月是也此爲節序交遞本年閏十月次年閏正月三年閏六月自無

不可又考長厤魯莊二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九年閏二月三十年閏二月大衍厤魯昭二十年閏二月二十一年閏十月二十二年閏十月皆三年三閏見春秋大事表王氏疑百官表誤亦失之未考也後世亦有改正朔而仍復夏正者節序難承則徑添一閏如三國魏齊王芳正始元年因明帝改以建丑爲正至是仍改從建寅則以丑月爲後十二月是也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考百官表作正月戊寅年紀考異云長厤是年二月丙戌朔逆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也宜從表

起明光宮

壽昌案三輔黃圖云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屬

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至三秦記所云桂宮中有明光殿漢官儀云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以丹朱采地曰丹墀尚書伏其下奏事似非此明光宮且稱殿亦與宮有異也惟哀帝元始元年所罷是此宮

大搜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臣瓚注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此二年大搜臣瓚注謂搜索姦人也壽昌案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劾奏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又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此即元年事也若二年大搜晉灼注搜巫蠱則顏注云時巫蠱未起語最確下冬十二月詔關都尉謹察出入是亦搜索

姦人之一證又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大搜瓚注亦與此同考淮南子天文訓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高誘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是冬時大搜漢本有此制也時則訓孟冬之月亦有此兩語又案大搜之法起於戰國兵爭時至秦益甚觀李斯商鞅諸傳月令淮南子可證漢高混一法稍弛矣孝文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於通關梁無異遠近則不獨寬於京師也武帝此法雖因實創迨巫蠱事起而禁益密故班紀特書此兩條以記一時苛政自昭宣以後不見於史知其禁已悉除矣

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壽昌案江充傳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亦在此時

紀云暴勝之等明尚有江充諸人在內也充旋遷爲水衡都尉未久其職故直指使者僅傳暴勝之一人朱一新云案元后傳其祖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亦同時傳中有他部御史暴勝之語又食貨志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疑亦繡衣直指也壽昌謂紀僅傳暴勝之一人耳咸宣傳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皆武帝朝事後書譙元傳平帝元始四年舉元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共八人是不但如朱所述王賀夏蘭也又案趙充國傳客諫充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云云計當日必屢遣直指出巡未盡傳其人也

天漢四年秋七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壽昌案此尚令民入錢贖死罪後兩年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非僅令之直募之矣蕭望之傳云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

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正指此事云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

壽昌案敖公孫敖也敖本傳云武帝立二十年出師北地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十餘年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此云要斬葢要斬之刑卽族也

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

顏注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雲陵爲昭帝母趙太后陵武帝時未有也壽昌案荀紀云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亦誤茂陵本槐里之茂鄉建元二年割置茂陵邑屬右扶風立茂陵後仍有槐里縣雲陵本在雲陽昭帝卽

位割置雲陵仍有雲陽縣轉寫之誤蓋緣此

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大捜上林

壽昌案五行志於是年大捜下云始治巫蠱是此大捜為捜索巫蠱無疑前此大捜為捜索姦人時巫蠱未起也宜分別注之

二年閏月諸邑公主

顏注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壽昌案顏說本於班氏百官表序所載然今案下陽石公主卽不稱陽石邑又考凡漢公主封邑者今地志中竝無邑稱如諸邑只云諸蓋邑只云蓋其他地志中稱邑者如粟邑栒邑高邑馬邑之類竝非公主所封也大約因縣止一字如諸公主蓋公主名

稱不便故加邑以別之究不曾變地名也雖顏本班說恐未盡然

三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注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壽昌案要斬在漢制爲極刑鄭氏云但者殆以未具五刑也檢屈氂傳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是非但因妻巫蠱同坐顏引之是也傳云妻子梟首華陽衙與紀合宋祁曰舊本無子字景祐本同是皆誤說也

昭帝紀第七

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

注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
壽昌案文選左思魏都賦禁臺省中李善注曰魏武集荀欣
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是漢制原有禁
與省之別不自避王禁諱始且昭帝下距元后時甚遠何以
遽避禁諱若爲班氏追書則班氏時已在中興後更何所忌
於王氏而必爲之避也

遣水衡都尉呂破胡
西南夷傳作呂辟胡

振貸貧民毋種食者
毋無同凡書中無多作毋

始元四年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注曰文帝後二年壽昌案據此當作後元二年此奪元字也觀紀前書後元二年二月可證

夏六月皇后見高廟

壽昌案是年春三月立皇后上官氏此書見高廟后時年六歲也霍光不學無術此其一大端

始元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壽昌案四年詔云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此又罷亭母馬又案武帝元狩五年紀云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足徵應劭所云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說不誣也又案本書地志太原郡有家馬官一作挏馬南郡有發弩官此殆即設關以征馬弩也至是始罷之而官卒未廢

通保傅傳

注文穎曰賈誼作保傅傳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壽昌案保傅當是古禮經篇名傳則後人爲之猶今之注也賈誼之傳今無傳若誼治安策所引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千餘言皆保傅篇語而字句微有異同並未全錄亦無所爲傳也至大戴爲后倉弟子倉仕宣帝朝戴德爲信都太傅當在元帝朝孝昭安能讀其書也

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

壽昌案後漢許沖上說文解字表有云古文孝經者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想正當其時

罷儋耳眞番郡

壽昌案後東夷傳是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元菟而不云
儋耳
六年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
壽昌案據此初止六縣也今據本書地志實領十三縣內惟
破羌允街是宣帝神爵二年置見地志河關亦是宣帝神爵
二年置見水經河水注其餘尙有三縣無可攷外此十縣皆
後置矣
元鳳元年丞相少史王壽
功臣表作王山壽史記褚補表作王山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以近畿便於輸送若他郡則遠矣此猶納秸納秷之遺意

四年帝加元服

儀禮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注元首也周公旣葬武王乃冠成王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壽昌案此尤帝加元服之證師古注爲長大戴禮記公冠篇載孝昭冠辭續志注引博物志及通志所引同壽昌案大戴禮公冠一作公符篇本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云末有孝昭冠辭四字以爲目家語周成王冠頌大略相同但無孝昭冠辭一語史繩祖曰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不類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壽昌謂此安知非漢人簡質當日孝昭冠辭卽用祝雍頌成王者稍加衍飾故辭增繁而有先帝陛下等稱所以原引用成王冠頌事而未復以孝昭冠辭

列目也家語自是原辭不能以繩大戴也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三

長沙周壽昌撰

宣帝紀第八

戾太子孫也

壽昌案戾有數訓周書謚法不悔前過曰戾詩亦維斯戾注戾罪也國語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注亦罪也詩降此大戾注戾乖也惟說文戾曲也從犬出戶下戾者身曲也字林同漢宣斷不忍以暴戾乖戾罪戾等惡謚加其祖訓戾爲曲與當時情事相合言身受曲戾不能自伸也壺關三老茂上書稱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云云數語正曲戾不得伸

之注解然宣帝雖追謚其考皇孫曰悼而太子未加美謚未追尊帝號祖母史良娣曰戾夫人園漢代近古此轉不如後代之隆厚

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

丙吉傳作郭徵卿壽昌案此復作女徒或傳其家姓或傳其夫姓故有異同也

内謁者令郭穰

壽昌案百官表有中書謁者有内謁者皆少府官屬至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則亦可稱内謁者令也此當武帝時史追書之耳劉敞劉攽皆云衍謁字亦失考

暴室嗇夫

暴讀曰曝案自鄉嗇夫外有上林苑嗇夫廄嗇夫竝此暴室

嗇夫皆未入百官表其秩大約相類

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

與高帝從王媪武負貰酒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同兆其自怪

亦與高帝自負同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顏注曰後以爲鄙更改諱詢壽昌案病字未便諱非但以其

鄙也

長樂宮初置屯衛

壽昌案高后紀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五子傳戾太子發長

樂宮衞是長樂在漢初已置衞矣惟案百官表云不常置疑
置而旋廢至是又置之故云初置也

本始四年民㠯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後世凡關津不稅穀米者始此

地節二年夏四月鳳皇集魯郡
壽昌案此當魯孝王慶忌時魯爲國非郡也通鑑書鳳皇集
魯無郡字明此郡字衍

地節四年詔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
終盡其子道
後書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
因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

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諸依此制據此舊令分析尤詳

紀特述其大綱也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顏注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壽昌案顏說未甚晰

蓋直言首謀藏匿罪人也或曰應首其罪而轉匿之也鹽鐵

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

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皇侃論語疏云今王法

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是也邢昺論語疏云今

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是皆由漢宣此

詔推廣之也

長安男子馮殷等

晉灼注曰漢語字子都壽昌案漢辛延年羽林郎詩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即此馮殷也詩中稱金吾子題曰羽林郎則殷所居官職也或謂詔但稱男子似非有官職者壽昌案漢制官亦稱男子功臣表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封侯劉屈氂傳作長安男子景建是也又疑殷在霍光傳稱監奴案光傳云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躝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又云使樂成以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則以監奴爲羽林郎更無足異也

元康元年詔內省匪解永惟罔極

壽昌案詩曷其有極注極已也讒人罔極注極猶已也大學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極猶盡也楚辭又何路之能極注極竟也呂覽衆人焉知其極注極終也凡訓已盡竟終皆一意轉訓永惟罔極言永思之無竟終正與上匪解對與本文永字相貫也極固有中字訓此處顏訓作中似迂

二年詔今百姓多上書觸諱㠯犯罪者朕甚憐之

壽昌案上書觸諱犯罪漢制無考齊書王慈傳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議廢儀曹郎任昉議云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慈議遂止是據昉言漢故有班諱之典也萬石君石奮傳云石建爲郎中令奏

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據此上書誤一字猶慮譴死則觸諱之罪當更不輕唐律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又云卽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援此亦可測漢制也

其更諱詢

壽昌案更讀曰庚禮記卒哭乃諱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生稱名死稱諱也此宣帝生時詔亦云諱者漢時名諱無異稱說文解字禾部秀云上諱謂光武也示部祜云上諱則安帝也許愼卒於建光元年其子沖卽於其年奏上說文安帝尙存也考禮云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辟君諱也

是生稱諱也南燕錄慕容德卽皇帝位曰漢宣憫吏民犯諱
故改名朕今增一備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是慕
容生自稱諱且引孝宣此事也
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案帝前諱易於觸犯又在位巳十年故被罪者多至是始更
諱詢凡十年以前觸詢字諱者赦之故詔又云云若病巳二
字久廢不用無須云赦之也
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通鑑載此事於元康元年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
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
年守京兆彭城太守遺案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

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壽昌案考異正本紀之誤固當謂必在元康元年亦有可疑考蕭望之傳望之以大行治禮丞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反誅望之寖益任用乃出爲平原太守考霍氏之反在地節四年傳敘望之爲司直在前而云其後霍氏反知爲司直正當此年即劾奏廣漢亦必在此年表於元康元年書平原太守蕭望之爲少府益可知望之爲司直在先一年而廣漢被誅不能踰四年之冬也又考表書年數有由本年起算至終年者即近徵之如神爵元年左馮翊疆三年免神爵三年韓延壽爲左馮翊是也有越一年起算者如元康二年蕭望之爲左馮翊三年遷神爵三年左馮翊疆是也爲例不

一若廣漢於表中本始三年數至地節四年恰六年其書守京兆尹遺於元康元年廣漢當於四年冬見法遺受任於元康元年春也

三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郞將彭祖爲陽都侯

張安世傳內封關內侯彭祖無中郎將三字此無關內侯三字所謂互文以徵實也

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

壽昌考食貨志宣帝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案此是穀賤傷農不止少利而已此耿壽昌常平倉之法不能不行也又案藝文類聚引古今注曰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又云南陽雨豆又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皆宣帝時事

神爵二年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

壽昌案此明言斬其首惡大豪楊玉與其酋非之首也大豪酋皆羌中渠帥之稱楊玉是姓名非則有名無姓首即斬首之首也趙充國傳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猶即酋古今字也又西域傳傅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類此顏注是而所引多支

四年賜貞婦順女帛

壽昌案貞婦順女自古無稱自孝宣有此詔而後世婦女節孝之旌準諸此矣順即孝也孝應屬之婦以其為女故變文稱順也

五鳳二年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至勿行苛

政

壽昌案禮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前漢承周制故郡國二千石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至宣帝此年特詔弛其禁也然案田蚡傳元光四年夏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召列侯宗室皆往賀似在武帝時已有賀婚之禮或此必奉特詔未能通行於民間耳案曲禮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婚時具酒食相賀召本古禮也

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帥眾來降

功臣表與此同但名為烏厲溫敦壽昌考匈奴傳敦未為單于並不在五單于之列顏注呼遬累其官號也而三年下詔尚稱為呼遬累單于通鑑考異云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

二者誤也壽昌謂亦非誤班氏於紀表就當時著記書之而
於匈奴傳紀其實耳

行幸萯陽宮

王應麟玉海一百六十六萯陽宮引應劭注曰宮在鄠秦昭
王起此作秦文王微異瞿鴻禨云東方朔傳作倍陽宮萯本
字倍蓋同聲通段

屬玉觀

文選西都賦天子乃登屬玉之館稱館不稱觀三輔黃圖云
茂陵苑有鶴觀考元紀作白鶴館蓋觀館字通也瞿鴻禨云
飛廉桂館史記作蜚廉桂觀成帝紀甲觀畫堂元后傳作甲
館畫堂上林虢氏館史記作上林虢氏觀又文選李善注引

此作屬玉覩

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壽昌案後書翟酺傳孝宣論六經於石渠章懷注甘露三年詔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卽此事也棻前此本始四年四月詔博問經學之士元康元年八月詔朕不明六蓺鬱於大道又儒林傳諸儒論石渠者易則施讎梁邱賀及子臨書則周堪張山拊假倉歐陽地餘林尊詩則辪廣德劉長安禮則戴聖而瑕邱江公傳云興穀梁春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始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據此開講自元康中至是始平議

於殿中也又案劉向傳云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韋元成傳云於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皆此一時事

黃龍元年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案宣帝崩於十二月甲戌距癸巳已二十日元帝紀癸巳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皆卽位後之禮也若宣帝崩元帝未書卽位誰爲尊之也此條明係重出師古謂此紀誤重之壽昌案此非史紀之誤重乃傳寫之失也

元帝紀第九

初元元年詔不足㠯充入舊貫之居

注貫應劭曰舊貫常居也言貫常所居也貫讀如習貫之貫與論語鄭注貫爲事之訓異充入漢詔有此等語哀帝紀云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皆是是時關中大水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故詔言德薄不足以錢穀充實內藏也論語仍舊貫之言原爲長府而發長府是藏名詔兹借舊貫之居以明其指也

三年六月詔其罷甘泉建章宮衞令就農

壽昌案其時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帝遂爲罷甘泉建章兩衞百官表所云不常置也長樂屬太皇太后上官氏故以不罷

五年詔博士弟子毋置員已廣學

壽昌案元帝好儒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使紀言毋置員毋限以員數也後永光三年復博士弟子員則復舊員數也

省刑罰七十餘事

壽昌案刑法志載元帝初年詔有云其議律令可蠲除減者條奏後書梁統傳臣竊見元哀二年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注東觀記曰元帝元初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據此則定律後又有除省不同紀載也又檢哀帝紀惟建平二年書大赦天下無省刑事亦非元年故附載於此

永光元年是月雨雪隕霜傷麥稼秋罷

壽昌案此爲永光二年三月事去秋尚遠不能謂遂無所收若大饑即當直言不得以秋罷代之考武帝紀元朔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昭帝紀始元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成帝紀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二年秋罷太子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此秋罷下必尚有字如氏謂爛脫失之其說近是其秋罷兩字不必承上說也通鑑於是年書曰三月隕霜殺桑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而本紀皆未載

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壽昌案此與上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及戾園一條皆從貢禹

往年之請也惠帝尊高帝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爲太宗廟宣帝尊武帝爲世宗廟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六十七所並詳在貢禹韋元成傳

建昭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壽昌案初本比二千石也比二千石穀月百斛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

五年詔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已妨百姓

此言吏以覆讞小獄牽引證佐徵召多人至百姓廢時失業也壽昌案此後世州縣敝政不圖西漢時卽已有此

竟寧元年

應劭注曰呼韓邪單于願保塞邊竟得以安寍故以冠元也師古駮之謂竟爲終極之言不當讀作境也壽昌案陳湯傳耿育爲陳湯訟冤疏有曰改年垂厤傳之無窮是明指竟寍紀元爲單于保塞安邊一事也育當時人上書必不敢妄言且觀下詔云云則應注信也顏說謬又案耿育改年垂厤顏注云上書者附著耳通鑑胡三省注亦引紀元詔駮顏說附著爲非

成帝紀第十

生甲觀畫堂

壽昌案漢宮閣疏曰未央宮有畫堂甲觀非常室蓋漢制多以干支立名如律令則有甲令乙令丙令計簿則有甲帳乙

帳漏刻則稱甲夜乙夜此名甲觀可類推顏注爲是後書清河王慶傳以長別居丙舍後書百官志有丙舍長一人是又有甲舍乙舍等名也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皇太后邛成王皇后皇太后王皇后也

陽朔二年詔故書曰黎民於蕃時雍

壽昌案注應劭曰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太和也則是漢書本作於變後別本一寫作於蕃耳韋昭曰蕃多也是又有蕃字一訓

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壽昌案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想當在此詔之後儒林傳謂爲帝末年事然紀中卒未之及

溫故知新注溫厚也

壽昌案論語集解溫尋也皇疏溫燖也又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禮記中庸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復時習之謂溫顏注晦

陽朔三年夏六月頴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

壽昌案頴川郡鐵官所在屬之陽城縣惟申屠聖等謀亂不逾月即滅何能經歷九郡若果經九郡亂不小矣所經係何

郡豈無主名疑郡字有誤覲下鴻嘉三年冬廣漢鄭躬反聚眾萬人迺年始平之不過犯歷四縣可類推也

四年詔服田力嗇

壽昌案嗇書作穡禮郊特牲注先嗇若神農者疏種曰稼斂曰嗇古文嗇作𤲸从田故田夫謂之嗇夫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

案飲酒五行志作大射宋祁曰歷階唐本作歷陛今本作歷階五行志同

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

壽昌案五行志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罪囚鄭躬等是躬固囚徒為鉗徒所篡取為亂非躬之篡囚徒也

永始元年春正月戊午戾后園闕火

案五行志作戾后園南闕災此作火案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考志引天戒則此火字誤也

秋七月詔其罷昌陵及故陵

西漢年紀考異云汪彥章用南唐本校證作反故陵義最深長壽昌案帝改治昌陵不成仍用延陵故云反故陵與下勿徙吏民句相應王氏謂反字義較及字爲長是也

三年徙李譚等五人

壽昌案功臣表載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四人無五人此五字或誤不然則表遺也

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又

汝南太守嚴訢捕斬合等

壽昌案合等以十二月反未久即撲滅何能經歷郡國十九疑有誤同前天文志五行志俱云經歷郡國四十餘則九誤也又案汝南都尉治汝陰汝南太守治平輿不同治所故平賊可有功無罪也

元延元年封蕭相國後喜爲酇侯

宋祁曰喜字唐本南本並作嘉字據表傳作嘉是壽昌案功臣表蕭何傳俱作何元孫之子南繇長喜紹封並不作嘉其名嘉者係何孫於景帝二年紹封唐本南本俱誤宋氏亦失考

哀帝紀第十一

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

壽昌案令字斷句言漢律令也此制在令甲

臣願且得留國邸

壽昌案國邸漢制諸侯王各於京師置邸爲入朝時休沐之所帝謙言願留其國所置邸舍不敢入居太子宮也

詔曰河閒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壽昌案時無行三年喪者獨於河閒一見之故詔特褒獎下又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皆由河閒錫類之仁也

建平元年

古今注曰孝哀帝元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又仲長統昌言曰漢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于殿後東廡柏樹及永

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

二月詔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師古注曰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

王氏念孫因顏注迂曲欲移延於側陋四字於舉孝弟之上近又有欲改延字作起者皆無古本及他說確據壽昌案三老孝弟力田在漢爲特科故帝即位即賜之帛既云孝弟則已在所舉中無煩詔命再舉之矣玆詔所云言舉所部孝弟科中惇厚能直言通政事之人側陋則未舉三科者延引也言引起於側陋而可以親民者分作兩等則詔語自順矣通政事則用於朝可親民則用於外亦分兩等舉法

大赦天下巳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

壽昌案此詔在甲子日距庚申丁太后崩時才四日耳

桂宮正殿火

壽昌案正殿名鴻甯殿見五行志

元壽元年詔或上暴虐

壽昌案上與尙同史記平津矦主父傳上篤厚索隱上猶尙也貴也本書匡衡傳畜所上而巳注上謂崇尙也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免

壽昌案百官表九月大司馬明免十一月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卒十二月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韋元成傳云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卽位賞以舊恩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而董賢傳云丁明罷以賢代之並無章賞一
層今紀中亦未載入

平帝紀第十二

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
宮

壽昌案北宮廢后所居孝惠張后廢處北宮是也故趙后貶
而退居之桂宮本太后所居哀帝建平三年帝太太后所居
桂宮正殿火是也又成帝爲太子時初居桂宮則非但爲太
后居矣本書東方朔傳武帝嘗從董偃游戲北宮孔光傳光
議定陶太后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
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案宮在

長安城中周回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故當時以處孝惠張
后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見西
京雜記括地志云在長安西北十三里桂宮武帝太初四年
秋起周帀四十里在未央宮北見三輔黃圖元和志云在長
安縣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關輔記桂宮通未央宮北中有
明光殿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西京雜記武
帝爲七寶牀雜寶案寶扆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
寶宮案傅后退居桂宮後月餘始廢爲庶人
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
漢武故事高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本書王莽傳杜
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

乃委地壽昌案二事正與此類

使少傅左將軍豐

宋祁曰傅一作府據百官表元始二年四月丁酉少府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則作少府爲是朱一新云案中山衛姬傳亦作少傅

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

案中山衛姬傳云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爲承禮君鬲子爲尊德君並無四人此四字誤又公主賜號曰君漢無此制莽特創之考莽傳亦止三人惟尊德作遵德

二年罷安定呼池苑吕爲安民縣

壽昌案地理志中山國不獨無安民縣並無安定顏注以爲中山之安定不知何據據志安定郡有安定縣而亦無安民

縣之稱若鉅鹿郡之安定則侯國尢與此不合
三年春詔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
壽昌案昭帝聘上官皇后時年十一茲平帝亦年甫十二也
立官稷
壽昌案后稷古農官名非堯舜時之后稷也周尙存此官見
國語此稱官稷所以別於后稷也與官社並係神祀非官名
四年詔所名捕
謂詔書所指名令捕者張注於名字義未繹
其當驗者即驗問
顏注曰就其所居而問壽昌案即時驗問不稽時也豈有長
吏就訟者之居而聽訟者乎雖古今事殊揆之情理殊不合

檢後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問據此方是就所居而問顏說本於此也然詔語各不同如此詔云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加一它字則所名捕者仍繫也詔云卽驗問卽者不稽時彼加一就字自與但驗問者有別不能援以爲據也

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

帝后之母賜封君自武帝王皇后母臧兒封平原君始後漢則屢見莽女爲平帝后故后祖母亦得封曰君蔡邕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置西海郡

各本俱作冬置西海郡宋祁曰新本去冬字據下書冬大風

吹長安城東門則此冬字應去

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

壽昌案莽改易官制自平帝元始四年始不待新室革命時

五年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

壽昌案百官表帝四年始更宗正名爲宗伯是年復於各宗

室王侯郡國置宗師一員

漢書注校補卷四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然後放殺

史記殺作弑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以蠶食

史記作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壽昌案據此文作秦起襄公句章文繆句獻孝昭嚴句與史記合於文勢亦順顔從獻字斷句今各本俱從之

其䫌難也

師古注䫌古艱字壽昌案據此正文應作䪥難此誤乾道本

注本明德落本字俱作嬉

鐫金石者難爲功注

壽昌案廣雅鐫鑿也方言鐫琢也晉趙謂之鐫注鐫謂鏨鑿也本文云鐫金石鐫字應兼訓師古注鐫琢石也單訓鐫石漏卻金字矣

漢元年一月

分關中爲漢都南鄭壽昌案表無之據史表本書高帝紀補入王張耳始故趙將史記索隱曰故趙相王田市始故齊將史記將作王　一月應劭注曰諸王始受封之月也十八王同時稱一月趙歇起已二十七月徙爲代王皆以月數㫄行題都上也壽昌案此一月是高紀元年之春正月秦以十月

爲歲首卽此月也表爲諸侯王而作故以一月揭其總綱而列十八王於下不必封在此月也於二月乃列都某地以紀其實緣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分王諸王於各地高紀本在二月應劭謂爲始受封之月亦就一月作注渾括之辭也表自漢元年一月起至十二月止至三年皆秉秦建亥之月起數故表每年冬三月本紀皆爲下年春三月事此亦秦漢改月之實證也獨四年從一月書至九月止卽接書五年正月似忘卻前是秦正之九月而以夏正之十月接之致脫去冬三月事非班表疏誤卽後來傳鈔脫漏也或謂不書正月而書一月何也曰說在律厤志下引周書之武成篇矣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又引序曰一月戊午師

度于孟津史伯璿云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耳壽昌案漢楚之際秦雖亡而漢未正帝位立正朔故班表亦但書一不書正也又案逸周書周月篇云惟一月亦稱一月

九月

漢王至陝徐廣曰宏農陝縣項羽滅義帝照史表補下放此

二年四月

漢王走滎陽

五月

漢王入關立太子復如滎陽

三年四月

大三百八十三

史記作楚圍漢滎陽此作漢圍滎陽言漢被圍於滎陽也不

書楚尊本朝也

六月

漢王出滎陽

四年四月

史記作漢王出滎陽徐廣曰項羽紀曰王出成臯

九月

太公呂后歸自楚壽昌案此九月秦亥正之九月實夏六月

也班表脫卻冬三月未入表卽以五年正月接書忘爲夏正

之十月矣

五年卽皇帝位正月

壽昌案以前皆書一月未即帝位不置正朔也此接上四年九月特書正月明十月爲漢之正月也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

漢書注校補卷六

長沙周壽昌撰

諸侯王表第二

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

注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壽昌案顏注項羽二字必傳刻之誤史記索隱作韋昭曰是也

大啟九國

九國下合長沙計之本十國或以吳芮爲異姓故止言九國也

作左官之律

注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王侯宜作王朝

設附益之法
注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壽昌案此是解高五王傳贊阿
黨之法語誤入於此
楚元王受
史記表作都彭城夷王郢客史記表作郢文王禮三年傳作
四年襄王注史記作經十二年傳作十四年元鼎元年節王
純嗣史記表作三年王延壽謀反誅史記作純謀反自殺國
除壽昌案楚王純既謚曰節則必非謀反自殺恐史記有誤
代王喜
史記表云都馬邑正月壬子立七年爲匈奴所攻棄國自歸
廢爲郃陽矦壽昌案凡表云立幾年是言其在位之若干年

也代王喜於高祖六年受封七年即爲匈奴所攻是當云立二年不則七年上仍加高帝兩字

荆王賈

六年正月丙午立六年十二月爲英布所攻亡後壽昌案高帝紀十一年秋七月布反東擊殺賈十三年十月上破布追斬於番陽遂於其月封沛侯濞爲吳王是布之殺賈不敢定爲七月而考布傳則反之初即東擊荆而殺賈也此作立六年十二月爲英布所攻歲月皆誤

齊悼惠王肥

都臨菑孝惠七年傳作六年惠王武嗣十二年薨傳作十一年考元封三年盡天漢三年正十一年當從傳菑川考王尚

嗣六年薨傳作五年
淮南厲王長
都壽春
趙隱王如意
都邯鄲
燕靈王建
都薊
燕敬王澤
康王二十六年傳作九年王定國二十四年傳作四十二年
梁懷王揖
都定陶

梁孝王武

恭王買嗣七年傳作十年貞王傳作頃王

代孝王參

七年傳作十七年

河閒獻王德

共王不周嗣傳作不害剛王基傳作堪頃王緩傳作授孝王

慶嗣四十七年起天漢四年盡五鳳三年正四十三年本傳

合宜從傳

魯共王餘

案傳共作恭頃王封傳作勁

江都易王非

廣世照傳應作廣陵疑世字誤壽昌案易王傳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王建弟盱眙侯子宮紹封爲廣世王傳作廣陵然是時紹廣陵封者爲靖王守是紹廣陵厲王胥之後其時見存不能又封易王後考地志無廣世名疑王莽析江都地更名以封之莽篡後旋廢故無可考平帝紀作廣川川與世字近而誤也

中山靖王勝

穅傳作康案既特謚爲穅必有惡迹而昆移嗣王不聞敗政恐仍依傳謚康也脩傳作循漢傳作廣漢

臨江愍王榮

愍傳作閔

廣川惠王越
汝陽傳作海陽楡傳作瘉戴王子傳作戴王弟襄隄矦子
膠東康王寄
十四年傳作十五年恭傳作共十四年傳作十年二十三年
作二十二年
常山憲王舜
三十二年傳作三十三年十六年傳作二十六年楊傳作陽
十五年傳作十年二十年傳作二十二年綜傳作煖
燕刺王旦
嘉後在莽時獻符命莽封扶美矦賜姓王氏表不書絕之於
劉氏也

廣陵厲王胥

六十三年傳作六十四年十三年傳作三年十五年傳作十六年十七年傳作二十年八年傳作九年三十四年傳作三十三年

東平思王宇

三十二年傳作三十三年

楚孝王囂

芳傳作文十一年作二十一年

中山孝王興

箕子卽哀帝也後易名衎

漢書注校補卷六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王子侯表第三上

管共侯罷軍齊悼惠王子

壽昌案管應作菅濟南郡下有菅縣應爲齊地菅誤管字相近也

氏邱共侯寧國

壽昌案地志魏郡有斥邱無氏邱史表有瓜邱侯寧國索隱云在魏郡而魏郡亦無瓜邱恐瓜字氏字俱以近斥字而譌

營平侯信都

營平侯應有謚此史闕也

楊丘共侯安

耐爲司寇一本耐作削案下沈猷青侯歲亦作耐爲司寇則削字誤也壽昌案司寇在漢初爲罪名非官名刑法志注如氏謂罪降爲司寇一歲正司寇二歲皆作役也

楊虛侯將閭

楊地理志作樓屬平原郡史表索隱云楊虛漢志闕壽昌案水經漯水注云地理志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文帝四年以封齊悼王子將閭爲侯國也是酈氏所見漢書地理志尚作楊虛不知何時楊誤爲樓然據索隱云漢志闕是楊之誤樓小司馬所見本已然又案孝成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是西漢中葉後尚作樓虛而後書馬武封楊虛侯續志則楊虛樓

虛二名俱無廞明證後已省並無可攷矣謹案史記齊王傳內作揚虛倉公傳作陽虛集解引徐廣曰名將廬則同音而隨筆書也衍齡附識

安陽侯勃

壽昌案地志汝南郡下安陽注侯國應劭曰故江國據勃爲淮南厲王子應分封於此若下濟北貞王子樂封安陽侯則因安縣誤也

安城思侯蒼

壽昌案此長沙定王子也安城地里志屬長沙國城作成此注屬豫章者方輿紀要云豫章南境屬長沙武帝時分封侯國或因長沙地狹隘以豫章屬縣故其時尚屬豫章後屬長沙也

丹陽哀侯敢

壽昌案武帝元朔元年所封迨元封二年已十九年始立丹陽郡此表注蕪湖殆丹陽始爲蕪湖之鄉立郡後始爲縣屬之丹陽也下胡孰頃侯胥行注丹陽時亦未爲郡表或追書之也

淮陵侯定國注淮陵

壽昌案史記表作睢陵水經睢水注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爲侯國王莽之睢陸也與史表作睢陵同而史表索隱注云表作淮陵是漢表之作淮陵舊矣史表名定國與此同考江都王子無名楚者則水經注誤淮陵睢陵兩縣俱屬臨淮郡旣封淮陵不應更注淮陵宜正作臨淮爲是

張梁哀侯仁子順爲奴所殺

大德本奴上有匈字壽昌案此誤也順並未臨邊何得爲匈奴所殺觀下漳北侯寬亦云爲奴所殺正與此同

平的戴侯强下元狩

狩應作封說在下

劇魁夷侯黑下元封

一本作元狩此與上戴侯必有一誤蓋其父同日封同年卒其兩子嗣封亦必同歲也　由元朔二年計至元封元年正十七年宜將前元狩作元封爲是壽昌案此有劇魁前有劇原侯錯皆在北海郡皆封菑川王子後漢並省二縣而仍存前漢菑川國之劇縣蓋移北海郡治於其地也一統志劇魁

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西北是本與二劇相近劇魁者賈逵曰小阜曰魁

臨朐夷侯奴注東海

壽昌案本志有兩臨朐縣一屬東萊一屬齊郡而屬東海者乃朐縣非臨朐非傳寫譌增即注郡誤也

襄嚵侯建

嚵晉灼曰音內言毚莵史表毚兔作嚵說又虢節侯起注晉灼曰虢音內言鴞壽昌案音內言者音有內言外言之別也爾雅釋獸釋文云貜晉灼音內言餉公羊傳宣八年何休注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據何注內言音深

宜重讀外言音淺宜輕讀也案地理志虢萘謨音由音鴞是由爲外言故稍輕鴞爲內言故音稍重也

陸城侯貞

壽昌案地志屬中山此誤注涿齊召南謂貞封於元朔三年非元狩六年證蜀志之誤壽昌案孝武分封諸王子弟實在元朔二年本紀詔書可證本表同則作三年亦誤也

薪處侯嘉

壽昌案地志薪作新屬中山此注涿亦誤

安陽侯樂濟北貞王子注平原

壽昌案地志平原郡有安縣無安陽此恐衍陽字

富侯龍

封十六年元康元年死錢泰吉云元朔三年至元康元年當六十二年若十六年當爲元封元年此明誤封字作康也

羽康侯成

六十年各本作六年誤元朔三年至地節三年正六十年

邵侯順

本注云天漢元年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顔注曰詐云捕得匈奴騎故私殺人以當之壽昌案顔說誤也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不止於免侯削國矣表中茲侯明坐殺人自殺路侯童亦然攸輿侯坐篡罪囚棄市原洛侯甘井侯坐殺人棄市皆可證矣況殺人至十六人之多乎以捕得匈奴千騎立功贖罪故得從僅免侯無餘罪也

利昌康侯嘉注西河

壽昌案地志齊郡有利縣無利昌且代王子亦無封齊郡之理西河郡有富昌無利昌表與志疑有一誤

濕成侯忠

地志作隰成屬西河郡水經河水注亦作隰城此表師古注濕音它合反因濕原濕之本字故師古誤音也代王子應分封於西河郡从隰成爲是

臯琅侯遷

錢泰吉曰代共王子同時侯者九人離石藺濕成土軍千章皆西河縣名臨河則朔方縣名臯琅即地志之臯狼亦西河縣也代與西河郡近故代所分侯國多改隸西河表於臯琅

下注臨淮誤也

千章侯遇注平原

壽昌案千章是西河郡屬縣若屬勃海者是千童非千章亦不屬平原代王子應分封於彼則注平原者誤而千章千童地志俱未注侯國

陸地侯義注辛處

壽昌案辛處即薪處屬中山陸地不見地志殆即薪處之鄉也第元朔二年巳封薪處侯嘉是中山王子茲復以陸地封義豈以其縣大而析封之邪

茶陵節侯訢

顏注茶音塗原注桂陽齊召南謂地志長沙國茶陵顏音弋

嗇反此侯以長沙王子封長沙屬邑當卽此縣顏乃別音塗豈因班自注桂陽而疑別有一荼陵乎壽昌案桂陽郡始本屬長沙國後入漢景帝後二年以益長沙定王之國後又收入或荼陵曾分隸桂陽未可知至荼字自漢魏後本有兩音顏音不誤齊氏自失考也

海常侯劉福

壽昌案此卽武帝功臣表之繚嫈侯劉福也此以元鼎五年酎金免後以擊南越功於元封元年復封侯也

眾陵節侯賢

壽昌案眾陵是泉陵字誤地志零陵郡泉陵侯國卽此王莽傳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注曰王子侯表眾陵節侯卽此泉

陵也知表誤泉作罛唐本已然

虖葭康侯澤

壽昌案虖葭地理志作雩叚字形近而譌也錢泰吉曰顏於志雩叚雩音許于反叚音工下反此表虖音乎葭音工遐反隨其文而音之非也

挍靖侯雲下坐酎金免

雲史表作霸酎金免侯不應有謚靖字疑衍壽昌案挍爲城陽頃王子挍本注附東海考地志東海琅邪郡俱無之或卽以爲琅邪之祓史表索隱疑其不然考十三州志朱虛縣東十三里有挍亭故漢縣也寰宇記青州臨朐下云故挍城漢書武帝封城陽頃王子爲侯卽此地亦引十三州志之說爲

證又云漢祓城漢縣葢在臨朐縣九十里當北海之西南界其城並無遺址據此是㪽與祓明爲兩地且稱曰漢祓城則雖遺址廢而名尚存也小司馬疑爲非可云精審

瓡節侯息

顏注瓡即瓠字又音孤而地理志北海郡瓡顏注瓡即執字案史表索隱云韋昭以瓡爲諸埶反河東郡狐讘史表作瓡讘徐廣瓡音胡東平王傳瓠山晉灼引漢注作瓡山是是瓡本有孤胡瓠三音顏於地理志作執者疑誤

缾敬侯成

昭帝時成以齊孝王子劉澤與燕刺王謀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遂收捕澤以聞益封缾侯是當加地益戶表中何未

敍及也頃侯龍嗣五十年錢泰吉曰地節元年至元康二年止五年此十字衍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

號謚姓名

姓字衍文觀表上卷本無姓字也據蘇氏洵說此字之衍北宋初本已然

松茲戴侯霸

始元五年六月封各誤本作元始劉攽曰當爲始元是也壽昌考始元爲昭帝建元元始爲平帝建元五年則平帝崩漢已入新莽矣表下云神爵二年共侯始嗣是必始元初封可知老蘇謂此卷皆元始之際王莽僞襃宗室而然固由北宋

誤本致爲此論而讀書勘誤之功實亦不如貢父也

高城節侯梁

此長沙頃王子也表中凡兩見一在昭帝始元六年六月乙未封一在宣帝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葢重出也以年事考之宜刪去前一條從元康元年封爲是

張侯嵩注常山

壽昌案張爲廣平國屬縣此時已改爲平干國當屬平干注常山恐誤

景成原侯雍平提嚴侯招

壽昌案表書河間獻王子劉攸曰獻王薨至此十六年不應有未封之子壽昌攷獻王以景帝前二一年封薨於武帝元光

六年至宣帝地節三年已六十年劉之十六年或誤倒也此殆河閒獻王孫頃王或曾孫孝王之子表誤書獻王也表下樂鄉高郭兩侯誤同

海昏侯賀昌邑哀王子宣帝元康三年四月壬子封

案通鑑考異云賀封在丙吉之前見宣紀案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壽昌案海昏屬豫章水經注海昏江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九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續志補注海昏縣有昌邑城

曲梁安侯敬

壽昌案曲梁屬廣平國時昭帝元康二年正屬平干國表注

繫於魏郡失之下平利平鄉兩侯俱屬廣平注俱繫之魏郡

失同

平纂節侯梁成陵節侯充

平纂注平原成陵注廣平壽昌案地志平原廣平無此兩縣

或其鄉之地也

陽城愍侯田

壽昌案陽城當是陽臺誤陽臺地志屬廣平此時正屬平干

國也若潁川郡屬之陽城不應分封平干頃王子

祚陽侯仁注廣平

壽昌案地志廣平無祚陽縣必其鄉也

襄平侯豐

廣陽厲王子劉敞曰廣陽無厲王當是廣陵字壽昌案臨淮遼東俱有襄平若廣陽王子當是遼東廣陵王子當是臨淮

溧陽侯欽注沛師古曰溧音栗

壽昌案地志沛郡是漂陽如氏音票若溧陽則丹陽屬縣非侯國也表應作僄陽誤作溧顏音栗更誤亦未思封梁敬王子何能封至丹陽也

平節侯服菑川孝王子注齊郡

壽昌考地志齊郡有平廣無平縣若河南郡之平縣則距此遠不能以封菑川王子是或表中脫去廣字觀表中北鄉侯譚臺鄉侯畛皆菑川孝王子皆齊郡地益可證平之爲平廣矣

承陽侯景

承陽卽續志之蒸陽也水經注承水臨承縣俱作承葢分封長沙王之子一以昭陽一以承水皆長沙國屬地也地理志一作承

漢書注校補卷七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愆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大六十九
小五

漢書注校補卷八

長沙周壽昌撰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第四

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

壽昌案表後總數云百四十七人其多四人者考紀信景張煮棗四侯皆以十二年六月封高祖崩在十二年四月則六月之封當是孝惠遵遺詔所封以未到孝惠元年故仍入高祖所封內也然今照表數之實得百三十七人知脫失者尚有十人如水經㶟水注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陽阿侯沁水注高帝七年封卞訢爲阿陽侯表中無二人名高帝三年滎陽之圍紀信代死不應無封而表亦未見皆此類也

又作十八矦之位次

十八元功他不具論如張良陳平胡不在列至高后詔作位次下竟而韓信英布盧綰陳豨諸人轉得敘列不可解

靡有孑遺秏矣

案後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是秏毛無古通訓王應麟曾合引之壽昌案董仲舒傳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師古曰秏虛也虛無字轉相訓文選注引蒼頡篇云秏消也越人謂無曰秏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毛讀如謨馬令南唐書查文徽傳越人謨信注謨信無信也閩人語音謨即莫韻會莫無也亦音謨此書注引詩聖人莫之作謨皆秏音之轉也

咸出庸保之中

庸保卽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者也

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

案之多兩字疑衍文蓋兩字於句中不甚順於上句亦不對

此因句中本有之字故重出多字或因羣字義近而重寫也

平陽懿侯曹參

壽昌案參九世元孫本始以哀帝元壽二年紹封本始子宏

嗣侯舉兵佐光武軍建武二年紹封復國子曠嗣當班氏時

尚存

信武肅侯靳歙

信武索隱云地志無此縣當是後廢梁玉繩云此是名號侯

也壽昌案漢封名號矦皆不入表漢縣廢無考者甚多宜守
蓋闕之義本注封九年蕘黃國瑾校云案傳歙以高后五年
卒當十九年各本奪十字也

汝陰文矦夏矦嬰

史表清陽矦王吸在汝陰前

清河定矦王吸

水經注五作清河從此表也壽昌案清河爲郡不能封矦從
史表作清陽爲是清河郡治在清陽故致此誤也清河史表
作清陽楚漢春秋作清陽矦王隆

陽陵景矦傅寬

史記索隱云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騎將史記作魏將頃矦

凊史記凊作靖共侯明史記明作則

廣嚴侯召歐

案索隱引晉書地道記云廣縣在東莞壽昌考本書地理志齊郡有廣縣今青州府益都縣尙有遺址河閒獻王子順菑川王子便皆封廣侯卽其地無庸別引晉書也史表作壯侯漢諱莊爲嚴亦作壯葢本謚莊侯也後放此

廣平靜侯薛歐

爲郎史表作爲郎中

博陽嚴侯陳濞

嚴史記作莊

堂邑安侯陳嬰注定豫章浙江都漸定自爲王壯息侯

史表都漸作都漸漸江卽浙江見水經注自爲王史表作自立爲王自上無定字蓋以首定字貫下作一句讀則此定字衍也壯息卽莊息蓋莊姓息名

酉文成矦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曰韓申都卽韓王信也壽昌案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語音譌轉也是表明云良爲韓申徒也師古以爲韓王信不知申徒係韓官韓王信何復自爲之也又案楚漢春秋云韓王名信都或云司馬遷削去都字班氏誤讀信爲去聲此卽顏注所本也齊先生召南駮顏注最詳確可據

射陽矦劉纏

顏注曰卽項伯也案纏薨於位應有謚史失之水經泗水注

云胥水又東遷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項伯冢表云嗣子睢有罪國除是或未久卽死纏倘未葬或葬後復遷無他子主葬故七女爲之造墎也

鄼文終侯蕭何

本注孝惠三年哀侯祿嗣六年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史記表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母也懿則同之諡也孝文五年武陽侯則以何孫遺弟紹封錢泰吉云蕭何傳孝文元年更封延爲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帝復以遺弟則嗣是則嗣鄼侯之封非武陽也傳又云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

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益則以罪免之後嘉始別封武陽表以武陽屬之侯則誤矣壽昌又案表云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史記表侯嘉謚幽

舞陽武侯樊噲

侯伉嗣壽昌案噲傳云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此爲呂后私恩時子伉正嗣侯不比酇侯之夫人是襲其夫爵也故不得載表內

曲周景侯酈商別定漢及蜀

史記作別定漢中是也此脫中字梁玉繩曰商於高帝六年封爲涿侯壽昌案商傳云賜爵列侯食邑涿郡五千戶蓋由君晉爵爲侯尙是虛封非國封也但有食邑耳商封信成君

己食邑於武城矣孫稱郡安能以封侯乎

潁陰懿侯灌嬰以將軍屬韓信定齊淮南

將軍史記作車騎將軍齊史記作濟本注又云臨汝侯賢以嬰孫紹封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下一格云嬰曾孫長安官首匿詔復家師古曰官首爵名匿其人名也壽昌案嬰曾孫臨汝侯賢之子也長安郎長安大夫長安男子之類疑下有脫字官或卽其名百官表左馮翊官是亦名爲官也官首是武功爵第五等各表傳中不見何由知冠以長安也首匿罪名賢之子傷人賢首謀匿之上所云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卽此事也宣帝地節四年詔云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

皆上請廷尉以聞云云此爲元康四年恩詔以後故雖首匿

仍得詔復家也顏注誤甚

汾陰焯侯周昌以御史大夫侯

史表作以御大夫定諸侯

梁鄒孝侯武虎

虎史表作儒

成敬侯董渫

共侯罷軍罷史記作霸

蓼夷侯孔聚

孝文九年侯臧嗣四十五年元朔三年坐爲太常衣冠道橋

壞不得度免元康四年聚玄孫長安公士宣詔復家壽昌案

史記正義作蓼侯孔熙孔叢子後連叢子敍書篇云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是聚一名熙又名彥也敍世篇云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子黃厥德不修失侯爵是聚之曾孫黃始免侯非由其子臧也與表異殆連叢敍家世不無諱飾表則據功簿直書也自以從表爲信

費侯陳賀

案侯薨於位應有諡史表作諡圉是也索隱圉亦作幽

陽夏侯陳豨至霸上爲游擊將軍

史表作至霸上爲侯以游擊將軍云云

陽都敬侯丁復爲將軍忠臣侯

史表作拜爲將軍忠臣侯豈將軍忠臣是官稱邪越將史表

作趙將趯侯甯嗣趯師古曰古躁字甚惡謚也此僅見

陽信胡侯呂青頃侯臣嗣

陽信史表作新陽青史表作淸臣史記作世

東武貞侯郭蒙入漢爲城將

城史表作越

汁防肅侯雍齒荒侯鉅鹿終侯桓

荒亦惡謚鉅史表作巨終則蕭酇侯同謚也

棘蒲剛侯陳武

壽昌案文帝紀與淮南王傳俱作柴武臣鄭注謂武本有柴

陳二姓賈山傳作柴唐疑武本柴氏子育於陳後復柴姓唐

或武之字也二姓如御史大夫李延壽表傳亦作姓繁爰氏

矦便樂成便一作使一作史之類將卒史記作率將一歲史記作二歲臨菑一本作臨葘菑卽葘也

都昌嚴矦朱軫從起沛以隊帥 水經注云卽北海郡之都昌隊帥史表作騎隊

武彊嚴矦嚴不識 史表作莊不識表云屬丞相甯功矦史表同考時無丞相名甯者梁玉繩謂爲字誤是也然案甯功矦三字似一人名或爵名以下語用將軍擊𪏆布矦有矦字此不能先出一矦字也或則甯字誤矦字衍也矦青翟嗣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此湯字誤作陽壽昌案建字亦誤湯張湯也師古注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語亦晦建爲逮字無疑建逮字

近而譌毛本史記作逮不作建也

貰齊合侯傅胡害

貰縣屬鉅鹿郡見地志梁玉繩謂今本漢書作貫此誤本耳史表作貰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壽昌案史表只一呂字未定爲姓與名此作傅胡害則班氏從位次簿補出者也惟此作貰齊合侯齊爲謚合字恐因呂台兩字相近而譌出也水經濁漳水注作呂博趙一清謂以字近合傅而譌侯猜史表猜作倩

海陽齊信侯搖毋餘

海陽索隱謂亦南越縣地理志闕又謂邊郡不以封國搖毋餘係越將宜封南越之海陽梁玉繩云廣州海陽晉始置爲

縣且其時地屬趙佗高祖安所取而封之漢制海陽屬遼西元未嘗闕水經濡水注言是此矦所封地然地太遠攷戰國策蘇秦說楚曰東有夏州海陽吳注盧藏用曰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疑此壽昌案梁氏說頗詳核然國策之海陽究非漢縣盧藏用海陵之說又非海陽本名恐仍從地志屬遼西者爲是況有水經注之確證邪若謂太遠則越境而封亦閒有之事至謂邊地不以封國則敬矦蔡寅不亦封遼西之肥如乎徐廣曰搖東越之族也壽昌攷閩越王搖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據此搖應姓騶氏其姓搖者是以其國主名爲氏也

南安嚴矦宣虎

嚴史表作莊亞將史記作亞將索隱曰亞將漢表作連將則又非師古所見之漢書本也壽昌又案南安索隱曰縣名屬犍爲郡考犍爲武帝六年始開此爲高帝六年封安能云屬犍爲乎或縣名舊立時屬蜀郡耳檢史記稱鄧通蜀郡南安人則屬蜀郡之確據也

肥如敬矦蔡寅

將軍史表作都尉嚴矦史表作莊矦

曲成圉矦蟲達

史記功臣表蠱逢今本史表亦作蟲達史記集解引徐廣注達作逢淮南王傳師古注子捷作犍西城史表作曲城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壽昌攷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中尉

名執金吾據此則秦漢閒已有此官也史表作執珪皇柔史表作臯柔位次曰夜侯恒恒史表作垣索隱引楚漢春秋夜侯蠱達則又因垣之改封夜誤易達曲成之封也夜卽掖見地理志

淮陰侯韓信

索隱曰典客漢表作粟客葢字誤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爲連敖典客也壽昌案此作票客師古訓爲票疾則非粟字誤是司馬貞所引之漢書師古亦未之見也票客師古謂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客也凌稚隆曰韓信之亡以其不禮於漢也若漢高以賓禮禮之信奚爲而亡哉壽昌案此二字非官創立此名幷未他見卽漢初亦不至無制如此不

如依史表作典客爲正

芒侯秅跖

案芒侯以功封薨於位不得無謚史闕也侯昭嗣有罪免孝景三年昭擊吳楚有功復侯改封張下云侯申嗣是襲封張非襲封芒也

敬市侯閻澤赤

敬史表作故壽昌案故市縣名屬河南此脫去故字敬則侯之謚誤加封邑上也水經濟水注亦作故市殷相史表作假相是猶韓信傳之假左丞相也

柳邱齊侯戎賜以三隊將入漢

三史表作二

魏其嚴侯周止

嚴史表作莊周止史表作周定簡史表作間

祁穀侯繒賀

注漢王顧謂賀祁王戰彭城斬項籍爭惡絕延壁侯師古曰謂之祈王蓋嘉其功故寵號之許以爲王也爭惡謂爭惡地壽昌案祁地名漢王蓋喜賀擊楚追騎使不得進故就地以王呼之後定制遂封爲侯也師古改作祈以就注意非是爭惡謂相爭而惡戰故能絕延壁也謂爭惡地亦非

平悼侯工師喜

工師喜史表作沛嘉案工師姓喜名史記無工字沛嘉兩字與師喜字近而譌

魯侯奚涓六年侯涓亡子封母底爲侯

底史表作疵壽昌案涓死事應有謚表與史表均脫去也壽

何蒍封其夫人同爲侯是妻襲夫爵涓亡封其母底爲侯是

母襲子爵也皆非制

城父嚴侯君恢

城父史表作故城縣屬沛郡此表誤嚴史表作莊

任侯張越有功爲車騎將軍

有功下史表有侯字此脫去宜補

棘邱侯襄

索隱云襄名也史失姓及謚壽昌案史表云奪爵爲士伍國

除此表云有罪免故無謚非史之失也

河陵頃侯郭亭

河陵史記作阿陵縣名屬涿郡此誤作河宜從史表塞路史

表作塞疏勝侯客史表作侯勝客

昌武靖信侯單究

索隱曰漢志昌武闕壽昌案此索隱誤也地理志昌武爲膠

東國屬縣單究史表作單甯

高宛制侯丙猜

宛史表作菀猜史表作倩水經瓠子河注同平侯武史表作

孝侯武梁玉繩謂有二謚壽昌謂姓名有二謚不能有二也

傳寫各異也

終陵齊侯華毋害

終陵史表作絳陽索隱曰漢志闕水經注亦作絳陽謂在絳滑之間趙一清曰終絳皆誤乃濟南之於陵以華毋害之曾孫告爲於陵大夫也

東茅敬矦劉到

索隱曰漢志闕一作柔也索隱本作東第則茅字誤也劉到史表到作釗矦告史表告作吉

臺定矦戴野矦午嗣

臺索隱謂臨淄郡臺鄉縣壽昌案地志臺縣屬濟南郡水經濟水注臺縣故城漢高帝封戴野爲矦國是也索隱誤都尉水經濟水注作東郡尉午史表作才

安國武矦王陵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從定天

下矦

史表云以客從起豐以廏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

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淮水中及堅守豐千

雍矦與此書敘功全別壽昌案陵傳云聚黨居南陽不肎從

沛公及漢擊項籍乃以兵屬漢後又云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以善雍齒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爲安

國矦後封史記作晚封據表曹參等俱以高帝六年封參等

封在歲初陵封以八月在歲將終故云後封也終矦游徐廣

曰游一作昭又案終之謚與鄭矦同猶前雍齒之孫桓亦謚

終矦鄭矦謚多一文字必非如後世例謚之文也謚法經緯

天地曰文

樂成節侯丁禮

樂成索隱云漢志闕壽昌案地志南陽郡屬縣第三十四爲樂成河閒國之屬縣第一亦爲樂成此時河閒尙爲郡治則是屬南陽者也索隱誤侯吾客嗣史表無吾字

蒯成制侯周緤

壽昌案史表蒯作蒯索隱漢志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蒯音苦壞反制侯史記制作尊表云以緤爲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案本傳云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有不利終無離上心此表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始得上始封緤爲信武侯顏注以其忠信故加此號蓋初固名號侯也

安平敬侯鄂秋

壽昌案鄂秋浙本蕭何傳內作鄂千秋此本同史表亦作鄂千秋

北平文侯張蒼

爲代相徙趙相以代相侯史表作爲代相從趙相侯壽昌考蒼本傳蒼相趙後復徙相代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侯非爲趙相時也此可正史表之誤

高胡侯陳夫乞

索隱曰漢志闕史記作高胡中侯謚也此則以胡爲謚也煬侯程嗣煬史記作殤壽昌案高爲漢初地名地志偶闕耳後又有高景侯周成是析一縣之戶分封之胡與景皆謚也此較由表爲確

厭次侯爰類

索隱曰漢志闕爰類史記作中侯元頃矦嗣史記作矦賀此書作矦嗣嗣爲其名則尚脫去一嗣字否則失其名也壽昌案地理志平原郡富平注引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史記徐廣音義曰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葢復故耳全氏祖望云凡地名多屬古人所有而後世取以氏其縣如郚之改名禾成出自王莽而高祖已以禾成封公孫昔曲周置自武帝而高祖已以曲周封酈商金鄉置自東京而王子矦表中已有之壽昌案東郡清縣章帝更名樂平而高后功臣表有樂平矦衛毋擇武帝恩澤矦表有樂平矦霍山千乘狄縣安帝更名臨濟而高帝紀田儋傳俱有臨濟邑名即本書東方朔傳

稱厭次人亦是書舊縣名非必追稱也

平皋煬侯劉它

案劉它卽項它籍之從子也

復陽剛侯陳胥

復陽索隱曰縣名屬南陽壽昌案水經淇水注淸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祖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爲侯國則當是屬淸河郡非屬南陽者矣顧氏祖禹云南陽之復陽十三州記闞駰曰故湖陽之東鄉元帝元延二年置安得以爲陳胥封邑乎又案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二年封廣川惠王晏爲侯國應劭引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縣西北五十里有棗强城故縣也東武城縣亦屬淸河則索隱所云屬南陽爲誤無

疑

陽河齊侯其石

陽河之河應作阿史表同皆譌也索隱云屬上黨壽昌案地志陽阿爲上黨屬縣之十三水經沁水注云沁水東逕陽陵縣南郡陽河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趙一清謂史表作齊哀侯漢表作齊侯其石卞訢封當屬平原之阿陽非此陽阿也趙氏意以陽阿旣封其石不應復封卞訢不知一邑析封兩人表已屢見博陽侯陳濞又有周聚平侯工師喜又有張瞻師高侯陳夫乞又有周成張侯張釋之孫舜於孝文十三年嗣侯至孝景中六年始免而孝景三年封芒侯耐跖之孫昭爲張侯皆其證也若云表中無卞訢名則

表本有脫漏索隱直以奇侯下訢與其石爲一人亦誤其姓石名見廣韻與通志姓氏略

柏至靖侯許盎

盎史表作溫侯昌史表作哀侯昌侯安如史表作共侯如安

中水嚴侯呂馬童

嚴史記作莊青翟史表作青肩宜城史表作宜成

杜衍嚴侯王翳

史記作莊侯王翳菑郎項籍傳所云王翳取其頭者也侯舍

史記舍作翕侯郢人史記作彊侯郢人

赤泉嚴侯楊喜

嚴史表作莊定侯敷嗣史表敷作殷

朝陽齊侯華寄

索隱縣名屬南陽壽昌案水經漯水篇注云漯水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都尉華寄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也今地志濟南郡朝陽侯國莽曰脩治無東字續志加東字則後漢仍作東朝陽矣宜以水經注正索隱之誤

棘陽嚴侯杜得臣

嚴史表作莊侯但史表作質侯但

湟陽嚴侯呂騰

嚴史記作莊騰史表作勝壽昌案恩澤侯表内有贅其侯呂勝史表或因彼傳寫誤也郎中史表作郎將

平棘懿侯林摯

史表作中懿侯執壽昌案史表失姓摯作執此表謚懿無中字也

深澤齊侯趙將夕

索隱云縣名屬中山是也涿郡則名南深澤水經易水篇注以王莽所改容城縣之名深澤者當之尤大戾也夕史表作夜侯脩嗣史表作循紹封㬰史表作更史誤也

埤頃侯溫疥

埤史表作栒索隱作栒侯何嗣史表何作河

歷簡侯程黑

歷史表作磨壽昌案地志歷縣屬信都國史表之磨字近而

譌也

武原靖侯衞胠

索隱云地志闕壽昌案地志武原屬楚國索隱誤也又云漢表胠作胠音脅又音怯師古音同而此本作胠不作胠則索隱所見漢書與師古本又不同也表云漢七年以梁將軍從初起擊韓信陳豨黥布軍功侯史表同時彭越封梁王胠爲其將軍也惟淮陰侯竝未舉兵反無庸云擊此殆韓王信也高祖本紀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是也據表中華信下云攻韓王信旅卿下云擊韓王信旅罷師下云攻韓王信則此亦宜加王字

稾祖侯陳鍇

史表祖作祇鍇作錯索隱曰漢志槀縣屬山陽壽昌攷地志山陽郡槀縣臣瓚音拓則當從高從木而非從高從本矣地志眞定國有槀城縣無槀縣水經泗水注高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爲槀侯地理志縣故山陽之槀也王莽改曰高平是酈氏定爲槀陳鍇作陳錯與史表同與此異則鍇錯字近未定孰是而顏注槀音公老反錯音口駭反則作槀壽昌竊意酈氏所見漢書表先於顏恐依水經注爲正

宋子惠侯瘛

右林史表作羽林共侯罶嗣史表罶作不疑

犄氏敬侯陳遬

遬史表作遫靖侯支嗣支史表作交頃侯羌嗣史表羌作差

清簡侯室中同

史記室中作空中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曰室中姓見風俗通壽昌案廣韻中字下云漢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是固有室中一姓也今藝文志無之共侯古嗣史表古作右

彊圉侯畱肹戴侯章復嗣

章復史表無復字侯嗣史表復作服壽昌案從史表爲是本有父名章復子又名復也

吳房嚴侯楊武

嚴史表作莊

甯嚴侯魏遫

史記嚴作莊遫作選

昌圉侯旅卿

匈奴傳旅作盧壽昌案盧旅古今字書盧弓矢千一作旅弓矢千可證下旅罷師史作盧罷師也又案旅字應作[illegible]

共嚴侯旅罷師

史表嚴作莊旅作盧懷侯高嗣高史表作商壽昌案罷師名宜取息兵止戈意顏注罷音皮於他處名罷軍者亦音疲不可解考董渫之孫罷軍史記罷作霸知罷宜讀本音也

閼氏節侯馮解散

壽昌案閼氏史記索隱云縣名屬安定考地理志安定郡無閼氏縣於是有謂卽上黨涅縣之閼與聚者司馬彪袁山松是也有謂非閼與並以索隱之在安定爲非者全祖望是也

惟趙一淸曰史漢表之閼氏索隱以爲在安定葢卽地理志之烏氏縣續漢志作烏枝考閼氏音焉支烏氏之氏師古亦音支史記酈商傳破雍將軍烏氏索隱云本作焉氏烏之通焉可證閼之通烏音相近而譌小司馬之注屬安定知史表舊本之尙爲烏氏也大與史表作大尉散史表作敢將軍史表作特將

安邱懿侯張說以執盾入漢

盾史表作鈹侯拾嗣拾史表作指

襄平侯紀通

通薨於位應有謚史闕也壽昌案史表注索隱曰臨淮是也地志臨淮郡襄平侯國水經大遼水注以爲遼東之襄平恐

誤相夫嗣侯景帝紀作嘉注引晉灼曰推其封薨紀與表年正相合豈更名嘉乎

龍陽敬侯陳署

壽昌案史表無陽字水經汝水注亦引作龍云汝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是宜從史表作龍此衍陽字也索隱謂爲廬江郡之龍舒縣然兩表俱無龍舒字不如從水經注爲信

平嚴侯張瞻師

平史表作繁嚴史表作莊張瞻師史表作彊瞻無張字康侯惸嗣史表惸作眗獨壽昌案地志平縣屬河南前有平悼侯工師喜蓋一縣而析封之也

陸量侯須無

史表量作梁索隱從如氏說卽秦始皇紀所謂陸梁地殊不

確壽昌謂陸地名無考量殆其謚也須無史表作須毋

高景侯周成

史表景作京壽昌案景謚也京則脫去景之上史表誤也地

志高縣屬沛郡前有高胡侯陳夫乞亦一縣而析戶以封也

離侯鄧弱

表云楚漢春秋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壽昌案以長沙王吳

芮將將兵侯也此脫一將字表中不詳所始與所絕者惟此

一人

義陵侯吳郢

史表鄍作程侯重嗣史表重作種

宣平武侯張敖

高后二年侯偃爲魯王孝文元年復爲侯史表作以故魯王爲南宮侯六年哀侯歐嗣核其年在文帝十六年此脫十字史表不誤侯王嗣史表王作生係廣孫紹封睢陵史表廣孫作廣又侈封信都受封樂昌俱以魯太后子於高后八年四月封孝文元年俱以非正免葢不足一年史表另列兩侯於高后功臣表內

慎陽侯樂說

表闕謚史表樂作欒壽昌案水經淮水注同靖侯願嗣史表作願之

開封愍侯陶舍

史表愍作閔表云比共侯言比共侯旅罷師也此疑脫一共字

禾成孝侯公孫昔

禾成水經濁漳水注作和城索隱曰漢志闕史表昔作耳水經注同

祝阿孝侯高色

色史表作邑水經濟水注同以客從起齧桑史表桑作乘壽昌案溝洫志齧桑浮兮淮泗滿如注齧桑邑名乘字近桑而譌也

長脩平侯杜恬以漢王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

攻項昌以廷尉死事矦

矦意嗣史表意作喜壽昌案恬之封表在高帝十一年封四年而薨正孝惠三年恬以殿內史遷廷尉據百官表當孝惠三年下六年始書士軍矦宣爲廷尉則非薨於是年此云以廷尉死事矦既以死而得封安得云封四年薨邪又案高十一年陳豨未平英布始反恬死事或在其時若孝惠三年海內無事卽不得云死事且謚爲平其非死事益可知也又案史表云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矦功比須昌矦以廷尉死事考須昌矦趙衍爲河間守陳豨反誅都尉相如功矦若杜在漢初豨未嘗反且長脩之封爲高祖十一年正月須昌封於二月安得云功比得須昌也此史表之誤

尤不足以取正此表也

營陵侯劉澤

此高祖從父昆弟也以功封故不入王子侯表旋以侯爲琅邪王徙爲燕王故王表較詳

土軍式侯宣義高祖六年爲中地守以廷尉擊陳豨侯一千一百戶就國後爲燕相

史記式作武壽昌案百官表高祖六年廷尉爲義渠義尙止爲中地守十年始爲廷尉陳豨反在此年非六年故表稱以十一年封又據百官表復以惠帝六年爲廷尉而其子莫如卽於是年嗣侯義應卽其年死是終於廷尉任非終於燕相也

廣阿懿侯任敖表夷侯敬嗣

廣阿鉅鹿郡屬縣見地志史表作廣河誤也敬史表作竟侯

越人嗣史表無人字

臨轅堅侯戚鰓

共侯中嗣史表中作忠

汲紹侯公上不害

索隱曰漢表作伋壽昌案表作汲則索隱所見非今漢書本也紹史表作終爲趙太僕史表作趙太傅是也此表僕字誤壽昌又案水經濟水注曰㴧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爲侯國則汲又當爲波也地志河内郡有汲縣又有波縣

甯陵夷侯呂臣
戴侯謝嗣史表謝作射
汾陽嚴侯靳彊
史表無嚴字謚脫去也
戴敬侯祕彭祖
史表無祕字失其姓也共侯憚嗣史表憚作悼安侯軫嗣史
表作侯安期
衍簡侯翟盱
索隱曰地志闕壽昌案水經濟水注云濟瀆又東逕封邱縣
北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邱漢高帝以封翟盱爲
侯國壽昌案太平御覽二百一引陳留風俗傳曰高祖與項

氏戰阨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邱縣以封翟母焉又案淵鑑類函封爵部引陳留風俗傳曰延邱者衞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阨於延鄉云云下與御覽所引同但多上十一字或別據舊本也今表無翟母封或郎盱之母也地志無衍縣或延衍音近而譌也表中魯侯奚涓亡子則封其母底爲侯翟盱則以母功而封其子矣

平州共侯昭涉掉尾戴侯種嗣

平州索隱云地志闕引晉書地道記屬巴郡種史表作福壽昌案水經濟水注云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縣也世尙存平州之名矣又案大遼水注云襄平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當是此平州然襄平已封紀通或仍分其

地爲平州以封昭涉掉尾集注引史記索隱曰昭涉當作昭沙廣韻沙字下引作昭沙掉尾以昭沙爲複姓

中牟共侯單右車

史表作單父聖索隱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壽昌案此亦非今本漢書也

邔嚴侯黃極忠

史記嚴作莊夷侯榮成史記作慶侯榮盛考水經沔水注知東漢順帝時司徒黃尚爲極忠裔孫邔屬南郡故爲南郡人或封後占籍也

博陽節侯周聚

案前六年已有博陽嚴侯陳濞封最早此封在十二年十月

皆析一縣之戶封之也

陽羡定侯靈常

史表羡作義字謁也

下相嚴侯泠耳

史表嚴作莊泠譌作冷侯順嗣史表順作愼

高陵圉侯王虞人侯弄弓嗣

史表王虞人作王周侯弄弓史表作惠侯扞弓

戚圉侯季必

索隱云漢志闕壽昌案本書地理志東海郡戚縣漢志未闕索隱誤也顏注云灌嬰傳云李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考水經河水注云河水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漢高帝十二

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史記注引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李遂爲晉陽關內侯則季字之誤無疑又案灌嬰傳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善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卽此李必也百官公卿表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信成李必之曾孫也表作李不作季貰侯長嗣史表作齊侯班躁侯瑕嗣史表無又表云擊韓信侯壽昌案宜作韓王信況上云屬韓信此九宜加王字以別之說見前衛胠表下

穀陽定侯馮谿

史表作穀陵索隱云地志闕此陵字譌也穀陽爲沛郡之第四縣見地志隱侯卯嗣史表卯作邛獻侯解中史表作解

嚴敬侯許猜

嚴史記作壯徐廣曰一作莊猜史表作倩煬侯則嗣史表煬作殤云嗣九年薨則非殤也節侯周嗣史表無卽接侯廣宗

成陽定侯奚意

案地志成陽有二一屬濟陰一屬汝南此則汝南郡之城陽地志注侯國也水經淮水注同史表無奚字失其姓也

桃安侯劉襄

以客從漢王二年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爲淮南太守項氏親何焯謂二年爲秦二世二年則以高祖定陶之役紀實載於是年也第此時劉項方敵襄以項氏親從劉而不從項可見項之不能得人也史表作項氏親也賜姓史云作

淮陰守則南字誤淮陰縣何能有守懿侯舍嗣史表懿作哀

厲侯由嗣史表由作中

高粱共侯酈疥

壽昌案表稱父食其以列侯入漢考食其僅封廣野君未爲侯也此與史表皆誤又案食其傳上念食其故封其子疥爲高粱侯後更食武陽此一層表與史表俱未敘入考斥邱懿侯唐厲先封成武後封斥邱表從其後封以列名則此亦宜稱武陽侯

紀信匡侯陳倉

紀信索隱云地志闕壽昌謂紀信非地名是人名誤截於此也三年滎陽之圍將軍紀信誑敵代死高祖始得脫天下既

定之後大封功臣此等大功高祖豈不置念觀周苛子成鄘食其子疥紀成子通皆以父死事封其子侯奚涓無子猶封其母爲侯則紀信之封侯必也或謂信無子並無親屬紹封表難虛列然奚涓無子表猶大書魯侯奚涓則表之列紀信更可必也核表内實數尚少十人益皆脫漏又以表係橫格庚續而書轉寫時脫去國封僅存名字適陳倉條相接亦脫國封遂誤以紀信兩字冠於匡侯陳倉之上作地名也表云十二年六月封高祖崩在四月此孝惠奉遺詔封之也下景張煮棗三侯同侯煬嗣史表煬作陽

景嚴侯王競

史表景作甘泉無嚴字競作竟戴侯眞粘史表眞粘作莫搖

侯嫖嗣史表嫖作嫖

張節侯毛釋之

史表釋作澤侯鹿嗣史表鹿作慶

煮棗端侯革朱

煮棗徐廣曰在宛句水經濟水注云郡國志曰冤朐縣有煮棗城卽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爲侯國史表端作靖革朱作赤索隱云漢表作端侯革朱革音棘亦作朿誤也棘姓蓋子成之後康侯式史表式作武

傿陵嚴侯朱濞

十二月封或有作十二年謂失其月者非也前已出十二年不當更出此蓋補書故在六月後且亡其日也下藏鹵侯張

平同史表傿作鄗嚴作莊

藏鹵侯張平

史表藏鹵作菌莊侯此脫莊字謚也徐廣曰作鹵蓋卽安定郡之鹵縣也藏恐是莊字誤且誤倒也

便頃侯吳淺

注在編壽昌案便縣地志屬桂陽郡水經注所謂耒水又北過便縣之西是也編縣屬南郡　大淸一統志云便縣故城卽今郴州永興縣治編縣故城在今安陸府荆門州西兩縣相距約千餘里此編字明誤注也

軑侯黎朱蒼

史表黎朱蒼作利蒼利與黎同音有輕重耳水經江水三注

從史表亦作利倉百官表作吳利九誤通志氏族略引作來蒼則脫黎字而朱來字轉寫譌也侯扶嗣史表扶作秩

平都孝侯劉到

索隱云縣名屬東海壽昌案平都爲上郡之第五縣若東海則止有都平索隱誤可以地志正之

南宮侯張買侯生嗣

案地志南宮屬信都此表下注北海誤也史表云高后八年侯買坐呂氏事誅國除壽昌案史記呂后紀元年封張買爲南宮侯卽此此表無薨年亦無謚是史表言被誅爲信何以侯生得嗣侯至孝武初始以罪廢也史無張買傳他處亦無可考

梧齊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

壽昌案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十二年帝崩于長樂宮是未央長樂成最先何督延所脩也長安城經始於惠帝元年落成於五年九月時何已故延一人督脩者也

平定敬侯齊受以卒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用齊丞相侯

史表云一云項涓是云齊受卽項涓也或因爲齊相故姓齊也卽以擊項籍侯是雖項姓而非其族或且因籍故改姓齊也史記呂后紀云元年四月封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壽受音同也徐廣曰齊姓

中邑貞侯朱進

索隱云漢志闕壽昌案地志中邑爲勃海郡之第十縣未闕也索隱誤史表貞作真進作通

樂成節侯禮毋擇

史表作樂平索隱云地志闕樂成有二一屬南陽一屬河閒見地志此或南陽之樂成以屬河閒者係郡治後爲王都也

山都貞侯王恬啟

索隱云山都漢志闕考地志南陽之第十一屬縣爲山都索隱誤也史表啟作開憲侯中黃嗣史記憲作惠

祝茲夷侯徐厲

史表祝作松壽昌案松茲屬廬江祝茲地志闕惟王子侯表

有祝茲侯延年注曰琅邪地志琅邪郡無之徐廣卽景帝紀之屬國悍也見徐廣注

成陰夷侯周信

史表陰作陶

醴陵侯越

醴陵索隱云縣名今在長沙壽昌案地志長沙國無此縣後漢續志始有之元和志醴陵縣亦臨湘地湘水經縣治東則縣爲臨湘所分前漢或爲其鄉故以封越也

陽信夷侯劉揭

史表無夷字謚

樊侯蔡兼

侯在位甍應有謚史闕也

泜陵康侯魏駟

注晉灼曰泜古㤈字史表泜作波壽昌案索隱曰漢表波作泜音坻是晉灼所見漢書本司馬貞亦未見也

南鄭侯起

顏注云會於廷中而隨父失朝廷以爵之序故削爵也壽昌案此顏誤會班自注也以序爵之故致使人疾行先父而以後其父爲罪漢法雖苛斷不至此表注云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史表同明云起以爵尊先其父行故云後父非隨父後行也坐此削爵正合情法如顏注非事實矣

黎頃侯召奴

黎史表作犂索隱云屬東郡考地志黎爲東郡之第十一屬縣黎犂音同也表云坐不出持馬要斬史表同惟云斬無要字葢不出馬罪亦未至要斬史表是也顏注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壽昌案毛詩凫鷖序疏執而不釋謂之持卽此意武帝紀元封六年未載籍馬事惟太初二年紀云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距此年餘此葢令初出也侯潰嗣史表潰作澤

弓高壯侯韓隤當

史表壯作莊龍頟侯說案道侯說壽昌案傳封龍頟者卽說坐酎金免後復以擊東越功封案道也傳中竝無諡名師古故疑此表誤也侯曾案傳曾作增百官表與傳同節侯共案

傳共作岑侯傲弓嗣案傲弓別作傲無弓字傳作持弓

襄城哀侯韓嬰

案襄城屬潁川見地志表注作魏者誤也侯釋之嗣史表釋作澤表云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史表作詐病不從下有不敬二字是也考是年上行幸甘泉釋之詐病不從往也

故安節侯申屠嘉

侯共嗣史表侯共作恭侯蔑此表脫其名誤以謚爲名也侯臾史表作清安侯臾案淸安是更封地名非謚此又史表誤也

漢書注校補卷八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長沙周壽昌撰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第五

乃有弓高襄城之封

顏注云襄城侯桀龍壽昌案襄城侯韓嬰卽韓王信太子之子積當之從子也傳名嬰表作哀侯嬰此注稱桀龍則係武帝元朔四年以匈奴相國降封襄城侯非孝文時且非功臣後與班氏所引不合

俞侯欒布

壽昌案本傳俞作鄃卽地志淸河郡之鄃縣也布嘗於位應有論傳未載表亦闕也侯賁嗣坐爲太常雍犧牲不如令免

史表雍作廟雍爲右扶風之縣有五畤祠故屬太常也

建陵哀矦衛綰

史表哀作敬壽昌案本書傳諡曰哀也

建平敬矦程嘉

史表敬作哀

平曲矦公孫渾邪

平曲索隱云案漢表在高城壽昌案今表無之地志有兩平曲皆屬東海齊氏召南謂一郡不應有兩平曲此平曲當是曲平後書萬脩傳紹封脩曾孫爲曲平亭矦亦其證也水經河水注作西平或因曲西字近而誤耳史表渾作昆

江陽康矦蘇息

史表息作嘉水經江水注同徐廣曰蘇一作籍懿侯盧嗣徐廣曰懿一作哀

遽侯横

遽史表同　殿本作據索隱云案漢表鄉名在常山壽昌案今表無之有罪棄市史表作國除不云棄市也

新市侯王棄之

史表棄作康父悍史表悍作愼煬侯始昌嗣史表煬作煬棄之應有謚史闕

商陵侯趙周

商陵索隱云漢表在臨淮壽昌案今表無之地志臨淮並無商陵縣本書張蒼傳亦作商陵百官表作南陵尤非南陵屬

京兆尹不能以封國也惟史記將相名臣表張蒼傳作高陵地志爲琅邪屬縣商與高亦字形近而譌也若左馮翊之高陵則不能以封也

山陽侯張當居

壽昌案此爲河內郡之山陽縣非山陽郡郡不以封侯也

柏侯賜

索隱云縣名屬河東壽昌考地志垣爲河東郡之第十三屬縣而水經聖水注云垣水出良鄉東逕桓縣故城北涿有垣縣漢景帝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即指此也史表桓作垣垣桓一音古多通叚也

迺侯陸彊

遒史表作遒遒迺古字通也史表陸作隆索隱本作李隆彊

容城攜矦徐盧

史表作矦唯徐盧康矦纏嗣史表纏作綽

翕矦僕黚

史表翕作易黚作黥案黚卽黥本字

范陽靖矦范代

史記作端矦代

翕矦邯鄲

翕地志闕表注內黃蓋卽其鄉也坐行來不請長信免壽昌案春日朝秋日請宣帝紀時會朝請吳王濞傳使人爲秋請是也音去聲

亞谷簡侯盧它之

史表它之作它父侯種嗣史表作安侯種康侯遍嗣史表遍作偏

塞侯直不疑

壽昌案本書傳謚曰信侯此闕宜補入

特轅侯樂

史表作特裝壽昌案索隱曰漢表裝作轅則是司馬貞所見漢書作持不作特也

昌武侯趙安稽

昌武　殿本及各本作武昌史表同惟毛本作昌武考地志昌武為膠東之第二屬縣表注舞陽或其鄉之名也武昌則

地志無此名又史表作武昌堅侯是有謚也此表脫擊左右

王史表作左賢王疑史表爲是

襄城侯桀龍

史表桀作無又云一作乘侯以戰死事應有謚此與史表俱脫也侯病已嗣案病已與宣帝初諱同以侯死在武帝朝又宣帝已更諱故史臣不必追改也

安樂侯李蔡

史表安樂作樂安本傳亦作樂安壽昌案地志無安樂有樂安縣屬千乘郡水經注八以爲李蔡所封也若匡衡之樂安則臨淮郡之僮縣樂安鄉非此縣表注昌考地志昌爲琅邪屬縣是或昌縣之鄉也

軹侯李朔

史表作涉軹壽昌案此即地志河內郡之軹縣猶涉安侯於單即平原郡之安也史表加一涉字者當時語也表注西安未喻

隨城侯趙不虞

攻辰吾先登石壘史表辰作農壘作累

博望侯張騫

道水史表作水道

衆利侯郝賢

戈卒史表作成卒壽昌案此當是脫成字之半誤作戈也

潦悼侯王援訾

史表援作煖作悼侯趙王煖皆壽昌案以匈奴趙王降侯是

尙存匈奴舊王號也此書於名上刪去趙字而見匈奴趙王

於表注中是也似宜並王字刪去

從票侯趙破奴

壽昌案破奴以元狩三年夏封從票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後二年以匈河將軍封浞野侯後爲匈奴所得沒其軍居匈

奴十年逃歸此表仍從其初封稱之也匈奴將軍今表作匈

奴河將軍與匈奴傳同本傳作匈河省文也傳又云攻胡至

匈河水無功卽此

煇渠忠侯僕朋

僕朋匈奴傳注作僕多雷電作雷屬國都尉傳作浚稽都尉

又史表朋亦作多雷電作電無雷字

下摩矦譊毒尼

史表摩作麾

涇陰定矦昆邪

史表涇作漯壽昌案涇故漯本字顏音吐合反魏矦蘇嗣索隱曰蘇名謚法克捷行軍曰魏

煇渠愼矦應疕

史表作悼矦扁訾索隱曰漢表作悼矦應庀庀音必二反壽昌案表作愼作疕則司馬所見漢書本與師古異也煇渠不見地志下注魯陽為南陽郡屬縣是或魯陽之鄉也元狩二年二月封僕朋七月又以封應疕亦一地而析戶以封之也

河綦康侯烏黎

史表黎作犁壽昌案索隱曰漢書作禽犁此作烏犁則司馬所見亦非今漢書本也

常樂侯稠雕

史表作常樂肥侯肥或其謚然肥於謚法不見殆字誤也故此表删之

邳離侯路博德

史表作符離地志爲沛郡之縣也邳字恐有誤得重會期史表作將重會期

義陽侯衞山

壽昌案朝鮮傳云山以諭右渠降事中變被誅與表所云太

始四年坐殺人謾告衆利侯當時棄市罪獄未斷病死情事不合

杜侯復陸支

史表杜作壯或云壯字誤也一云杜地名壯其謚也侯在位甍應有謚

衆利侯伊卽軒

史表作質侯謚也此表脫

散侯董舍吾

舍史表作荼

臧馬康侯雕延年

史表無雕字廣韻及通志雕姓引此爲證

滕侯交公

滕史作賸

術陽侯建德

壽昌案南越傳云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表

云爲高昌侯

龍侯摎廣德

傳作龔侯史記作龍亢侯又無摎字

成安侯韓延年

父千秋傳作故濟北相延年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

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免壽昌案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六

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行人爲大

行令表於元封五年下云二年坐留外國使人一月入粟贖論知是年不得有大行令官稱也此宜改從之而宋氏祁轉引此證彼之誤亦失之未考也

騏侯駒幾

史表駒一云騎

膫侯畢取

膫史表作瞭案前有潦悼侯表注舞陽膫侯亥公注同此膫侯注南陽疑南字誤葢皆舞陽之鄉也史表作潦膫瞭與瞭同一字也方輿紀要舞陽東有潦河地或即以潦水得名而傳寫各異耳

安道侯揭陽定

揭陽定傳作史定壽昌案揭陽爲所令地史其姓定其名也或曰揭陽令史史字屬上亦官名非姓也此表明稱揭陽令則不得云令史

隨桃頃矦趙光

史表無頃字

湘成矦監居翁

監居翁監其官居姓翁名也湘成傳作湘城

海常嚴矦蘇宏

嚴史表作莊

外石矦吴陽

外石兩粵傳作卯石史表作北石表注濟陽索隱云漢表作

濟南疑南字誤也

下鄜侯左將黃同

鄜史表作酈水經湍水注云湍水流逕故城東史記所謂下析酈也漢武帝封左將黃同爲侯國是當從史作酈若左馮翊之鄜縣不能以封也傳作甌駱將左黃同非也當从表作左將

繚嫈侯劉福

橫海將軍韓說擊東越非南越也表作南誤案劉福即城陽共王子封海常侯者也詳在王子侯表

蓹兒嚴侯轅終古

蓹史表作蘌傳作語轅傳作榬

開陵矦建成
建成傳作敖此作建成非也壽昌案建成爲東越故封敖乃其名或卽以建成爲姓猶趙兼之後改姓周陽耳
臨蔡矦孫都
孫都傳作都稽水經河水注云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爲矦國壽昌案此作臨蔡非臨羌又元封非元狩則水經注誤也地志無臨蔡而表注河內蕩其鄉亭之名也
東城矦居股
城傳作成股史表作服
涉都矦喜

南越傳內無喜名壽昌案喜史表作嘉水經泗水注云封南海守降子嘉爲侯國知此喜字誤也

平州侯王唊

史表無王字

荻苴侯韓陶

荻傳作狄史記傳作荻史表仍作荻陶史記作陰

騠茲侯稽谷姑

右苴史表作若苴

浩侯王恢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亦作怪

瓡讘侯杆者

杅史表作扜音烏

幾矦張胳

張傳作長無胳字

涅陽康矦最

涅陽表注齊考地志爲南陽郡之第七縣似不能在齊也涅

傳作洹史表作溫皆字譌也

開陵矦成娩

匈奴傳開作闓

秺矦商丘成

壽昌案秺郎說文之庛字地志濟陰郡秺縣也昭帝時封金

日磾即此表云商丘成坐爲詹事侍祠大不敬自殺百官公

卿表大鴻臚商邱成爲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詛自殺武帝本紀亦作御史大夫與此表異

重合侯莽通

壽昌案莽本姓趙爲馬服君趙奢後故易姓馬也通鑑作馬通故注云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爲莽姓此說本孟康見武帝後元元年紀注馬援卽通之後人見後書馬援傳班於本書紀表各傳內俱作莽通遵明德之詔也惟武帝紀征和三年昭帝紀始元二年西域傳下卷征和四年三處俱作馬通則班書偶漏未改者也

德侯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

壽昌案劉屈氂傳作長安男子景建不作大夫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衞李侯

壽昌案衞李之李係太子二字譌以太子連寫作一字遂爲李也今　殿本已校正作太子壽昌案表書衞太子亦班史隨筆處不如從傳書作戾太子爲是

轑陽侯江喜

壽昌案史褚表轑作潦昭帝紀百官公卿表田廣明傳俱作江德不名喜史記褚先生補表亦作德水經淇水注轑陽作揄陽云漢武帝封太常江德爲侯國疑德有二名如周章又稱周文柴武又稱柴唐梁懷王名揖又名勝此類甚多侯仁嗣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郊祀志轑陽侯師張宗之姦方士即宗也

當塗康侯魏不害
壽昌據田廣明傳不害以捕反者故城父令公孫勇侯非捕
倩也捕倩者乃田廣明史褚表亦作捕公孫勇此表作捕反
者胡倩侯與傳不合
蒲侯蘇昌
壽昌案田廣明傳昌亦捕反者公孫勇侯史褚表亦作捕公
孫勇表作捕越王子鄒起侯亦與傳異
秺敬侯金日磾
侯賞嗣史褚表作子宏代立爲奉車都尉
弋陽節侯任宮
表作故丞相徵事史褚表作以故上林尉

商利侯王山壽

宣帝紀作王壽史䂓表作王山

義陽侯傅介子

侯在位甍應有謚傳脫去故表亦從之表云嗣子有罪不得代史䂓表作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安遠繆侯鄭吉

神爵三年四月壬戌封壽昌案下書歸德靖侯先賢撣四月戊戌封考四月旣有壬戌卽不得有戊戌表書日有誤也

信成侯王定

壽昌案通鑑考異以此卽烏厲溫敦之子烏厲屈不知何據屈不獨不聞易名王定且係封新城侯非信成侯也本注云

以匈奴烏桓屠驀單于子而表書厲溫敦爲匈奴謼連累單
于亦非屠驀也左大將軍疑衍一軍字匈奴官止有左大將
無左大將軍也
義陽侯厲溫敦
壽昌案傳作烏厲溫敦此無烏字烏厲恐是其國中姓其子
名烏厲屈也表云謼連累單于案傳厲溫敦並未爲單于顏
注云謼連累者其官號也宣帝紀匈奴傳俱作呼遬累連與
遬字近而譌也

漢書注校補卷九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

長沙周壽昌撰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周呂令武侯澤

更封酈侯史表作酈案酈屬左馮翊爲畿縣不能以封或漢初制未定且呂后家不在常制也𠩺史表作鍾汶史表作郊

扶柳侯呂平

史記表作昌平水經膠水注作扶縣即地理志琅邪郡之邞也

呂成侯呂忿

成水經淮水注作城壽昌案忿以反誅不得謚成也

逯陵侯張釋寺人
史表釋作澤
鄔侯駟鈞
鄔縣案地志屬太原史表作清都侯文帝紀封爲靖郭侯顏
注云豈初靖郭後改爲鄔乎壽昌案清都字與靖郭亦相近
又此表元年四月封文紀作六月則鄔之封在先也
章武景侯竇廣國南皮侯竇彭祖
壽昌案章武南皮俱孝文後七年封列入孝景何也彭祖在
位薨宜有謚表亦脫去
蓋靖侯王信
壽昌案史表無頃侯充一代侯受史表作侯偃

武安矦田蚡周陽懿矦田勝

武安周陽俱以孝景後三年封不宜列入孝武蚡在相位薨

未予謚檢傳知非表脫也

平津縣矦公孫宏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六年薨

壽昌案宏傳云元朔中代辟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矦爲丞相唯宏無爵上於是下詔封爲平津矦是先拜相後封矦明矣而百官表元朔五年御史大夫公孫宏爲丞相較此表三年則先兩年已封矦且三年宏始爲御史大夫無封矦理必是此三年爲五年之誤又武帝紀元狩二年丞相宏薨本傳云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葢合丞相御史爲六歲其實拜相封矦止三歲也此云封六年薨是誤三字

爲六字矦度嗣史表度作慶又案申屠嘉爲丞相後始封爲故安矦此在文帝時似不始於宏但嘉本關内矦食邑以爲相晉封列矦視宏小異耳

周子南君姬嘉

君置祠史表置作買壽昌案以君列表中者惟此

富民定矦車千秋

壽昌案褚表作田千秋是也車丞相係人呼之班氏於傳首及表俱作田千秋或於他傳中稱車丞相幾若以車爲氏而忘其姓田者似非體

安平敬矦陽敞

本傳與史表俱作楊獨此表作陽疑誤也

營平侯趙充國

壽昌案表至曾孫岑以非子免侯國除止而充國傳云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表未載考功臣表義陽傳介子曾孫長以元始四年紹封營平之復封當同此時

平邱侯王遷

褚表云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與此表云自殺有異

陽城侯田延年

坐盜都內錢自殺案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都內

高平憲侯魏相

褚表作長子賓代立

平昌節侯王無故

褚表作王稚君其字也水經河水注亦作王稚君

陽城繆侯劉德

壽昌案德爲元王之曾孫以宣帝立時定策功封非因元王後嗣爵不能入王子侯表又以宗室非武功不能竟入功臣表故列之此表中

樂陵安侯史高

褚表作史子長高字也壽昌案地志臨淮平原並有樂陵縣而臨淮郡注侯國當是史高所封

邛成共侯王奉先

褚表云奉光又云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壽昌案乾道本汪本俱作奉光與褚表同觀下侯堅固以奉光曾孫云云知先字傳寫誤也　殿本正作奉光

將陵哀侯史曾

褚表作子回曾字也魯字當是曾字之誤壽昌案　殿本正作史曾

平臺康侯史玄

褚表作子叔玄字也

博望頃侯許舜

褚表云許中翁名舜

樂成敬侯許延壽

褚表作樂平又云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二千戶孫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壽昌案翁孫或亦其字然不云其名延壽也

博陽定侯丙吉

褚表作邴又云子翁孟代立

西平安侯于定國注臨淮

壽昌案西平屬臨淮郡屬縣是也水經注以爲汝南之西平宜从表爲正

陽平頃侯王禁

稽表云王稚君名傑是與王武同字稚君也案此即元后之父漢後諱禁中作省中以此

樂安侯匡衡注僮

壽昌案衡傳衡封僮之樂安鄉故表下注僮明非千乘郡之樂安縣也僮爲臨淮郡屬縣

高樂節侯師丹注新野又注東海

壽昌案高樂本勃海郡屬縣表注新野者或是新野之鄉名高樂非勃海郡之縣也迨丹以罪免後復以厚邱之中鄉戸二千一百封爲義陽侯義陽是厚邱鄉名厚邱則東海郡屬縣也

褒魯節侯公子寬

注以周公世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奉周公祀矦二千戸壽昌案地志泰山郡桃山莽曰褒魯公子寛爲平帝元始元年六月封尙爲漢朝新莽未簒位何以遽用所更名封之耶注曰南陽平考地志泰山郡有南平陽或偶誤倒耳公子後更公孫氏又更姬氏則皆莽所爲無足爲據又案王子矦表城陽頃王子桃山矦欽則成帝永始四年所封地志注桃山爲矦國以此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表上顏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云云

壽昌案顏引漢制百官奉自萬石至百石凡十五等而無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比五百石四等考續志及續志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亦然而本表諫大夫比八百石貢禹傳作八百石黃霸傳宣帝以霸爲潁川太守秩八百石京房傳元帝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外戚傳序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又表縣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是不能謂無此四等秩也考成帝本紀陽朔二年夏五

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注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自是漢制遂除去此四秩後漢及晉猶承之又八百石僅諫大夫一官左右庶長爵不常置五百石僅縣長一官皆易於省幷何煌以顏注爲脫漏者非也

相國丞相皆秦官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通典職官引漢官儀云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壽昌案秦悼武王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通鑑趙武靈王二十七年肥義爲相國胡三省注相國之官始此秦漢因之是秦始皇尊呂不韋爲相國在其後且因趙制史記周本紀蘇代見韓相國云云索隱相國公仲侈也是韓亦有相國故漢官儀云六國時官也表云秦官微誤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

壽昌案漢初惟蕭何拜相國以令卒五百人一郡尉爲相國衛曹參繼之後遂不復設又案此稱十一年置而表下卷云九年丞相何遷爲相國考蕭何傳上聞已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案韓信之誅在高帝十一年是表下卷之誤宜以此與何傳爲據也

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孝景元年置司徒官是漢初故有司徒至哀帝始加大字也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黃國瑾曰通考丞相司直文帝二年置漢舊儀

作二千石

壽昌案丞相官屬尙有散見本書者丞相徵事功臣表任宮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丞相史尹咸孫禁嚴安漢舊儀秩四百石冥都爲丞相史見儒林傳嚴延年本嘗與義爲丞相史見嚴延年傳義狐義也丞相少史王壽見昭帝紀王禁見五行志如氏曰武帝置秩四百石東曹掾嚴延年父爲東曹掾西曹掾蕭由爲丞相西曹掾丙吉傳西曹主吏集曹掾匡衡補陸賜集曹掾奏曹匡衡傳主簿陸賜故居奏曹議曹李尋見翟方進傳主簿陸賜見匡衡傳大車屬鄭崇傳爲丞相大車屬丞相屬朱贛見地理志侍曹陳遵傳從史匡衡傳遣從史之僮取田租掾吏翟方進傳壽昌案掾史屬官之總稱漢舊儀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正曰掾副曰屬宰士翟方進傳顏注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臣壽昌案據此宰士郎掾史一官而兩稱也計相張蒼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蕭何爲相令倉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

太尉秦官掌武事

壽昌案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鄭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孔疏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案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太尉案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壽昌案自孝武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後省太尉不復置卽仿此制太尉在漢初亦省置無恆高帝二年太尉長安侯盧綰五年罷太尉官十一年周勃爲太尉後官省史記將相表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之周勃傳本書及史記世家皆云六年而史記功臣表云高后四年爲太尉又將相表云高后四年置太尉官絳侯爲太尉皆與此表不合宜從世家及此孝文三年罷太尉官屬丞相本紀孝景三年置太尉官史記將相表本書周亞夫傳七年罷太尉官本紀孝武

建元元年置太尉二年罷太尉官史記將相表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本表又太尉及改置大司馬後屬官散見本書者　大司馬司直平帝紀召金欽爲大司馬司直漢舊儀武帝元狩五年初置　太尉史張戎見溝洫志漢舊儀大尉史秩四百石　功曹大將軍王鳳除蕭育功曹　西曹掾樓護傳　大司馬掾孝平本紀　議曹吏大司馬史高辟匡衡爲議曹吏　門下史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召楊雄以爲門下史　主簿大司馬王商辟杜鄴主簿亦見樓護傳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

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

漢舊儀云侍御史周官也朱一新曰御史周官御史大夫秦官也壽昌案朱說是也考史記秦初并天下尙以丞相御史

連稱至二世元年二世東行刻石有御史大夫臣德其後秦金石刻如秦權瑯邪臺碑嶧山泰山等碑皆有御史大夫臣德名蓋其官實設於秦二世時也結銜在左右丞相下秩甚尊漢列御史大夫於三公即承秦制也　御史大夫之屬官散見本書者　御史中丞從事于定國傳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符璽御史周昌傳趙堯為符璽御史治書御史表云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晉志治書御史掌律令監軍御史胡建傳御史大夫掾何並大司空掾嚴延年為御史掾西曹掾大司空何武除鮑宣為西曹掾主簿御史大夫張忠命孫寶主簿云云見本傳少史蕭望之使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曹史之下者御史屬御史大夫除谷永補屬食貨志故御史屬除宮匡衡補御史百石屬匈奴傳御史屬公孫益壽後擢為侍御史侍謁者韓延壽傳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

復置位在三公上

壽昌案高后元年置太傅王陵以右丞相遷八年復置則審食其由左丞相遷史記將相表本書王陵傳哀帝元壽二年復置則孔光王莽遞任之表不言其置官屬以位在三公上統之也案孔光傳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又光歸老于第官屬案職如故此皆置官屬之證

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孔光爲太師本傳光死馬宮任本傳又云王莽篡位以宮爲太子師王舜爲太保平帝紀張晏注光由太傅遷太師知太師位在太傅上也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

壽昌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將軍周官也趙王以李牧爲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嬰竝爲之又云漢興置大將軍位丞相上御覽引漢官儀云漢興驃騎將軍位次丞相是以漢百官志云秩與大將軍同今志無此語御覽引表云前後左右將軍位亞上卿續漢百官志引漢儀左右前後將軍位次上卿此脫亞次等字案漢拜大將軍高帝時韓信景帝時竇嬰武帝時衞青皆位在諸公上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霍去病傳後漢志云初武帝以衞靑數征伐有功爲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諸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寵之其後霍光王鳳

等皆然據此益徵將軍即上卿不誤也前後左右將軍漢臣多爲之不勝述其莫府惟右將軍史見律厤志詔右將軍史雜候清臺無姓名大將軍莫府官屬　大將軍長史任宣霍光傳丙吉自軍市令遷大將軍軍中司馬王鳳奏以王尊補　莫府校尉霍光擅調益莫府校尉大將軍從事中郎王鳳奏以陳湯爲之大將軍軍監匈奴傳上治衆等四人大將軍史王仲翁漢儀注大將軍史秩四百石給事大將軍莫府蔡義護軍都尉武帝時屬大將軍成帝時居大將軍府比司直趙充國曾爲之壽昌案大將軍亦有作軍中主將稱者李廣利傳康居出匈奴郁成王與上官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注如氏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驃騎將軍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秩祿與大將軍等霍去病傳莫府官屬　票騎將軍司馬趙破奴鷹擊司馬霍去病傳趙破奴票姚校尉霍去病爲之驃騎將

軍史朱字藝文志

車騎將軍蔡寅功臣表靳歙傳高帝八年遷薄昭見本表及恩澤侯表張越見功臣表金日磾傳張安世傳宣帝地節三年拜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七月罷車騎將軍屯兵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元后傳車騎將軍王音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莫府官屬車騎將軍長史趙充國由中郎遷議曹史匡衡車騎都尉韓昌馮唐拜車騎都尉及郡國車士從事中郎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踵故選置從事毋將隆車騎將軍市令丙吉車騎將軍掾王舜表奏云儀爲掾車騎將軍千人王莽傳上扈雲師古曰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表中尉屬官有千人

衛將軍王恬啟功臣表宋昌文帝紀張安世本傳莫府官屬衛將軍舍人史記衛將軍舍人百餘人田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衛將軍掾蕭由

列將軍魏晉以來所稱雜號將軍也

上將軍樊噲見季布傳呂祿高后本紀欒大見郊祀志游擊將軍陳豨功臣表蘇建韓說將屯

將軍屬國捍文帝紀史記將相表注姓徐名厲又王恢　復土將軍張武文帝紀耿豐左咸俱見本表下有官屬哀帝崩蕭由爲復土都尉元后崩原涉爲復土都尉　驍騎將軍李廣武帝紀有官屬驍騎都尉功臣表齊受又史記功臣表莽忠爲梟騎都尉　護軍將軍韓安國傳　輕車將軍李蔡公孫賀有官屬輕車都尉　材官將軍李息武帝紀韓安國　騎將軍公孫敖武紀　監軍將軍胡建　伏波將軍路博德南粵傳有官屬功臣表伏波司馬蘇宏　樓船將軍楊僕南粵傳　戈船將軍歸義越侯嚴武帝紀　下瀨將軍甲武帝紀　橫海將軍韓說武帝紀有官屬橫海校尉福東粵傳　浮沮將軍公孫賀武帝紀　匈河將軍趙破奴武帝紀　十二部將軍元封元年巡邊置武帝紀　拔胡將軍郭昌　中將軍公孫敖　因杅將軍公孫敖　貳師將軍李廣利傳又云武帝拜習者二人爲執馬校尉騎馬校尉蓋官屬也　浚稽將軍趙破奴武帝紀　彊弩將軍武帝立十七歲李沮以左內史爲之又韓延壽請嚴延年爲強弩將軍長史又路博德爲強弩都尉皆官屬　度遼將軍范明友昭帝紀　虎牙將軍田順宣帝紀　蒲類將軍趙充國宣帝紀　祁連將軍田廣明宣帝紀　破

羌將軍辛武賢宣帝紀又段紀明護羌將軍王尊爲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爲校尉主轉運事而屬
護羌將軍也見本傳奮威將軍太常任千秋元帝紀而馮奉世傳亦任此官建威將軍韓安國
步兵將軍王駿平帝時見表下文成將軍少翁封禪書五利將軍欒大同上天士
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同上天通將軍封禪書
別將其遮將齊將趙將楚將非漢官制不入
郎騎將丁義呂馬童見功臣表特將陳豨愼將爰類重將宣虎廄將張良城將郭蒙
戶將蟲達弩將室中同亞將唐厲陳平騎將傳寬召歐嚴不識二隊將陳涓三隊
將戎賜刺客將陳濞樓煩將丁復右林將許瘛

最莫府官屬

軍正王平楊僕軍正丞胡建傳天漢中建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都尉見蕭
何爰盎傳長鈹都尉周竈史記作長鈹軍門都尉周亞夫傳校司馬趙充國傳諸校司馬

輕騎校尉衛青傳郭成　營軍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請谷永補營軍司馬　軍司馬楊敞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　左司馬孔聚曹無傷　右司馬陳胥　騎司馬王虞人　車司馬王旗　軍司空杜延年　軍司空令前將軍增奏馮奉世爲之　軍候假丞陳湯傳杜勳　將軍舍人魏尚饗軍吏舍人　軍武庫令王鳳奏請杜欽爲之　門尉彤跐　軍匠陽成　職志周昌　駢驎許盎　說衛前人以上俱見功臣表若連敖楚官韓信爲之非漢制故不入　隊率申屠嘉材官遷爲隊卒　隊史功臣表棘邱侯襄以執盾隊史從　執矛中邑侯朱進以執矛從　塞路郭亭師古曰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

奉常秦官掌宗廟儀禮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百官公卿表云太常古官初學記亦引漢書曰太常古官云御覽引作古官也今表云奉常秦官與古本異漢無極山碑有云大尚承書從事大尚郎

太常也初學記引宋百官春秋云秦置奉常漢祖更名太常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拜通爲太常惠帝又曰奉常景帝又曰太常劉熙釋名云漢置十二卿太常太僕衛尉光祿勳宗正執金吾大司農少府大鴻臚廷尉大長秋將作大匠韋昭辨云漢正卿九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司農少府是爲九卿執金吾本故中尉徼循宮外司執姦邪至武帝更名執金吾爲外卿不在九卿大匠次金吾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員卿又案韋元成傳恤我九列陳蕃上疏備位九列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北斗足徵是九卿無十二也

太史

漢書張衡傳注引漢官儀云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

時星厤凡歲奏新年厤與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國有瑞應災祥掌記之司馬遷傳談爲太史公注如氏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瞿鴻禨云西京雜記引如氏此注云位在丞相下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師古曰談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李慈銘曰秦漢故事太史令稱公故或從官曹之稱則曰太史公或從私家之稱則曰令當時官文書自有太史公之稱而不見百官表志者亦猶後代官曹相稱不見官制者多矣或謂太史公者子長自稱其父談或謂後人追尊子長而加公字皆非也其屬官除表所

載尙有散見本書者

太常據朱博太常掌故鼂錯太史掌故儒林傳房鳳史書令史藝文志待詔律厤志李信大典星律厤志射姓治厤律厤志鄧平望氣李廣傳王朔望氣佐郊祀志日官張衡傳再轉復爲太史令日晷滯日官今又原之高廟僕射王莽傳上廟郎功臣表江德坐廟郎夜火免德官太常寢郎馮參園郎班羅又金敞傳云故事近臣皆隨寢爲園郎禮官大夫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曲臺署長孟喜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五年稍增員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壽昌案晉職官志太常博士魏官也大約以太常博士連稱始自魏不畢稱博士也通典云博士魏官也則承晉志而誤博士官實始自秦史記秦博士七十人備員弗用伏生爲秦

博士始皇三十四年博士僕射周青臣皆可證玉海引孔襄爲惠帝博士文選注漢文帝時賈誼爲博士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從龍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漢舊儀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冠爲待詔博士壽昌又案本書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蓋詩在文景時已立博士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固景帝時爲博士翟酺所謂文帝始置一經博士即此今本後漢書作始置五經博士據王氏玉海引此作一經是宋時後漢書本也武帝時復立四經故稱五經博士也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大小戴禮元帝復立京氏易平帝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尙書玉海云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所謂魯詩韓詩景帝時轅固爲博士所謂齊詩雖置博士亦猶孟子爾雅置博士未名曰詩博士孟子博士爾雅博士也建元之置五經博士乃置書禮易春秋博士與詩爲五始有書博士詩博士之名案文帝以賈誼爲博士初不曰左氏博士宣帝以江公之孫爲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博士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此二事可以爲驗

博士弟子員武帝時置五十人昭帝時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時增至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見儒林傳

歌吹諸生有此法王式傳注如氏曰其學官自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寫書官藝文志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稗官注藝文志小說家出於稗官如氏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戰國策秦昭王時已有郎中之名玉海引如氏注郎中令府在宮中光祿勳於昭帝元鳳元年幷右將軍元帝初元元年幷前將軍表下卷 其屬官除表外散見[illegible][illegible]者 掾光祿勳于永除王嘉爲掾 主事張安世傳爲光祿勳郎醉主事白行法 請室令續志光祿勳有請室令賈誼傳造請室注蘇林曰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 靜室令後漢楊秉傳注引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

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壽昌案後書百官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補注引漢官曰三人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補注引漢官曰

二十人秩比二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補注引漢官曰三十人秩比二千石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補注引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是中興後祿秩有增損員數有限制宜與本表不合惟案光祿大夫僅見夏侯勝傳爲文學光祿大夫表中則屢見中散大夫蕭由曾爲之見蕭由傳今表闕此官疑漏略也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尙書陳忠薦周興曰光祿郎周興云云注光祿主郎故曰光祿郎王海云郎選其途非一有以

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董仲舒云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者益多出此二途案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其散見本書者　外郎惠帝紀外郎滿六歲賜爵二級注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山郎楊惲傳注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郎署長馮唐爲郎中署長師古曰爲郎中而爲郎署之長爰盎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引卻愼夫人坐　車郎藝文志車郎張豐如注曰主車曰車郎　輦郎劉向　戶衛功臣表郭蒙王嘉傳嘉爲郎坐戶衛殿門失闌免　郎中騎千人功臣表斬彊　郎中騎其石楊喜　騎郎張釋之公孫敖周止　郎騎毛釋之　常侍騎楊惲爲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爲騎郎而常侍　騎郎將功臣表王吸李廣傳　郎中騎將樊噲　戲車衛綰以戲車爲郎

議郎　續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謁者　功臣表大謁者劉襄張釋卿續志云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儼恪能賓者爲之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漢儀曰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

期門　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霍光傳期門董忠李廣利傳車令匈奴殺期門車令注文穎曰車令姓名也

羽林郎　續志云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案漢時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故世稱六郡良家子趙充國傳文帝時鄧通爲羽林黃

頭郎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案晉職官志云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葢自此始續百官志云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注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邵（不作郃）爲尚書僕射是也獻帝起居注曰邵卒官贈執金吾晉志葢本此微有異同而本表所云僕射無專官皆繫銜於所領事上不專屬尚書亦不止一人也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

壽昌案李廣爲未央衛尉韋元成亦爲之宣帝地節三年未央衛尉范明友見霍光傳表云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獨無未央葢闕也朱一新曰非闕也此之衛尉即未央宮衛尉以天子常居未央不必以宮名繫官也然案李韋范三人皆稱未央衛尉不盡不繫宮名也又田蚡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時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李廣爲未央衛尉長樂稱東宮未央稱西宮也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 太上皇衛鄺商傳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 長樂司馬可臣律厤志徐天麟云長樂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每門各二司馬此郎八屯司馬之一也 衛司馬元帝紀谷吉鄭吉葢寬饒 大誰長令見下 公車大誰卒五行志王褒故公車大誰卒注服虔曰衛士之帥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本以誰何稱因用官名有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應劭曰在司馬殿門 長樂屯衛司馬馮遂 候司

馬蓋寬饒傳長樂戶將尹更始建章監衞青李陵給事建章衞青執盾惠帝紀又功臣表孔聚執戟惠帝紀武士應劭曰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主簿漢官儀鹵簿篇衞尉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騶惠帝紀師古曰本廄之馭者後又令爲騎圉謂騶騎也東方朔傳給騶侏儒

太僕秦官掌輿馬

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也壽昌案書序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周禮太僕正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是太僕爲周官非秦官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駿馬監傅介子平樂廄監同上長樂廄丞續志栘中監蘇武師古曰栘中廄名如氏曰栘園之中馬廄廄司御夏侯嬰爲沛廄司御農官食貨志武帝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

史記秦廷尉斯韓詩外傳晉文公使李離爲理呂氏春秋齊宏章爲大理說苑楚廷理新序石奢爲大理是各國皆名理或名大理獨秦稱廷尉也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　典法掾史朱博傳爲廷尉召見正監典法掾史廷尉史廷尉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見張湯傳又路溫舒奏曹掾守廷尉史于定國郡決曹補廷尉史奏讞掾兒寬奏曹掾路溫舒掾廷尉以從史兒寬爲之從史兒寬廷尉文學卒史兒寬以掌故功次補書佐辟宣少爲廷尉書佐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壽昌案史記景帝紀無令字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大行令壽昌案史記景帝紀中六年更命大行爲行人

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　主客成帝時金敞弟金岑爲主客服虔曰官名主胡客屬大鴻臚大鴻臚文學平當治禮丞功次補大行治禮王莽傳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大

行治禮丞蕭望之平當大行卒史儒林傳主簿六典注漢官儀鹵簿篇鴻臚駕四馬主簿導

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

壽昌案本紀高帝七年始置宗正以序九族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又令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是宗師在各王侯國掌其屬籍若宗伯之副而非屬也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　主傅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舍人周長孺師古曰舍人家人也主家事者也

治粟内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壽昌案宣帝紀五鳳四年中丞耿壽昌食貨志中丞桑宏羊成帝紀永始二年中丞王閎律厤志中丞厤光是其丞亦稱中丞矣　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

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騪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案高帝時韓信初爲治粟都尉卽此武帝太初二年上官桀李廣利傳天漢元年桑宏羊以大司農騪任此官楊敞霍光傳并燕刺王傳趙過食貨志武帝末年

其屬官除表外散見本書者　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食貨志下　桑宏羊典主成帝紀詔王閎師古曰司農中丞主錢穀屋廩故云典主大司農部丞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八分主郡國平帝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大司農史蕭望之傳李宮大司農斗食屬辟宣農官食貨志武帝時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榷酤官昭帝紀始元元年罷養澹官食貨志澹卽贍也工巧奴食貨志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交易丞食貨志下五方皆置交易丞五人甘泉食長張敞壽昌又案本表屬官均輸有令丞無長而黃霸傳察補河東均輸長是有長矣表脫也

少府秦官掌山河地澤之稅以給共養

玉海云秦章捌爲之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表內屬官最衆其他散見本書者

御屬胡丹董賢傳丁明族父宣除用丹爲御屬中傳王莽傳中傳將孺子下殿後書引蕭該音義曰中傳宦者也尚符璽郎見霍光傳太醫監霍光傳乳醫淳于衍師古曰視產乳之疾者〇案許后傳作女醫蓋女子爲乳醫故能入宮侍皇后疾也私官張湯傳服虔注私官皇后之官也侍醫藝文志侍醫李柱國校方書師古曰侍天子之醫貢禹傳同大官獻食丞陳湯大官獻丞張勅蘇林曰主貢獻物食監昌邑王詔大官趣其無關食監尚食惠帝紀尚食監高祛見馮唐傳尚席周亞夫傳漢儀注省中有五尚曰尚食尚冠尚衣尚席尚帳後遂省幷尚食於大官湯官樂府音監張放傳音監景武孟康曰監主樂人樂府游徼同上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令史同上令史名調東織室令史張赦見宣帝紀及霍光傳中書僕射石顯黃門倡車忠藝文志倡監東方朔傳馬監金日磾傳黃門令左曹右曹皆日上朝謁秩四百石俱見衞宏漢官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鏁門拜日夕郎同上黃

門駙馬蘇武傳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

藝文志　狗監蜀人楊得意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　給事狗監李延年　鉤盾宂從李步昌藝文志　尙方待詔郊祀志下　掖庭獄丞籍武趙后傳　掖庭牛官令趙后傳　掖庭戶衞許后傳　少內嗇夫丙吉傳注掖庭主府藏之官　暴室令一作薄室師古曰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　農官食貨志少府藏之官　中涓曹參如氏注如中謁者也　協律都尉李延年　海丞平帝紀元始元年置師古曰主海稅　果丞同上掌諸果實　採珠玉金銀之官貢禹傳　長安廚官郊祀志

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令初置尙書員五人有四丞　案六典云本尙書也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主中書司馬遷為中書令卽其任也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武帝加中書置僕射案元帝初元中前將軍蕭

望之領尚書事奏云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宜罷宦官不聽如氏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成帝紀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注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晉志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霍光以大將軍張安世史高王音以車騎王鳳以大司馬蕭望之以前將軍師丹以左將軍周堪孔光以光祿勳張禹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霍山以奉車都尉幷領尚書事　帶宣給事中視尚書事光祿大夫于定國大中大夫張敞平尚書事　其他散見

本書者　尚書令平帝紀姚恂霍光傳尚書令讀奏黃霸傳尚書令受丞相對　尚書郎史記功臣表王遷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尚書史藝文

志給事尚書張安世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壽昌案高帝功臣表曲成園侯蟲達以西城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至霸上爲執金吾是漢初本有此官名不知主何職武帝特復此名耳其他見者

備盜賊中尉史記淮南王傳備盜賊中尉臣福

都船獄中辥宣

執金吾候陳茂見平帝紀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

禮文王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後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敎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敎之經典以道其志荀悅漢紀秩比二千石續志太子太傅秩中二千石太子少傅秩二千石胡三省曰古世子有三師三少

至漢惟太傅少傅㕥壽昌案疏廣傳可證其他見者　太子中庶子史丹王商馮野王金敞　太子御驂乘惠帝紀　護太子家元帝詔史丹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

壽昌案卽周禮匠人之職高后功臣表梧齊矦陽城延以軍匠從起後爲少府是初卽名軍匠也許商爲將作大匠見溝洫志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幷屬大長秋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案哀帝紀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太后各置左右詹事外戚傳建平二年尊傅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與成帝母太皇太后成帝趙后爲皇太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其他見者　長信太僕王莽傳此郎哀帝所置四太僕之一也　長樂衛尉呂后紀見衛尉條　長樂長御王莽傳上　太子御驂乘見惠紀　長信庭林表敘傳師古曰林表官名孟康曰女官也林表宋祁曰晉灼云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材者表其師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　中廄令桑宏羊三輔黃圖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中御府令霍光傳高昌　中少府王昌韓勳師古曰皇后官　舍人功臣表成陶侯周信爲呂氏舍人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

壽昌案武帝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處之此作三年恐誤五屬國者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也又宣帝紀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凡屬國皆以都尉治之　千長匈奴傳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也

御羞

注如氏曰御羞地名也在藍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進者揚雄謂之御宿元后傳作籞宿三輔黃圖御羞宜春皆苑名也錢泰吉云御羞與禁圃連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爲近不得指御宿川以當之也壽昌案錢說是也考三輔黃圖云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爲

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往來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云御宿園如氏以䓯宿音近當之殊爲誤證

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

其屬官他見者　虎圈嗇夫（上林尉屬張釋之傳）輯濯士（劉屈氂傳）農官（食貨志見前）領護三輔都水（息夫躬劉向）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三輔長（成帝紀）　凡三輔屬官俱見後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

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

護軍

護軍中尉高帝時陳平使盡護諸將見本傳又隨何護軍射師王賀藝文志護軍校尉

護軍司馬胡建傳夔

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

壽昌案司隸去節自諸葛豐始見本傳其別見屬官　從事鮑宣傳　掾趙后傳司隸解光遣從事掾業史望注掾名業史名望　史見上　假佐王尊傳假佐放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領城門兵孔光爲太師王音爲特進皆領城門兵置莫府得舉吏如將軍　城門令史王莽傳王興

小苑東門候蕭望之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注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壽昌案顏從內字斷句非也豈有掌北軍壘內而不及壘外者乎宜從掌字讀起凡表內各官俱明所掌也掌西域是加一事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　案姚天麟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東都五營卽八校之併省者而後書每有北軍五校之稱則八校屬二軍益明矣

監北軍使者劉屈氂傳任安北軍錢官史記任安答辱北軍錢官迹射士王尊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觀下文知剛為步兵校尉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壽昌案西域傳云吉為遠安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又案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又宣帝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云云是都護加官實始鄭吉應云宣帝神爵三年初置此云地節二年恐誤屬官別見　陽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斬郅支益置陽威白虎合騎之校見本傳屯田校尉西域傳渠犂田卒同上北假田官元帝紀伊循都尉西域傳司馬同上護苑使者大司馬王音薦長史谷永為之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　戊己校尉史王莽傳中陳良終帶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

壽昌案武帝紀後元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之亂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討之蓋武帝末年也逾一年爲孝昭元年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車騎將軍金日磾爲副是雖武帝初所置官實於此二人始顯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壽昌案上所引霍光金日磾皆加侍中可證侍中衞尉金安上蕭望之傳宣帝時蘇武杜延年爲右曹張延壽爲左曹王尊爲左曹中郎將宣帝時楊惲爲諸吏光祿勳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張霸爲散騎中郎將劉更生爲散騎諫大夫中常侍得入禁中王閎曾爲之兄董賢傳朱穆曰漢初故事參用士人建武以後乃用宦

者非復西京之制矣

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壽昌案衞宏漢官舊儀云漢承秦爵二十等以賜天下爵者祿位也其五大夫九爵一條下云賜爵九級爲五大夫以上次年德爲官長將率秦制爵等生以爲祿位死以爲號謚注云案百官志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將軍也此條所云官長將率祿位謚號非專指軍吏之辭似當在二十爵一條

下爲總結之文或者錯簡在此耳又引令曰秦時爵大夫以上令與亢禮壽昌案此二十等大抵除賜民爵一級外餘皆賞功或功臣子孫降襲之爵如功臣表平陽侯曹參七世孫杜陵公乘喜詔復家九世孫本始以杜陵公士紹封信武侯靳歙六世孫長安上造詔復家汝陰侯夏侯嬰六世孫長安大夫信詔復家皆是他可類推漢初舊爵之存其名者

上聞樊噲自公大夫賜上聞爵 執帛曹參傳注張晏曰孤卿也參由七大夫五大夫賜爵執帛夏侯嬰由五大夫賜執珪曹參傳注張晏曰侯伯執珪參由執帛遷爲執珪夏侯嬰同 卿樊噲由五大夫賜爵卿

封君凡由君封侯王者不錄

酈侯公爲平國君 樂叔號華成君樂毅孫高帝十年封之樂鄉號華成君 酈食其號廣野君高祖爲沛公時封之 叔孫通號稷嗣君 孔霸號褒

戚君　堂邑父爲奉使君張騫傳　靡忘爲獻牛君趙充國傳

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

有太傅內史中尉丞相羣卿大夫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省其員武帝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

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壽昌案此從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司空何武之奏也方進武奏言中尉官罷職幷內史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云云制曰可見何武傳王官散見者甚多　宗師成帝紀　相掾梁平王襄傳　舍

人魏勃掃齊舍人門從史傳[illegible]內史丞藝文志河間內史丞王定內史掾廣川王傳侍

御史太倉公傳齊侍御史成大中大夫史記年表薄昭中大夫太倉公傳齊中大夫病齲齒

中郎曹將梁王立傳中郎伍被爲淮南中郎侍郎王尊傳衛士長昌邑王傳廄長

王尊傳太倉令齊太倉令淳于公宰人龔遂傳昌邑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私府長路溫舒遷

廣陽私府長中御府長太倉公傳齊中御府長信中謁者東平王傳中謁者信黃門郎師丹

傳黃門郎段猶太官令燕王旦傳食官長梁王襄傳尙食監馮唐傳高祛永巷長太倉

公傳宦者齊王肥傳中傳武帝濟川王明坐射殺其太傅中傳廢醫工長燕王旦傳太倉公傳

醫同上尙方郊祀志欒大少史河間王怨少史蛩貴侍中霍光傳昌邑王書問侍中君卿常侍

楚王聘龔舍爲常侍長史梁平王傳欲以傷梁長史司馬司空太倉公傳齊淳于司馬北宮司空

太子師傅吳王濞傳大將軍吳田祿伯爲大將軍將軍齊王襄以魏勃爲將軍又丁寬爲梁孝王

將軍關內侯霍光傳姊夫昌邑關內侯左右閤都尉太倉公傳齊官大輿敬侯董胡爲濟川大

與馮嗣散宂從枚皋爲梁王爲代大與宂從使與宂從爭去　太醫黃國瑾云亦見太倉公傳徐天麟采入似不必

王國內官　夫人廣川王傳　美人淮南王傳　才人同上　八子高五王傳　孺子中山王傳　家人子景十三王傳　永巷僕射廣川王傳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　小輦張敞傳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輦先遷注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異姓諸侯王國官偶見者　中大夫淮南王布中大夫賁赫　太宰黥布傳隨何使淮南至太宰主之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

壽昌案高祖本紀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卽秦之監御史也

又案薛宣傳成帝初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是其時雖省監御史而察州之制仍歸御史中丞也韓延壽傳蕭望之遣御史案東郡亦是監御史之類又案朱博傳博奏云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此成哀兩朝牧與刺史遞相更改之由其元壽二年復爲牧或卽哀紀是年止三公官分職正司直等職下云事未定帝崩之時邪案續志於成帝更爲牧下卽云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脫去哀帝復刺史復爲牧一層豈王莽顓朝時政令紛更未可爲據邪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壽昌案漢京兆尹雖與外郡太守同職而尹職中二千石太守二千石其太守加秩則晉中二千石其尹外遷太守者爲貶如京兆尹王昌貶爲雁門太守甄遵貶爲河內太守是也左馮翊右扶風與京兆尹同三輔屬官與外郡略同因取本書內可據者稍爲序次於左

京兆掾杜建趙廣漢傳

長安游徼獄吏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左馮翊百石

二百石卒史黃霸入穀補此官案此與上郎張敞所云三輔尤異也

賊曹掾薛宣傳張扶井有掾史見朱博傳

決曹掾薛宣傳王立亦有史王尊爲郡決曹史路溫舒補決曹史

賊捕掾張敞傳絮舜

門下督蕭章爲京兆尹門下督

京兆史陳遵張竦

掌畜官尹翁歸傳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注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

外史

閭師平帝紀秩六百石注應劭曰周禮閭師掌四郊之民時其徵賦也壽昌案既云四郊各縣屬應皆有之然既爲六百石秩則當屬郡守也又案外史閭師當是兩官名

別駕黃霸傳

主簿王尊傳朱博傳

書佐朱博傳又王尊補書

佐治律太守書佐十人功曹鮑宣朱博傳議曹扶風謁請原涉爲議曹亦稱謀曹朱博傳所至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五官掾王尊傳張輔時尊爲安定太守門下掾朱博傳頗遂時博爲琅邪太守郡掾祭酒鮑宣傳辟方郡文學韓延壽梅福亦稱郡文學史鄭崇爲之亦稱郡文學官王尊師事郡文學官郡文學卒史史記匡衡補平原郡文學卒史學經師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學置經師一人舍人高紀南陽太守舍人從史陳遵爲河南太守遣從史西諸曹史朱博傳右曹掾史同上太守卒史張敞尹翁歸又儒林傳比百石以下補太守卒史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上計吏朱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黃霸傳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又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直符史王尊傳獄史丙吉獄小史尹翁歸小史谷永少爲長安小史翟方進給事太守府爲小史督郵尹翁歸又孫寶傳矦文督郵掾馮野王傳趙都督郵書掾朱博都吏武帝紀二千石遣都吏如氏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閒曹曉事即爲文無害都吏少府文翁減省少府用度注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守屬監獄王尊守屬治獄同上騎士韓延

壽在東郡試騎士 給事太守府 咸宣以書佐給事河東守張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 司空 陳咸爲南陽太守犯法者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作役官 從事 王尊傳朱博傳亦有之 正五長 韓延壽傳又置正五長注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案此各縣屬宜皆有之而此爲延壽在東郡太守時所置故仍歸郡屬 騎吏 門卒 俱見韓延壽傳門卒係諸生 吏醫 韓延壽傳遣吏醫治視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壽昌案元帝紀建昭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則不得以比二千石概之也 京輔都尉 王尊傳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案地理志京兆華陰爲京輔都尉治馮翊高陵爲左輔都尉治扶風郿爲右輔都尉治 護漕都尉 朱博徙爲幷州刺史護漕都尉 右輔都尉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壽昌案三輔制於太初都

尉置於元鼎而是時已有右輔都尉之稱豈史氏因左右內史省文以其後制書之邪

關都尉秦官農部都尉屬國都尉皆武帝初置

案武帝紀天漢二年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函谷關都尉張儆又何竝傳子恢爲關都尉敦煌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郎關都尉也農都尉張掖郡番和農都尉治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爲農都尉治屬國都尉案武帝本紀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自此邊塞皆設都尉如隴西之臨洮爲南部都尉治酒泉之會水北部都尉治偃泉障又東部都尉治東部障乾齊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敦煌中部都尉治外如受降都尉受降城田廣明傳宜禾都尉敦煌屬皆屬國都尉也凡近塞多有之詳本書地理志

郡國均輸鹽鐵官詳地理志

郡國別置官

齊三服官元帝紀哀帝紀貢禹傳其見地理志者陳留襄邑齊臨淄三工官貢禹傳師古曰謂少府屬官考工室右工室也案右工未詳六廄技巧官元帝紀建始二年三月罷武庫令魏相傳車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杜欽傳大將軍王鳳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續志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船司空京兆屬師古曰本主船之官以爲縣挏馬官太原郡初名家馬官後改牧師官遼東郡襄平庫令成帝紀上郡庫令良發弩官南郡雲夢官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樓船官廬江郡陂官九江郡湖官同上銅官丹陽郡金官桂陽郡木官蜀郡嚴道橘官巴郡朐忍魚復羞官南海郡圃交阯羸𨻻洭浦官南海中宿以上竝見地理志田官元帝紀北假田官晉灼曰北假地名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

尉是爲長吏斗食佐史爲少吏

壽昌案韓延壽傳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郎謂令以下所屬文帝紀十二年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析孝者悌者爲兩流如馮唐以孝選爲郎亦其一也食貨志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是孝弟力田各令所屬皆宜有而表中無之或因人而置無則省也

縣令長掾史之屬　縣尉韓延壽傳守尉田廣明傳圍守尉魏不害尉史田廣明傳蘇昌小史田廣明傳郎圍縣之小史也以功封侯廄嗇夫田廣明傳江德鄉有秩張敞門下掾原涉傳王游公爲茂陵門下掾戶曹掾史尹賞爲長安令部戶曹掾史縣史衛青以縣史給事侯家令史項羽傳陳嬰故東陽令史獄史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獄小史路溫舒校經師平帝紀庠序孝經師同上功曹朱博給事縣爲亭長稍遷功曹鄉史尹賞部鄉史亭長里正父

老人伍里正見上里監門見酈食其爲里監門求盜高紀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

列侯所食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壽昌案國之載地理志自趙國至長沙凡二十國獨所謂邑者地理志尚有其名而莫悉其孰爲皇太后皇后所食至公主所食縣則除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諸邑公主武帝女與陽石公主皆以巫蠱事下獄死見武紀及五行志潁邑公主元帝女稱邑外如魯元公主高帝女館陶長公主文帝女平陽南宮隆慮景帝三女夷安衛長公主陽石皆武帝女館陶敬武宣帝二女平都平陽皆元帝女凡見諸紀傳可考者竝無邑稱至鄂邑諸邑潁邑在地理志中俱一字名無邑字則或奪邑後省此名也

特進　壽昌案外戚傳注引漢雜事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上加一秩其在本傳可考者王譚王商傳喜辭宣張禹　奉使官名　治獄使者內者令郭穰宣帝紀

奉宗廟使袁盎爲太常奉宗廟使吳王　輔親戚使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至吳與上俱見吳下　稻田使者燕倉河隄使者王延世美俗使者嚴彭祖傳　行冤獄使者見張敞傳　直指使者暴勝之

以上皆因事置官已事即罷無常員故不列公卿百官表中

附案尉史　士史田廣明傳尉史蘇昌徐天麟云漢律近塞置都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似皆關都尉屬宜補

入黃國瑾附記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高帝二年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盧綰爲太尉

五年太尉盧綰後九月爲燕王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罷太尉官

郎中令王恬啟

壽昌案功臣表山都貞侯王恬啟漢五年爲郎中柱下令時蓋尙承秦制至漢定官制止有郎中令無柱下二字也

五年殷内史杜恬

案殷卽殷王司馬卬也已死於高祖二年恬或向爲其內史此時應已遷廷尉矣據功臣表卽爲殷內史亦止爲王國官猶之彭越爲魏相國酈商爲梁相國梁右丞相雖皆高祖命之究不得與中朝官列表內也此條明有誤

六年將軍酈商爲衞尉

壽昌案酈商傳沛公爲漢王商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及漢王卽帝位則商由梁相國遷右丞相並無爲衞尉之事或因都尉二字而誤邪功臣表亦不爲衞尉

七年博士叔孫通爲奉常

壽昌案史記叔孫通傳作太常班表與傳俱作奉常表上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據漢官典職云惠帝改太常爲奉常

唐六典惠帝復爲奉常是亦先名太常之證

九年丞相何遷爲相國

壽昌案紀傳與本表上俱作十一年此條列九年誤也

十年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壽昌案中地郡卽後之右扶風也

十一年衞尉王氏

壽昌案蕭何傳何爲民請上林空地被繫廷尉王衞尉侍爲解於上前卽此人也傳失其名故此亦但稱王氏

孝惠三年長修侯杜恬爲廷尉

據功臣表恬卽薨於是年

六年土軍侯宣義爲廷尉

壽昌案功臣表義子莫如於惠帝六年嗣侯是義卽於是年

薨也

高后元年上黨守任敖爲御史大夫三年免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在孝惠六年而此表高帝十年趙堯爲

御史大夫十年免則敖爲御史大夫應在此年

四年

壽昌案史記將相表云置太尉官絳侯周勃爲之

七年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爲太傅八年九月丙戌復爲丞相

後九月免

司馬光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爲太傅九月丙

戌復爲丞相後九月免漢書表乃云云以長厤推之八年七

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迎代邸無食其名二表皆誤書呂紊高后本紀八年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於未央宮史記作七月中高后病甚辛巳崩安得云七月無辛巳也計辛巳至丙戌六十六日正在九月内安得云九月無丙戌則所推長厤必有誤也食其免相卽在高后崩時閏月迎代邸自不能列名也史記云在高后已葬本書陳平傳云在誅諸呂後皆誤當以此表爲正各本以七月辛巳列在七年以九月丙戌列在八年分作兩年事皆傳刊誤本宜改正在八年作一格書

八年

史記將相表隆慮矦竈姓周爲將軍擊南越

孝文二年

大將軍柴武拜宋昌爲衛將軍見本紀

三年

本紀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濟北祁侯繒賀爲將軍亦見將相表

四年御史大夫圍

案史表申屠嘉爲御史大夫又案嘉傳云孝文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與此表合則史記誤也

安邱侯張說爲將軍擊胡出代

十四年

本紀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以東陽

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皆爲將軍擊匈奴

史記將相表同

內史董赤

紀作建成侯董赫史表作成侯

後六年

紀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兹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

後七年

紀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史表作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史表同

孝景元年

史表置司徒官

三年

紀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七國史表略同

四年御史大夫介

表作蚡

六年

史表御史大夫岑邁朱一新云史表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而功臣恩澤兩侯表皆無其人或謂高帝功臣表有陽陵侯

傅寬至武帝初其國尚存安能景帝時復封岑邁不知一縣

析封兩人功臣表屢見不足異也

元年酇侯蕭勝爲奉常
壽昌案蕭何傳景帝二年以武陽縣紹封何孫嘉功臣表同此當云武陽侯非酇侯又勝爲嘉之子嗣封在景帝中二年此時是嘉而非勝也若酇侯之復封則在武帝元狩三年此表全誤
中三年煑棗侯乘昌爲奉常
案功臣表煑棗端侯革朱史表作煑棗靖侯赤此作乘姓恐因革與乘字形近而譌廣韻出乘姓初疑乘此誤考革朱薨於孝惠七年此是其孫昌也又考儒林傳河南乘宏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是漢固有乘姓亦不得謂廣韻爲誤也
中五年軑侯吳利爲奉常

案功臣表軑侯黎朱蒼史表作利倉此葢因軑侯本長沙王吳芮相誤加吳字幷因黎誤利也

中六年

紀更定官典客更爲大行令見表上

中大夫令直不疑更爲衛尉

壽昌案上年表云主爵都尉不疑卽直不疑也表上云景帝初更衛尉爲中大夫令此復更名衛尉殆旋更旋復也又案不疑本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或卽官主爵都尉時正二千石官也但將兵應在三年則不止五年始任

後二年大農令惠

壽昌案自高帝元年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至此始書大農令

惠凡六十五年表中必有脫漏未必襄任如此之久也

孝武建元二年南陵侯趙周爲太常

壽昌案南陵係京兆尹屬縣不能封國功臣表作商陵地志無此縣宜從史記將相表張蒼傳作高陵地志琅邪之第四十九屬縣爲高陵也

郎中令石建六年卒

齊召南謂六年爲誤當作十六年引萬石君傳表下文李廣證之壽昌案由本年下推至元朔六年當十七年證諸傳與表皆合作十六年亦誤也

建元四年

復名大理爲廷尉

六年大農令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病免

壽昌案本傳作五年

元光二年

紀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襲擊單于史表同

四年宣平侯張歐爲太常

壽昌案歐爲敖之孫偃之子考功臣表歐已薨於孝景中二年其子壬襲侯以罪免元光三年始以睢陵縣命壬弟廣紹封則是年既不得仍稱宣平且是廣孫非歐也

六年

紀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騎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擊匈奴

中尉韓安國爲都尉二年爲將軍

壽昌案安國傳復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明年匈奴大入邊安國爲材官將軍是安國由衛尉爲將軍誤作都尉也

元朔元年

紀遣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史表云衛尉韓安國爲將屯將軍出代無李息

二年

紀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史表無李息

五年

紀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史表同

中尉殷客

壽昌案淮南王傳云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史記索隱案百官表宏姓殷也正元朔五年事則此客字正宜作宏宏客字近而誤也

主爵都尉汲黯爲内史五年免

壽昌案表云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則此稱内史疑與建元元年之甯成爲内史内史印二年之内史石慶三年之内史石偏元光二年之内史充皆脫去左右字也

六年

紀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史表

略同

元狩二年

紀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史表略同

三年衞尉張騫

壽昌案本紀元狩二年張騫以衞尉爲將軍出右北平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則此年何能以衞尉列表中邪

冠軍侯霍去病爲驃騎將軍

壽昌案是年將軍始入表壽昌案此表既列將軍一格何以前此不書至去病始書以後則皆書之當是傳刊脫漏故悉照本紀與史表補入至後則不更補也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

壽昌案上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故卽於是

日以張湯爲御史大夫補李蔡之任事在一日間本相承也
史記名臣表荀紀同書在二年益徵此表之誤又案在三年
則止有五年必在二年則作六年始合

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免

壽昌案功臣表作元狩五年考本表五年丞相蔡有辠自殺
當即侵道一事則信成免必非四年從功臣表爲是

六年九月大司馬去病薨

壽昌案紀書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時元狩四年初置大
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至宣帝四年大司馬始不冠將軍則此
宜從紀書也

元鼎二年二月壬辰丞相青翟有罪自殺

壽昌案史表同而本紀云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與表不合

二月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

壽昌案下又云三月辛亥太子太傅石慶爲御史大夫考長厤是年三月丙申朔不得有辛亥蓋是石慶與趙周同日拜表誤下之二月爲三月也王益之云同時不應有兩太子太傅疑太子少傅莊青翟爲丞相時以趙周爲太子少傅也此太傅字應作少壽昌考丙吉傳太子太傅夏侯勝斷丙吉有陰德不死時元康三年疏廣尚爲太子太傅是同時兩太子太傅漢固有之也

二年鄲侯周仲居爲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壽昌案食貨志云張湯死後二年赤側錢賤民巧法圖之不便又廢據表湯死在元狩三年至此巳死六歲而赤側錢尚未盡廢也

元封四年水衡都尉德遷

壽昌案下六年書少府德有罪自殺知德其名亡其姓由都尉遷少府也

太初元年大鴻臚壺充國

壽昌案宜加大行令更名五字於上又單書中尉二字疑下脫更名執金吾五字也京兆尹無忌左馮翊殷周宜加入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風又大農令更名大司農以桑宏羊爲之亦宜補入

三年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武帝紀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故三年正月卽以延廣補其闕也表於元封元年書寬爲御史大夫八年卒故此不書又膠東太守荀紀作膠東相王延廣考是時膠東正爲國爲戴王通平有相無太守宜取荀紀正之至稱膠東相王延壽恐是王相兩字倒置未敢據也

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官師古曰疑此非上官桀表誤也

壽昌案李廣利傳太初元年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有云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桀縛郁成王後詔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卽此上官桀也而與霍光傳之上官桀又別一人考外戚

傳桀隴西上邽人少爲羽林期門郎遷未央廄令後爲侍中
遷太僕爲左將軍受遺詔此雖同時同姓名歷官出處全不
合顏注疑非上官桀亦疑非光傳內之桀也然亦安能必其
不同姓名乎
天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
壽昌案荀紀王卿作王延年
大司農桑宏羊四年貶爲搜粟都尉
壽昌案此條宜在太初元年誤入此
征和二年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五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
氂爲左丞相
壽昌案武紀云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劉屈氂傳云征和二

年春制詔御史云云其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荀紀作正月賀死三月屈氂相皆同足徵此表之月誤也

九月大鴻臚商邱成爲御史大夫四年坐祝詛自殺

壽昌案武帝本紀三年御史大夫商邱成二萬人出西河後引兵還後元元年夏四月御史大夫商邱成有罪自殺注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案功臣表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與表異

四年繆侯酈終根爲太常十一年坐祝詛誅

壽昌案終根曲周侯酈商之元孫也其曾祖堅於孝景中三

年紹封爲繆侯終根嗣爵二十七年至是始爲太常於後二
年被誅寶止三年作十一年誤
後元二年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七年坐謀
反誅
壽昌案車千秋傳作八年表於昭帝元鳳元年云王訢爲御
史大夫則正八年也此作七年誤
守衛尉遺
疑即征和元年表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孝昭本紀元鳳
元年之大將軍長史公孫遺也
太僕井左將軍
壽昌案應云以上官桀爲之

孝昭始元元年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

壽昌案本紀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師古曰种音沖蓋即此李仲因字近而譌也

二年光祿大夫劉辟彊爲宗正數月卒

壽昌案本紀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衞尉豈本官宗正而守衞尉邪

六年守京兆尹樊福

壽昌案胡建傳丁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此作守不作故故則不能入表也惟守何以不書本職又何不書其死疑前後有脫漏字案鹽鐵論賢良文學之議則樊福死實在是年

元鳳元年光祿勳幷右將軍

壽昌案應云以張安世爲之

三年衞尉幷將軍

壽昌案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兼之也以雜號將軍故不書何將軍

孝宣本始元年詹事宋疇翁壹爲大鴻臚二年遷

壽昌案本紀詹事畸注蘇林曰畸音踦隻之踦師古曰宋畸也音居宜反音注俱明霍光傳臣畸顏注宋畸黃霸傳作宋畸此作疇者字近而誤也朱一新曰蕭望之傳少府宋畸此表作疇凡三見殆各據所見而書之歟

地節二年侍中中郎將霍禹爲右將軍一年遷

壽昌案霍光傳云薨後數月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是不待一年即遷矣

三年四月戊申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七月戊戌更爲大司馬衛將軍右將軍霍禹爲大司馬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

壽昌案張安世傳云大將軍光薨後數月魏相上封事請以安世爲大將軍安世辭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光薨在三月則此應地節二年事不得至三年也傳又云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則或已踰年矣禹與安世同時爲大司馬一輔政一虚稱也表年月多歧舛下又

連稱七月既七月戊戌在前卽安得有壬辰考宣帝本紀地節四年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明七月戊戌以霍禹爲大司馬是三年事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是四年事表誤併列於三年故有兩七月日辰之誤此轉寫之脫失也

元康元年平原太守蕭望之爲少府一年遷

壽昌案蕭望之傳云徵入守少府通鑑亦作守少府知此爲少府之爲字應正作守

孝元初元元年光祿勳衎將軍

壽昌案將軍上脫前字實蕭望之爲之也

光祿勳賞

壽昌案孝宣甘露四年稅侯金賞爲侍中太僕七年遷孝元

永光元年太僕金賞爲光祿勳一年卒檢金賞本傳亦合則

此光祿勳賞四字明衍也

五年河南太守劉彭祖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

錢泰吉曰劉當作嚴郎傳公羊春秋者壽昌案本傳稱宣帝時爲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是尙曾守東郡而由河南守入爲左馮翊也

永光二年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宏爲御史大夫五年有辠自殺

壽昌考宏傳代韋元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議論免京房傳房博皆棄市宏坐免爲庶人並無自殺事宜正作免也又建昭二年表匡衡爲御史大夫距此正止六年與宏傳合此作五年亦誤

光祿大夫非調爲大司農

壽昌案調遷孝成建始四年御史大夫尹忠河決自殺之時尙與其事見溝洫志河平二年表廷尉何壽爲大司農則調之任此凡十六年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

師古曰繁音蒲元反

壽昌案初元二年表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九年遷卽此人蓋字子惠也案蕭望之傳丞相司直繁延壽谷永傳同竟寧元年紀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師古曰卽繁延壽也陳湯傳作御史大夫繁延壽馮野王傳作御史大夫李延壽是蓋猶陳武一稱柴武爲有陳柴兩姓史隨所見而

書之也

孝成河平元年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案合陽侯當是魯孝王之孫孝侯安上也王子侯表合陽節侯平以宣帝甘露四年封子安上嗣侯建始元年薨亡後建始爲孝成初改元之號距此已五年安能尚有合陽侯此年與事必有一誤

永始二年正月乙巳大司馬音薨

案本紀作正月己丑年紀從本紀荀紀作二月乙巳疑二月字誤也

四年汝南太守嚴訢子慶爲大司農三年卒

壽昌案本紀在三年

綏和元年四月丁丑大司馬票騎將軍根更爲大司馬

案本紀以根爲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

列侯

光祿大夫司農趙元爲衞尉一月爲中少府

壽昌案光祿大夫無兼司農者且漢制止有大司農無司農

也案元延三年表尙書僕射趙元少平爲光祿勳二年爲太

子太傅則元已不爲光祿官或因勳字誤而衍也少平其字

汲古閣及他本有作趙亡者則脫去元字之半也又案儒林

傳元東郡人受平陵鄭寬中少君夏侯建書經之學

二年第二格十二月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第三

格十月癸酉大司馬丹爲大司空二年免第四格太子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

壽昌案成帝崩於綏和二年三月師丹傳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代王莽爲大司馬封樂高侯月餘徙大司空由表上溯之皆合而紀月則誤考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於七月庚午封高樂侯傳作樂高此云十二月爲大司馬則徙大司空應在後乃反云十月而日同庚午明是七月誤作十二月也以七月推至十月剛四月於四月徙之言尤合

孝哀建平二年四月戊午大司空博爲御史大夫

案本紀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

中尉趙元爲御史大夫五月下獄論

壽昌案朱博傳上減元死罪三等惟召博詣廷尉詔獄是元並未下獄論表誤也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大司馬衞將軍明更爲大司馬票騎大將軍

壽昌案票騎將軍無大字此大字衍哀帝紀可證明丁明也

二年九月己卯大司馬明免

壽昌案本紀在元年又表云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夫韋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已丑卒十二月庚子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案董賢傳冊免明詔云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衞將軍是丁明免後即以董賢爲之並無韋賞一層哀帝紀元年本紀同又表云

八月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案彭宣傳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

此繫於二年誤也

三年五月甲子丞相光爲大司徒第二格云大司馬衞將軍賢更爲大司馬六月乙未免第三格云御史大夫宣爲大司空三月病免

壽昌案此表大誤考孝哀崩於元壽二年竝無三年也本紀通鑑及各列傳參校皆同本紀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衞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董賢傳哀帝崩後卽被收自殺是乙

未當作己未彭宣傳哀帝崩宣上書云云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時爲莽所恨遂策歸然皆係二年事確無三年黃國瑾云檢影景祐本乾道本汪文盛本均是二年無三年此傳栞之誤非原表誤也壽昌因取各誤本細審之皆於元壽元年九月上加一二字下二年之二加一畫作三字始信黃說不誣然案　殿本及明南北監本凌稚隆評林本毛氏汲古閣本皆是用宋善本校栞皆誤作三年知此誤已數百年今得校正庶爲後來訂謬一助故以先遂後得之由詳識於此不敢沒黃生讀書精審之功也　近得康熙己卯年何煌對宋本所校漢書乙去橫格上二字以其事繫之元年改橫格上三字作二此必宋本之善者

漢書注校補卷十二

懷甯丁樹屏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漢書注校補卷十三

長沙周壽昌撰

古今人表第八

古今人表第八注

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劉知幾史通亦云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壽昌案班氏表序首云博采篇籍勸戒後人中則歷引古人善惡並舉末云究極經傳總備古今之要略似乎所云古今者撮敘之泛稱非必截分古人與今人也玩其序語全引經傳未逮時流雖分別九等多所未愜自來論班史者駁詰尤多而史通最甚要不得謂爲未畢之書也且使班綜列今人則西漢君臣咸宜序次卽諸大

臣王侯將相可意爲褒貶而高祖以下諸帝后豈得妄有等差若置而不書則此表仍歸闕漏故謂班未畢班自未敢畢也觀其表末所列如項梁項羽兩孔勝廣董翳司馬欣孔鮒孔襄之類皆屬漢初似亦微及今人以完古今兩字之目班氏此表全依孔氏家法故於論語諸人全行輯錄論語中惟遺伯魚夷逸柳下惠三人必傳寫脫漏非原書如此馬驌繹史補柳下入三等錢大昕謂宜列在二等觀宋弗父何宋本列第三汲古閣本列第一正考父宋本列第三明監本汲古閣本俱脫去別本且書作考正父　殿本始從宋本校正知如張晏氏劉知幾氏所譏後至今脫紊尤多經則易書詩禮外於春秋左氏傳尤多兼及公穀國語國策諸子則自孟

子外墨莊管晏荀列韓非呂覽淮南家語(非今王肅之僞家語)韓詩外傳(時尚有內傳)及史記世本說苑等書采擇無遺外此頗不多見惟史記列孔門弟子七十餘人尚有二十餘人未列表內不知於義何所去取壽昌本欲於經典內刺取並及後出諸書爲此表攷證後見梁氏玉繩人表攷九卷徵引繁博旣確且精遂不復措意並舊攷各條與梁同者悉刪去惟梁氏於此表所未詳者大款商子王耆二友羊舌陳應史酉番君應堅被雍軋子聚子潘和向於十四人就中壽昌間有所見俱分注條下以備一得其餘梁所未詳者迄未能詳梁氏洵扶風之功臣亦史學中之金城湯池也

梁氏又云此表屢經傳寫紊脫尤多元序有崇侯張晏謂有

嫪毐宋董偕廣韻公字注有齊大夫公幹士字注有士思癸通志氏族略四有司拘禍而今俱無之斯疏脫之驗也元序毀為下愚學林引表亦在九等壽昌案癸今在八等張晏謂田單魯仲連藺相如第五等案田單今四等仲連相如今二等寺人孟子第三案寺人今四等史通謂陽處父第四士會高漸離第五案處父今第三士會漸離今第四鄧三甥荊軻第六鄧祁侯秦舞陽第七案三甥荊軻今第五祁侯舞陽今第六俱與今異斯紊亂之驗也他若標署譌複時代乖違均由乎此然則豈盡班氏之咎哉壽昌案必具此通識卓論始可與讀班書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

注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壽昌案
班氏知讀智王充論衡問孔篇徐幹中論智行篇俱作智字
皇侃論語義疏引李充作智陸德明論語音義云未知鄭音
智惟孔安國論語注則讀本音班氏引此蓋云尙未能爲智
焉得卽爲仁也合上所引以證其上上聖人上中仁人上下
智人三等之序正重取智者非抑詞也師古注云云不獨非
班引書本旨亦不合本句語氣
又曰中人已上可已語上也
注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壽
昌案以中庸訓中人猶言中等尋常之人唐以前中庸兩字
非佳語本書中凡屢見

上上

宋弗父何

殿本及各本俱列於第三等獨毛本列上下殆宋人以尊聖之故而然非班氏原序也

上中

五鳥

五鳩

壽昌案五鳥五鳩僅見於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所述少昊氏以鳥紀官云云並不能實舉其人何緣列之表中且何由定爲仁人列之上中耶梁氏玉繩謂表旣收之則五雉九扈又何不書予謂若此推之則以龍紀官以雲紀官皆可以龍官

異官列之表內有是理乎此不過上古一朝官制制不一官官不一人迺無從軒輊概歸一類何以表示後世耶

熙

梁氏玉繩謂熙當爲重是也左昭二十九年少皥四叔重該脩熙實能金木及水壽昌案上既列元冥卽不必再列熙卽列熙不當遺脩也又案重雖爲木正句芒而援上書后土蓐收元冥之例則此正應作句芒並不得爲重也

僑極

壽昌案大戴禮宰我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作蟜不作僑他書亦多作蟜大戴禮舜爲蟜牛之孫國語晉語少典娶於有蟜氏禮檀弓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本書

朱博傳右將軍蟜望百官表作嶠望葢皆其後他如家語作喬史記作橋皆轉寫之異無他義也案此前尙有嬌極梁氏意以爲重黎說多支附

南宮适

梁氏謂逸書克殷解有南宮百達南宮忽八士姓南宮氏則第四等之伯達似復見又引晉語四胥臣曰文王詢於八虞謀於南宮分作二科表本此當是別一人不爲重出壽昌案八士之氏南宮楊愼以逸書爲據而逸書和寤武寤兩解俱稱尹氏謂尹葢官之長非其氏壽昌考逸書明言尹爲氏必非官名卽八士亦何能同一官乎詩云尹氏太師太師上又何能加尹爲官乎逸書注八士爲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於

人虞邢疏謂鄭康成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當日所受各異何必因南宮适而疑伯适爲重出也

祭公

壽昌案逸周書祭公解孔晁注云周公之後名謀父國語周一韋昭注云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疑此前後皆列文王時人不應列祭公於此且後有祭侯又有祭公謀父尤不應重出梁學獻曰馬融注論語十亂有榮公晉語四亦並稱周召畢榮而表獨缺則祭必榮之誤榮公當卽書序榮伯周同姓諸侯周語上榮夷公是其後壽昌謂梁氏說是也且本格內除周公在上上格其次太公太顛閎夭畢公召公散宜生南宮适諸人皆列於此不能獨遺榮公蓋榮

與祭字近轉寫遂譌也

太師疵

少師彊

梁玉繩曰案二師乃紂樂官雖明於擇主以較師摯諸伶之避亂守正爲少遜乃摯等八人在第三而疵彊列第二豈不傎乎壽昌案班氏非傎也班旣彊謂太師摯等爲紂時樂官自不能同時有兩太師也其與太師疵等分兩格亦調停遷就之法而未計及義例之不安者也

范武子

顏注曰據今春秋說范武子卽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别人乎未詳其說壽昌案范武子卽士會亦稱隨會稱范武子亦云

隨武子也羅泌路史馬驌繹史並謂與列四等之士會重出是也梁氏於士會下考據最詳而必欲出脫范武子非重出之說則云此是范獻子又無解於表中已載士鞅遂云此爲士富見左傳襄公三年當晉悼公時爲晉語七之范獻子而獻之誤武別無確據俞正燮謂一人兩見人表例也士會以奔亾在第四范武子以立功名在第二似一人可以分名並以事高下其等武斷無理頗駭聽覩至百里奚井伯范蠡計然南容南宮敬叔本各係兩人俞氏皆謂一人兩書分等各有義可謂好爲異而不顧其安者矣

左邱明

左邱明事見論語夫子引爲同調傾服已極其成左氏春秋

傳尚其次也論品當不在大賢以下左傳晉杜氏預序推爲素臣穀梁傳序唐楊士勳疏云與聖同恥班氏此表列諸上中品隲最允而宋濂凝道記譏表列邱明第二爲過當豈聖人之言尚不能爲折衷耶

孟子

孟子在漢時無人表章其書雖有趙氏岐特爲章句云文帝以列學官要在當時不過視同諸子耳班此表列諸二等序次顏閔諸賢第之子思之後俾接孔氏之統可謂千古卓識其列孫卿於後則尚泥於史公孟荀同傳之例而此標曰孟子荀曰孫卿似亦微示抑揚也

屈原

壽昌案班氏於原雖有露才揚己之譏卒其志潔行芳殉忠齋義而離騷一經直與國風小雅斬驂連軫地理志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班氏亦心折甚矣故特於人表列諸第二聊以補前言之失錢大昕氏謂後人妄以意進之殆非也

漁父

此漁父僅見楚辭其對屈子所言脂韋取容與屈子志節相反殆屈子借爲問答以發其騷屑不平之概如後世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不必眞有其人也班氏列諸表中且與屈原共列二等殊覺無謂錢氏大昕謂或後人因屈原牽連誤書

及之恐未然表中齊黔敖後卽書餓者五子胥後卽書江上丈人此列屈原後卽書漁父班氏書中自有此例惜無由測其義之所在耳

魯仲連

藺相如

魏張晏謂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壽昌案晏當時所見班氏舊本如是此特後人因晏言妄進諸二等也似宜仍退列五等以存其眞

孫卿

荀卿之爲孫顧炎武氏謂非因漢宣諱詢而改是也壽昌案漢不諱嫌名東觀記曰詢之字爲謀則與荀不同一義卽本

表中尙有荀息荀林父郇侯諸人可證惟戰國楚策稱曰孫子荀子儒效議兵兩篇俱引作孫卿子則荀之爲孫亦非自漢始其稱孫必別有一義惜今無從考或以荀孫爲語音之轉恐未必然

上下

六卿

書甘誓六卿不過將六軍者耳並無姓名事實班氏表列第三亦與表五烏五鳩同一失也

關龍逢

案班氏本序龍逢比干並列而稱今比干列第二龍逢忽列第三班氏必不自爲異同若此此傳寫有譌非原書次第也

鬻熊

鬻左僖二十六年杜注列子天瑞篇史記楚世家路史俱作鬻惟列子黃帝篇作鬻子郎表中楚熊麗亦注曰鬻子師古曰鬻讀與鬻同葢鬻鬻古字通也惟本書蓺文志云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地理志注云爲文武師隋書經籍志云周文王師似應列第二

邑姜武王妃

梁玉繩云太公晚遇文王必不在武王未娶之先故詩文王疏曰武王不應此時方取室文王未應便爲武王取太公女豈邑姜乃繼室乎抑非太公女乎左昭十二稱呂伋王舅似可爲武王娶太公女之證然天子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則亦

通稱也壽昌案史記注引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是年
遇文王歷武王十九年歷成王三十七年雖不載何年薨而
成王十三年太公尙立九府圜法則已在百歲外矣史記故
云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邑姜見左傳昭元年子產曰當武王
邑姜方震太叔杜注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之
弟叔虞史記晉世家引服虔注同是太公生邑姜或在五十
時迨遇文王後武王娶爲繼室何不應之有叔虞爲成王同
母弟則又在後或疑武王卽位已八十四則本禮記文王九
十七武王九十三之說金氏履祥已駁之且八十外生子今
人亦閒有之況古聖人賦質異常元命包云武王駢齒是謂
剛强豈可以凡庸例至與姜氏爲王舅之稱則后稷之姜嫄

古公之姜女皆與周室舊姻又不自邑姜始也獨念邑姜爲武王后太公女數千年來本無異說梁氏忽引詩疏設爲疑詰之辭幾疑左氏及服杜諸家皆未可據炫誤後學不淺故即其說而詳辨之

大姬 武王妃

壽昌案妃字誤馬驌繹史正作武王女是也此事即以左襄二十五年子產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一言爲主而取國語佐之無煩他引也王鳴盛謂此是武王妃與陳之大姬爲二人謬說不足取

師伯

師氏

龍臣

三者皆周室官名列之何所取義壽昌案龍臣本虎臣唐避諱以龍字代之此唐本傳寫非原書也觀後書孔僖傳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作畫龍亦唐避諱改正文也注作武顏注曰周武賁氏也尙書作武臣卽周書顧命篇之虎臣也

魯季文子

梁氏玉繩謂文子擅竊國柄不當列第三壽昌案班氏尊孔子而信論語因夫子有三思而後行之贊故以列第三論語何晏注引鄭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疏引正義曰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皆主美季文子立說

冉有

劉氏知幾史通品藻篇譏表中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以仲弓第二冉有第三也不知班氏因冉有爲季氏聚斂夫子有鳴鼓而攻之語季氏將伐顓臾夫子有求乃爾過之責故進彼而抑此壽昌所謂班氏是非一以孔子論語爲斷者此也

曾子

壽昌案曾子於表必列第二後人傳寫誤入第三也觀下隔子張一人卽接書曾晳可見蓋班卽偶爾疏忽斷無將父子先後倒置且近在兩三人也此表中之一大紕繆而實爲未列曾子於此之一確證或謂顏路亦書在顏淵之後然猶列第二路列第三不同一格先後參錯

失於不覺表中間亦有之未有近在目前致斯乖舛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表於孔門諸賢顏閔稱字有子亦然其不加號者獨有曾子一人似亦推崇甚至何緣抑置第三是必傳寫時誤將第二中之曾子脫漏補書於此又未細審列在皙前此寫官之失決非班氏原文也劉知幾氏譏其進伯牛而抑曾子未經綜覽前後要知此誤尙在唐以前孟子弟子以樂正子爲首表列公孫丑第三列樂正子第四梁玉繩氏亦疑非元本如此也

滕文公

壽昌案滕始封之君爲文王子名叔繡封侯爵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可證水經泗水注稱文公則叔繡已謚文左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經以未同盟故未書名是亦一文公也合此戰國時之文公滕國凡三世謚文公

孔襄孔鮒弟子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子襄爲孔鮒之弟此表注衍一子字也

中上

蘇忿生

注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書立政孔傳亦如此壽昌案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其王周平王之子桓王也若立政所云司寇蘇公卽是忿生則武逮桓已四百餘年不應尙在且武王時尙無鄭何以云鄭人蘇忿生而左傳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此表所以列蘇忿生於檀伯達後也左氏於此已自矛盾既云周克商時忿生爲司寇何得桓王時

尙有其人云以溫爲司寇則溫其故土何煩桓再與之左傳僖十年經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仍稱蘇子杜注蘇忿生之後晉國語一殷辛伐有蘇是蘇國受封已前於周故孔傳云封蘇國迨忿生受溫田遷國於溫故經書溫傳書蘇也愚意武王時司寇蘇公失其名忿生則其裔師古則循成十一年左氏與書立政孔傳之誤而未加核也風俗通曰蘇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爲寇氏應氏亦循書傳而誤也

邢叔

表前書邢侯武王子列第五此恐復然侯與叔又異稱翟氏灝謂邢爲陶之譌陶叔成王司徒見左傳定四年而邢之譌陶於事實字義毫無取證使別取成王時一人以易之亦何

不可梁氏取其說愚未敢信

商子

戴氏震謂即商容案商容已見前列膠鬲微仲後錢氏大昕引周髀算經周公問於商高云即說苑建本篇之商子壽昌案尚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此商子無名確非商容確是成王時人當是此商子無疑益徵戴說不足據矣

共伯和

案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歸

國莊子呂覽水經注所說皆同顏注當本於此汲冢書雖出在班後而莊子呂覽則爲班所據也此似較史記周召秉國名曰共和語得實

羊舌

梁氏未詳孫氏志祖曰程嬰杵臼之間豈容復儳羊舌其人衍文無疑壽昌案孫說是也羊舌氏虛無名字何所取而列之葢因前第五內有羊舌大夫亦晉人傳寫者偶誤重此二字當時校者未審不及削去也錢氏大昕乃云得非嬰爲羊舌之族本是小字注因羊舌下有脫文誤進爲大字耶此說殊未安程氏得姓受氏詳見通典姓氏略何緣與羊舌同族似太逞臆說矣

老子

自唐天寳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宋徽宗詔史記老子傳升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於上聖後來各本俱遵之惟毛本尙列諸第四猶存班書原式

史䍜

梁氏未詳壽昌案卽史籀也本書藝文志周宣王太史又云史籀篇者周時教學童書也又云蒼頡七篇李斯作爰厤六章趙高作博學七章胡毋敬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足知秦漢以來重史籀書如此不應表不列其人籀之爲䍜脫去上與偏旁或古字通從省耳表中如張仲號仲仲叔圉俱作中宋防叔作方稗諶作卑湛顏亾父作匹父伍參作五陳太宰嚭作喜脫省

者不一張衡南都賦樗棗石榴注廣雅若榴石榴也榴省爲

留與籒省爲留一也續郡國志中溜本書地志作中留亦一

證至誤列於春秋時則尙摯殷太史而列在周任史扁之後

表中多有此失尤不足異

知過

注師古曰卽知果梁氏玉繩引晉國語九韋注云知氏之族

又引晉語趙國策云別爲輔氏壽昌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

知過卽一人韓子十過篇遇知過過於轅門之外又知過見其

言之不聽也出更其族爲輔氏是過固以知伯瑤同族爲之

臣避知伯之難更姓爲輔氏

田條子

梁氏玉繩引呂覽首時篇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鳩俅音近疑爲一人是也案韓子外儲說左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問田篇徐渠問田鳩淮南道應訓墨者有田鳩者皆作鳩不作俅又案虞書堯典方鳩僝功說文作旁逑孱功益爲鳩逑古通之證逑卽俅也隋書經籍志墨家類注云梁有田休子一卷卽此田俅子俅作休傳寫譌脫也

躬吾君

梁氏玉繩謂卽史趙世家之番吾君是也此下列牛畜荀訢徐越三人皆番吾君所薦最一確證躬字係傳寫之誤梁氏必謂番字古文與躬字近殊未然案番吾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韓於引趙主父緣潘吾作潘潘番古今字也

田忌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國策作田期思竹書作田期戰國策亦作田臣思蓋忌與期同音又與思同爲語辭觀詩周南不可方思數思字鄭風旣磬控忌數忌字俱作語辭可證忌思當日亦同音也錢大昕氏謂田臣思之臣當作𦣞音怡與期音近恐未確竊疑臣字卽平日稱臣之常臣思猶云臣忌以田係國姓誤加於其上耳

史皐

見戰國楚策亦稱史皐先生

番君

非番吾君重出斂一吾字之譌竊疑卽爲吳芮當時八王並封卒見誅戮獨芮爲高祖所賢並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故能世襲藩封澤流支庶班氏特列表中以勵臣節也必謂漢臣不書則列第三等之孔藂不嘗爲孝惠帝之博士且遷長沙太傅乎其不稱吳芮而稱番君則從未受漢爵以前之稱書法亦在隱顯之間所謂志而晦微而彰也其羼列於戰國時或不盡出於誤歟

占尹

梁玉繩曰太卜鄭詹尹惟見楚辭卜居占與詹同壽昌案占卽詹是也文選四五詹免鉞李善注詹與占同古字通胡氏克家文選考異詹作占特楚辭卜居之詹尹楚人鄭詹尹別

一人也亦不同時

辟居州

樂正子

居州爲孟子所推稱樂正爲孟門第一高弟而皆屈居第四

何也

中中

楚熊麗子鬻

梁玉繩引注作鬻熊子並云依毛馬本各本脫熊字壽昌案

毛本原無熊字　殿監各本俱同熊字似亦非脫去觀下楚

熊狂注麗子楚熊艾注繹子可見以後尙多不悉錄熊爲楚

國姓不以在名上下有異也

魯公伯禽 周公子

梁氏玉繩疑周公有謚禽父何以不謚壽昌案謚法始於周初文公手訂故未謚及其子且其時各國諸侯不必偏及觀太公之子齊侯呂伋亦無謚可知伋稱丁公猶商報丁報乙報丙之類以天干爲次並非謚法觀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可知惟禽父之賢班表屈居第五不可解

又案周公謚文詩二南譜周國語魯國語竹書俱如此稱竊疑文考謚文公亦謚文父子同謚恐亦未安尚書史記並未之載或亦後世追稱之辭難據爲典要也

鄧曼 楚武王夫人

見左傳桓十三年案同時鄭莊公夫人亦曰鄧曼見左傳桓

十一年注娶鄧女曰鄧曼殆鄧國女多以曼爲名故班氏特

注楚武王夫人以別之

鬭負羈妻

梁玉繩依繹史本加一羈字於羈妻上分作兩人使其夫妻

並列壽昌案各本上列鬭負羈妻一人此班表舊式也班以

羈妻明智故列之羈無足取也觀下列辟司徒妻而不列辟

司徒即此例

單襄子

案國語周中載襄公知陳之亾卜晉悼之得國潛夫志稱其

世有明德次聖之才梁氏玉繩謂不應列居五等信然

衛柳壯師古曰壯讀如莊

梁玉繩曰莊壯古通非也壽昌案漢避明帝諱凡莊字或作嚴或作壯諸侯王表中凡謚壯者皆莊也非因莊壯古通之故

司馬狗師古曰衞宣公臣也見魯連子

梁氏玉繩謂表列狗於衞靈公世而宣公在春秋初時代不合遂欲以國策衞靈公時之司空狗當之謂空爲馬字之誤未免武斷壽昌案班表所列諸人雖微分世代而先後失次者居多如顏淵爲路子而路列淵後呂相爲錡子而相列錡前卽列人父子猶紊其序遑論其他若必以時代一一覈之恐糾不勝糾矣師古注明云見魯連子此書今雖無傳而隋經籍志儒家魯連子五卷錄一卷是顏監尙得見其書所引

必有據依不可妄議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

壽昌案榮啟期見列子天瑞篇淮南子主術訓此轉寫時避漢景帝諱改作聲也家語六本篇孔子游於泰山見榮聲期

注聲宜爲啟

魯太師

梁玉繩曰案此太師不定是師摯故注疏但云樂官名或疑表重出非也壽昌謂表中以師摯等爲殷紂時人故別書一魯太師原不指爲師摯也

被雍

莊子知北游齧缺問道於被衣春秋時鄭有被詹本書王褒

傳九江被公皆被姓也被雍梁氏未詳葢本無可考壽昌疑是大戴禮公冠篇之祝雍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祝被字相近誤也雖與前後所列時代微不合然同係周朝此前一人爲子桑子亦以春秋時人列於戰國矣

軋子

梁氏云未詳壽昌疑卽下列六等之王札子重出於此也案左傳宣公十五年經書王札子殺毛伯召公杜注云王札子王子札也葢經文倒札字今左傳作王子捷足知札與捷原書已有誤倒也札軋音同古通用本書賈誼傳坱圠無垠史記作坱軋鶡冠子圠亦作軋

爂子

顏注云聚字也梁氏云未詳又云字書聚與𤒓同無聚字之說壽昌案揚子方言作㷄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秦晉之間或謂之㷄說文本作鬻篇海同炒此字經典不輕見疑是下九等掫子重出也掫詩小雅作聚與聚字形近

東野畢

壽昌案東野畢見荀子哀公篇亦稱東野子家語作東野畢弋莊子達生篇作東野稷皆論馭馬事蓋卽一人也考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行東野杜注季氏邑我　朝康熙壬戌年　詔允駕東巡有東野沛然疏陳爲周公後裔求爲博士之疏稱伯禽之少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以爲氏稱東野魚張澍姓氏尋源云東野志世表云魯公伯禽少子魚受東野

田一成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下更有數世而無畢之名所謂世表殆東野一姓之書也

申子

壽昌案申子卽申不害已列第四此復出也梁氏謂是呂覽審應篇之申向亦呼申子然案申向之爲申子僅見公子沓口中一稱又止答沓一語別無表見卽是不害之族亦未能列愼子之前疑非復出卽是處子之譌趙有處子善法家言見漢書藝文志處子九卷卽列愼子前而處字篆文尤與申字近也

下中

干莘

壽昌案本表序云千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爲下愚則當列之下下何尙在八等耶崇侯不在表中想亦脫漏

祭公

表中凡三見必有複出此爲昭王時之祭公與昭王俱隕漢水殉忠蹈義不媿周公之裔乃與振昭王之辛餘靡同列八等必表中誤寫非原次也

下下

魯隱公

壽昌案隱公爲君無失讓國稱賢徒以仁而不斷身被弑害桓之罪非隱之罪也乃與桓同列九等安乎

衞桓公完

案桓亦不傳失德乃躬遭州吁之弑復列之與州吁同等褒貶之義何居壽昌竊謂人表次第必非原書傳寫既多沿譌橫格尤易舛互其爲古人所議及卽壽昌前已徵述者無論矣而最乖紊者莫如七等以下如無道亾國者皆九等而智伯燕噲子之在七等胡亥在八等何也簒弑之人皆九等而夷羿崔杼慶封李園在七等逢門華督南宮長萬猛獲南宮牛圉人犖慶父卜齮趙穿晉厲公已入九等公子歸生子公田恒在八等奸惡皆九等而寺人貂易牙常之巫靳尚桓魋匡人在七等何也有必不可入而入者如女志爲大禹之母身無失德生有聖子而列之八等豈非大謬尾生晦卽微生畝雖非

全德要近於狷者一流故夫子僅謂之固以列八等意竊未安至周敬王承悼王之後得安周室不爲無功又不傳別有失道以列九等此與前列之魯隱衞桓尤爲謬之謬者愚謂必非原次者此也至於七等有董翳司馬欣而無章邯亦猶有干莘而無崇侯同爲傳寫脫漏若均一亾天下而桀列八等紂列九等則或以湯有慙德之言周有惟紂罪浮於桀之言因而上下之也

漢書注校補卷十三

懷甯丁樹屛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律厤志第一上

故刪其僞辭

僞辭壽昌案是附會符命稱莽功德之類

一曰備數

以下他本提行另書

數者

以下他本提行另書

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

注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

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沈彤曰角至角度一寸者謂總二百七十枚內外凡九層每枚一分則九枚有九分並中心一枚一分共一寸也面容一分者謂每枚四面皆一分也相因之數有十者以一分乘一寸而得也正面謂每觚外周之面也表五十四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者謂以六觚外周共數五十四置爲實另以五十四加內周六共六十爲法相乘得三千二百四十倍六爲一十二除之得二百七十加中心一凡得二百七十一枚也

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

壽昌案郎史記所謂六律爲萬事根本也

蕩降人之邪意

壽昌案蕩降今　殿本及明淩氏本俱作蕩滌宜從之

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

解谷若如孟康前說取竹之脫無溝節者則下文斷兩節間而吹之何以稱焉自以孟之一說及晉灼解作谷名爲是考證陳浩云依孟康說應以取竹之解谷斷句生字連下讀然於文義不順晉灼謂解谷爲谷名甚是但如晉說則之字當作往解亦與上文不順當以取竹之解谷生讀其竅厚均者句於文始順壽昌案取竹之解谷生爲讀葢仍從谷字斷句生字微斷作讀則可若六字連讀更不成語案注應劭曰生

治也此解最順易觀其生注生猶動出也公羊桓八年傳遂者何生事也注生猶造也荀子禮論具生器以適墓注生器用器也皆可與治字之訓相依附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師古取其說則以其字作而字訓義亦通不必改舊讀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曰爲黃鍾之宮

李氏光地云此管另爲一器非十二律之黃鍾也與京房之準梁帝之通正相似耳長亦九寸而以三分之法穴其旁吹之若今簫笛之類可據以爲準而定諸律故六律六呂此器皆可以生之而爲律本也月令十二月皆有所由之律中央夏季律中黃鍾之宮益謂此耳緣今呂覽錯互三九二字讀

者遂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紛拏喧豗千餘年於茲矣只緇
讀漢志此條自見壽昌案安溪先生樂律最精錄此可補注
之所未備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壽昌案旅衆也儀禮士冠禮旅占卒注旅衆也禮樂記進旅
退旅注猶俱也卽此意

辜絜之也注

孟康訓辜爲必謂必使之絜也壽昌案白虎通云沽者故也
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與沽辜通此解
似較孟爲勝

林君也

壽昌案此據爾雅釋詁爲訓也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林訓衆似較訓君之義爲長

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

注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又曰孟注下南本有臣瓚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壽昌案禮月令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蓋冬氣閉藏萬物收斂故閉而不通至春初啟蟄物與物相及漸至開通故孟訓通意也案棣卽隶說文云及也亦作逮逮及也卽郊祀歌所云跂行畢逮也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

案裁字易經作財

無有忽微

注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壽昌案孟說非是旣云細於髮則亦有而非無也忽微皆數之名也孫子算經云度之所起起於忽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絲周髀算經云審定分之無令有纖微趙君卿注云纖微細分也元朱世傑算學啟蒙有分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等名其小數類析數極詳稱名尙夥明利瑪竇同文算指略同但云自分以下什而析之又云至細之倪惟所立名屈曾發九數通考內厤法曰三十度爲宮六十分爲度六十秒爲分六十微爲秒六十纖爲微六十忽爲纖六十芒爲忽六十塵爲芒凡此皆忽微名數之證至孫子周髀皆在漢前趙君卿爲漢時人尤確據

且本志又云有空積忽微又云銖者物繇忽微始曰空積取數之法曰銖尤數之成著者班史本明言算何得謂之若有若無也

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注孟康曰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李光地曰以正聲應者謂太簇林鍾南呂皆用全聲為黃鍾之應不用半聲也無有忽微者謂林鍾太簇有全寸南呂姑洗有全分無有毫氂絲忽之算若它律為宮則其和應之律必有空積忽微而非全寸全分且或用半聲變聲而非其全聲不得為正矣忽微為空積者自毫絲以下非目力所分虛積其算矣壽昌案蔡

元定曰黃鍾爲十二律之首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圖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損益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鍾矣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惟杜佑通典再生黃鍾之法爲得之他人皆不及也

振美於辰

史記索隱引此句美作羨

咢布於午

壽昌案咢卽遻楚辭重華不可遻兮班固幽通賦乘高而遻

神兮玉篇遻同迕遇也迕遻本一字與午音義俱協淮南子天文訓指午午者忤也忤卽迕

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在車今論語作在輿景祐本作輿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舊本附注皇祐冬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齊召南曰房庶此說范鎭深是之而司馬光力攻其謬光與鎭書有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誤由古及今更大儒甚衆曾不悟也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將安設

施子駿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壽昌案蔡元定曰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從而信之過也李光地曰房庶蓋欲先實黍而後定分不以黍爲分也

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一旁有庣焉

注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庣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今向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

曰庣不滿之處壽昌案隋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豪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豪九秒三忽庣旁一分九豪劉歆庣旁少一釐四豪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蔡元定曰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圓其外者循四角而規圓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庣旁九釐五豪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方尺冪百寸圓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者以十而登也漢志止言旁有庣焉不言九釐五豪祖沖之所算云少一釐四豪有奇是也律之圓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鍾之

龠亦無由可得其實矣李光地曰案方圓相函之算內方冪百者外圓應得五十七有奇猶未滿六十庣其旁得四寸有奇然後合於百六二之數蔡氏之算約略之辭也壽昌又考隋志云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豪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據此卽鄭注所云王莽銅斛亦徵鄭氏爲三國魏人

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

注孟康曰忖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龠銖兩鈞斤石凡

七與下十一象爲十八也錢泰吉曰孟説非也一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易六十四卦之數除之得一十八合於易十八變而成卦也

用竹爲引者

除用竹爲引尚有算中之六觚律中之十二筩用竹餘皆用銅壽昌又案禮記月令鄭注云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孔疏云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管本於律厤志其法皆用銅之一語也

疇人注

如氏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壽昌案高帝紀二年注如氏曰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

注疇匹也此之疇人蓋前師古所云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專指工算者言演繁露云古人字多假借疇人者籌人也蓋以算數而名謬也樂官亦曰疇人

未能讎也

史記讎作詹徐廣注作售壽昌案讎答也言未能酬答也詩無言不讎

名察發斂

史記作名察度驗壽昌案名命也發啟也斂閉也言命後世察啟閉及下云云也語其明晰應劭注致啟分發斂至六字原費解杭世駿易爲察寒暑啟閉分至不知史記注原引作致啟閉分至此注或傳寫有譌也又案周髀算經云冬至夏

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趙君卿注云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壽昌謂借訓斂閉意頗相合應云發斂至或即二至之至也

然語終晦

依違已惟

依違猶反覆也

躔離

躔日躔離月離皆所行星次也

閼逢

史記閼作焉

落下閎

史記索隱引姚氏案益都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

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厤作太初
厤拜侍中不受也文選李善注引益都耆舊傳曰閎字長公
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譙隆薦閎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改顓頊厤
更作太初厤曰後八百歲此厤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埶文
類聚北堂書鈔所引同桓譚新論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落
下黃閎則閎姓黃

其法吕律起厤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注孟康曰黃鍾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寸
也李光地曰案此所言積寸者面冪九分以九十乘之則積
八十一寸也盋謂長寸爾故與積八百一十分同法若論方

面之寸止得八寸十之一論正方之寸則尚不足一百九十分而後滿法也康注云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康乃爲徑三圍九之說者其意是以管圍之分當之如此則當云律徑三分或日圍九分而所謂容一龠者爲剩語矣可悟康說非也

治終始

壽昌案終始書名治天文者也藝文志陰陽家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

壽昌案伯益稱化益見易井卦釋文引世本呂氏春秋求人篇本書人表作柏益史記秦作伯翳翳益一聲之轉也益爲

天子代禹或卽孟子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等語戰國時附會成之也晉束晳傳云竹書紀年云益干啟位啟殺之晳謂大異經傳卽此唐劉知幾史通疑古篇云汲古書云益爲啟所誅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又云啟之誅益仍可覈也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啟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壽昌謂紀年僞書束晳已疑之知幾亦知其不可信也徒以仕途挫折意存激射敢於逞胸臆而肆詆諆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伯益代禹漢前傳說不過如此若有異說人

表何以皆列之仁人之類乎即代禹一說史漢引之而皆謂其不合經術葢已辭而闢之矣

驪山女爲天子在殷周閒

壽昌案此妄語流傳疑戰國時所造唐李筌陰符爲驪山老母所傳殆亦本此唐書藝文志李筌驪山母傳陰符元義一卷通志通考俱載之

壽王侯課比三年下

注師古曰下下獄也顧炎武曰下課居下也下文竟以下吏乃是下獄注非壽昌案顧說是宜從之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厤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厤

沈約宋書志曰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又引蔡邕曰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似咎其未能引入京房之律術而約引京房之說又謂其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徒詆班述三統之非則約所言亦進退無據矣

夫厤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

壽昌案此以下至光武帝建武著記止凡數千言錢先生大昕條分句析成三統術衍三卷於劉歆三統之術較若列眉真千古顓家絕學也其中如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正

孟康注之誤志文則六扐之數正六為七易九厄曰正作易无妄曰又據劉歆本文決知大初改元太歲當在丙子而非丁丑其他定差分正脫誤尚多壽昌未能逐句繁引讀者循覽全書可也　日以天時宋本日作因

能者養㠯之福

今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觀下文云不能者敗以取禍與養以之福爲對舉之語疑俗本誤倒當取此正之五行志引此文同

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注孟康曰天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地陰數耦二四六八十六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壽昌案孟說中是矣竊

謂合者五六相乘而成數故曰合也

歸餘於終

史記餘作邪

律厤志第一下

晨中分夕中分晨閏分夕閏分

錢泰吉曰惟金水二星有晨夕以其日行一度故有晨見夕見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錢泰吉曰金水晨見伏在東方夕見伏在西方約其率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故以十六爲總法以九乘歲數十六除之得晨歲數七乘歲數十六除之得夕歲數也

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劉徹曰三百以下云云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加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見伏推之可知下壹復壹見壹復三處皆同錢泰吉曰木土火稱一見者以見統伏也金水稱一復者以復該晨夕也上文見中法下分注見數復數其義已明此下又有推五星見復之術劉氏俱未檢照輒疑後人妄改甚違葢闕之義壽昌案此亦錢先生三統術衍所正此稍加引申耳

推月食

壽昌案三統厤無推日食法而獨有此推月食一條以置會餘歲積月相乘起數得之加時在望日衝辰雖不及後世厤

家用歟之詳求法之備其說亦自簡明又考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正義云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茲志並無此語殆孔氏衍此條之意而暢繹之因附錄於此錢氏三統術衍亦引之云疑有脫簡

世經

此二字他本書作題目春秋以下提行另書壽昌案世經恐是古書猶世本之類其所包舉不止春秋凡易禮尙書俱在內惜書不傳顏亦未注今但以爲題目恐未然觀下少昊帝

云考德注師古曰考五帝德之書也壽昌又案下帝系亦是古逸書不傳者必有專書或謂即大戴記所載亦非

共工氏伯九域

今禮記作伯九州壽昌案文選策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奄有九域辥君曰九域九州也禮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魯語作霸九有

有軒冕之服注

鄧展謂凡冠前卑後高故曰軒冕師古則謂軒爲軒車冕爲冕服壽昌案鄧說固未可據然古人幘稱屋俎稱房矢亦有房安知冕不可稱軒乎師古訓冕爲冕服不知服冕者服之也若曰冕服則冕一物服又一物安可通釋且志云軒冕之

服冕可服也軒亦可服也

天下號曰商後曰殷注

孟康謂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壽昌案孟說非也

鄭氏商頌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

書盤庚遷于殷孔傳云殷亳之別名鄭氏以商自此號殷前

未有殷名盤庚殷降大虐鄭注殷者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

又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爲殷也是盤庚以前爲商

盤庚以後始稱殷不得云二號此文明言後曰殷則前之止

曰商不曰殷益可知也

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

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壽昌案此上由夫麻春秋者以下皆班氏述劉歆三統麻之詞至四分麻是後漢建武十二年後始施行劉歆安得爲言此條明是班氏自撰也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似與四分麻相近蓋淮南雖未當太初改麻時而已以建寅立說自與四分麻不相遠也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

顏注晨古晨字也其字從臼壽昌案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晨下云房星爲民田時者從晶辰聲此卽周語農祥晨正之晨今俗寫皆作晨無從臼從晶之别矣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日朏

注師古曰月霸說月之光霸其書則亾朱子謂霸卽令字之譌王應麟云召誥正義引周公月令云三日粤朏霸字疑當作令壽昌案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所引月令作周書非周公葢此逸周書其月令篇今已亾粤日字雖通然止作日不作粤且顏旣訓霸字之義或當日原傳有此書名也

子考公就立酉

壽昌案此因世家與世本名各有異故並志之疑當日原書如酉字及下之瀆字擢字嗥字戲字必皆以小字注於旁如地理志例後人傳鈔譌入正文耳

更始帝劄紀

壽昌案志於更始稱帝豈以其係漢宗室耶下云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是竟以更始歸入西漢之統緒矣後書張衡傳云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班此志亦猶衡意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禮樂志第二

吕通爲奉常注

顏注奉常則太常也壽昌案奉常本秦官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故通尙稱奉常

至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吕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

壽昌案所謂英雋者趙綰王臧也武帝初卽位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時帝祖母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

伺綰臧等罪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外戚傳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史記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又云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議云云所稱今上即武帝也

五更注

注引蔡邕謂更當爲叟壽昌案說在獨斷內且謂俗書嫂作㛐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邕言

臧於理官

壽昌案廷尉本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復改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百官表云掌刑辟注所

云法官也史記禮書云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云云大行主禮儀景帝改曰大鴻臚是禮所掌在禮官非理官也而此志下云法家又復不傳是實爲理官非禮官之譌也下又云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則又掌於禮官葢因漢初儀與律令同錄故始臧理官後以法官不能傳禮故卒爲禮官專掌也

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顏注勺讀曰酌酌取也壽昌案此正用毛詩序序云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董仲舒傳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注曰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仲舒去毛公未遠已用其序言如此後書以詩序出自衞宏者

殆不足信

器用張陳

案張陳張施陳設也

誦六詩

注引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壽昌案此全引毛詩大序文

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已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壽昌案此班志誤也師古欲附會以成其說而皆不可通注云追繫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劉攽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壽昌因思國以世異

世以國徵若謂齊楚蔡秦殷紂時可豫稱此名則殷時適沬
土者徑云適衞不云適商可乎何以盤庚以前必稱商盤庚
以後始可稱殷也且在殷時齊楚蔡秦四國自有本名何妨
稱引而必追繫周封耶其不可通一也論語子語魯太師樂
曰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夫子明與太師摯接語矣若
謂前之太師非摯後之師摯非同時則關雎一詩豈紂時卽
有乎史記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引家語云師襄子曰吾
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是師襄卽擊磬襄無疑豈摯襄與
孔子同時其六人別爲紂時人乎其不可通二也史記殷本
紀紂之太師少師抱祭樂器以適周周本紀殷紂時太師庇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紂時之庇與彊與魯時之摯與

陽名旣顯異且皆抱器適周擇主共事何由分適四國且逃之河海與漢乎其不可通三也師古又云馬鄭在班揚後向歆居王杜前似宜以前說爲宗獨不思論語史記更在班揚向歆前乎羣言淆亂折於聖正之以論語足矣又案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爲證足知史公亦取據論語初無太師摯八人爲殷紂時人之說

呂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

壽昌案郊祀志云其春旣滅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是爲元鼎六年考相如之死當元狩五年死後七年延年始得見上定郊祀之樂卽安得而舉之李延年傳云是時上方興

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明是相如前造詩延年承帝意而爲新聲也此云多舉者言舉相如等數十人之詩賦非舉其人也人字不斷句從多舉至詩賦爲一句爲猶作也言昔相如等所造作之詩賦也

采詩夜誦注

師古云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壽昌案顏注迂闊可笑詩之言辭爲上所欲祕則不得使人誦爲下所欲祕則不得令官采且既誦矣雖夜能終祕乎葢夜時淸靜循誦易嫺兼能久記且士業農功晝日靡暇若但令誦詩各荒執業朝廷亦無此政體夜者晝之餘室家聚處歌

誦相聞不獨易誦且易知得失易爲勸戒也案本志後云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是朝廷置官夜誦選詩之合於雅樂者夜靜誦之令人主導德遏淫也國語魯語有云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又云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又云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知古人習業夜亦不輟也又案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掘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又云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於路以采詩是采詩夜誦卽采其夜誦之詩也此亦可備一說何焯云夜誦與祕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哉下文曰昏祠至明蓋慮臨祭或

以倦惰獲罪於天神地示故先敎之夜誦以肄習樂章也壽昌案此或卽後所云夜誦員之事而以釋此夜誦之事稍覺牽强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劉敞曰案此言房中歌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爲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壽昌案劉所分別章句足正舊簡舛互宜從之

簫勺羣慝

李光地云簫勺卽銷爍也注解謬壽昌案李說固當顏注亦未爲謬也書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皆顏所本之意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

注師古曰帝天也下皆類此壽昌案此當指高帝言不屬天

惟上云承天之則方是天也即所云孝奏天儀若日月光天

儀亦當屬先帝說顏注爲天神似亦誤

郊祀歌十九章

壽昌案練時日至惟泰元凡七章醇樸懿茂炳焉與雅頌同

風至八章以下爲匡衡等所更定者語多凡劣殊難嗣響如

時世不與人同吾知所樂泰尊柘漿析朝酲凡此等句可施

之於郊祀乎

俠嘉夜

注如氏曰佳俠皆美人之稱也嘉夜芳草也師古曰俠與挾

同言懷挾芳草也壽昌案師古說是也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注俠與挾同韓詩外傳使不俠四方俠今作挾法言淵騫篇俠介注俠同挾卽此俠字如氏注於俠上添一佳字不可解此樂歌中幷未出佳字也

帝臨中壇

注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壽昌案顏以帝爲天皆誤訓也第一章練時日屢稱靈者天也此下稱帝者皆頌高帝郊祀時高帝配享也歌中如海內安寧興文匽武隅辟越遠四路咸服既畏玆威惟慕純德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等句豈是頌天之語乎至第七章云惟泰元尊媼神蕃釐說天地下卽云經緯天地云

云又屬之帝矣故未以招搖靈旗九夷賓將語終之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齊召南曰案監本以涓選休成爲下章天地幷況之首句又
以肅若舊典爲下章日出入安窮之首句此大誤也今改正
又案衡所更定詩衹記其首句餘不傳壽昌案影景祐本慶
元本凌稚隆本毛本皆誤不但監本也文獻通考載元豐六
年判太常寺陳薦議引郊祀歌涓選休成天地並況證天地
合祭之說則北宋本已誤而宋郭茂倩樂府解題已正之而
以涓選休成題於惟泰元章肅若舊典題於天地並況章則
宋本各出有岐互也泰蕙田曰郊祀志衡言甘泉泰時紫壇
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

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勿脩故改去詩中鸞路龍鱗句爲涓選休成又改去黼繡周張句爲肅若舊典舊本誤置下章之首館閣本雖正其失而以爲衍詩祗記其首句則亦考之未詳也壽昌又檢各本雖誤以涓選休成肅若舊典誤冠兩章而標題仍作天地作日出入知當日本不誤傳刊失之也

依韋饗昭

依韋卽依違也韋違古通

宮童效異

壽昌案宮卽宮中承齋房而言童童然也言宫中本童然無草木而忽致此瑞異也

抑不詳

案詳卽祥也詳祥古通

鬗長馳

鬗卽𪆶之鬛也盛貌故字从㒼

六紛員

紛員卽紛云也

殊翁雜

翁鳥頸下毛翁翁然也故老者謂之翁

常從象人注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

壽昌案象人卽孟子所云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但彼以木俑

此以人象耳如楚優孟著令尹衣冠爲孫叔敖之類若如孟

說則象物非象人矣周禮春官言鸞車象人則專指葬禮改芻靈爲象人

漢書注校補卷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廣雅書局栞

漢書注校補卷十六

長沙周壽昌撰

刑法志第三

刑法志

壽昌案此志前半全敘歷代及西漢以來兵制引書天討有罪謂因天討而作五刑遂以大刑用甲兵等語將兵與刑合爲一然世異制殊周秦以降此兩大政各有專司不得省大司馬一官歸入大司寇也禮與樂合稱禮樂志則此宜亦合稱兵刑不得獨稱刑法志也史記律書前半亦敘兵事殆以武帝用兵無律託諷且其時漢興甫百年兵制未備故書止略敘而不能詳自後南北軍至郡國之兵各屯邊兵卒因事

隨時間有廢置而一代兵制大備班氏未能綜括而析言之僅分見於紀傳中使人不易究尋殊可惜也

聖人既躬明悊之性

壽昌案集韻哲古作悊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又引書知人則哲亦作悊韋孟在鄒詩赫赫天子明悊且仁

中試則復其戶

中試猶今俗言中式也

任蕭曹之文

壽昌案蕭曹無所爲文也蕭尙有收秦圖籍一事曹並無之其文殆卽文無害之文也然案張周趙任申屠傳贊有云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是亶以

術學推蕭曹或以其功大而不以文著遂不傳耶觀蕭不治
垣屋曹不擾獄市數言洵有術學之言也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壽昌案漢踵秦兵制何止材官一事下稱武帝外有樓船攷
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闗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是高帝時
卽有樓船至武復脩之以平百粵耳
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注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至虎賁凡八校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
也錢文子云案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
光武始倂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葢中壘係北軍

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爲七校也壽昌謂此說較晉爲勝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

壽昌案漢避高祖諱凡邦字爲國此三句出周禮秋官本作新國平國亂國並不作邦此志引之皆云邦蓋因避邦作國之故鈔胥無識轉寫顚倒故皆誤作邦字也下文善人爲國百年特異論語原文避邦字可證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吕詰四方

何焯曰志中雖敘甫刑而無一言及於金贖蓋以衰世倣法不可以訓故從削略而於蕭望之傳中駮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壽昌案何氏特本蔡九峯駮論吕刑之說其實金作贖刑自虞舜時已然周官職金掌受士之法金罰貨罰入於司

兵皆古帝王遺制不盡爲衰世歛法也卽漢孝惠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孝文納鼂錯言募民入粟塞下贖罪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張釋之傳注如氏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是金贖之法漢行之已久惟宣帝以蕭望之之議元帝時以貢禹上疏而止則以其時入金過多死罪可贖並不能如甫刑所論之適中也此亦西漢刑制一大端班志絕不敘入俱不可解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已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

壽昌案古所謂辟今之律條則例也下云姦猾巧法轉相比況又云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卽以徵於書而

微幸以成之之謂也

則民無所錯手足

錯論語作措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亨之刑

壽昌案後漢章帝初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秦法至後漢始能除也

造參夷之誅

注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壽昌案向無此獄而創始爲之故謂之造秦之先固無有罪三族者至鞅始造此誅也王尊爲美

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爲妻妬笞我尊驗問辭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乃使騎吏五人射殺之所云造獄據晉灼云歐陽尚書有此

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注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壽昌案是時官文書大則竹簡小則木札故以百二十斤爲程若後世用紙則以卷冊計不必程其輕重也

告訐之俗易

顏注面相斥罪也訓本說文壽昌案論語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正義申之謂陰私人所諱言而面相攻發以爲直也必兼引此訓始明

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顔注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壽昌案高帝功臣表戚侯李信臣坐縱丞相侵道爲隸臣是也

當笞者笞臀

注如氏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李光地曰然則不笞背非始唐宋矣壽昌案漢法先或笞背後但鞭背耳書鞭作官刑鞭也扑作教刑杖笞也自是以來鞭杖笞兼用梁天監時尙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差載在令典鞭以皮爲之有生革熟靼之分至隋始除鞭刑唐初準開皇律或猶用鞭也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

死乃詔罪人毋鞭背自是鞭刑永除知當日是鞭背非笞背也

毋使更人

壽昌謂更人則力紓行笞者重也北齊刑律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皆承漢法也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

閻若璩云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爲三族如氏注三族乃云父族母族妻族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不仁甚矣壽昌案自高后除三族罪後至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迄於漢末然亦止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亦未及母妻兩族也惟本書王溫舒傳光祿勳徐自爲曰

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注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然本傳云溫舒以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是其兩弟與兩婚家皆以他罪致族不因溫舒也但禍發同時故徐爲之悲歎豈眞漢有五族之刑哉

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

李氏光地曰菹醢殷紂之刑楚詞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壽昌案書云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菹醢自不待言至如禮記所云脯鬼侯以享諸侯史記云醢九侯脯鄂侯則明云菹醢矣漢法夷三族罪始用此刑

故謂之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壽昌案此五刑非刑制所言之五刑凡夷三族者必具此五種刑法蓋秦之酷法李斯傳所稱具五刑是也洪邁曰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鼂錯但云斬錯而景帝以劾奏遂將錯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郭解諸人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壽昌謂後如新垣平王溫舒皆族亦漢法之習用不爲異也志特提出韓彭兩人嗚呼韓彭之大功而具五刑受此誅漢真寡恩哉班氏殆深有痛於此也

孝文二年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云云盡除收律相坐法

錢泰吉云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免平獨爲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薨十一月勃復爲丞相是平勃同爲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

帝紀元年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正平勃並相之時志云二年誤

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梏桎下免梏

壽昌案此引周官掌囚之文也鄭司農注云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壽昌謂在足爲桎當云梏者兩手各一木桎者兩足各一木也即世所謂身親三木也

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

何焯曰誣告雖八十猶坐今反坐之律雖設而不行獄訟何自而平哉壽昌案子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即誣告之類也漢初誹謗妖言之律雖除而未淨文帝除收帑相坐之令而武帝復立見知故縱之法故周勃丞相也人有告其欲

反遂下廷尉捕劾治之後雖得白未聞治誣告者之罪馴至武帝時巫蠱既生江充造惡誣及皇后太子而殃流宗社若後之祕庭詔獄寃濫尤多終漢之世未聞名大獄有執反坐之律而治之者蓋立法雖嚴而不行已久矣且如彭越傳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其太僕告之有司治反形已具論如法後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族越是上使人爲誣告矣尚何能治人北堂書鈔引楚漢春秋云斬告蕭何者此或是治誣告一事

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言晉志歷敘西漢刑法遞有增減世輕世重近古便民然如董仲舒春秋決事比引經斷獄當時遵志未引及又如

廷尉詔獄孝武時置中都官獄若盧詔獄則繫治將相大臣
考工室禁繫百官一名共工獄成帝時掖廷祕獄用法尤酷
外此如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
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及暴室請室
居室內官徒官導官之名後復有黃門北寺都內諸獄張湯
傳注引蘇林云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此皆係一代刑法之制
志中絕不敘述後世何徵此不得不咎其疏舛也

漢書注校補卷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恩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

壽昌案食貨志分上下卷上卷專言食下卷專言貨也

煣木爲耒

宋祁曰煣木當爲揉煣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張照云案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从火亦未爲非古字不傳於今者甚多他書引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爲經文古今異同之考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壽昌案宋引易云煣當作揉又引玉篇煣字音訓且案易作揉固知揉與煣

通並未據今經驗古史也案說文煣屈申木也廣韻人又切
蒸木使曲也集韻如又切並音糅火揉木也大抵與揉互通
詳見各書尙非古字之不傳於今者

地著爲本

壽昌案地著劉宋時謂之土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有
云土著之人習翫日久通考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左百
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亦稱土
斷皆地著二字變文也

農民戶人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何焯曰周禮載師注中引此作農民戶一人已受田若脫一
字則文義不可曉壽昌案此一字宜照補

還廬樹桑注

師古曰還繞也壽昌案還音環左襄十年還鄭而南釋文還本作環注還繞也史記楚世家還射圉之東本書司馬相如傳旋還乎後宮注俱訓繞也

其詩曰四之日舉止

毛詩止作趾顏注云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顏注引毛傳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韓詩義同止即趾儀禮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釋名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本書刑法志斬左右止不作趾

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注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詩譜云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志亦同此義春秋

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師古注意所本也第考傷不但訓怨爾雅悠傷憂思也詩卷耳惟以不永傷傳又澤陂傷如之何箋傷思也此云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思所謂歌也有思也田家作苦歌詠寫懷雖不得所亦未必皆怨刺也況輶軒美刺幷錄似亦不容過泥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注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埶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注皆非也八歲小童甫入小學而能讀五方之異書祕書外國書乎且亦何必然也此皆禮記內則之言也禮九年敎之數日鄭注朔望

與六甲也猶言學數干支也六年敎之數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即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即書計也書文字計籌算也六書九數皆古人小學之所有事也

已采詩顏注采取怨刺之詩也

壽昌案春秋公羊宣十四年傳何休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所苦是或漢時猶存此制顏注悉本古義也

是時李悝

案史記作魏用李克蓺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

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儒家有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則作李悝爲是

凡米石五千

沈彤云前后五十者周景王大錢也重半兩此后五千者莢錢也視李悝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此是接秦之敝恐尙用秦錢未鑄莢錢也又案通典注云莢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鑄五分錢卽莢錢也高后紀六年行五分錢三應劭曰所謂莢錢

酤駟

史記作鈞駟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史記天子作天下壽昌案自天子已至封君云云則此作天子爲合言各取所入以自供不領於天子有經制之費也宋祁謂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誤也天下何人可言自乎又何以云至封君乎史記索隱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亦不作天下

轉漕關東粟

史記關東作山東

既聞耳矣

注如氏曰聞於天子之耳壽昌案既曰聞自是聞於耳何煩贅辭此耳字當是語助猶云既聞之矣

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注

顏師古曰疑讀曰擬僭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壽昌案擬比也若單詞無訓僭義擬下加天子可云擬爲僭矣本文但云能疑何由知爲擬天子乎竊意疑當讀如本音禮檀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疑與畔對舉禮王制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又云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疑與亂對舉是疑卽畔也亂也如王制言若今刑律左道惑衆妖言惑衆矣惑亦疑也文帝紀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詿誤亦疑也禮所云執左道假鬼神等語皆舉所能也故謂之能疑也周禮有云造言亂民卽能疑之類也

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壽昌案禮記曲禮左右攘辟

疏辟卽避遠也國語周語無乃實有所辟注避違也言不遠於湯禹也作不違亦可宋祁謂不讓湯禹避作讓字訓亦近是

有仟伯之得注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

壽昌案仟伯兩字此文屢見似仍依前注南北曰仟東西曰伯爲田間之道訓爲是葢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卽下所云商人兼幷農人也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

壽昌案自孝惠入粟賣爵至文景而極至孝武則賣官矣

又白增海租三倍

壽昌案海租當是稅漁戶下云往年加海租魚不出是也卽

今之漁課也漢有海丞官主海稅屬少府是故有海租此特增三倍耳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皆由海租推廣也

而蔡癸吕好農

壽昌案癸邯鄲人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藝文志農家有蔡癸一篇

常平倉可罷

壽昌案常平倉創始於漢宣帝五鳳中旋以在位諸儒言而罷後漢明帝永平五年復作常平倉時劉般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後仍復作之至晉武帝主豐則糴儉則糶

以利百姓之說亦立常平倉歷代皆遵其制迨唐於常平外
復立義倉又創和糴之法旋因和糴擾人罷之而常平仍不
廢宋初設立折中惠民等倉並有和買便糴諸法遞有舉廢
獨常平如故司馬光建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爲三代良法
自王安石青苗法行以常平倉散給小民限時取息而良法
盡壞矣由元明迨我　朝主國計者通計古今未有如常平
法之善者遂至今猶沿此名至與民爭利則惟桑宏羊均輸
之法當時議者以咎常平則思之未審也

能風與旱

壽昌案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注能音耐即
此能字也禮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音能蓋兩字互相

訓也案淮南子墜形訓食水者善游能寒卽此能字
㠯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
壽昌案崔實政論曰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敎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故世傳牛犂之法自過始志又云故平都令光敎過㠯人輓犂是人犂之法又自光始史旣無傳並其姓亦亾之
敎民煮木爲酪注
壽昌案服虔曰煮木實木不皆有實也或曰餌朮何能處處有朮乎如氏云杏酪之屬幾與食肉糜療饑同尤謬說也王莽傳分敎民煮草木爲酪多一草字是葢猶近世饑歲民屑榆樹以爲粥取穀樹汁以爲羹之類

置養澹官

養澹卽養贍也此官新莽時偶置卽廢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㠯前其詳靡記云

壽昌案通考錢幣考云自太皞以來則有錢矣太皞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又云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案馬端臨雖引述亦未詳所自並不能析其制與名卽班氏所云其詳靡記也

輕重㠯銖

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以泉字爲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謂流於泉布於布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樵此語明駁班志壽昌謂志以音義爲訓理諧物協似無所爲沿鑿也

計本量委則足矣

注李奇曰委積也壽昌案委末也言計本而量末也禮記學記或原也或委也注本曰原末曰委

不得豪奪吾民矣

豪奪豪強也雄也恃其雄強以奪之猶強斷之稱武斷也上卷云已武斷於鄉曲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通攷錢幣攷云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一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蓋前此鑄錢有肉好無周郭也

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已困辱之

自秦以來設七科謫爲軍除吏有罪亡命贅壻三者外賈人

廣雅書局栞

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也高祖八年時詔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漢律八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蓋賤商重農漢承秦法武帝天漢四年尚發七科謫爲軍以征匈奴未弛賈人市籍之禁也至桑宏羊以洛陽賈人子起家侍中仕至御史大夫而舊制盡廢矣

各隱屏而鑄作

隱避藏也屏私處絕人蹤跡也屏音丙壽昌案卽今之姦民私鑄錢者也

刑戮將甚不詳

壽昌案詳卽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凡祥多作詳詳祥古通

也淮南子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誘注詳善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劉攽謂上萬字誤衍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壽昌謂劉說是也何焯校本謂宋本亦有萬字壽昌案上條顏注引此語亦有萬字則此字之誤衍自唐已然不但宋本也

軍功多用超等

超等起於常等之上今向沿此名

廢居居邑

壽昌案卽書之廢遷有無化居也書注王氏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此云廢卽無居卽有也本志又云實買居邑亦卽此義

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壽昌案武帝紀元狩四年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㠯足用

大農顔異之誅亦在是年見百官公卿表

錢益多而輕注臣瓚曰輕亦賤也

壽昌案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鑄錢益多則工省而直薄也

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

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通典算緡注云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算壽昌

案爾雅釋詁緡綸也注繩也江東謂之緡葢古曰繩漢曰緡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史記平準書作鑄鍾官赤仄仄作側索隱注鍾官掌鑄赤仄

之錢此云官郎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直以

官赤仄呼之

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

廢

壽昌案張湯之死在元鼎二年赤仄錢之廢當元鼎四五年顏異誅在元狩四年前於湯死二年又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六年復下改幣之詔此是歲兩字不能蒙異死說通考云元鼎二年令京師鑄官赤仄錢湯死在冬是歲者是鑄赤仄錢之歲也又案是時言利者多以桑宏羊爲最而心計刻深尤莫如湯赤仄害制楊可告緡流毒徧天下皆湯一人之爲也

中家已上

中家猶文帝所云中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

益廣關置左右輔

史記平準書關作闗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

顏注所姓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跡此卄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大謬壽昌案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云名也所其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又案後書劉茂傳有云時小吏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案大夫華所事之後傳又云除父奉爲郎中是所

翰之父所奏也足徵周至漢皆有所姓其說爲久

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

後世流民就食之法放此

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壽昌案辯卽辨本字亦卽辦也說文辯治也又辦致力也集韻辦具也史記項羽紀項梁常爲主辦本書項籍傳同三國魏志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辦耶一辦卽一辦本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辯此言河東守不意天子行至供張不具遂自殺也

行西踰隴卒

注引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壽昌案此五字應作兩句讀

行西踰隴句注孟康曰踰度也卒一字句注倉卒也幷宜注卒音猝庶下從官云云義自明

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

壽昌案百官表治粟內史景帝時改大農令武帝時改大司農搜粟都尉爲武帝軍官不常置宏羊實領此官見宏羊傳此治字或誤也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天漢元年宏羊由大司農貶爲搜粟都尉其爲大司農是太初元年更大農令爲大司農之始此是元封元年爲大農令者是張成且都尉是大司農屬官何能領大農又已更名大司農不得仍稱大農也

元龜爲蔡注

蔡出善龜故名大龜爲蔡猶之衞出騾故呼騾爲衞朱提出銀故呼銀爲朱提也顏引如注蔡國居大龜臣瓚注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不出蔡國也顏从如說而駁瓚注壽昌案論語包咸注曰龜出蔡地因以爲名則其說舊矣

莽立五均官

均輸之說始於桑宏羊均輸之事備於唐劉晏二子雖非知道然其才自過人蓋以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置官峻刑也蘇軾謂其初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置官厲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雖不明言販賣而既已許之變易未有不與商賈爭利者馬端臨謂古人之立法惡

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販之獲利而欲分之壽昌謂此數語洞見癥結噫自均輸變而平準平準變而五均法愈密而民愈困法愈窮而民愈困而不可支矣

故詩曰無酒酤我

毛詩酤一宿酒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以酤爲買卽鄭所本也顏注則本之鄭說晏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皆以酤爲買也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

壽昌案論語原文沽酒市脯不食經旨卽此志所云薄忠不誠疑而弗食爲其物之出於市與酤也志引以證推酤節去

市脯兩字顏注云孔子齊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書之意不合且古者齋時不飲酒不茹葷葷爲草有惡臭者豈脯之類乎將酒非由酤出齋時卽可食乎論語本作沽此作酤古今字也

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壽昌案後書五行志云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遂復也述遂誅滅

漢書注校補卷十七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十八

長沙周壽昌撰

郊祀志第五上

郊祀志

壽昌案此志分上下二卷上卷全本史記封禪書故專敘封禪事下卷則敘封禪書未竟者乃兼敘歷朝祀典至新莽而訖

禋於六宗注

壽昌案六宗之說言人人殊注所引孟康之說本於鄭康成其曰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安國書傳也曰天宗三地宗三者賈逵也此外云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云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郎王莽所引歐陽伯和夏侯勝夏侯建之說也晉張髦云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三廟六宗郎三昭三穆也宋大儒亦取其說而王氏樵駮之世代綿邈禮典無徵各獻所疑各存其說姑備參考一經詁難無一足據矣若乾坤六子虞舜時疑未必有此言此王莽所引劉歆之說也顏謂其最通竊所未喻

班瑞

史記班作遍

五樂

史記樂作玉與尚書同

後十三世

史記作十四

二龍去之

壽昌案先未敘明天賜二龍之故此四字無根非注幾不明

何語矣

其後十三世

史記作三世無十字

伊陟贊巫咸

此句下史記有巫咸之興自此始七字

後十三世

史作十四

其後十四年

史記作十六

從東方來

史記作東南

野雞夜鳴

史記鳴作雊

七十一年

史記作七十八年

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史記正義蠱者熱毒惡氣爲傷害人故磔狗以禦之壽昌案

說文梟桀死之鬼亦爲蠱左傳昭元年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注蠱惑疾是凡厲氣傳疾者皆可謂之蠱也禮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說文磔攘祀除厲殃也蓺文類聚引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後四年

史記作六年

後十三年

史記作十四

七十二家

壽昌案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又案志自桓公既霸至桓公乃止管子封禪篇語史漢皆引之又管子所記自無

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史記注引韓詩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緯書河圖眞記作七十二人許愼說文序作七十有二代

西代

此句下史記有大夏涉流沙五字

設射不來

史記作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引徐廣曰貍一名不來壽昌案从史記作貍首則射不來語方有根

宋太邱社亾

史記索隱引應劭曰云亾淪入地非也案亾謂社主亾也

祠騶嶧山注

史記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魯穆公改作鄒

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

壽昌案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爲壇至秦皇漢武

始用石檢

已天齊也

齊讀如臍

祠盛山

史記盛作成此志後亦作成盛成古今字也

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尙羨門高最後皆燕人注

史記作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句最後皆燕人索

隱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尙無所見此作元尙充元字近也羨門高者秦始皇使盧生求羨門子高是也最後猶言其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壽昌案師古注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疑不然也

騶衍㠯陰陽主運法

壽昌案前云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此引晉灼云燕昭王築宮師之故作主運之篇燕昭立當齊湣王時築臺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不聞有騶衍也且年代亦不

合

沙邱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此引臣瓚云在鉅鹿縣東北壽昌案地理志鉅鹿自注紂所作沙邱臺在東北七十里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邢州平鄉縣口下云沙邱臺在縣東北二十里皇甫謐帝王世紀紂自朝歌北築沙邱臺十三州志秦王東巡死於沙邱鉅鹿縣下云案漢鉅鹿縣今平鄉郭是也故沙邱臺西漢在鉅鹿唐在平鄉也然注漢書據地理志為正

冬塞禱祠

史記塞作賽是也此書下冬賽祠亦正作賽顏於賽字音訓

俱作塞而不改作賽字葢慎之也

吴山

史記作吴岳

岷山

史記作文山

嶽壻山

史記壻作嶍

諸布

爾雅祭星曰布郭注布散祭於地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孫炎云旣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

諸逐

史記逐作述

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

杜亳史記杜作祠史記誤五杜主史記五作三

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

史記邑上有部字

明年黃龍見成紀

注師古曰天水之縣也壽昌案此爲文帝十五年天水置郡爲武帝元鼎三年事師古於文帝紀注云成紀隴西縣此忽注云天水縣一紀其時一書其實義各有當也

日卻復中

壽昌案日卻復中必無其事當是晝長天霽平賄掌晝漏之

宦妾習漏刻時上方向平左右窺上指而證成之也故本紀不紀其事但於十五年書得玉杯又云明年改元次書後元年而已明乎玉杯實有其事無所爲日再中也

舍之上林中虒氏館

注如氏曰虒音蹄鄭氏曰音斯師古曰鄭音是也其字從厂從虎史記虒作虒館作觀

則厚禮置祠之內中

內中戶中也說詳後各傳內

少君資好方

壽昌案資藉也好方好爲方也

安期生食臣棗

史記臣作巨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注

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鍾音才恚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此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壽昌案作二人者非也宜从徐廣說觀下文僅有寬舒無黃鍾其人可證徐樹銘曰據注黃鍾本二縣則寬舒爲史或黃或鍾定有專屬今渾稱黃鍾宜孟康疑爲人名也壽昌謂徐說是也因考史記始皇本紀並勃海以東過黃腄本書主父偃傳秦始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皆以黃腄連稱與勃海琅邪對舉史臣隨筆仍之爲黃爲鍾究未能定疑有一字衍也鍾史記及本書地志皆作腄

上有所幸李夫人

史記封禪書李作王從史記為是有詳案在外戚李夫人傳

游水發根

壽昌案言游水人發根也服虔晉灼兩解甚明師古獨謂其非云游水為姓發根為名殊誤本志中如趙人新垣平黃鍾史寬舒齊人少翁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皆兼地與姓名敘入無但稱姓名者游水在地理志臨淮郡之淮浦

其名曰畫法

史記畫作書

今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如氏曰改元狩元年壽昌案此因郊獲獸故改元元狩非必

四獸之爲狩也而漢碑竟有以狩代獸字者

鑠大膠東宮人

注服虔曰王家人壽昌案據此則男子亦得稱宮人矣

又吕衞長公主妻之

史記索隱案衞子夫之子曰衞后長女故曰長公主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壽昌案婁敬傳云欲遣長公主是魯元公主外戚傳女爲館陶長公主是文帝女嫖一當高帝時一當文帝時皆是也

自大主將相吕下

大主若後世稱大長公主矣

晏溫

史記作𪅷鷕

皆嘗鬺亨上帝鬼神

顏注曰鬺亨一也鬺烹煮而祀也韓詩曰於以鬺之惟錡及釜壽昌案毛詩鬺作湘讀若鬺假借字說文鬺煑也卽鬺

胡考之休注師古曰何壽之美

壽昌案左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耇注胡耇元老之稱釋名釋長幼九十曰鮐背或曰胡耇咽皮如雞胡也詩載芟胡考之寧傳胡壽也周書諡法彌年壽考曰胡胡訓何胡考之胡不得訓何也

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注

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則從蓋字斷句顏謂其說非也以

葢爲發語辭壽昌案从葢字斷句爲是言黃白雲降帝葢上若獸形爲符篆勢也風俗通黃帝與蚩尤戰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葢正與此類

上雍注師古雍地形高故云上也

壽昌案此言上幸雍也觀下云幸雍西至雍不云上雍可證似不得如顏訓

冕侯

史記作宛朐補紀作宛侯梁玉繩謂冕當作冤侯句音近壽昌案宛朐地志屬濟陰郡作宛句師古曰句音劬唐始名宛句不獨漢書誤冤爲冕卽史記作宛亦恐唐本傳寫之譌至誤句爲侯或因補紀宛侯而誤此句字音劬不音鉤不得謂

與侯音近也又句字不得作朐臨朐一在齊郡一在東萊郡
　朐在東海郡皆漢縣史記之朐字亦誤要可證其無鉤音也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史記君作居从史記為是
迺斷斬非鬼神者
以事鬼神為非而議之者也壽昌案此是公孫卿恐人議其
　非故借黃帝語惑武帝使之峻刑以禁議者
鹿水中而酒之
　史記酒作洎
三星為泰一鋒旗
　史記無旗字

卿曰僊非有求人主者求之

壽昌案欒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乃大甫被誅而公孫卿復爲此語以惑上如出一口可見其時方士別無伎倆而武帝之受誑亦如故後世推帝爲雄才大略若此等事才略亦可知矣

先類祠泰一

注師古曰類祠謂㠯事類而祭之壽昌案類亦祭名書肆類於上帝是也爾雅類作禷

奉車子矦

蓺文類聚引漢武帝集曰奉車子矦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爲歌詩壽昌案霍去病子名嬗字子矦謚哀矦以奉車

都尉從駕志不姓名而官且字之亦異

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祠而去

注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案爾雅郭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壽昌案尚書大傳云沈四海鄭注沈祭名周禮夏官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是祭川並用牲玉或沈浮儀禮覲禮云祭川沈公羊疏引孫炎云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左襄十八年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王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湛於河金鶚謂沈玉非祭禮然史記河渠書云搴長茭兮湛美玉封禪書云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即本志前祠江水各神皆有牲及圭幣是祭河沈玉因漢制也

郊祀志第五下

上往常遽

玉篇遽急也疾也卒也顏注速也亦是此意壽昌案此是忽促之意公孫卿語意是如此

則作益壽延壽館

史記作益延壽觀凡館字史記皆作觀

迺作通天臺

史記作通天莖臺

天子爲塞河興通天

史記天下有臺字

迺下詔赦天下

影景祐本宋氏祁校南本凌氏評林本毛氏汲古閣本俱同

壽昌謹案　殿本作迺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多十二字蓋照北宋佳本校寫云

丁夫人

案此亦如戰國時善爲匕首者名徐夫人皆男而女名也

封鉅

史記鉅作臣此因前食巨棗之巨互誤也

炅歲雍縣無雲如靁者三

壽昌案如猶而也左隱七年傳及鄭伯盟歃如忘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杜注如而也詩風雨如晦注同荀子儒效篇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忘注如讀爲而

五牀

史記無牀字史記脫也

寛舒之祠宮注李奇曰皆祠名

壽昌案李奇語應注有薄忌至五牀下寛舒上寛舒人名即黃錘之史寛舒也史記宮作官宜從史記

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

劉攽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璽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並周康寶鼎爲四周康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壽昌案據劉氏說是宋本漢書隨侯下本有珠字今將珠字脫去則當以劍屬隨侯下之寶玉寶璧又未測是何等玉璧也又案衞宏云傳國璽其玉出

藍田非和氏璧也則劉說亦未確又案後書禮儀志下云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是亦隨侯下有珠字之證

陑陝且百里

陝應作陿誤脫去兩畫也陑陿兩字本書中屢見

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

壽昌案各家讀德字斷句通字斷句典字斷句何焯讀明字斷句典字斷句方扶南讀德字斷句通字斷句典覽羣下作一句云典察也壽昌案典無察字訓禮曲禮典司六典法言既爲天典命矣注或訓法或訓主則作典覽羣下讀訓主覽猶云總覽也亦通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

何焯云監本作紫壇宋本同以文義求之作柴爲是亦不當有壇字更考善本亦有壇字壽昌案各本俱作紫壇惟　殿本紫作柴無壇字是也又案紫壇是漢八郊兆上云紫壇八觚即其制也元帝初以匡衡言而廢未久卽復至後漢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陽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三輔黃圖所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與此合五帝壇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卽紫壇也惟此句文義不合宜謹遵　殿本如何說

本秦侯

案秦列諸侯本伯爵故稱秦伯後僭王故稱秦王無稱秦侯者此僅見

皆罷

尙有諸明年凡山等祠應皆在所罷中統於之屬兩字也

本草待詔

本草顏注謂方藥本草壽昌案樓護傳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西漢時已有方藥本草一書然蓺文志不載恐非今世傳之神農本草也隋書經籍志有神農本草八卷

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

壽昌案宋相承以繫辭爲易大傳見李心傳丙子學易篇非也繫辭中無此語惟大戴禮本命篇云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是易大傳卽此語惟少一鬼字二字作

三傳寫或異也

服食不終之藥

不終猶言不死也

化色五倉之術者

案此術今世傳黃庭內外景經兩篇備言之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㠯獲福助卻秦師

壽昌案楚懷王生平除將卿子冠軍外僅見此數語

三五之隆注

顏注爲三皇五帝非也劉奉世謂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三世文帝五世武帝也方扶南云三謂三泰一五謂五方帝

不答不饗

壽昌案不答不答其誠不饗不饗其祀也

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嶭順議郎國由等

方扶南云漢時連名上議署名不姓用姓始此壽昌案下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仍不署姓矣

液湯

藝文志經方家有液湯經法三十二卷殆服食之法壽昌案莽求神仙術或卽蘇樂所傳也

其後已母傳子

本生火故云以母傳子也

漢書注校補卷十八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六一十九

漢書注校補卷十九

長沙周壽昌撰

天文志第六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

壽昌案晉書天文志馬續云天文在圖籍云云後書天文志云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齊召南謂此志馬續所撰故晉志引此云直曰馬續云此言信然然晉志此下續引張衡語最多此志無之則晉志或别采續語也又案隋書天文志云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又云衡所鑄之圖遭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續在未亂前必尚見衡圖籍今志與史記天官書有異同者應

是續本之於衡者也○又案列女傳班固著漢書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固女弟昭踵成之又云漢書始出多未能通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天文志本固擬而未成其妹昭繼成之馬續則又成昭所未竟者也

暈適背穴

注引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壽昌案適音讁禮昏義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注鄭氏曰適之言責也左昭三十一年日始有讁故適亦音讁

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

壽昌案晉書天文志馬續云張衡言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

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行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

殷中州

宋均曰殷當也

臨制四海

史記天官書海作鄉壽昌案斗杓所指四方以定四時故下云分陰陽建四時也

五日司祿六日司災

史記祿作中災作祿

衿

史記作鈐索隱云鈐音其炎反星經鉤鈐二星主法第一名天健二名天宮元命包曰鉤鈐兩星以閑防神府闓舒爲主鉤距以備非常也晉書天文志健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籥又云太白犯鉤鈐月奄鉤鈐皆作鈐壽昌案各本皆作衿衿鈐古字通也

左角理

史記理作李壽昌案李卽理法官也姓譜以李爲臯陶理官之後蓋李理古今字也

筐衞十二星

史記筐作匡壽昌案匡襄也助也宜從史記作匡又案匡之作筐恐因上斗魁戴筐字而誤觀上云環之匡衞十二星藩

臣本作匡也

曰哀烏

史記作蔚然

皆羣下不作謀也

史記無不也

有隨星四

壽昌案史記隨作隋音他果反宋均云南北爲隋隋謂垂下也此作隨則謂隨從之星也

柳爲烏喙

史記喙作注索隱引爾雅云烏咮謂之柳孫炎云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又云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咮壽昌案今志作

噣不作咮本書五行志云咮七星作咮不作噣爾雅咮謂之柳咮上無鳥字詩小星傳三心五噣正義引元命包云柳五星釋文引爾雅作噣謂之柳是噣一作咮亦作噣也

封豨

史記豨作豕

旄頭

史記旄作髦

曰司寇

史記作司空注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惟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誤爲空也壽昌案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

軍二曰次將尚書三曰貴相太常四曰司祿司中司隸五曰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大理而本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是有司災而無司寇而司寇獨爲危東六星與史記及隋書天文志皆不合或古今異名也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

周菽云營室爲清廟亦曰離宮二名也閣道屬下乃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成句也蓋紫宮後六星絕漢抵營室者曰閣道漢廣長故指言閣道以著其處非言清廟曰離宮閣道也後人不能句讀遂誤斷耳元命包云營室十星晉書曰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可見史公清廟離宮是未分之名晉書所言

是旣分之名也若再加以閣道共十四星非所聞矣壽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則實以爲淸廟曰離宮閣道爲句漢中四星曰天駟爲句攷史記注自詳

王梁

史記梁作良

天橫

史記橫作潢

石氏甘氏

壽昌案七略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後書郎顗傳石氏經曰注石氏魏人石申夫也見蓺文志考蓺文志無之隋書經籍志石氏星簿經讚一卷星經一卷甘氏史記云齊

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本魯人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
天文星占八卷隋經籍志甘氏四七法一卷陳餘傳甘公注
文穎曰善言星者晉灼曰齊人是魯楚齊占籍既別而時次
又不相及當別一人太平御覽六有石氏星經

易其鄉注
宜如一說易鄉而出入也案凡星行遲者爲留速者爲疾亦
有訓易爲疾者此語似不得訓作疾也

爲雍沮
壽昌案雍音壅遏之壅

是謂驚立絕行
壽昌案驚立驚位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位作立注

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故書位作立

云云此立字宜正作位字

司詭星

史記詭作危

地維臧光

史記臧作咸

其本曰人

史記人作火

其所住者

史記住作往

大流星

史記流作奔

天暒

史記暒作精

川塞谿垘注

史記注徐廣曰土壅曰垘

與人逢遌

遌史記作俉注俉迎也亦作迕與遌同

譌言誠然

史記譌作化化卽古譌字書吕䅩爾雅釋言譌化也書平秩

南譌傳譌化也

西北戎叔爲注

孟康曰爲成也叔史記作菽壽昌案廣雅釋詁三爲成也國語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注同淮南子天文訓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高誘注不成爲介蟲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高注不成爲魚與此訓爲字義同外此禾不爲麥不爲菽麥不爲淮南如此句最多

泉水踊

史記踊作躍

因已張楚並興

案張楚陳涉號並興兼項羽之楚而言也

不太僕則奉車

壽昌案不猶非也言非太僕即奉車當之也

如漣李

案漣李卽連理也

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壽昌案太皇太后卬成王太后也避時或避與熒惑觸犯之時因其占有病君也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見後書來歷傳此足與避時之說相證

軒轅南耑

耑卽端說文有耑字無端字

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

紀無從目人當來五字壽昌案从目人來四字合成纂字蓋

言元后臨朝王莽篡國也

漢書注校補卷十九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

長沙周壽昌撰

五行志第七上

次四曰叶用五紀

韻會叶古文協字

則陰氣協木

壽昌案晉書五行志引作脅木　殿本已於本志改作協木

名泳介爲木介

壽昌案俗亦呼閒樹見本書劉向傳注亦謂之樹介見唐書

志

夫人譖桓公於齊侯注師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壽昌案桓公三年娶齊姜氏爲夫人六年生世子同十八年與姜氏如齊遂被戕當時姜氏淫佚聖人恐子同生時啟後人不韋牛金之疑故特於桓六年書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於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後乃云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明姜氏以公見謫告齊侯無他語也惟莊公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顏此注據公羊而不用左氏案此言是姜氏造言誣公以激齊襄之怒所謂譖也又案穀梁子同生傳云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范甯注時曰齊侯之子同乎他人此說更繆顏注用公羊傳亦非用此注也

言宮舉區皆災也

壽昌案經明書曰西宮災則止災西宮他無與也此乃云言

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且云言宮舉區皆災也竊所未喻

左氏經云

壽昌案八火也脫去傳曰二字下文陳災引左氏可證不則經字當作傳前有公羊傳曰後引左氏傳曰可證

榭者講武之坐屋

壽昌案上文云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又云何以禮樂爲而藏之亦指宣榭言也此忽云講武之坐屋說兩岐

不因其宮館者

言不詳其火之所因並火何宮館也

廢世子

案周制王之太子亦曰世子周禮天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

是也此敘周景王太子猛事猶稱世子用周制也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董仲舒對云云

案六月丁酉武帝紀作二月乙未仲舒本傳云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艸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是所對雖出仲舒而實偃所奏也

驕揚奢侈

揚輕揚也

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

案董仲舒傳云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此乃復用步舒治獄且以春秋誼

顯斷於外據淮南王傳是獄所連引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

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

案成帝紀云皇曾祖悼考廟災注宣帝父史皇孫廟若皇考

廟則是孝元之廟矣此句明有脫文

山陽亾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

壽昌案本紀成帝永始三年作經歷郡國十九此作四十餘

不合考漢郡國共一百三據此當半天下矣成帝時無此大

亂明此衍四字

嚴公七年秋大水亾麥苗

壽昌案左傳疏云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

葢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

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

案郊祀志上云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不云謀反此史家詳略互見法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從作艾

艾書作乂

時陽若

陽書作暘

時奧若

奧書作燠

舒恆奧若

舒書作豫

霿恆風若

霿書作蒙注服虔曰霿者人傋霿荀子儒效篇愚陋傋霿注傋音寇傋霿無知也傋譌作溝霿作瞀即霿也

縛戮諫者夏侯勝等

壽昌案勝當乘輿諫云云王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未殺也此云縛戮諫者幾疑已縛而戮之宜以紀傳參看

閔勉遯樂注師古曰言流遯爲樂也

壽昌案遯逸也言逸樂也逸亦作佚

天隊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亾之旣

壽昌案痛其下應有後人兩字

老夫罪戾是懼

壽昌案古者七十致仕自稱曰老夫今趙孟年未盈五十迺

對王朝之卿自稱老夫宜劉子料其不復年矣

其反亡分乎

壽昌案此分字卽分寶玉於伯叔之國之分字也作平聲讀

對上受明器言顏音扶問反誤

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㠯爲諸侯

壽昌案三卿韓虔魏斯趙籍也司馬公資治通鑑斷自晉三

卿即本此志語春秋晉事終於出公八年三卿分晉時距春秋之終蓋八十餘年矣通鑑之上接春秋以此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壽昌案杜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無冰書冬溫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杜注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壽昌案杜氏明以建子爲春首也不書正月疑脫文

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

顏注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錢

泰吉曰此自劉向差謬非伏生誤也郊祀志亦以桑穀爲大戊事

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注

顏注相室猶言相國壽昌案漢初功臣封矦復拜丞相建國設官相國自蕭曹二人後卽無此稱非用勷相我國家之謂也相室稱宰相此僅見合韻之說庶近之不必援相國爲儗也

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

此卽新莽所稱伯王者也

天辟惡之

天子稱天辟僅見此

君吝於祿信衰賢去

此即前所云祿不遂行也

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鬭楚國呂縣白頸不勝

下云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此處並無白頸者小之語

道人始去

道人有道之人與藝文志經術之士稱術士同

而桓有妬娼之心

壽昌案魯桓縱妻淫佚失刑于之化迺謂其有妬娼之心必

如何始謂之無妬娼耶

毋得擅上法

壽昌案本志上云是時大將軍王鳳顓權擅朝本書又云王

萃擅朝擅上之擅即此擅字顏前注非後注是也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

壽昌案成帝紀鴻嘉三年皇后許氏廢許后傳廢徙居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云云后旋自殺是后之死在元延三年距此十二年即距帝之崩亦止十五年安得云十六年

消卦爲觀

殿本及各本消作於壽昌案作消者是也觀爲八月辟卦京房上封事有曰辛酉以來少陰倍力而乘消息注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爲辟辟君也消卦曰太陰姤遯否觀剝坤息卦曰太陽復臨泰大壯夬乾此八月消卦爲觀息卦爲大壯也

塞埤擁下

案擁下障下也禮內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注擁猶障也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拔宮中樹七圍已上十六枚

壽昌案枚幹也詩大雅施於條枚徐鉉曰自條而出也枝曰條幹曰枚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謂展氏有隱慝劉向以爲公子季友世官之應董子以爲陪臣不當有廟之應皆與左氏異劉歆則主左氏說晦劉向以爲正晝皆暝劉歆則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且引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爲證與其父向所說異壽昌案應如歆說若正晝而暝當書晝晦矣又考成十六年經書六

月丙寅朔月晦當是乙未春秋釋例經傳長厤云六月小七月乙未朔故歆云六月爲甲午晦也

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

錢泰吉曰史記秦紀惠文王十三年始都咸陽即惠王也此作文惠誤

王心弗㦰

㦰裁制之意書西伯戡黎古文作㦰黎是㦰古戡字注引孟康作堪堪戡古字通也

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爲列侯

壽昌案注所引傅氏封三人鄭氏封一人丁氏封二人已是六人當時外戚並無周氏或因丁明子丁滿封平周侯周字

誤衍周氏兩字也晉書五行志引此無周氏並無鄭氏

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

注孟康曰專員也壽昌案員卽圓孟子方員之至也易繫辭圓而神釋文圓本又作員正文兩專字宜讀若團說文團圜也从口專聲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團圓也

亦重見先人之非注

壽昌案禮郊特牲注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疏引賀氏云重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重煩百姓索隱注重猶難也此重亦當訓難顏兩注俱不合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後秦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麻與岌說合壽昌案顧棟高春秋朔閏表云三年正月己亥朔二月己巳朔注云杜注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案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於去年十二月置閏若移此閏於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於穀梁之說合矣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漢晉時猶然今姑從長麻壽昌謂依顧氏說則是歲五月大己巳朔戊戌晦二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二月小己巳朔丁酉晦亦不能如岌及一行所言推至三月朔必移閏於三月斯可耳宋趙汸曰

案長麻大衍麻所考春秋日食多不入食限者由麻法有疏密入食限而日月復不合者置閏不同故也此說可謂覈其通案岌後秦人造甲子元術通數十七萬九千四十四日法六千六十三所推正春秋日食二十事詳載元史麻志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岌說合元授時麻亦合

桓公十七年丙戌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大衍麻推得十一月交分入食限失閏也授時麻推之與大衍同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大衍麻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以授時麻

推之是歲三月朔不入食限五月壬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爲三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大衍麻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亦失閏也故誤七爲六授時麻推與大衍同壽昌案左傳杜注云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正義云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顧棟高曰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也據此則大衍與授時麻推正左氏者爲未審也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壽昌案授時厤推之是歲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失閏也大衍同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授時厤推之亦合葢五誤爲三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壽昌案左氏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大衍厤推四月癸丑朔去交分入食限差一閏授時厤同宋趙汸引長厤五月壬子朔顧棟高春秋朔閏表四月壬午朔亦非癸丑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姜岌云二月甲午朔無癸亥三月癸亥朔入食限大衍授時厤俱同失閏也春秋朔閏表作三月壬辰朔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壽昌案左傳杜注以七月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授時厤亦然春秋朔閏表七月乙未朔甲午晦十月甲子朔以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己丑爲十月二十六日也是誤十爲七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姜岌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厤議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葢誤授時厤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壽

昌案朔閏表是歲五月小壬寅晦若五月大盡則是癸卯晦

當六月甲辰朔也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厤推十一月丁

巳朔交分入食限授時厤同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大衍授時厤俱同壽昌案杜

注云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朔閏表七

月丁巳朔八月丙戌朔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姜氏岌云比月而食宜在誤條大衍亦以爲然授時厤推之

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爲是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日有食之

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授時厤推

之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壽昌案董子推步不明而好

附會古驗妄爲云云左傳孔氏正義云二十一年九月十月

頻日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

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

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

交之末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帀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

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日食無理今七月日食既而

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葢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後

引劉炫說亦如此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壽昌案左傳杜注云今長厤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又云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厤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孔疏云魯之司厤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以儀審望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以敘事期今考長厤云閏十一月建酉乙巳小後閏月建戌甲戌大十二月建亥甲辰小此孔所據杜說也

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授時同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姜氏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授時麻云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入食限壽昌案左傳明載太史言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則爲周之六月不應有誤春秋朔閏表九月係癸卯朔非甲戌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壽昌案左傳杜注云此月有庚戌又以長厤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孔疏亦證杜爲是未復考正云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考春秋朔閏表

是歲閏十二月癸酉朔而元授時麻推爲癸酉朔駮杜注非

是不知此非日誤後人未考是閏十二月朔耳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授時麻推之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益失

一閏壽昌纂麻法後密於前周用六家麻已疏漢改用太初

麻劉向父子雖主三統麻並未行後漢用四分麻課日月多

失驗其術尙疏晉杜預以乾象麻正之稍密矣唐一行大衍

麻又加密元郭守敬詳正授時麻兼以西法愈益密於古時

宜與春秋麻法多不合顧後法雖詳而創始非易必以後密

詆前之疏是何異以大輅笑椎輪也　杜預春秋長麻說有

云劉子駿造三正麻以脩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

正厤惟得一蝕比諸家旣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此不可之甚者又云日蝕於朔此乃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月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又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壽昌案杜破三統之說此言最爲簡當

地震蕭牆之內注

顏注本之論語鄭氏鄭云蕭之爲言肅也牆謂屛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

而百姓屈竭注

壽昌案屈抑也顏注盡也則以屈與詘同音而訓也

下學而上達

壽昌案論語鄭氏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顏注云下學謂博謀於羣下也則以下爲不恥下問之下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則加入畏天命意與論語本旨不合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一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上

天下分絶爲十二州

壽昌案九州幷幽營止見周禮舜典無明文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馬融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爲幽齊爲營漢儒之説必有所受顔注絶不徵引似稍疏

冀州既載

史漢皆如此讀書傳多從壺口斷句

至于嶽陽

嶽禹貢作岳

至于衡章

章禹貢作漳水經注同

鳥夷皮服

壽昌案鳥夷孔安國書傳作島言海島之夷也顏注此作鳥

言搏取鳥獸揚州鳥夷卉服顏注亦作島言善捕鳥皆本鄭

康成說

均江海

均史記注鄭康成曰均讀曰沿

酆水逌同

書禹貢酆作灃逌作攸史記引此亦作灃

荆岐既旅

壽昌案荆亦山名此雍州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卽道汧及岐至于荆山者也與道嶓冢之荆山在南郡臨沮者有別

滍曰潁湛

案湛許注云未詳周禮鄭注亦云未聞惟水經注汝水下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又引春秋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及晉師戰於湛阪云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湛水以名阪又云湛水又東南逕蒲城京相璠曰昆陽城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又云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元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攷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京兆尹下元始二年

汪遠孫曰漢平帝之二年也時王莽篡漢改郡縣而志必繫諸元始者此亦尊漢一代之制壽昌案師古云漢之戶口當元始時最爲殷盛故志舉之以爲數也此注甚明非因尊漢而繫諸元始莽篡漢在元始五年後又歷子嬰始僞改元建國若元始二年莽雖居攝漢祚未改卽不尊漢豈能他屬況此係漢書地理志自是一代之制所存雖莽改郡縣亦止小注於旁不能與漢名平列也又案班志於各郡縣凡莽改名必書者因莽改秦地名恐後世流傳或有錯互故注明以昭核實其京兆尹莽亦改曰西都京兆大尹分旁郡爲二曰京尉師尉志獨不書者所以尊本朝而崇京師也三輔兩河不書所屬亦是此意○壽昌案班志亦閒有用東漢制追繫於

此者如朔方幷入幷州爲建武十一年事而此志皆屬幷州無屬朔方者魯國屬徐州光武改作屬豫州而此志亦云屬豫州交阯曰交州後漢始盛而此志屢書屬交州如臨淮武都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九眞河閒廣陽菑川膠東高密泗水六安皆不書何屬雍州改名之涼州全不書所屬則或傳寫脫漏不能盡咎班氏之疎此在讀者能觀其通也

長安王莽曰常安

後書續郡國志劉昭曰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壽昌案若今之附郭縣也又案注師古曰王莽篡位改漢郡縣名普易之也今案本志內郡縣注莽更名固多而闕者亦過半師古

謂爲普易必是顔在唐初所見班書鈔本如是迨傳鈔脱略
遞刊尤漏故今志中未載者閒於後漢書水經注等書刺補
一二亦可證也

新豐高祖七年置

王氏念孫云七年當依史記高祖紀作十年壽昌案三輔舊
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新豐幷徙舊社屠
兒酤酒煮餠商人放雞豚羊犬于通衢競識其家水經渭水
注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歸故象舊里創兹新邑立城社樹
枌榆令街處若一分置豐民以實之故名之曰新豐又案史
記高祖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赦櫟陽囚更名酈邑
曰新豐據三輔舊事及水經注云云是新豐特爲太上皇置

帝上太上皇尊號在六年太上皇崩於十年七月則新豐爲七年所置無疑而史記作十年與班氏異者葢建置在七年更名新豐則在十年耳觀上長安高祖五年置而史記作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葢追書其名班書常例此亦追書之而以七年紀其改置之實也王氏強改七作十殆未細審此史記誤也太上皇崩於十年尚何庸作新豐也

湖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

壽昌案晉王隱地道記曰胡縣漢武改作湖錢氏坫謂胡周厲王名或天子祠卽厲王祠予謂旣祠厲王豈至卽以名名其縣段氏玉裁謂胡者大也見釋詁葢周時舊名也武帝嫌其爲匈奴之稱易之此說亦無據攷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

記曰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之下有龍垂胡于鼎黃帝登龍從登者七十人遂升於天故名其地爲鼎湖縣之名胡葢以此武帝故惡而易之至云宏農湖縣則東漢之湖改屬宏農也太平寰宇記湖城縣漢縣屬京兆尹舊曰胡建元元年更爲湖知此注建元下奪一元字也王先謙曰故曰胡者故舊也即寰宇志所云舊曰胡也

南陵文帝七年置沂水出藍田谷師古曰沂音先歷反

壽昌案此薄太后陵也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七年四月丙子初置南陵未置縣也史記景帝紀二年置南陵縣是文帝時置陵景帝時始置縣也曰南陵以在霸陵之南故初謂

之南霸陵置縣後卽謂之南陵也志似誤當從史記表及本紀覩下雲陵昭帝初置三年始置縣平陵昭帝置至宣帝時始置縣可證也又注師古曰三字古字上他本奪師字沂音先歷反沂字無此音因下宏農郡析縣注析音先歷反五字誤衍於此也

左馮翊

壽昌案徐鍇說文注馮本音皮冰切經典通用爲依馮之馮今別作憑非是王莽傳分改左馮翊曰前輝光後又分其郡二曰翊尉光尉本志不書說見前

高陵

壽昌案水經渭水注引晉太康地志謂之高陸閻氏若璩謂

左馮翊治高陵而韓延壽傳有行縣至高陵語則必非郡治也壽昌案三輔黃圖漢武改稱三輔時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惟三輔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韓延壽時爲左馮翊由長安城出行縣故云至高陵也

夏陽有鐵官

續志云右屬大司農本注曰郡國鹽官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壽昌案食貨志下有云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又云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又云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又云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又云元

封元年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又云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又云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葢鐵官之置實始前漢雖在郡國而仍屬大農至中興後始專屬郡國耳

臨晉莽曰監晉

壽昌案莽於縣名臨皆改爲監而下一字多仍之或以其子臨爲太子故爲之諱而取守曰監國之義乎

雲陵昭帝置也

壽昌案昭帝紀追尊趙倢伃爲皇太后起雲陵注文潁曰倢伃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爲起雲陵元始三年紀云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是雲陵初卽在雲陽縣至三年徙民實

之始別爲陵縣也

雲陽

注鄭音穰壽昌案禮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音穰之穰當作攘

右扶風

案王莽傳莽改右扶風曰後丞烈又分其郡二曰扶尉列尉

班志不書

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元和郡縣志鄠

縣下引志古扈國有戶谷戶亭汪遠孫遂疑此本國上脫扈

字扈亭扈字傳寫倒在亭下說亦近是壽昌案此本言鄠爲

古國名因有扈谷亭夏遂名扈以夏啟所伐證之語自順也

且志注古國者甚多如隨與鄀皆止注故國二字他不悉舉即正義所引亦非志原文志於鄠下不得有縣字也觀集解索隱所引志各異可證注云酆水出東南續志作豐云豐水出注云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然續志亦別出酆字如杜陵云酆在西南注云杜預曰在鄠縣東決錄注曰鎬在酆水東酆在鎬水西是即此酆水也書禹貢灃水攸同作澧周誥至於豐作豐皆此酆也葢在邑爲酆在水爲灃在山與宮則爲豐本一地名猶之姚察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也古今字不同耳

郁夷

詩周道郁夷顏註曰小雅四牡詩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

字壽昌案詩釋文引韓詩作倭夷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韓詩周道威夷孫興公天台山賦陸佐公石闕銘注同顔延年北使洛詩威遲良馬煩注韓詩曰周道威遲或疑郁夷爲魯詩顔誤作韓壽昌謂爲魯詩無據班世習齊詩或是齊詩說也郁倭威一聲之轉夷遲本一聲通假耳

雍

續志注引帝王世紀曰秦德公徙都王氏念孫云注惠公當爲悳公悳古德字惠字近而譌是也

隃麋

續志隃作渝

杜陽

續志注引詩譜曰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卽詩所稱周原膴膴也今　殿監各本注引宋氏祁曰詩作當作詩曰壽昌案注云齊詩作自杜正當爲作不當爲曰蓋宋景祐本漢書此注杜水南入渭下有詩曰自杜四字今各本脫去必宋本注有作詩作者宋氏校此注非校顏注也

平陵

壽昌案此昭帝陵也紀注引臣瓚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宣帝紀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蓋平陵初附長安至是始爲陵縣也

宏農郡武帝元鼎四年置

壽昌案武帝本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

農縣不言置郡也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安縣以故關爲宏農郡趙本作縣則本紀宏農縣之縣字或誤也惟三年作四年則恐志誤宜從本紀而元鼎以前屬何郡志失書或寫脫也

宏農衙山領下谷爥水所出

段氏玉裁曰衡領之作衙山領乃衡誤爲衙嶺析爲山領也古嶺祇作領字本篇內可證高帝紀文穎注曰是時函谷關在宏農縣衡嶺而史記項羽本紀注誤衍山字水經注河水篇引地理志曰燭水出衡嶺下谷郡國志宏農下曰燭水出劉注云前志出衡山嶺下谷亦衍山字可合以正譌戴趙二家依漢書誤本改水經注爲衙嶺者非也壽昌案錢氏坫徑

改原文作衡領下谷趙氏一淸校水經注仍作衡嶺并未作衡段先生殆記戴校本遂誤及於趙也

河東郡莽曰兆陽

壽昌案水經涑水注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隊

安邑　猗氏

壽昌案水經涑水注曰涑水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又云本司鹽都尉治領兵千餘人守之又云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是兩縣故秦之監鹽縣治也

蒲反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縣故蒲也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名蒲反也然史記秦本紀魏世家俱稱蒲坂則其名亦舊矣郡國志作蒲坂

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

本書武帝紀帝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葢桐鄉本左邑縣鄉名卽以鄉爲縣也壽昌案水經涑水注曰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是左邑下莽曰洮亭四字係錯簡宜改入聞喜下洮亭之作兆亭則洮字奪去水旁也又案武公據詩譜當作威侯

臨汾

壽昌案莽於漢縣名臨字者或改作監或別改兩字獨此與下臨湖臨沂臨洮四縣未改蓋莽好信五行小數以漢爲火德此四縣皆水旁又臨爲其子名取水克火之意故不改耳此外惟涿郡之臨鄉未改名蓋莽視鄉制甚崇於西都分六鄉於東都則曰保忠信鄉也

襄陵有班氏鄉亭

壽昌案水經汾水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郤犨邑其地有犨氏鄉亭犨與班字近而譌也

太原郡秦置

壽昌案秦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初置

太原郡注正義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卽上三十七城也本書高帝紀二年九月置太原郡葢因秦之舊時幷置上黨郡則志所云領縣二十一絶非秦時三十七城之舊也故漢初又爲代郡文二年又分爲太原國五年復爲代國武帝元鼎二年復爲太原郡

盂晉大夫盂丙邑

續志注作盂邴

京陵

師古曰卽九京續志注曰禮記曰趙武從先大夫於九京鄭康成曰晉卿大夫之墓地京字之誤當爲九原壽昌案水經汾水注曰其故京尙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是直

以京爲原矣

廣武

壽昌案後漢以屬鴈門見續志又案續志河南尹下梁有廣武城注引西征記曰有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閒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是後傳阮籍登廣武之歎卽其處非此廣武也

上黨郡秦置

壽昌案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年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本書高帝紀二年九月置上黨郡亦因秦舊也又案郡有上黨壺口石研天井四關杜業傳左遷上黨都尉是治

上黨關者也疑有有都尉三字脫去

長子周史辛甲所封

水經濁漳水注引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尙子孔晁注尙子卽長子之異名史記趙世家師古注長讀爲長短之長蓋以長狄所居得名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壽昌案長狄見春秋時而辛甲封自文王時已稱長子則顏說非是且經典釋文長丁丈反合諸竹書作尙則長字讀上聲亦已久矣

屯留

注師古曰屯音純水經濁漳水注云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純留是也顏音注本此而宋氏祁曰音純當作音

鍾不知何據

壺關

注黎侯國續志注云文王戡黎即此壽昌案注云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是國與殷畿近故祖伊聞戡黎恐而告紂也在周時與衛近故黎侯失國而寓於衛也黎被文王戡後至周中葉而始失國則周文王戡而未滅之也可知

陭氏

續志陭作猗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

壽昌案注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案水經沁水注沁水南過穀遠縣東至滎陽

縣北東入河又云河水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漢志無武陟縣卽河內郡武德縣境滎陽在武陟對岸正漢時武德縣西境穀遠屬今山西沁源縣滎陽今滎澤縣入河水道皆便水經注悉本班氏所言則本志必非錯誤也

河內郡莽曰後隊屬司隸

壽昌案後書伏湛傳王莽時為後隊屬正卽此所屬懷縣莽又特名曰河內蓋莽易郡名而以郡名其縣此類甚多不悉錄又案昭帝紀元始元年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注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壽昌案司州晉制而漢無司州屬司隸亦恐是後漢之制觀昭紀及張敞傳似三輔亦屬冀州

州

左傳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杜注今州縣昭三年晉侯謂公孫段曰賜汝州田杜注州縣屬河內郡史記韓世家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州今在河內案當時三晉分晉之南陽趙得溫原魏得脩武韓得州卽此河內郡也水經沁水又東過周縣北注縣故周也蓋水經多以州爲周如武周泉周之類

共

注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蓋卽竹書紀年內之共伯和水經注共縣共和故國左隱元年鄭太叔出奔共杜注共國今汲郡共縣

脩武

注應劭曰晉始啟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西至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續志脩武有南陽城卽應氏所謂今南陽城也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更名甯曰脩武此當爲改名脩武更在瓚引韓非書之前

獲嘉

武帝紀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壽昌案卽取易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義

隆慮國水東北至信成入張甲河過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

續志隆作林荀子彊國篇秦地東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

楊倞注臨慮卽林慮注引應劭謂避殤帝名改曰林慮是也
臨林則音同而隋書也國水胡氏渭以淇水當之非也錢氏
坫新校地理志逕改國作洹亦嫌專輒案地形志林慮有陵
陽河東流爲洹太平御覽引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
俗謂之安陽河水經洹水云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
縣北合此數說似國水卽洹水但不宜擅改正文耳又錢氏
引水經淇水注云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今徧攷水
經注無此兩語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云案水經注河水又
東北逕衞國縣南東爲郭口津一作國口一作谷口今檢水
經注幷無作國口谷口等語蓋全氏欲借以證國水而不免
附會至錢氏所證張甲河則水經淇水注明云淸河又東北

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隄高鄣無復有水矣是張甲河至東漢已枯故迹無攷雖元豐九域志云相州彰德軍林慮縣有張甲河洹水云云不過舉其名實無其水也

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

壽昌案水經各書有黃澤無內黃澤之名水經淇水注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對黃澤續志曰縣右黃澤者也地理風俗志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說文蕩水出蕩陰縣東入黃澤志當是內黃下脫去入黃二字也後攷王氏念孫錢氏坫舊主此說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

汪遠孫曰鄉當作卿引趙氏一淸曰王莽傳更名河南大尹

曰保忠信卿莽所改是官名非地名且莽方營建東都恢宏其制豈肯改郡爲鄉鄉字是卿字之誤壽昌案莽傳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又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自以東都制如長安故亦改爲鄉特設鄉以重其任莽之改地易官極爲繁碎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正以東西兩都爲畿輔地各立鄉名以示異不得以改郡爲鄉爲自小其制也況班氏此注所引皆地名沿革不能旁及官制郎偶紀漢官亦止作有某官而已志凡莽曰云云皆志其地名從無引及莽官之例全志可證至莽傳所改之保忠信卿郎此鄉之鄉彼官名此地名也

雒陽

注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壽昌案此引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之詞也或有舉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兩字截然不紊此豫州川本作雒非光武改者楊氏愼則引左傳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謂在後漢前已作雒不自光武以駁魚氏又有引蔡邕石經殘碑多士作雒鄭注周禮注召誥作雒謂鄭蔡斷不擅改經文也愚謂周禮左傳之作雒安知非後漢改書乎周禮豫州作雒雍州仍作洛者正以光武建社稷於洛陽原止改洛陽爲雒於雍州浸無與也石經殘碑後漢臣子所書遵光武制書作雒非擅改也班志除雒陽外於盧氏盬池新安穀成下皆書

雒又書上雒縣名於北地歸德直路左馮翊下皆書洛正以光武祗改伊雒之雒也經書亦有未盡改者如易之河洛書禹貢之伊洛道洛多士之洛邑洛食皆洛不能謂詩瞻彼洛矣爲雍州水故然也且世亦無後漢時書安知非後世改還耶說文亦後漢臣故於洛字下止稱左馮翊而於雒字下釋爲鵋鵙不稱豫州水也大抵光武好讖緯之學故郎位於鄗更名高邑此改洛爲雒必有明詔惜史闕未載魚豢去後漢近言必有據惜未能取證致來後人駮詰耳

滎陽

水經濟水注云王莽立爲祈隊備周六隊之制是注脫莽曰祈隊四字

偃師

續志偃作匽

成皋故虎牢

師古注號曰獸牢壽昌案穆天子傳本作虎牢顏注作獸者避唐諱也唐亦作武牢上故虎牢三字班氏自注故不避續志皋作睪

梁惠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于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于此

史記索隱西周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武公卒而立爲秦所遷而東周亦不知其名號戰國策雖有周文公亦不知滅時定當何主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惠狐聚也陽人故城郎

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地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今洛陽伊闕縣也案崑狐陽人傍在三城之間

東郡

史記索隱魏都大梁濮陽黎陽并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楚漢之際屬楚國高帝五年屬漢後仍其名不改

茬平

案泰山郡又有茬縣蓋茬平正當茬山平處茬則在山東北境也宋氏祁於此注曰茬當作茌於茬亦注曰茬當作茌壽昌案續志茬平入濟北國與泰山之茬皆作茌則茌字之俗省也史趙世家敗林人於茬案林爲林胡當燕趙北境不在

此史記山不雚蘖雚亦作槿其字从艸不从廾葬曰功崇案
葬傳封其孫宗爲功崇公卽此

黎

注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壽昌案上黨郡壺關注應劭
曰黎侯國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
孟謂此爲黎國卽今黎陽臣瓚謂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知
孟說不足據宜從應說又案水經注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
南世謂之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
泥中邑名疑卽此地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是
或爲黎侯所寓之地因而名之必非其故國也

濤

注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壽昌案高后功臣表有樂平簡侯衛毋擇孝武外戚恩澤侯表有樂平侯霍山注曰東郡夫樂平既爲後漢章帝更名何得高后即以封國宣帝復繼之表又明注東郡即不能移他處王清本邑之封則高帝時封空中同亦見功臣表

壽良

續志曰春秋曰良壽昌案王莽傳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是莽曾分壽良爲郡矣

廩邱

史記管蔡世家云封叔武於成索隱云地理志廩邱縣南有成故城壽昌案志無此注疑脫漏也

陳留郡武帝元年置

壽昌案郡始屬梁景帝中六年分梁爲五國以濟川王孝王之子明即此郡地也明在建元三年以罪廢國除爲郡此云元年或脫上下建三兩字也武帝時已屢改元斷不能空書元年兩字又案王莽傳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邱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邱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至後漢爲郡始稍復故而梁國之甾改名考城者轉屬之淮陽之国即莽改名益歲者淮陽之扶溝亦屬之於莽所改又加參錯也

僞

左傳作鄎

潁川郡莽曰左隊

壽昌案王莽傳左隊大夫王吳後書郭憚傳左隊大夫逯並

郎在此

陽翟

史記夏本紀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注劉熙曰今潁川

陽城是也壽昌案不云陽翟者葢古無分縣夏之陽城或兼

有後之陽翟縣境耳續志注引汲冢書禹都陽城

定陵有東不羹

左傳昭十一年城陳蔡不羹壽昌案陸氏釋文云羹漢書地

理志作更字是唐本漢書有因羹字音近而譌作更者矣

許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岳所封爲楚所滅

壽昌案韓非子許恃楚而不聽魏楚攻宋而魏滅許則似許附于楚而滅于魏也韓非戰國時人當較班說爲確春秋世族譜亦云楚滅之者承班志也

傿陵

左傳傿作鄢續志作隱注引李奇曰六國曰安陵葢安卽傿轉音也

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四年更名鄭公

壽昌案恩澤侯表周子南君姬嘉以元鼎四年封至元帝初元五年更封其嗣君延年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是武帝封君元帝始封侯也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地滿百里是

進公或仍故地也元始四年爲鄭公則更封於鄭也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據後書黃瓊傳封邟鄉侯注云說文邟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邟袁紹亦封邟鄉侯

汝南郡高帝置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

齊氏召南曰汝汾當是汝墳之譌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譌蓋莽改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錢氏大昕曰王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則賞都乃郡名後人妄改尉耳宜祿縣莽改曰賞都亭此亦賞都爲郡名之證壽昌案齊錢二說是也汝南故爲汝墳地於汾無涉觀下女陰莽曰汝墳可證特旣改郡曰汝墳無緣改縣與同名或女陰之汝墳下有亭字耶水

經注作汝濆

富波

壽昌案水經淮水注引十三州志云富陂縣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今案此志已有富波列縣之第五亦有女陰列縣之第十四幷無分置富波之說何得至和帝時始有富陂又案東觀漢紀光武封皇考姊子爲富波侯後書王霸傳建武二年從平鄉侯改封富波是皆在和帝前足徵闞駰說不足據而酈氏亦誤證也波即陂古通女即汝本字

鮦陽

壽昌案說文鮦魚名从魚同聲音直隴切其音紂紅反無可

疑者因舊本於孟康音注奪紅反二字於是廣韻釋文及宋時音韻各書皆有扶㮹切一音皆因此志音紂而誤也幸明監本從古善本畱得紅反二字鮦字始有正音正字通亦引志注孟康曰音紂紅反葢明時猶見舊本也洪亮吉漢魏音魚部鮦讀若絝襱云鮦無紂音當屬後人以康音反作紂紅後寫又脫紅字也錢大昕校亦同乃王氏念孫痛駁錢說牽引附會說爲七證力主音紂謂明監本不足據究於鮦字何以必應音紂之義無一確證稍與詰難皆成粉碎矣夫執東幽合韻之說則旁穿斜紐何字不可通卒使字無定音音無定義文人釣奇疑誤後學且爾雅鮦一作鱺豈鱺亦可有紂音乎又有謂鮦魚名可音同鮦陽地名必宜音紂者不知鮦

陽者鮦水之陽也鮦之名水自因水多鮦魚取義其於紂音
又何居乎趙氏一清水經注釋謂孟康音紂此是缺誤師古
章懷並承其失壽昌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有云一人新得史
記音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緣反錯作許緣反遂謂從來謬
音專旭當音專翾耳久乃知其誤若舉鮦音紂之例少加牽
附卽讀頊爲翾何不可通之與有竊謂地理之學不能蔑古
萬不能泥古卽說文徵之穰之爲𨞄薊之爲𨛜許之爲鄦息
之爲鄎鄡之爲郘不取本字求之幾疑漢志無此地名也至
於音注有一定亦有古今異呼雅俗歧稱者卽如浙之酈師
古于高紀則謂蘇林音蹢如氏音持益反兩音並同於吳芮
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宜益反及酈商傳則音歷而

本志酈縣則又取如說音蹢躅之蹢一字而一入音之巳姓互如此又如南陽郡下雉縣之鄡本鄡字傳寫之誤師古乃注音屋而廣韻集韻居然有一鄡字矣

吳房

注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壽昌案據此以封吳下應有王弟二字水經汝水注云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吳房得名相似

細陽

壽昌案水經潁水注引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水東南入潁

今志無此語殆傳寫脫也

上蔡

壽昌案汝南以平輿爲郡治翟方進雖爲上蔡人自其父爲郡文學已給事太守府爲小史則在郡時多或亦遷居於平輿矣闞氏若璩因方進傳後有莽發其汝南先冢並鴻隙大陂郡以爲饒乃進奏罷之郡中追怨云云遂謂上蔡爲郡治而不治平輿殊涉影附又案水經注平輿舊沈國也本汝南郡治皆無治上蔡之語

定陵

陳氏奂曰志云至新蔡入淮疑誤漢縣在新蔡汝陽之東汝陽即今河南汝寧府治新蔡即今府東南新蔡縣汝陰莽曰

汝墳水經汝水東至原鹿縣南入淮酈注引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卽今安徽潁州府治是其地在汝陰入淮不當在新蔡入淮明矣過郡四者南陽河南潁水汝南也又案水經汝水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定城王氏雜志據此云下脫莽曰定城四字竊謂不然潁川郡定陵下有莽曰定城兩郡縣名同豈莽改名亦同當是酈注誤以莽改潁川之定陵遂移到汝南之定陵耳未可據增四字壽昌案陳氏所引水道甚詳且確獨駁王氏與水經注之誤尙似是而非耳案志注莽曰定城四字本在此定陵下誤寫在潁川郡之定陵下酈氏所見漢書或不似今本之誤耳今本漢書如宏農郡下有二鐵官在黽池六字而宜陽下復誤添在黽池

有鐵官也七字析下有析音先歷反而沂下已誤入此五字此類誤甚多難悉數

南陽郡秦置莽曰前隊屬荊州

壽昌案王莽傳前隊大夫甄阜前隊屬正梁邱賜即在此又詔左隊大夫王吳率十萬衆追措前隊醜虜即指光武起於南陽也以今地望測之疑當屬豫州案習鑿齒襄陽記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爲屬荊州此是也

宛故申伯國

王氏鳴盛云據翟義傳云以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

壽昌案南陽都尉治在鄧翟義以都尉行太守事由鄧行縣

至宛也王說失審

雉衡山澧水所出東至郾入汝

案水經注汝水下云汝水又東得醴水口水出南陽雉縣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又云醴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經曰醴水東注於涀水也齊氏召南謂漢無郾縣當爲郾字之譌極是醴即澧見虞喜志林他本作澧者誤雉即今南陽府之南召縣也顏注引太康地志云云疑不可據而水經注淯水下云鷳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又云光武獲雉於此山以爲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案此志南陽郡已有雉縣何云至光武始

立名耶此亦與太康志同一不足據矣又案鄙本無此字顏注音屋廣韻集韻有鄙字注並云地名在南陽皆承顏氏之誤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上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

壽昌案臨江郡之郡應作國稱郡者誤也史記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劉賈與盧綰擊敖子尉死以臨江爲南郡景帝二年立子閼爲臨江王兩年死又立子榮三年死國除更爲南郡是臨江並無稱郡時

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

壽昌案史記楚世家楚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班蓋引用史記此語故亦多一我字未刪去

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壽昌案寰宇記今襄州南漳縣峽州遠安縣並漢臨沮縣地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左傳昭十三年楚遷許胡沈道黃申於荊杜注荊荊山也輿地廣記荊山在今南漳縣東北荊豫二州於是分境壽昌咸豐戊午冬因舍弟福昌官南漳令迂道視之周履縣境北至荊山山勢崇險縣地約八百里極爲遼闊楚當日容六小國之衆於斯信非虛語

邔

案水經云沔水又南過邔縣東北注云沔水之左有騎城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卽騎亭也縣故楚邑也秦以爲縣高帝十一年封黃極忠爲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之黃公闕黃公名尚爲漢司徒壽昌案邔有騎音故改名邔孟注音忌者是也高帝功臣表邔嚴侯黃極忠卽此後書周舉傳司徒黃尚字伯河當順帝永和初年時稱司徒去大字則建武二十七年事也

編有雲夢官

案下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官此兩官字　殿監各本俱正作宮壽昌案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引作雲夢官入漢郡國諸官條內四筆雲夢澤條內亦云漢志有雲夢官宋姚氏西漢

會要宋王氏玉海所引皆同足證宋本實作官不作宮此疑亦如南海郡涯浦官九江郡陂官湖官之類未可輕改作宮也又案晉志南郡編下有有雲夢官四字則晉時尙存此官若

續志作都

高成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

壽昌案高成水經注作高城繇水經作油水經云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注云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段氏玉裁謂繇油同音而絕不相涉繇在江北而南入南郡高成華容在江北也油水入江在江南而北入孱陵在江

西也水經注誤壽昌謂至今四川龍安府尚有江油縣之名而綿之稱名絕矣

江夏郡高帝置

通典秦屬南郡漢高祖分置江夏郡壽昌案江夏郡見秦楚之際月表本書吳芮英布等傳

軑故弦子國

續志云侯國注引杜預曰古邔國在東南有邔城而雲杜注引應劭曰左傳若敖取于邔今邔亭是也續志雲杜注引杜預曰縣東南有鄖城故國據此邔故國當在雲杜鄖卽邔杜氏因兩縣分注一國故變文爲鄖也軑仍從班自注作弦子國爲是又案水經注淮水下云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

高城即高成屬南郡是當時弦國故地亦廣矣壽昌案軑从大說文車輨也从車大聲今从犬者誤後書王霸傳霸子符封軑矦注軑縣名屬江夏郡軑音大即此

雲杜

水經注沔水下云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壽昌案土杜古通毛詩自土沮漆齊魯詩俱作自杜毛詩徹彼桑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是也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焉

案水經決水注云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壽昌攷志中廬江郡無金蘭縣即九江揚州亦無此縣名班氏旣於此郡下載爲淮

水所出則兩漢時縣未廢可知是或傳寫脫漏嘗綜郡國所領縣核之較百官表及本志後序之數尚少九縣此或亦其一也

居巢

案此卽范增所產地史記作鄛稱居鄛人范增是也續志注引皇覽曰范增冢在郭東

灊

續志作潛水經注溜水下云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卽其稱矣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

壽昌案高帝初封子厲王長爲淮南王文帝六年長以罪廢

國除爲郡十六年復以厲王子安王淮南武帝元狩元年安以罪死國除更爲九江郡

浚遒

續志注引左傳哀十二年會吳於橐皋杜預曰在縣東南葢後漢併省橐皋與浚遒爲一縣矣又晉志浚作逡

博鄉侯國莽曰陽陸

壽昌案本書王子侯表博鄉節侯交元帝時以六安繆王子封卽此續志無此縣則併省矣水經泄水出博安縣注云地理志之博鄉也說文泄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入氐是博鄉於後漢曾更名博安何時無攷惟洵波與氐九江郡志無此水水經酈注亦無之

曲陽

壽昌案水經注淮水納洛川于西曲陽縣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下邳有曲陽故此加西也案東海郡有曲陽常山郡有上曲陽鉅鹿郡有下曲陽據水經注則此原稱西曲陽今脫西字耳續志作西曲陽

山陽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

壽昌案郡初屬梁國景帝封梁孝王子定爲山陽王王薨國除爲郡武帝天漢四年以其地封子髆爲昌邑王宣帝本始元年國除復故元帝元年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成帝河平四年國除復爲山陽郡

湖陵

水經注泗水下校本注云攷後漢書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又郡國志高平侯國故橐章帝更名劉昭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高平章帝復莽此號蓋光武中興凡莽所改卽不行用至章帝改湖陵爲湖陸改橐爲高平偶與莽同以莽不足道故止曰章帝更名耳光武永平二年以橐湖陵益東平國見光武十王列傳注云橐縣一名高平其正文及注兩橐字皆橐之譌是光武時仍漢之舊稱橐湖陵章帝已後則稱高平湖陸也今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陸此條舛誤者八泗淮當作淮泗

一也通于河當作通于菏二也水在南當作菏水在南三也尙書二字當在禹貢二字上不在應劭曰下四也應劭時稱湖陸已久所引應劭語宜爲地理風俗記湖陸縣之文一名湖當是一名湖陵校漢書者妄刪陵字以起下文有陵字爲更名耳五也倉當作蒼六也爲湖陵侯當作湖陸侯七也更名湖陵當作湖陸八也壽昌案漢志此注得此校始極詳覈惟今案後漢書光武紀東平王蒼傳章懷注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作湖陵無一正作湖陸者殆皆承應酈之舊也史記及說文作胡陵湖胡古通用

瑕邱

壽昌案名勝志瑕陽山在今嵫陽縣西三十里縣以此名本

漢琅邪縣隋避先聖諱故改之據此知避先聖諱在隋已然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壽昌案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卽此王死無子國廢或謂爲郡抑仍屬之梁惜志未詳壽昌謂此必爲郡不屬之梁也觀濟川王廢國除爲陳留郡濟東王廢國除爲大河郡皆不以還之梁國可知也至宣帝甘露二年更爲定陶國黃龍元年復故成帝河平四年復爲定陶國哀帝建平二年復故此志更名定陶一語似未完

定陶冤句莽改定陶曰濟平冤句曰濟平亭

壽昌案後書耿純傳父艾爲莽濟平大尹是莽嘗析濟陰爲

濟平郡矣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

水經注始皇二十四年置泗水郡本紀高帝四年更名沛

鄲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

壽昌案鄲盡也从邑單聲音多寒反亦無可疑者因傳寫本

脫去寒反二字己久故史記注水經注及本書注皆承其誤

亦有淺識妄刪去者幸周緤傳內有蘇林曰音多寒反七字

尚存漆室一燈明監本從舊善本照槧淩稚隆本自云準宋

本校槧亦音多寒反今　殿本從之盩得宋善本校者沈氏

繹旃主其說全先生祖望亦取之全氏固精韻學者也王氏

念孫痛駮沈全兩家動謂明監板不足據而旁通邪紐究於

鄲字形聲義訓何以必當音多毫無確證更不足加詰難也
惟案本志酇下云莽曰贊治師古曰讀皆爲酇而莽呼爲贊
治則此縣亦有贊音今鄲莽曰單城則宜亦爲單音矣牂柯
郡毋單師古曰單音丹正音多寒反也又案莽改縣名除名
義全改外如長安爲常安襄陽爲相陽改字不改音五街爲
吾街增畫而留音祁爲沶鄗成爲告成去邑而留音鄲之作
單亦去邑而留音者也本書功臣表缾侯孫單史表作孫鄲
是單即鄲益可證王氏又謂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
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壽昌攷此語
殊不然志中如平原郡般韋昭曰音逋垣反濟南郡著韋昭
音弛咨反韋昭非三國時吳人耶他如史表瓡韋昭音諸槷

反左傳釋文黔如灊音琰㑹弇反如爲魏人蘇林亦魏人與昭同時又會稽郡之大末孟康曰大音如闥反皆其證也又案宋氏祁曰單當作畱蓋承水經注作畱城之誤其實畱即截單之半字而譌耳若添一畱音則歧途又歧矣

芒莽曰博治

案水經睢水注作傳治

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

壽昌案水經淮水注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矣又云夏肥水自縣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又云水出分爲二流南爲夏肥水北爲雞陂夏肥水東流右合雞水之出雞陂東流爲黃陂又云雞水右會

夏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

漂陽

如氏曰漂音𥹷各本漂作溧𥹷作栗惟毛氏本汪明盛本作漂音𥹷是也冄陽郡有溧陽音栗各本是涉彼而誤也

魏郡高帝置莽曰魏城

水經注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王莽傳魏城大尹李焉卽治此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本書溝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復北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上使河隄謁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隄成

又云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自後酈注皆稱屯氏別河以別於舊屯氏河也班氏時屯氏河已絕所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者疑別字當在屯氏下

內黃

顏注從瓚駁應然瓚亦未定指內黃在何地也案水經淇水注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又云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卽此縣蕩水注云又東逕枉人山東北至內黃縣又云又逕內黃城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是內黃在白溝西應所稱黃澤在西者亦是也特誤引吳晉會于黃池一事耳

梁期

水經濁漳水注云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壽昌案史記項羽本紀注引張晏說作梁淇索隱云淇當作湛晉八王故事王浚伐鄴前至梁湛卽此

卽裴侯國莽曰卽是應劭曰裴音非

壽昌案莽曰卽是則裴之爲非音益信王子侯表卽作卽

武始漳水東至邯鄲入漳

壽昌案漳水不得復云入漳段氏玉裁謂當作滏水是也案山海經北山經曰又北三百里曰神麕之山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

下泉源奮涌若湓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又東流注于漳謂之合河劉昭續志補注引水經鄴西北湓水熱故名湓口湓亦合漳之大川也與此注合又案寰宇通志神麕山在磁州西 大清一統志湓水源出廣平府磁州神麕山東北流經邯鄲縣東則注所云東至邯鄲也武始在今彰德府武安縣南據一統志 皇朝通志水道提綱俱無入漳之說則水道遷徙不常不能以今繩古也

鉅鹿郡

壽昌案後書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引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和戎郡此志郡下無莽曰和戎四字

南䜌

壽昌案王子侯表南絲侯佗功臣表蕭何六世孫南絲長喜皆是也續志絲作䜌南䜌不當稱於河北此因絲字近而譌案光武紀作南絲注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其後南徙故加南

鄡

劉氏敞曰衍文葢誤連上貰字讀又誤仞鄡作縣字也壽昌案貰別一縣名鄡則續志之鄡也光武擊銅馬於鄡即此章懷注俗本多誤作鄔又案鉅鹿郡領縣二十若鄡爲衍則止十九縣矣

新市莽曰市樂

水經濁漳水注作樂市

堂陽

注引應劭曰在堂水之陽水經濁漳水注云長蘆水東逕堂陽故城南應劭云云穀梁傳曰水北爲陽也今于縣故城南更無別水惟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據此長蘆水與堂陽水爲一過堂陽則謂之堂水也

常山郡高帝置

案月表項羽封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而本志常山郡無襄國惟趙國有此縣蓋常山在高帝初本二十五城此志祇十八縣是必各縣有分置處也

元氏

師古注引闞駰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壽昌案魏郡

元城注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趙魏兩公子皆名元皆以氏其邑亦可疑也

上曲陽

張氏晏謂恆山避文帝諱常山壽昌案此注中猶作恆山恆水者不獨漢於山名不諱亦以恆山作常山人猶知之以恆水作常水人幾不知何水也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

壽昌案此濟水非四瀆之濟也殆以石濟爲名猶雉縣衡山一稱雉衡山也王氏念孫謂石字衍疑未然案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又云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

譌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今案常山在北屬燕爲河水所經不得爲兖州之濟水所出也合之水經酈注石濟名與地勢胳合不得如王氏乙去石字也

鄗高祖卽位更名高邑

宋氏祁曰高祖當作世祖是也後書光武紀建元爲建武改鄗爲高邑　殿監各本俱作高祖誤

清河郡高帝置

景帝中三年封子乘爲淸河王武帝建元六年國除爲郡元鼎三年徙嗣代王義王淸河宣帝地節四年國廢爲郡元帝初元二年立宣帝子竟爲淸河王永光元年徙中山國復爲郡

靈莽曰播

水經河水注作播亭

涿郡莽曰垣翰

案水經聖水注涿縣王莽更名垣翰蓋涿縣附郡治故同郡改一名也

故安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并州寖水亦至范陽入淶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淶也

壽昌案周禮并州其𣲖淶易水經易水注引地理志曰易水至范陽入濡又引許愼曰濡水入淶又水經注云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并亂流入淶師古以亦字承上并州寖而言故云易水而未審水經注所引地理本作濡水也然據

師古注則瀀下水上奪去一濡字舊本已如是矣

鄚

壽昌案史記扁鵲傳稱勃海郡鄚人則漢初鄚縣原隸勃海也

益昌莽曰有秩

案水經巨馬水注秩作秩而宋祁校本作秩或別有據

勃海郡

案史記封禪書作渤海本書武帝紀作浡海揚雄傳作勃澥說文解字作勃澥皆轉寫不同非其異義亦非有譌也

千童

通典作安童宋氏祁校本謂千當作平不知何據壽昌案元

和志今滄州饒安縣本漢千童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將
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藥築此城方輿紀要輿地志云高城縣
東北有丱兮城秦始皇遣童男女四千人至海求蓬萊不死
藥築此城僑居之號曰丱兮漢因置千童縣據此則自唐以
來流傳古說其爲千非平爲童非章决矣

章武莽曰桓亭

案莽改涿郡之陽鄉曰章武故於章武改曰桓亭也壽昌案

桓亭　殿監各本俱作桓章

東州

水經易水篇及巨馬水注俱作泉州

章鄉侯國

本書恩澤侯表平帝元始五年封章鄉侯謝殷又案功臣表有童鄉釐侯鍾祖太平寰宇記有童鄉亭亦童章字近而譌也

平原郡高帝置

本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胡三省通鑑注平原本齊地漢高帝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壽昌案據爾雅九河次序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郭氏璞注但云徒駭今在成平縣胡蘇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餘亦未注明所在惟於太史注今所在未詳而本志所載如勃海郡下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平原

郡下鬲平當以爲鬲津般顏師古注引九河之鉤般此四河之明載志中者也其他如太史釋文太作大詩般正義引李巡曰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曰大史爾雅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明一統志云在南皮縣北馬頰郭注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釋文引李巡孫炎說幷同本志云平原有篤馬河元和郡縣志馬頰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五十里又平昌縣今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杜佑通典云馬頰在平原郡是篤馬即馬頰之異稱覆鬴釋文引郭云鬴古釜字注云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李巡孫炎說幷同通典云覆釜在平原郡界導河書云覆鬴在永靜軍阜成縣東經東光縣西

北或曰後世滏水恐卽覆釜異稱壽昌謂滏與漳合此無入漳之道不能因名同而强合也簡郭注云水道簡易書正義引李巡曰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而畿輔通志云篤馬河在慶雲縣南三十里卽爾雅簡河是也與本志平原有篤馬河之說不合絜郭注云水多約絜釋文引孫炎說同引李巡云河水多山石之苦絜苦也輿地廣記簡絜在臨津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壽昌案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案漢志勃海郡南皮莽曰迎河亭齊乘云滄州之南有大連澱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城南枕無棣縣茲非簡絜等河歟壽昌又案本志徒駭釋文及禹貢正義引李巡曰禹疏九河

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孫炎曰禹疏九河此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成平縣今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胡蘇詩正義引李巡曰胡下也蘇流也孫炎曰水流多散胡蘇然東光今河閒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鉤盤釋文盤作般李巡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水經注河水故瀆川脉東入般縣爲般河元和志棣州陽信縣鉤般河經縣北四十里後書公孫瓚傳遂出軍屯槃河袁紹傳還屯槃河章懷注即鉤槃河是又作槃字矣鬲郭注鬲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横渡釋文引李孫說同元和志德州安德縣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平昌縣鬲津枯河南去縣二十里案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壽昌綜本志及各地志攷之胡氏所

云九河皆在勃海平原境者甚確後世尋九河故道者循是亦可得其大凡矣

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

案水經河水注引此文作行五百六十里此脫行字

高唐

桑欽言漯水所出案志中數引桑欽言如屯留則引欽言絳水蔟蕪之汶水則本欽所說陵陽則引欽言淮水删丹則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此則與水經河水注引桑欽漯水出高唐之說同後世因此遂疑水經爲欽所作而就水經本注取證竊疑其不然河水注云桑欽地理志曰是欽有地志一書無水經一也注凡申引水經所言每稱爲

經不稱桑氏是其引桑欽說當別爲書不得忽稱經忽稱桑欽自亂其例且未有方注其書而直斥其名者二也道元本序中全未述及桑氏三也獨念欽之地理志屢爲班氏所引必極詳贍乃劉向七略未經箸錄班志藝文亦未補入豈有所歉抑偶遺之耶諸所未喻因志引欽言坿識於此以諗來者又案晁公武曰欽成帝時人陳振孫主其說壽昌謂信爲成帝時則儒林傳中塗惲授尙書之桑欽君長當卽其人而藝文志失載此千古一大恨事又據水經核之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此杜氏通典之所疑也又水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

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此王先生應麟之所疑也於是謂欽非成帝時人幷非漢時人是班氏所引又別一桑欽也而歐陽氏元謂隋經籍志水經三卷舊唐書崇文總目俱載水經無撰人姓名獨新唐志稱桑欽作時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同時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又經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殆蜀漢閒人所爲且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未暇一一數也故有以爲水經與注相淆者又以爲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爾雅之類近世羼入者說尙

可通若謂桑欽非漢人則本志數引之不可據耶

般

注音逋坦反坦字誤宜從　殿監本正作坦汪遠孫據汪文盛本音連完反亦誤般不能有連完音連與逋字近而譌壽昌案注如氏曰般音如面般之般葢卽盤字今吾湘中俗尙有臉盤之稱知如亦引古俗音也俗呼面爲臉

瑗

水經注作援潔水注云潔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又云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祝阿縣西有轅城轅卽援也瑗轅援三字古通

阿陽

案水經漯水注云又東北逕阿陽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蔣訢爲侯國應劭曰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阿陽鄉故縣也壽昌案本書功臣表無此條觀所引應注則表中故載之不知何時佚去阿陽之廢縣爲鄉則在中興後矣

漯陰

水經漯水注云縣故犂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又云歷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又水經云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注云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王莽之巨武縣也壽昌案據經言漢尚有漯陽縣在漯陰北注云莽改爲巨武是西漢末年縣尚未併省不知班志何以遺之又所云武帝

封匈奴降王者卽表中濕陰定侯昆邪也史表濕作漯據此

從史爲合續志亦作濕陰

朸

注應劭曰音力壽昌案本書齊悼惠王傳作扐服虔曰音勒

通鑑亦作扐史炤釋文亦音勒胡三省氏曰易歸奇於扐禮

祭用數之扐竝音勒與應氏異壽昌案禮王制祭用數之仂

作仂不作扐注音勒十分之一也疏以爲分散之名又通作

防周禮冬官攷工記以其圍之防捎其數注防三分之一也

蓋朸扐仂防雖偏旁小異實一字故音義幷同觀水經河水

注云河水東北逕朸鄉元和志云朸縣故城在滳河縣北十

五里漢成帝鴻嘉四年河水泛溢爲害河隄都尉許商鑿此

河以通海故以商字爲名後人加水旁爲滴河足證朸縣之取名亦以河水分流及此爲義也又據集韻滴音商則作滴河者誤列子力命篇亦有滴

富平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壽昌案據此厭次當東漢時立名而本書功臣表高祖時已封厭次侯爰類東方朔傳已稱平原厭次人而水經注引闞駰曰厭次縣本富平侯張安世封邑似富平初名厭次中更名至明帝復故然迄無的據而非此又無以通表傳之說今案張安世傳昭帝六年封富平侯薨子延壽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數上書請減戶邑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據此

則富平本屬陳留後云徙封平原而仍名爲富平是徙郡未徙縣也或後徙之富平本名厭次也而初封陳留之富平又當在何處何以未復故也又案延壽之元孫純嗣侯至東漢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本志魏郡下有武始或卽其地也一統志云武定府惠民縣本秦漢厭次縣地元和志云相傳以秦始皇東游厭氣至碣石次舍於此因名之則恐亦因富平舊名厭次之說故造此語以實之未敢據也

千乘郡高帝置莽曰建信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

壽昌案和帝永元七年更名樂安國蓋郡下本有樂安縣故和帝以更名應劭所云取休令之名也後書崔駰傳駰祖篆爲莽建新大尹注莽改千乘郡曰建新此作建信王莽傳改

信爲心心新一音也

千乘有鐵官

吳卓信曰案郡下已云有鐵官此複出壽昌案郡下本云有鐵官鹽官均輸官此三官之總一郡者也此之鐵官則專屬千乘縣不係於郡故又特出有鐵官三字似非複出

溼沃

壽昌案水經注溼作漯河水注云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在漯沃縣故城南功臣表與續志漯陰俱作濕陰也蓋濕是漯本字因俗借作燥溼之溼故譌成溼宜正作濕爲是集韻作濕

平安侯國

壽昌案外戚許后傳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則平安爲侯國當以此而恩澤表無之又案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成帝河平三年十月太僕平安侯王章爲右將軍是亦平安之封矣

博昌

注時水續志亦云有時水注云左傳莊九年戰于乾時杜預曰時水在縣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建信

壽昌案水經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帝七年封婁敬爲侯國應劭曰臨沛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也然史漢表中不列敬封爵本志亦不稱侯國而酈氏云封敬爲國應劭云有侯城何也觀婁敬本傳稱以二千

戶封爲關內侯號建信侯夫既云二千戶是敬以關內侯實
食邑於此敬死封絕遂廢耳侯城之稱殆亦向傳其遺蹟歟

狄

注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壽昌案史記田單狄人也陳涉
世家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令自立水經漯水注琴
操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云狄水衍兮風揚波即此史記注
徐廣曰今之臨濟是也應氏謂安帝更名續志同然案本書
高帝紀秦二年六月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田
儋傳殺儋於臨濟是漢初已有臨濟之稱不自安帝始豈皆
班史所追書歟

被陽

案被如注一作疲史記王子侯表作披宋氏祁校本云或作

彼

高宛

史表作高苑續志作高菀宛苑菀古字通閻氏若璩曰案水經注千乘郡治千乘縣然元和志云淄川高苑縣本漢舊縣漢千乘縣故城在縣北二十五里則漢時千乘郡治似在高宛縣矣壽昌案水經濟水注云狄縣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水故風俗記曰故樂安太守治是郡治又當在臨濟矣時變地遷治無常所既治漢書自以班志爲斷閻先生好繁稱他說移易班志治所竊未喻又案本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注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今

表無注豈沈猶爲高宛分置耶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濟南國景帝二年爲郡

壽昌案濟南本屬秦齊郡高帝六年封子肥爲齊王仍屬之高后封平昌侯太爲呂王改號濟川王見史記即此郡也若梁孝王子所封之濟川則在陳留非此郡地文帝十六年封齊悼惠王子辟光爲濟南王立十一年謀反國除遂爲濟南郡

鄒　平臺

壽昌案兩縣當作鄒平作臺因連寫錯簡平臺則涉上常山郡之平臺而誤也觀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注屬常山可證續志青州濟南郡十城臺第四鄒平第八志云鄒平

東朝陽注引杜預曰縣西有雀城水經河水注漯水又東逕鄒平縣北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濟水云又東過臺縣北注云巨合水西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爲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又王莽改縣名稱治者多如慎曰慎治眉曰眉治黎曰黎治繒曰繒治承曰承治利曰利治淸曰淸治皆一字縣名存其原名加一治字也此之臺注莽曰臺治亦是此例也

猇

注引蔡謨音由音鴞案王子侯表晉灼曰猇音內言鴞益鴞音重爲內言由音稍輕即外言可類推也蔡謨注文盛本作蔡謩非也謩字道明東晉時陳留人見本書敘例壽昌又案

錢氏坫曰蘇林曰東朝陽有猇亭應劭音箎蘇林音爻蔡謨音由音鴞如應音則虒字之誤也如蘇蔡音則虓字之誤也古無猇字壽昌謂班志既明載猇縣蘇林復注有猇亭王子侯表有猇節侯起錢氏坫徒以說文無此字直斷爲古無猇字妄欲以虒虓等字代之直泥古而妄作者若以古言則許之說文尙出在班後應亦漢時人蘇蔡亦去漢不遠豈皆非古耶至集韻猇音脩國名廣韻縣名玉篇類篇俱載入錢氏坫當更謂之不古矣集韻又云猇本作虓或作唬古字相近說尙可通錢先生大昕精治說文者亦云爻由聲相近不敢斷其古無此字也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二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上

泰山郡

壽昌案故齊國地後分置濟北博陽二郡高帝四年屬漢改博陽曰泰山仍屬齊國文帝二年別屬濟北國武帝元鼎元年濟北王獻泰山及其旁邑後元二年以濟北幷入爲泰山郡又案志本注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攷萊蕪縣下注汶水出較詳此似衍此八字錢氏坫疑後人所加說較可信

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壽昌案此傳寫錯簡也岱爲本郡主山高大崇顯入境而知

無庸注指所在卽有所云求山者必是依附小山當云求山在泰山某處何反云岱山在求山上耶且卽山證山亦當云在某山之左右旁側何得云某山復在某山之上下耶惟攷太平寰宇記兗州乾封縣云本齊之博邑又云泰山一曰岱宗在縣西北三十里又云東嶽廟在縣西北三十里泰山下東嶽廟卽泰山廟也疑此岱山二字衍宜乙去求山上作泰山下三字說卽通矣又案北齊於此置岱山縣隋開皇三年廢爲奉高縣五年又改爲岱山縣大業二年廢入博城縣卽博縣也後儒或因博有岱之名遂誤羼入耳汪文盛本作東山下尤非旣名東山何緣復在西北也是又因求山無攷而妄改者也錢坫新校本徑改求山下三字爲兗州山則本周

禮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岳之文

肥成

注引應劭曰肥子國壽昌攷本志眞定國肥纍縣注云故肥子國左傳昭公十二年秋八月壬午滅肥注云肥白狄也國在鉅鹿下曲陽縣西南今有肥纍城則肥子國屬眞定者爲是應說於地勢似不合成後俱作城

剛故闡

水經注作岡壽昌案王莽更名曰柔則志作剛者是矣水經注引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于剛縣西闡亭東盇剛本魯之闡邑據呂說則其時尚有闡亭

盇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盇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

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壽昌案水經臨樂子山無子字入池正作入泗洙水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云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西北逕蓋縣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王氏念孫曰至蓋當爲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水經與注並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壽昌謂此殆王氏未細繹水經與注之過也水經云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注云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入泗蓋同一入泗也西北則至蓋而入西南則至卞而入經絡分明不知王氏何以抹去西北西南兩道而妄欲改蓋爲卞也又案趙校水經注本作臨樂于山段氏玉裁曰臨樂于山者謂勃海郡臨樂之于山溯

其源而言故下文云至葢非謂洙出葢徐氏松謂段說非漢時河由千乘入海臨樂之水何由至葢且當言東北也壽昌謂池水池字恐是虵字字形相近而譌志本郡上有虵邱虵音移與池音亦近春秋定十三年築蛇淵囿注京相璠曰濟北有虵邱城城下有水魯囿也水經注云汶水又西虵水注之又云汶水又西洸水注焉又云所謂洸水者洙水也洙水爲葢出西北分流入虵水而沂水受之入泗也必如齊召南改池水作泗水則上云入泗水下又云入泗恐無此文法且洙沂與泗枝津雖別源合流同無容分入虵水則又枝津之所分衍也至下萊蕪注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幽州寖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汶水桑欽說其兩說入泲者則

前本班氏自說後則引禹貢及桑欽說與此不同也又左馮翊池陽注應劭曰在池水之陽是本有池水名特道理懸隔不能相及也過郡五錢坫云過泰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字誤

萊蕪

壽昌案班氏於郡下自注作萊毋顏注毋與無通茲作萊蕪是後學承寫如此耳

鉅平有亭亭山祠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禪亭亭索隱曰應劭云亭亭山在鉅平服虔以爲牟陰非也吳卓信曰漢唐志幷無牟陰縣知服氏之說誤也壽昌謂漢縣名存而地失者居多不能盡以漢唐

地志繩之觀應氏止謂非其地而不謂無年陰縣益可證矣

桃山莽曰裒魯

他本裒作襃惟毛本作裒本書恩澤侯表作褒魯

齊郡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攻齊得齊王建置齊郡楚漢之際改名臨淄郡漢復曰齊郡仍屬齊國旋屬楚旋復屬齊武帝元朔三年復故郡元狩二年復爲國元封元年復爲齊郡

臨淄

續志淄作菑

鉅定

水經注定作淀魏都賦注云淀者如淵而淺是也或又書作澱皆定字一音之轉水經注之巨字卽鉅字也

臨朐有蓬山祠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

壽昌案逢山本書郊祀志作蓬山石膏山說文作高山晉書地道記作石高山水經注逢山卽石膏山水經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臨朐縣東注云巨洋水卽國語所謂具水矣又云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又云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祠西又云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淄水云世又謂陽水爲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今案顏音洋爲祥陽不得有祥音則洋水之爲陽水或俗誤也

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

北海故屬秦齊郡文帝十六年屬菑川國景帝中二年分置尋以支郡收入爲北海郡

瓡

顏注瓡即執字案王子侯表瓡節侯息顏注瓡即瓠字又音孤似宜從表音注爲正說詳表下

益莽曰探陽

壽昌案水經巨洋水注云巨洋水又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滌蕩也與作探陽異又案後書劉盆子傳有王莽探湯侯田況注云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則又應作探湯

平的

顏注音丁歷反其字从白史記作平酌宋氏祁校本云的當作的从日是從白者俗寫也

柳泉莽曰宏睦

宋氏祁校本曰睦當作陸壽昌案莽改縣名易陸爲睦者多此外多作睦因其改制封王氏男爲睦也睦字似不誤

壽光莽曰翼平亭

壽昌案王莽傳有翼平連帥田況本志翼平即壽光而莽置連帥則莽嘗分壽光爲郡矣莽封況爲探湯矦即在北海郡之益縣可證

石鄉

注一作止鄉也案毛氏本止作正汪遠孫謂當在下上鄉矦

國之下注文蓋上與止只爭一畫也又云樂都下一作枝一作枝也與此一作止鄉也五字皆注中語誤入正文極是宋氏祁校本曰南本樂都石鄉注皆無一作己下字益知非班自注矣

東萊郡高帝置

東萊故屬秦琅邪郡十道志云高祖以其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國景帝中二年以支郡收入爲東萊郡

掖

案左傳襄四年杜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陸氏釋文掖縣漢書作夜孟康音掖本書功臣表曲成圍侯蟲達下位次曰夜侯恆史表作夜侯垣蓋由曲成改封於夜夜卽掖也戰國策

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夜邑即掖邑更在前集韻夜東海縣名夷益切音亦似舊本作夜後承寫爲掖也徐樹銘曰今山東掖縣人自稱其縣名若夜集韻音與古音不合

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

壽昌案居上山錢氏坫校本正作居山上太平御覽州郡類登州引漢志曰腄有之罘山丹水所出殆節去聲洋兩字也寰宇記于文登縣云丹水蓋在今縣西七十里淸陽水側近與之罘山相對方輿紀要淸陽水卽淸洋河聲淸音相近也又謂漢志殆失去一河字是恐不然

惤

續志作惤有百支萊王祠續志支作枝王作君

琅邪郡

十道志沂州琅邪郡置在臨沂縣禹貢徐州之域也漢初屬齊國景帝時以支郡收入爲琅邪郡

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

顔注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説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壽昌案此一西汶一東汶也故水經分爲二一在瓠子河之後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其縣南又云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此泰山郎泰山郡一在濰水之後經云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又云又東北入于濰此泰山郎巨洋水注云東小泰山故班氏亦云東

泰山也汶水注云故淮南子曰汶水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案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是知入濟者爲西汶入濰者爲東汶矣又案齊乘入海之汶見禹貢及論語即今之大清河也入濰之汶見漢書入于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爲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別而同一西流元和志所引同是皆在三汶之外與此郡尤無涉葢汶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與此出朱虛東泰山至安邱入濰者有別閻先生若璩所云齊南魯北二國境以汶分者是也顔注殆偶未審耳

梧成

壽昌案左傳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注郚紀邑在東莞朱虛縣東南說文郚東海縣水經注作郚城又作浯山寰宇記郚城在峿山中是梧作郚又可作峿作浯古人但取其聲近而通不盡覈字義類此甚多

靈門有高冞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淮

案水經濰水注云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冞山壺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戴氏震水經校語謂冞卽柘字蓋從顏注也段氏玉裁謂冞乃原之誤戴校語謂近刻譌作有高原山是水經注舊本有作高原戴氏又校正爲高冞者矣攷寰宇記實作高原山據水經注稱靈門山是縣故因山而名也淮卽濰

字古淮維濰三字本通志引禹貢濰淄其道作惟菑則惟亦卽濰也然不如依水經作濰庶不與淮泗之淮相紊

祓侯國

注師古曰音廢壽昌案祓一作茀茀廢一音之轉也春秋定公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杜注拔地闕左傳云冬盟于郯杜注郯卽拔也是杜始不知拔地因郯而知之攷漢之郯爲東海郡治祓或是所分置拔祓古今字也侯國或以爲卽王子表之梜未敢據說詳表下

柜根艾水東入海

案水經膠水注作柜艾水云水出縣西南柜艾山卽齊記所謂黔艾山也縣卽黔陬縣也而引地理志仍作根艾水知舊

漢書本作根非桓字之譌也

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說文邦琅邪縣从邑夫聲功臣表作扶柳水經膠水注作扶

注引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也疑舊本作北此東字

誤也

雩段

顏注段音工下反壽昌案據音段當作叚又案王子侯表城

陽頃王子虖葭康侯澤則叚當作雩叚矣史記作雩殷是傳

寫誤

長廣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

壽昌案齊乘云高密縣有都濼者水經注謂之夷安潭秦地

圖謂之劇淸地奚養周官作貕養惟長廣屬琅邪郡屬徐州而此又係幽州之澤晉書地道記奚養澤在北海柜縣西蓋州郡改置不能以古時州郡分別部居也下東莞術水爲靑州濰箕濰水爲兗州濰亦不屬徐州同此類也

橫故山名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

案毛本名作久是也水經濰水注云濰水又北右合盧水郎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令邱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又云地理志曰久台水東南至東武入濰者也據此故山山名久台水亦非台水也淮郎濰說見前趙氏一淸云所謂橫故山者山本名橫山縣因山以受氏亦曰橫耳道元依班志以立文乃曰橫縣故山

可謂疎鹵矣壽昌案志內縣因山立名者不少他不勝舉即以琅邪郡言之如不其注如氏曰山名箕寰宇記箕山縣葢因山以爲名班氏皆不自注爲山何獨於此創立故山二字以明之也顧氏景范云久當作名漢書誤本後人承其謬然案水經注已作久台水酈氏所見漢書在顧氏前已千餘年卽安從知其誤也

箕㑥國禹貢濰水北至昌都入海

壽昌案昌都　殿監各本正作都昌是也書正義引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濰水云又東北過都昌縣東續志北海國十八城都昌第四俱無作昌都者知毛本汪本皆誤也

椑夜頭水南至海

說文作椑集韻作淠寰宇記云椑縣蓋卽古向城在莒縣南七十三里輿地記云向水南至海夜頭向水蓋異名也春秋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椑卽向國地

卽來莽曰盛睦

宋氏祁校本曰睦字當作陸案此睦字似不誤說見前

武鄉莽曰順理

宋氏祁校本曰理當作里此或別有據不然理字亦非誤也

折泉侯國折泉水北至莫入淮

案水經濰水注云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又云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是折一作析莫疑箕字之

誤淮卽濰也

高陵莽曰蒲睦

案毛本作蒲睦非也此宜從　殿監各本作蒲陸爲是

東海郡高帝置莽曰沂平

壽昌案下泗水國注故東海郡葢分郡所置也後書劉盆子傳赤眉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此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之證

平曲莽曰平端

壽昌案下又有平曲莽曰端平縣名固多同似不應出在一郡趙一淸曰恐是前曰平曲故莽曰平端後曰曲平故莽曰端平又案後書蔦脩傳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爲曲平亭矦則亦名曲平之一確證至本書王子矦表平曲節

侯曾功臣表平曲共侯周堅平曲侯公孫渾邪當是此平曲
至於彼注侯國而此不注豈志注互誤耶不則莽更名平端
端平者故倒其字以惑人耶
費故魯季氏邑
壽昌案功臣表顏注云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卽指班氏此
語然顏究未能別指何地
海曲
壽昌案曲應作西續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功臣表武帝
太初四年封海西侯李廣利卽此錢先生大昕云沈約宋志
臨淮郡海西縣前漢屬東海後漢屬廣陵是也三國志糜竺
傳先主轉軍廣陵海西西與曲字近易譌前琅邪郡故有海

曲也

容邱祠水

水經泗水注祠作桐桐字是也

臨淮郡莽曰淮平

壽昌案後書侯霸傳初爲王莽淮平大尹此莽改臨淮爲淮平之證

徐故國盈姓

壽昌案東海郡郯亦云故國少昊後盈姓或徐亦與同祖耶

又本注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劉奉世曰爲吳所滅非楚也誤壽昌案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左傳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劉說是也

盱眙莽曰武匡

案水經淮水注作匡武續志眙作台

厹猶莽曰秉義

案水經泗水注王莽更名曰康義康秉字近而譌也

僮

案水經淮水注作潼注云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壽昌又案潼縣以水受名似宜依水經注作潼爲正本書匡衡傳恩澤侯表注之僮俱應作潼也

淮陰

汪本作淮陽案　殿監各本水經注俱作淮陰知汪本譌壽

昌謂莽曰嘉信益知爲韓信所封地也

播旌

案續志下邳國十七城潘旌第十史記集解引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索隱曰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爲縣屬臨淮皆從水作潘不作播又案列子九潘之水莊子作九播或潘播古通也

蘭陽

壽昌案俗本有作蘭陵者錢氏坫曰東海有蘭陵當亦一地而爲二縣也徐氏松謂錢氏蓋據誤本而强爲之說信然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

壽昌案高帝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復立沛侯濞爲吳王景帝三年濞反國除立其子非爲江都王以故地屬之至武帝元狩二年非子建謀反自殺始爲郡又案會稽郡在漢時據江跨海幾全有古吳越之地以今地勢攷之江蘇蘇州府之吳昆山兩縣常州府之武進陽湖無錫宜興四縣鎮江府之丹徒丹陽二縣浙江紹興府之山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六縣杭州府之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寧波府之鄞慈溪奉化三縣嘉興府之嘉興平湖二縣金華府之義烏縣衢州府之龍游縣湖州府之烏程歸安縣暨溫州處州台州三府幷福建全省皆其地後漢除本郡外其丹陽吳郡兩郡地大半所分置也

烏傷萊曰烏孝

案水經漸江水注異苑曰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烏助銜土塊爲墳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

毗陵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

陳氏奐曰江上毛本脫北字岷江之正流在毗陵北故謂之北江錢氏坫云禹貢三江之北江也今經流江也壽昌案續志亦作北江在北而宋慶元本　殿監各本江上俱無北字又案注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攷禮檀弓延陵季子之適於齊也左傳襄三十一年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注季札邑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公羊傳襄

二十九年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齊國是在春秋時稱延陵漢始改毗陵也

餘暨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

案水經漸江水注云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據此潘與浦字形近聲轉承寫各異據上之播旌一作潘旌史記集解引陳嬰母墓在潘疑卽與潘水近也

諸暨莽曰疏虜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矣據此諸

暨之南尙分有射堂縣治也而地志無之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歲祠以牛

壽昌案此云春申君歲祠歷山非志所應出攷輿地紀勝引此作春申君祠歲祀以牛是也輿地志亦云歷山下春申君祠則此祠字在歲字上而歲祠之祠當作歲祀

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海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仇亭在縣之東北十里江北柯水疑卽江也

海鹽故武原鄉有鹽官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秦置海鹽縣後徙治武原鄉改爲武原縣又云武原之地漢安帝時又淪爲湖今案本志云故武

原鄉是徙縣於其鄉幷未改縣名又案續志補注云順帝時

陷而爲湖非安帝時也水經注皆誤證

大末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江莽曰末治

壽昌案水經漸江水注云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

錢塘入浙江是也入江字上多一浙字又云秦以爲縣王莽

之末理也案治字作理當由唐本避諱承寫沿譌觀後漢書

注凡治字俱作理可證大字水經注作太本書注孟康曰大

音如闥反則作大不作太矣

餘杭莽曰進睦

殿監各本同而水經注作淮睦

丹陽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

劉氏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鄣郡之置又不知何帝壽昌案高帝本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荆王是鄣雖非秦郡而楚漢之際應有之漢興殆仍其故也觀高紀有云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云云此故鄣郡之故字即此志幷非以故鄣縣名加入也攷續志作秦鄣郡則鄣郡又疑始自秦而稱鄣郡不稱故鄣亦可證劉氏謂班妄益故字於鄣上者爲劉自誤讀非班誤也

於朁

續志朁作潛水經注同

故鄣

王峻漢書攷異云縣名故鄣當時或別有取義壽昌案高帝

本紀注引韋昭曰鄣郡卽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取義卽此王氏偶未照至胡氏通鑑注所云本韋注之說

丹陽

壽昌案晉書地理志丹楊山多赤柳在丹楊縣西據此則陽宜正作楊而此作陽晉作楊者陽楊古字通也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壽昌案本志會稽郡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而水經沔水下篇云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酈注云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知經之誤矣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

吳國南爲南江胡氏渭曰案志以分江水繫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道元始貫穿爲一條趙氏一清曰道元依經立注誤以震澤爲南江而又合分江水言之謂其至餘姚入海也遂改竄班書以就己說水經又云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酈注云與江南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胡氏渭謂餘杭乃餘姚之誤戴氏震則謂此漢志所謂分江水之正流非南江枝分也然則漢志餘姚爲餘杭之誤以此證之甚明閻氏若璩以餘姚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宣歙諸水不得越而東過餘姚以入海錢氏坫則云今無是水水經注據志合分江與南江爲一似亦非壽昌案酈注正水經之誤胡與趙戴又糾酈注之違幷摘及班志閻氏近測地望以川途

中隔爲疑錢氏坫抹殺酈注班志而以今無是水斷之是皆以今之水道定西漢時之水道也奚可乎案說文解字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洪氏頤煊謂郎水經浙江水注云許愼音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水經沔水注又云江水自石城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谿之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云南江又東逕甯國縣南南江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是歷述分江水與南江水合東入太湖也酈氏又引十三州志

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趙氏
於此注駮之云案臨平湖在浙江西何以反自湖南通浦陽
江乎壽昌攷水經漸江水注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
江名曰東江行旌所從以出浙江也葢水道回旋始能歸壑
由西而南由上而下禹貢東匯澤鄭康成注曰匯回也漢與
江鬭轉東成其澤矣卽此義也水經注又云又於餘暨東合
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又云江水又東逕
餘姚縣故城南又云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
是其分流合注脈絡分明覈之班志靡不脗合案洪氏亮吉
謂許慎晉灼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山陰圖
經云鑑湖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

瀦水漑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愼等言又與班固異耳洪氏意以固卒於和帝時愼則安帝時人已在永和五年築塘之後不見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之迹考核最審　又案王氏鳴盛云班氏謂分江水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皆重巒疊嶂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　大清一統志云古分江水在貴池縣西今涸攷隋唐後諸志無及分江水者近人因以詆孟堅道元之妄然言之鑿鑿必非無據今其道雖湮未可輕訾也壽昌案既云在貴池縣西是今尚有其迹不能謂古無此水也因取汪氏士鐸水經注圖攷之則由彭蠡澤出柴桑入大江經流抵貴口

今池州府貴池縣上流卽古石城是爲分江水之始經蕪湖今縣[illegible]分江水至此與南江合臨城

今青陽屬池州府貴長池涇縣屬宛陵今宣城寍國今郡治故鄣今孝豐安吉兩縣皆

其地屬湖州府合南江入具區卽太湖今吳江震澤兩縣由具區復出至烏程縣今

屬湖州府經餘杭會稽餘姚東注穴湖塘入海據汪氏繪圖立說

極爲精審卽老輩如錢先生大昕作三江攷最詳確亦將石

城分江水一條歸入南江洪先生亮吉特著分江水攷一篇

精贍稱最亦定爲合南江不云湮塞無迹而汪士鐸漢志志

疑石城下自注云分江水今塘溝河固城湖胥河下入太湖

逕湖杭以至餘姚也姑存此說以俟攷竊意分江水枝津別

派奪遂較易且其稱名俗隨時改典籍難徵閒壩歷脩阻涸

恆有稽水經地志者又未能足勘目驗旣難泥古以徵今亦

或執今而廢古但取近古之書以核班史之水道或於本志可得萬一也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案輿地紀勝云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入海今縣河東達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卽此是也蘇常承此江下流常病漂沒後築銀林五堰以窒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宣歙諸水皆由蕪湖西達大江矣一統志所說皆同足知江流遷變斷難以今繩古故漢志中江由西而東元和志則云由東而西時各不同也明乎此之陽羨字不必改卽前分江水之餘姚必非餘杭所誤可知

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案水經漸江水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莊子謂之淛河虞喜志林漸水至山下折而曲故名浙江漸與淛浙形聲字義俱近也水經注引本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黝作黟說文同南蠻下無夷字宋氏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案此宋氏誤也志明云漸江水非漸水也與武陵何涉黝本應作黟師古云黝音伊壽昌案黝不得有伊音也黝从幼得聲見說文故唐韻集韻正俱云於糾切音㓜也黟唐韻烏雞切集韻烟奚切音鷖說文从多得聲此多音之轉觀移移迻眵等字俱从多可證

豫章郡

壽昌案本志贛縣注云豫章水出西南續志曰贛有豫章水

水經贛水注本其說是豫章因水受名也錢坫地里志新校本引漢官儀豫章樟樹生庭中水經注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似又謂因樹得名御覽九百五十七引地里志云豫章郡城南有樟樹長數十丈立郡因以爲名至晉永嘉年間尚茂覩末語則非本書地志也攷春秋大事表云左傳豫章凡六見其地極廣蓋豫章係寬大之語此解較豁然亦是春秋時豫章地若漢初屬九江國文帝六年復爲郡十六年復屬淮南國武章元狩元年復故計其地望不過今南昌郡域豫章以水名庶與本志不相戾也

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循水出艾縣西又云又東北逕永循

縣漢靈帝中平二年立循水此作脩水漢時脩循兩字多通也

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濁水又東逕建成縣又云此謂燃石於是乃知其名爲濁水是葢因水出燃石故知其水得名爲濁也據此蜀當爲濁誤去水旁也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

壽昌案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春縣又云又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亦名秀水據此南水實兼牽水秀水之稱矣

桂陽郡高帝置有鐵官

郡故屬秦長沙郡義帝所都高帝二年分置五年屬長沙國景帝後以邊郡收壽昌案此爲今郴州地今之桂陽州即附於郴至晉始析置平陽縣也鐵官宋氏祁曰邵本作金官徐氏松曰宋本漢志作鐵官壽昌攷玉海西漢會要俱作金官蓋宋時本多如此不獨宋氏祁校本也

臨武秦水東南至湞陽入匯

壽昌案秦水水經作溱水說文同此誤脫水旁也匯說文作洭水經同舊本水經亦有作匯者王氏念孫戴氏震俱正作洭是也顏注匯音胡賄反知唐本已誤證以下之含洭縣水經之洭浦關注之含洭縣則匯爲洭字之誤無疑

桂陽

匯水匯字亦應作滙

曲江

壽昌案水經溱水注云縣昔爲曲紅曲紅山名也曾氏鞏曰

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江

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洪氏适隸釋亦跋周府君碑陰曲

紅字云女工大功皆同用紅字未知酈氏何所據趙氏明誠

曰周府君碑陰書曲紅凡十七人不知兩漢書皆曲江何也

壽昌案江紅音之轉亦古今字也

湞陽莽曰基武

水經溱水注基作綦

陰山矦國

壽昌案志本郡前有陽山注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攷續志桂陽郡下有陰山無陽山或即陽山所省併應所云今者自是東漢時地制顏駮應亦未審也案水經洣水云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壍山堙谷改曰陰山縣攷王子侯表陽山節侯宗實封陽山本志陽山陰山本兩縣酈注似亦未晰又侯表中並無陰山恐此侯國二字因上陽山而衍也元和志謂衡山縣本漢陰山縣徐氏松駮錢坫地理志新校本云松案原志作陽山應劭注云云錢氏改此志爲陰山非是壽昌案此志前有陽山後有陰山錢氏並未改也徐說殊誤

武陵郡高帝置

續志注云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云秦昭襄王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壽昌案秦置三十六郡實有黔中郡班志闕此不於郡下敘明似亦疎

臨沅莽曰監原

水經沅水注作監沅

鐔成

續志淮南子水經俱作鐔他本有作潭者涉潭水字而誤也又案水經浪水注云水出無陽縣縣故鐔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壽昌案下別有無陽縣不得謂晉改名續志有鐔成

無無陽或從併省晉又省鐔成復無陽舊名耳酈氏此語偶有未照

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壽昌案入沅下脫行字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案水經沅水注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錢氏大昕曰當云故屬長沙壽昌案前桂陽郡已注屬長沙國此又注分桂陽置卽不必再注屬長沙矣

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

壽昌案說文亦作陽海續志作陽朔山山海經同水經湘水作陽海山注曰卽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山蓋山之殊目

也

夫夷

水經資水注云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流逕扶縣南本零陵之夫夷縣也壽昌案續志云夫夷侯國故屬長沙攷本志長沙國並無夫夷則所云屬長沙者是元鼎六年前事又案王子侯表夫夷敬侯義長沙定王子元鼎五年封益可證而本志無侯國二字殆闕漏也

漢中郡秦置

壽昌案輿地紀勝云通鑑目錄于楚懷王之十七年書曰秦取我漢中郡則郡已置於楚非始于秦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蓋秦因楚舊

漢復因秦也

西城

閻氏若璩曰胡身之通鑑注謂漢中治西城誤閻氏蓋據水經注元和志之說不知兩家皆誤後漢之治所加於前漢其誤不止此處未可據也徐氏松曰案仙人唐公房碑公房成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西成即西城是前漢之漢中郡治本在西城後漢始移南鄭胡氏未誤而續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末以爲西城郡則西城曾別爲郡也續志版圖斷自順帝漢末無可考晉地志於漢末分郡頗詳亦無西成郡名恐巴漢志亦未確

旬陽

地理通釋蘇秦所謂郇陽即洵陽也郇旬洵三字通徐廣以爲順陽索隱以爲新陽皆非也壽昌案宣帝諱詢或當時避諱以順與新代稱之故傳此名不必易其字也

房陵淮山淮水所出

壽昌案續志注引巴漢志作維山維水華陽國志同水經沔水云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戴氏震校本注云案維近刻作淮漢書同漢中志及巴漢志幷作維可證淮字之譌壽昌案淮維古通禹貢濰淄其道濰作淮亦作維又作惟知漢書亦從借省作淮也

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

壽昌案水經沔水注云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北疑鬻即涔在谷則左谷之譌也

廣漢郡高帝置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漢高帝六年分巴郡置廣漢郡劉逵蜀都賦注云三蜀本一蜀高帝分置廣漢武帝又分置犍爲故稱三蜀案王莽改曰就都莽傳有就都大尹馮英即治此

涪莽曰統睦

案莽時陳崇封統睦侯即此

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

壽昌案雒字水經作洛江水注洛水出洛縣漳山即此王氏念孫曰新都乃縣名非谷名谷字衍壽昌案王說固然然本

志及水經注縣以水名水以縣名亦時互有水經漢水注云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古城舊縣也則新都之稱谷或亦猶是

新都

水經江水注曰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

甸氏道

案後漢書百官志凡縣主蠻夷曰道水經注云漢制夷狄曰道下凡稱道者是也

陰平道北部都尉治莽曰平虜

殿監各本俱作摧虜毛本作平虜徐氏松曰宋本作推虜

蜀郡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

壽昌案蜀江無入并之道南本改并爲關此何關也無可指名宋氏祁以爲未允王氏念孫謂入爲八字之誤段氏玉裁說同

臨邛僕千水

壽昌案水經江水注曰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是僕千一作布僕也華陽國志亦作布僕水

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漹

錢坫校本改漹作涐并云舊本涐作漹非也且改下汶江之漹水作涐水錢氏大昕曰說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別無漹字水經注涐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亦从我不从戠志作漹者

傳寫之譌段氏玉裁專治說文者特駁之曰溉當作漹并云說文注漢志青衣縣下有大渡水而無青衣水葢今之青衣水班所謂大渡水也今之大渡河班所謂漹水也凡水以互受而名亂舉如是矣且地理志不言沬水但言大渡水入漹漹水至南安入江水經華陽國志張揖注漢書皆云沬水與青衣水合入江然則諸家云沬水與青衣水合者卽班志之大渡水與漹水合也錢大昕又云廣韻十六咍部有漹字注云水名出蜀則沿譌實始於唐壽昌案謂唐爲沿譌則本志顏注漹音哉已作漹不作溉矣又案呂忱曰漹水出蜀許愼以爲溉水也是漹字已見於晉不始於唐又案後書西南夷傳云天漢四年沈黎郡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

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本志不書西部都尉治似漏又案水經青衣水注云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則又在東漢矣

嚴道

注有木官王氏念孫謂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半耳且引劉逵蜀都賦注爲證壽昌案宋洪邁容齋隨筆續集於漢郡國官條內引此作木官而別引朐忍魚復之橘官姚天麟西漢會要王應麟玉海同足證宋本此處本作木非橘字脫寫劉注或因朐忍魚復之橘官誤引耳又案元和志雅州貢落雁木是唐時尚有木官也

緜虒

續志作縣虒道水經注同

旄牛

水經江水注作旄牛道云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羌本志不書北部都尉治漏與青衣同

汶江

續志作汶江道水經注同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崏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云江水入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又云縣郎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壽昌案續志補注云孝安元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似不始自昭烈酈注偶有未照耳

犍爲郡

說文犍作楗洪适隸釋云凡漢碑皆作楗爲是也集韻犍或作犍華陽國志孝武又割巴蜀二郡置犍爲郡故世本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壽昌案史記西南夷傳此爲武帝建元六年事

僰道

僰監本作僰從火誤　殿本毛本及續志水經注俱從人說文僰犍爲蠻夷也从人棘聲水經江水注云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僰僮之富者也

江陽

水經江水注云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緜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雒之會也沈炳巽曰漢志緜

水入雒水入湔湔水入江葢以湔爲主也故曰湔水東南至江陽入江水水經注以雒爲主雒水合緜水緜水合湔水故以江陽爲江雒之會

武陽

水經江水注曰縣故大夜郎國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華陽國志同

符溫水南至鄨入黚水黚水亦南至鄨入江

壽昌案水經延江水注云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黚水黚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又云俱南入鄨水鄨水於其縣而東注延江水此之入江當作入延疑延字誤作江葢鄨無徑入江之道也黚卽今黔字

漢陽

水經注作漢陽道延江水注云水出犍爲漢陽道山闓谷志云東至鄨入延段氏玉裁云依水經延江水注當作入延江

壽昌案班志凡入某水者但云入某無水字如入青衣入繩入若入僕入勞皆省文此云入延亦然非脫江字也

郁鄢

殿本作郁鄢水經亦作郁經云存水出郁鄢縣是郁卽因存而加作郁也晉書作存䣕莽曰䣕鄢則从郁非从郁可信

堂琅

壽昌案水經若水注縣在朱提西南二百里晉明帝太寧二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擊李驤於堂琅卽此晉志宋

志俱作堂狼

越嶲郡

注引應劭曰故卭都國也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壽昌案通典嶲州故卭都國謂之西南夷漢武開之置越嶲郡有越水嶲水焉元和志亦云越水嶲水據此則應說爲不審

孟康曰嶲音髓

卭都有卭池澤

水經若水注云卭都縣漢武帝開卭莋置之緜陷爲池今因名爲卭池

靈關道

水經一作靈道縣沬水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

三絳

續志作三縫華陽國志同水經若水注云三絳一曰小會無

闌

師古曰音闌壽昌案闌不合注闌爲音續志作闡注華陽國志曰故邛人邑治邛都城蓋本作闡而音闌傳寫者因注字近而譌也今毛本音闌之字作蘭宋書州郡志沈黎郡領蘭縣云漢舊縣作闌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

壽昌案武帝紀元封二年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而水經江水注云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爲益州

以新啟犍爲牂柯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案元朔二年帝方有事朔方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尚未及收服巴蜀疑酈注未審也又案本書西南夷傳注孟康曰莽改益州爲庸部莽傳有庸部牧史熊後書公孫述傳殺王莽庸部牧注其牧宋遵也廉范傳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是也此之曰就新蓋莽改刺史所部之益州曰庸部而益州郡則曰就新也

銅瀨

續志銅作同

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

王氏念孫曰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壽昌案志明

云池在縣南似池上本無南字也葢池即滇池爲益州之巨浸故無庸稱南池以亂其名至水經溫水注云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則承志在南句而加之也又水經注下於橋水云與南橋水合亦加一南字

收靡

續志作牧靡水經若水注同注云涂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縣山竝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此注引李奇曰靡音麻即升麻解毒藥所出也正謂此又志云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巂入繩案水經注云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巂入繩是南

山卽所云牧靡南山臘卽臘谷志奪一谷字耳

穀昌

華陽國志漢武帝遣將軍郭昌平滇中因名縣爲郭昌以威

蠻人孝章時始改爲穀昌壽昌案本志已有穀昌名則常璩

說誤郭穀音近當時或取而呼之而非定名也

味

水經溫水注云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段氏玉裁引類篇

作昧云孟康云音昧欲改味爲昧壽昌攷各本俱作味無作

昧者且有水經注之味亦一證也

不韋

水經若水注云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云漢

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蘭倉爲作人續志注引華陽國志曰孝武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居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據此呂嘉固不韋裔孫也

嶲唐周水

續志注外華陽國志作同水疑同周字近而譌水經亦引作周水也

弄棟

續志弄作㟖說文同

毋掇

續志掇作掇

牂柯郡

注應劭曰臨牂柯江也師古曰牂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名爲牂柯壽昌案水經温水注云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與舊各注異又志注桂蒲關初學記州郡部作桂浦

鐔

水經延水注云鐔縣故犍爲郡治也縣有犍山據水經注鐔水入延江此云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案鐔無入沅之道且入沅不得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也疑沅爲延字誤

水經舊本作談臺

進桑

續志桑作乘魏志陳留王紀幷同

句町

志注虜唯水經注唯作惟

巴郡秦置

王氏念孫曰左傳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壽昌又案春秋正義楚子巴姬埋璧是巴國故姬姓也秦惠文王十四年置郡會漢高始建國三郡之一

臨江

水經江水注華陽國志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

鹽官本志無之

墊江

說文褺从衣執聲巴郡有褺江縣段氏玉裁曰褺江縣在今四川重慶府合州嘉陵江涪江會于此入大江水如衣之重複然故以褺江爲名其字音疊淺人謌爲昬墊之墊耳然自西魏分置墊江縣以後至今承作墊江無作褺者

魚復

水經江水注云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逐之是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三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四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壽昌案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分廣漢郡爲武都郡屬縣九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此即東漢水之東字金氏榜云養水（即漾水漢志作養）今甘肅秦州黑峪江也今黑峪江不與東漢水通流志云養水至武都

爲漢又云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耳漢時東漢水已不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爲其源也壽昌案漢時距今數千年川途湮涸靡常容有遷變觀酈注引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則水道潛通伏流復出亦所時有不能以今道阻隔懸斷古流也王先謙云同治庚午典雲南試值江漲迂道施南道中多洞口如甕或平地或山穴時見流泉數十交道洶涌而入濤落有聲淵隱莫測土人云每數十百里伏流復出行地上成河常見不異名之曰落水洞取彼目證稽諸昔聞洵不誣也胡氏渭設七誤以駁班志與水經注而云氐道水可存而不論則不能審氐

道在今何處而以志兩字爲贅文塗竄古書務伸己說王氏念孫謂東漢水東字後人所加忘卻經文東流爲漢一語錢氏坫引說文解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欲遷就以成其說案說文實作瀁水出隴西豲道非氐道且水經注引闞駰云漾水出豲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豲道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天水郡冀縣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豲道之爲謬矣是水經注已引說文而正其謬錢氏奈何徑改豲作氐字以誤後學耶

平樂道

水經漾水注稱平樂戍亦作平洛

循成道

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并作脩城而漢志各本俱作循城錢氏坫經改作脩成固非卽魏書隋書水經作脩城亦非也循脩雙聲成城音同漢時多通用觀本書諸矦王表中山懷王脩傳作循功臣表深澤矦趙脩史記作循功臣表湘成矦監居翁傳作湘城東成矦居股傳作城傳成矦張章諸表作城漢北海相景君碑陰題名循行作脩行可證

下辨道

續志無道字

隴西郡秦置

壽昌案水經注隴西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本書高帝紀漢二

年十一月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又

案此志隴西等十郡下缺載所屬州名案地志云武帝改雍

爲涼蕭望之傳以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爲涼州是知此

皆當屬涼州殆傳寫脫也

狄道白石山在東

壽昌案晉書李暠傳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是狄道

一名素昌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今本

作白石山在東葢因下金城郡白石注引應劭曰白石山在

東誤入於此遂失班志原文也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案今志各本至字上無東字錢氏大昕王氏念孫俱引說文

水經證作東至武都爲漢錢氏坫徑於本文上加東字壽昌竊意班氏豈不知東至武都誠以禹貢本有東流爲漢之語而武都在東前志各注俱可尋省無煩加一東字似非有脫文也

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西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

壽昌案東入西西當作河是涉下西字而誤也錢氏坫依水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後又引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錢氏聯綴成文非班志本文也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閻氏若璩曰此別一嶓冢班志載入禹貢二字誤案閻氏自云親至秦州嶓冢山下始知寍羌為眞禹貢之嶓冢而錢氏坫云親至秦隴知禹貢曁本志之文皆無誤證以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嶓冢山在氐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為非而又別嶓冢有兩山移禹貢之嶓冢于今寍羌州地穿鑿附會斯更巨戾壽昌案兩先生俱經目驗而兩相剌謬他更何論閻氏駮班之說未足據矣而胡氏渭禹貢錐指說嶓冢山實主閻說西漢所出錢氏坫徑補原文作西漢水所出是也細審之似亦不盡是脫文蓋西漢是巨浸不必加水字始明觀河池下至沮入漢亦無水字或亦有加水字如東漢水者此隨筆成文無定例

也水經漾水注引地理志西縣有鹽官錢氏亦據以補作正文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顏注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又河水又東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云云漢書集注薛瓚云云惟臣瓚作薛瓚又多王莽之金屏也一句皆屬金城縣不屬郡言顏借引作郡注也今志金城縣下莽曰金屏即此案昭帝紀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前此金城何屬無攷玩水經注稱金城縣故城或郡即當時縣治後之金城縣別築新城耶又

觀顏引應注築城得金語系之郡下益信郡爲故金城縣地

矣又案趙充國傳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注孟康曰在金城是

郡應有西部都尉志脫漏也

允吾莽曰脩遠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

浩亹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

城南又引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

令居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二年置

枹罕

注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鈇壽昌案應注有枹音必是作故枹罕羌侯邑也此明脫一枹字水經河水注引應劭曰故枹罕侯邑也無羌字

白石離水出西塞外

水經河水注離水作灕水

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脩遠

水經河水注王莽之脩遠亭也王氏峻云莽旣改允吾爲脩遠縣此允街則降爲脩遠亭故不嫌重名也亭字當增趙氏一清說同錢氏坫徑加原文作莽曰脩遠亭

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錢氏坫依水經注於石室下加石釜二字壽昌案水經河水

注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此酈氏注自采異說幷非班志文何能經加入原文內且此二字於地理何系而必增入耶

莽曰鹽羌

水經河水注作監羌是也壽昌攷莽於縣名臨字多改作監說已見前鹽與監又字近而譌也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錢氏大昕云蓋析隴西置李廣隴西成紀人志屬天水此其證也壽昌案錢氏此證極確廣當武帝時史傳成更在後其不係成紀於天水而仍係之隴西者廣於元狩四年死在置天水五年前故仍稱隴西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注成紀隴西縣亦以在文帝時也○又案武帝本紀三年

未書置郡事惟天水前不見紀傳中至元鼎六年紀內始有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語亦可證置郡在六年以前也續志上邽西皆隴西屬縣後析屬天水則又在明帝改名漢陽之後顏注地志常以後證前獨天水各郡皆詳審可據

街泉

續志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泉故縣省是後漢降爲亭屬之略陽縣矣

望垣

續志垣作恆

緜諸道

案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緜諸之戎故曰道水經渭水注

云又歷橋亭南而逕緜諸縣東又云又東南歷緜諸道故城北壽昌案曰縣曰故城何時去道稱無攷

略陽道

續志無道字

冀

許慎說文作驥水經渭水注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今志以平襄列諸縣之首似郡治在焉而續志漢陽郡則冀首列水經注殆據東漢時言也

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

顏注圄讀與圉同案禹貢水經注俱作朱圉蓋圄圉古通說

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囹圄皆作囹圉可證錢氏坫遂徑改原文作朱圉

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

趙氏一清謂似別是一城段玉裁謂案上文當是縣十七壽昌案水經河水云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注引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是志即以滿福爲勇士舊名非兩城也今志語或有錯互

成紀

水經渭水注瓦亭又南逕成紀縣東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以爲天水郡縣王莽之陽阿郡治也趙一清曰案漢志莽改天水郡爲塡戎此又云陽阿蓋是支郡所謂大郡至分

爲五者也壽昌案本書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是又以成紀名郡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

王峻曰案武帝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張掖敦煌紀志年分互異意者紀但記創置之年志則因其營建城郭設官分治之歲乎齊召南曰案孝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壽昌案齊說是也元狩二年至太初四年計二十年不應創置如許之久而後營建也且武帝於五原等處開置亦屢卽其元鼎六年置張掖敦煌亦

是分武威酒泉地元封三年分徙酒泉郡雖未盡徙亦有析置處也莽曰張掖案張掖本武帝舊名莽不過易武威爲張掖而改張掖爲設屏非張掖之名始於莽也

武威

閻氏若璩曰水經注云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是郡治於此縣壽昌案昭帝置金城郡而以允吾爲郡治金城縣列第五此恐仍以姑臧爲郡治後漢因之卽續志可證也

揟次

集韻揟次縣或作𧿹三國魏志涼州刺史張旣討盧水胡潛由且次出武威晉書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揟次之嘉泉呂光

載記魏書地形志俱同凡且次揖次皆㨗次一音之轉非有
別義改名也

鸞鳥

後漢書桓帝紀注鸞音巒段熲傳注鳥音爵舊唐書地理志
讀曰鸛雀唐人有鸛雀樓卽其地也

媼圍

胡三省通鑑注曰禿髮傉檀之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
則以媼爲溫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幷以
圍爲圍葢皆因字近而譌非有別義

蒼松

注師古曰松古松字也續志作蒼松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

齊召南曰案孝武紀武威酒泉地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開也志于張掖酒泉并云太初元年開誤也酒泉與武威建郡同時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威之置反在張掖之後矣錢大昕說略同并云武威酒泉當云元狩二年開敦煌當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壽昌案齊錢二說皆是也然班志於此等年分屢與紀異者蓋自武帝元光二年帝即位之八年即遣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將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四將軍以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欲誘襲匈奴爲匈奴所覺自此匈奴屢入寇邊迄無安歲入遼西入漁陽雁門入代定襄上郡入上

谷入雲中追置郡後尙入張掖酒泉敍都尉外此敍太守敍都尉亦屢矣此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閒事在太初以前當日置武威酒泉郡者因匈奴昆邪王敍休屠王竝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遂以其地置郡固匈奴之地也卽張掖敦煌亦是分兩郡所置時雖設郡縣而城郭溝池營繕草剏如以寇蹤出沒敍略靡常初不過有郡縣之名耳至太初元年始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時匈奴已衰民得定居雖小有寇掠尙無大舉故班於紀中案年分析而於志特書武帝太初元年開使讀者因文見義特其開置未分年代舛互究不免稍疏耳

删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案說文女虮山名或曰溺水之所出溺水自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溺一作弱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曰合黎山也是弱水一作溺合黎一作合離也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卽此趙一淸謂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而胡渭云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則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則傳曰水名非也壽昌案班注云至酒泉合黎不曰入則合黎爲山名益信

注引如氏曰音弓軒說文作麗靬而以縣屬武威蓋張掖故
武威所分也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壽昌案本紀元狩二年與武威同置也西域傳降渾邪休屠
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分置武威張掖敦
煌列四郡張騫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霍去病傳開河
西酒泉之地據此則酒泉開最先也壽昌又案本書律厤志
酒泉候宜君注師古曰宜君候之名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
尉西北一候地志不載壽昌謂候微者也故不載此說益信
又此時治太初厤以宜君善治厤故召之是亦酒泉郡開於
太初年之一證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

壽昌案寰宇記呼蠶水一名潛水亦名羌谷水　大清一統志討來河在今肅州南即古呼蠶水也水道提綱卯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有三源東源曰厄几餒必拉中源曰把東必拉西源曰滔來必拉經卯來堡曰卯來河蓋討來卯來滔來音相近無定呼也又案唐於樂涫古城置福祿縣蓋從續志名也亦見寰宇記

表是

續志作表氏是氏古通也

會水莽曰蕭武

汪本蕭作肅

池頭

續志作沙頭

綏彌

注如氏曰今曰安彌亦從續志名也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

案敦說文作焞錢大昕曰紀在元鼎六年齊召南曰紀於太初元年書蝗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不在後元年明矣壽昌案武帝後元是紀元凡兩年不比文景有前後元年也此後元下必奪一字

敦煌莽曰敦德

疑下有亭字錢坫則直以意加作敦德亭矣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其澤錢坫校改作冥澤王念孫曰冥安縣因冥水得名冥水所入之澤故謂之冥澤壽昌案惟冥安因水得名故班氏謂入其澤即入其縣之澤觀下龍勒亦止云東北入澤不云入龍澤應注亦稱入其澤不云入龍澤皆可證時有冥水之水不名冥澤也則其字似不必易作冥

效穀

注師古日本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胡渭曰效穀下師古曰三字蓋後人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王鳴盛曰案地志引桑欽說者亦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眞古文尚書者地

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放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王峻曰此班氏本文非小顏注也桑欽書唐初已失傳師古曰三字衍錢坫校本逕刪去師古曰三字矣

淵泉

續志曰拼泉晉志作深泉葢避唐諱續志或因唐傳鈔而避也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段玉裁曰揚雄傳西北一候如氏曰地理志龍勒玉門關有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今志有缺壽昌案候微者也此兩關有郡尉治之故不書候亦不勝書也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壽昌案武帝本紀是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未書置安定郡其五年行幸雍西臨祖厲河而還祖厲爲安定屬縣則置郡已二年矣又案楊惲傳與安定太守孫會宗書有云安定山谷之閒昆夷舊壤似亦置郡未久語錢氏大昕曰蓋析北地郡置錢氏坫集釋同當必有據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

續志作烏枝吳卓信謂水經注渭水篇有黑水云黑城北西南入瓦亭川攷後漢書注烏枝縣有瓦亭關則烏水疑卽黑水之異名入河當作入涇也壽昌案徑以黑水當烏水又因烏氏有瓦亭關遂以水經注黑水入瓦亭川之語強附之似

非的據即以水經注論亦止云注于渭非入于涇也錢氏坫直改入河作入涇所引地道記云龍池山烏水出是明有烏水而究無入涇之確證○又案下朐卷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是郡中水固有入河之一道或烏水即由渭入河故志云入河也

鶉陰

續志作鶉陰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

案史記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威成水經河水注作威戎錢氏大昕曰北地當屬朔方部史失書王氏念孫徐氏松校并同

馬領

注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壽昌案通典馬領縣漢舊牧馬地也寰宇記廢馬領縣在今慶州北七十里馬領山名俗名箭括嶺九域志安化縣有馬領山據此則馬領是因山爲縣川形之川應作山領即山領之領亦不必訓頸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說文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从水虘聲水經瀘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趙本作瀘戴本作沮）注引地理志曰沮出鐵縣西東入洛趙一清謂鐵縣之名不見漢志而史記索隱曰沮水地理志無文不可解今戴校水經則云近刻譌直改注照今地理志文惟作出西東入洛壽昌案各

說及地望審之沮實在洛西東入于洛爲是原文東西字倒

轉或傳刊之誤也段氏玉裁謂今志不誤水經引作出西東

入洛爲誤則與舊說并王校錢校各本相反未敢據也

富平莽曰特武

一本作恃武水經注作持武

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

州一本作洲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壽昌案百官表邊郡六

牧師苑屬太僕郎此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

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號非苑者意取非子牧馬而名

鶉孤

續志作鶉觚晉志同地形志作鶉鴝

弋居有鹽官

續志作有鐵

廉

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闞駰謂當是世人誤證則本無城字也

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翟國七月復故匈歸都尉治匈歸障屬并州

壽昌案高帝紀云元年二月項羽立董翳爲翟王八月翟王翳始降漢安能七月卽復爲上郡也二年六月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葢董翳初雖降復秦舊郡僅有其名也至是翳復降楚雍王章邯敗死始能

仍置上郡若異姓諸侯王表作元年八月則時亦過迫與此志皆不可從宜從紀爲是又後書馬援傳兄員王莽時爲增山連率章懷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河水注王莽以馬員爲增山連率後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又似非定莽改者疑班志不書非脫去也又凡漢郡縣爲莽改名者水經注定例必云王莽之某名也此無之而但引司馬彪別名之說益可證矣錢氏坫徑加莽曰增山四字似亦未細審也

高奴有洧水可䕭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䕭水上有肥可接取

用之案水不流曰奴見水經盧奴雍奴等注高奴言豐林水至此高而不流肥即脂也本志脫此字宜補又河水注引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晉縣本志西河郡無之南山出泉水大如莒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據此是即今四川油井之類屬地多有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部都尉治塞外翁龍埤是莽曰歸新屬并州

注師古曰翁龍埤是二障名壽昌案二障應是兩都尉治兼美稷有屬國都尉虎猛有西部都尉凡四都尉亦如上郡之匈歸都尉治塞外匈歸障屬國都尉治龜茲北部都尉治高

望又北部都尉治望松亦一郡四都尉而北部且有兩都尉也宣帝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降者卽此惟武帝紀是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未書置西河郡之事卽西河之舊爲何地史亦闕書漢書攷異云武帝分上郡所置攷上郡屬縣二十三西河屬縣三十六當日上郡有如是之廣耶又攷郡屬縣名最舊者如皐狼見戰國策及史記趙世家史記注徐廣曰皐狼地名在西河藺見戰國策鮑彪注藺屬西河離石見史記周本紀集解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穀羅見文選上林賦注文穎曰西河穀羅縣有武澤在縣西北陰山水經河水注出西河陰山縣皆以西河郡望注之無一稱上郡者又本書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卽平周州周古字通也　若準

李廣傳稱隴西成紀人之例成紀後析屬天水亦當稱路博德爲上郡平州人則錢氏攷異之言未足據也

益闌莽曰香闌

一本作蘭

圜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

壽昌案圜本志作圜水經注作圁莽改作方傳寫既殊音注各易後來治班書者幾成聚訟有主作圜者有主作圁者亦有兼圜圁兩說者壽昌嘗得瞿段二先生親筆條記全錄之瞿氏中溶云中溶案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小司馬索隱曰三蒼圁作圜地理志云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

地理志竝作圁字也又案漢少室神道石闕銘及薛尚功鍾鼎款識漢平周鉦文圁陽圁陰皆作圁自韋昭漢書注有圁當為圁之說後人皆沿其謬改亂舊文師古不明小學反以作圁為誤陋矣此印文作㘙乃古縣字亦从㘙得聲故通用據此亦可證漢時不作圁也壽昌案此瞿氏跋㘙陽宰之印也文尚多首引地志注及水經注原文末攷王莽改令長曰宰證佐故節去其文已錄在錢校地理志注内茲復從其手跡錄出　段氏玉裁跋其後云玉裁案說文从言㕣省聲漢中西域有㕣鄉許引此而不引西河之㕣陽㕣陰則知許時作圁陽圁陰也其字譌久矣錢校本已錄此條在圁陰下茲復從其手蹟錄出　又段氏玉裁云師古曰圁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為名王莽改作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圁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史

記西河圁洛之閒徐廣音銀索隱云晉灼音嚚三蒼作圜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圜當爲圁音銀續郡志及太康地里志幷作圁字也玉裁案漢時作圜莽代已然漢銅印作寰陽宰之印即圜陽也莽縣令爲縣宰此正莽時印也韋昭正圜作圁小顏從之皆不誤葢太史公尙依古字孟堅則依時俗字若小司馬謂續郡國志作圁今本後漢郡國志亦作圜不作圁惟史記及水經注作圁耳并秦隋唐地志皆作銀以圁字音銀改之也班用時俗字者古作圁漢末作圜莽乃作方沿革之故於此可見此著書之法也且說文有訇無圁訇字下引漢中西域訇鄉不引圁陽圁陰二字不得混一許於地名亦作圜陰可知葢本是圜而譌爲

圁亦未可定其音如嚚如銀依土俗言之此漢志之例（案此從其）

（親筆條記草稿錄出）吳氏卓信地理志補注云師古作圁並以晉灼說爲是然以王莽有方陰之名而謂當時已誤爲圜則水經注河水篇所引并作圁酈氏所見之本何又不誤全謝山謂此必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圜以實之其說最確錢坫校本引王氏念孫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并有西河圜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圜陽田植又曰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韋顏並以圜爲圁之誤非也壽昌案漢書傳本不一晉與酈或各據所見本言之不能相非也吳據全說以臆駮古尤無據王氏謂古無圁字故借圜爲之則說文明有圁字可用何必多此一借耶以此駮韋顏亦未確似不

如段氏所說之爲圜到也

增山

吳氏卓信曰王莽改上郡爲增山本志失載見於後書馬援傳卽此西河郡之增山縣亦改別名而今不可攷矣壽昌案莽改上郡爲增山班志未載僅見後書馬援傳兄員爲王莽增山連率而章懷遂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水經注亦不云莽改但引司馬彪云增山爲上郡之別名壽昌案疑非莽改者觀成紀爲天水屬縣而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蓋莽改易郡縣分大郡爲五則安知非分增山爲一郡而置連率耶其不改增山本名者猶之易天水郡爲塡戎卽不改成紀之名易西河郡爲歸新卽不改增山之名事例一致并非史無

可攷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五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下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屬并州

壽昌案武帝本紀元朔二年春遣將軍衞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衞青傳同據此當云置非開也錢氏大昕曰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並與朔方各自爲部未嘗屬并州朔方之屬并州乃光武建武十一年耳上郡亦屬朔方部故馮野王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之壽昌案錢校精審而中有可疑者數焉朔方爲郡當置太守而復置一刺史共治

平抑別有治所平一也未置朔方郡以前先有上郡本屬并州後屬朔方郎無兩屬之理何時去并州而屬朔方無可考二也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員十三人朔方立郡在元封前郎置刺史當云員十四人不止十三人三也平當傳左遷朔方刺史注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案朔方僅領縣十既別設刺史當兼察他郡史無明文本書紀傳內無有稱朔方州牧者四也反覆尋繹莫通其故重檢本書及晉志各文迺恍然全爲師古朔方不在十三州之限一言所誤也志云北置朔方之州注胡廣記曰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是明以朔方爲州因其地連塞北不得不設郡置守以掌兵事也分雍州以爲刺史大約郎於改雍之

涼州所屬分數郡以統之惜史有闕文未詳所屬揚雄并州牧箴曰雍别朔方河水悠悠固明指朔方之屬雍也晉地理志注言西漢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此尤確證呂氏大事記云除十一州外加交州而以司隸校尉列諸首爲十三部壽昌案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宏農而當元封五年置十三部刺史時尚無司隸校尉也不屬之朔方而何屬乎且成帝省司隸校尉其時未聞改十三部爲十二部也平帝元始四年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本紀未詳王莽傳莽奏云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亦未詳省何州光武建武十一年之省朔方

入并州或卽承元始之制也至於十三部之說廣記晉書俱在師古前依據必確自以前說爲斷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以司隷列十三部之首而以朔方郡屬并州則全是東漢之制

三封武帝元狩三年城

壽昌案紀未書水經河水篇注河水東北逕三封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蓋置縣後而城之也

朔方

閻氏若璩云武帝置朔方郡築朔方城則朔方郡治朔方縣矣縣居班志之第二其一縣爲三封乃元狩三年城也元和志以爲治三封者誤水經注以爲治臨戎則東漢所移治矣

壽昌案本紀元朔二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食貨志又興

十餘萬人築衛朔方皆指郡而言惟衛青傳使蘇建築朔方城水經注引以爲築此縣城也續志云凡縣名先書者即所治也此史家記地理志者一定之例此例不定讀者何從故元和志不誤閻先生攷據精核獨此等處好爲武斷壽昌終不敢附和也

窳渾

史記衛青傳同注徐廣曰窳音庾本書衛青傳都尉韓說從大寘出寘渾注師古曰寘音田

渠搜莽曰溝搜

水經注引作溝搜亭志脫此字應補段氏玉裁曰郡名溝搜矣則縣名應異也王校本亦同壽昌案莽於郡縣同名者常

有不必異字如上黨名郡而所屬之襄柤亦曰上黨亭涿郡易名垣翰而所屬之武垣亦曰垣翰金城所屬之允吾故名曰脩遠而允街亦曰脩遠亭也

沃埜武帝元狩三年城

本紀不載水經河水注作元狩三年立

臨戎武帝元朔五年城

本紀無水經河水注作元朔五年立舊朔方郡治壽昌案此東漢郡治也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部都尉治稒陽莽曰獲降屬并州

案武帝本紀是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蓋更名即以

置郡也

河陰

吳氏卓信云漢五原郡所領十六縣惟河陰一縣在黃河南餘皆在黃河北

蒱澤

蒱毛本作蒱

南輿莽曰南利

據水經河水注應作南輿說見雲中北輿下

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

水經河水注河水逕成宜縣南又逕原亭南據此宜作原亭高亭字近而誤也

稒陽北（毛本誤此）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頭曼城（頭曼匈奴單于名見匈奴傳注本作曼頭誤）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汪本多一北字）得宿虜城莽曰固陰

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水經云又東過臨沃縣南注云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障河水決其西南隅壽昌案水經注先引稒陽無縣字且云東部都尉治似指五原郡下之稒陽後云稒陽縣故城并引莽名固陰似乎五原郡下稒陽歸都尉治者與此稒陽縣別爲一城又水經於臨沃縣注云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今志注在稒陽不在

臨沃下注語亦微有詳畧則酈氏所見之漢書與今本異也

西安陽

壽昌案代郡東安陽下注引闞駰云五原有安陽故此加東也何氏焯云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據此何說爲是闞說或安陽上偶脫西字耳汪遠孫校本云據此不當有西字壽昌案水經河水篇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則作西安陽舊矣

河目

水經河水篇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屈從縣北流至河目縣西注云河水自臨河縣東又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將十

萬衆北擊胡渡河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壽昌案水經例引谷地志俱從每郡敘入各縣茲將河目繫於朔方郡各縣內而河目上無五原字此句下始云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豈河目向屬朔方郡乎疑五原之屬朔方部矣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屬并州

全氏祖望云雲中郡故趙置秦因之楚漢之際屬趙國尋分屬代國高帝三年屬漢四年復以屬趙國六年屬代國十一年以邊郡收王氏峻曰班志首云漢興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斷自秦始如雲中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諸郡以匈奴傳考之乃燕趙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葢以秦之三十六郡爲斷非與彼傳相矛盾也壽昌案他不具論卽雲中而

言戰國策史記趙世家上云西至雲中九原匈奴傳趙置雲中雁門俱無郡字水經河水注引虞氏記云卽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是趙僅築城秦始立郡班氏所云秦置不誤全氏云雲中郡故趙置似尙未審

雲中莽曰遠服

案水經河水注曰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趙氏一清案漢志雲中郡秦置莽曰受降雲中縣莽曰遠服今注云云有缺失矣閻若璩曰秦雲中郡治遠服縣漢曰雲中或曰王莽始更漢雲中爲遠服然焉知莽非本秦舊乎壽昌案莽曰遠服班志昭然酈注缺失趙說可據閻以班注屬之或曰謂非莽改實本秦舊據酈注之脫文疑班志之無可疑

者則班書可無讀也

沙南

壽昌謹案　大清一統志云漢雲中地惟有沙南一在河南餘皆在河東

北輿中部都尉治

注師古曰闞駰云廣陵有輿故此加北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武泉水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輿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十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此加北疑太疏遠也是師古所引之闞說水經注已不取也

陽壽莽曰常得

一本作長得

定襄郡高帝置莽曰得降屬并州

水經河水注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壽昌案高帝本紀是年以東南各郡分封子弟其西北則以雲中鴈門代郡太原分封及大功臣三十餘人獨無定襄郡全氏祖望曰定襄故屬秦太原鴈門二郡高帝六年分置屬代國景帝後以邊郡收案是年封代王喜史記表注云都馬邑則屬鴈門封靳彊爲汾陽侯則太原屬縣定襄置郡殆在分封以後也

成樂

水經河水注引魏土地記曰雲中成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壽昌案後魏之初建都於此曰盛樂城非但承漢制爲郡治也續志雲中郡有成宗故屬定襄

或即成樂

武進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云白渠水又西北逕沙陵縣故城南又云其水西注沙陵湖則至沙陵者至沙陵縣之湖也

武臯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河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於河亦云沙陵湖也　一統志稾案古荒干水在北白渠水在南并歷定襄雲中二郡會沙陵湖漢書白渠荒干并言水經言白渠而不言荒干注言荒干合受諸水又似大于白渠以今考之白渠水即今土爾根河也荒干水西南流即今土爾根河所合北來之諸水也其入河之處匯成一湖即古沙

陵湖也壽昌案沙湖在今陝西榆林府神木縣北武進在今山西朔平府城西北邊城北武皋在今朔平府西北殺虎口俱見　大清一統志又案水道提綱黑河卽今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明一統志遂誤分黑河爲二其實一水也

雁門郡

錢氏坫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當在二十五年說見下

代郡

善無

水經河水注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曰雁門郡治壽昌案今地志無此語其云定襄郡治則據東漢而言

陰館莽曰富代

案宋書州郡志云陰館前漢作陰觀後漢作陰館今漢志亦作陰館吳氏卓信謂爲淺人所改壽昌疑莽改善無曰陰館傳寫者或書此爲陰觀以別之旋復其舊耳漢時館觀兩字

隨書書中屢見富代水經灅水注作富臧

武州莽曰桓州

水經灅水注作武周周州音同古通用猶西河郡之平州爲

平周也桓州水經注亦作桓周

滍陶

續志作汪陶或作涯陶

崞

說文𡸣山在龍門水經㶟水注水南出𡸣山縣故城壽昌案
魏地形志恆州繁時郡領縣曰𡸣山道元尊其本朝稱曰𡸣
山縣不用前後漢𡸣縣之名趙氏謂道元率筆非也

代郡秦置

錢氏坫云始皇二十三年置壽昌案始皇分天下三十六郡
在二十七年其滅趙虜代王嘉在二十五年史記趙世家秦
始皇本紀六國年表俱同置代郡當在二十五年錢云二十
三年誤也又案高祖本紀十一年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
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以山南
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據此則畧析太
原以益代又析代以益雲中非復秦置之舊矣

當城

注師古曰闞駰云當桓都城故曰當城壽昌案水經㶟水注引應劭曰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也

狋氏

注孟康曰狋音權氏音精錢氏大昕曰狋有沂音氏有支音沂與權支與精聲皆相近壽昌案孟氏所音或古訓師承或方音臆造無關要義存而不論可耳必以狋爲沂又以沂與權近氏爲支又以支與精近求之義訓實無可通而但云相近即可通讀則隨字俱可以意造音何必更講求聲韻之學耶

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寧入沽中部都尉治

師古曰且音子如反沽音姑又音故水經㶟水注脩水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云于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壽昌案酈注與志合而篇末注云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久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寍入沽非矣忽引此志語繫於上谷郡之且居若謂如偶誤居則又引莽名久居語以實之而且居縣自有陽樂水入海無與於㶟此洵道元之誤筆也仍屬之且如爲是寍與廣寍本兩縣酈引舊志至廣寍入沽則此脫一廣字㶟即治水形近誤沽酈云入沽非非其作沽者應作治也顏氏於沽字特加音訓是唐時漢書已誤而據酈氏非沽之說則誤更在顏氏前

平舒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沽

水經㶟水注引地理志云祈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㶟是也案㶟卽治治沽形近而譌此入沽宜正作入治

靈邱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諡焉臣瓚曰靈邱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壽昌案滱水說文卽漚夷水水經滱水注卽漚夷之水也周禮職方并州川曰虖池嘔夷班氏曰并州川卽釋滱水爲嘔夷也蓋急呼之曰滱緩呼之曰漚夷轉呼之曰祁夷皆一聲之轉也靈邱水經滱水注引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地理志曰靈邱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案史記趙敬侯九年敗齊

于靈邱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如應說顧氏炎武曰此別一靈邱水經注蓋誤以趙靈邱為齊靈邱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方輿紀要靈邱城在滕縣東三十里明水之南城周八里內有子城戰國時齊南境邑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史記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邱是也壽昌案史記齊威元年靈邱注正義靈邱河東蔚州縣案之此時屬齊又趙世家孝成王七年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注引括地志蔚州理縣也又正義引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三十里趙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皆是此靈邱也水經注引趙敬侯敗齊于靈邱集解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酈氏并未誤齊地為代地也至齊

靈邱入趙或即在趙惠文王時案地當屬燕是必燕爲齊取齊又爲趙取當日齊境亦不能至代也而要皆與蚔鼃所辨之靈邱無涉顧氏引齊威王時靈邱證齊靈邱亦誤引滕縣之靈邱差與齊蚔鼃事相附而城周八里後亦未聞置縣恐紀要之言未爲信也

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莽曰魯盾

王氏念孫曰河間國弓高下言虖池別河則此處別下當有河字段氏玉裁曰毛傳曰沱江之別者也說文曰勃澥海之別也此云虖池別者謂虖沱之別不必有河字河間國弓高下則或加河字矣壽昌案照本志屯氏別河水經注虖池別

水之例名之則別下加河字亦宜而本志武都郡西漢所出
右北平郡南入官下均無水字班氏固多此例似段說較允
也又案代屬幽州此與上滱水皆引并州川知幽并兩州地
互相屬也又從河錢氏坫謂疑當作別河字之誤也段氏玉
裁謂作徒河壽昌謂徒河屬遼西郡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
海距鹵城遼無緣受此河水經濁漳水注衡漳東逕蒲領縣
城趙氏一清案寰宇記引水經云今滄州魯城縣水經注又
云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稱盧達從薄趙氏謂
此卽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之從河也說校詳核可據壽昌謂
從宜讀如從橫之從水經濁漳水注衡漳稱衡水亦稱衡河
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則從河之稱安之非因虖

池別河之徑行入海而得此名乎傳曰衡從流以方羊此獨有從無衡故曰從河也沽水直流者曰直沽女祁水橫流者曰橫水濡水又東南迴曲謂之曲河皆此類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

錢氏坫曰始皇二十三年置葢本水經注壽昌案始皇本紀二十一年王翦破燕取薊城二十五年滅燕并以燕世家六國年表考之俱不得在二十三年又案後漢書耿弇傳父況爲王莽朔調連率又郭伋傳王莽時爲上谷大尹旣有朔調復存上谷卽莽將大郡分爲五之證王莽傳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朔調之又名上谷亦此類也若下之夷輿名朔調亭止

能置長不能置連率

䳌䳤

注孟康曰音句無壽昌案䳤有茂音亦音耗耗音近毛佩觿集河朔謂無曰毛後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注衍集作無食故孟音䳤爲無猶河朔間音也

且居樂陽水出東南入海

錢氏坫校本作南入海王氏念孫校作東入沽壽昌案樂陽應正作陽樂王錢兩校本俱正出各漢書本葢因常山郡之樂陽而誤也陽樂東萊郡亦有之此水所出則遼西郡之陽樂也東入海似不必改東入沽沽其水所過海其所歸也以水經注沽水濡水合參之可見

漁陽郡秦置

錢氏坫曰始皇二十二年置亦本水經鮑邱水注也

莽曰通路

水經注作通潞續志同

厗奚

孟康曰厗音題字或作蹏案水經鮑邱水注作傂續志同御覽引作虒溪

白檀　洫水出北蠻夷

案水經濡水注曰濡河東南流逕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洫水出北蠻夷中然水經注不別出洫水是當卽濡水也壽昌據此志誤洫字酈氏時已然不但師古所見本誤也又案水

經濡水注濡水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因濡而難因難而灤故今濡河卽灤河自灤字出而後世遂無濡水之名矣唐韻濡水名乃官切集韻奴官切是濡本有灤音正韻灤盧官切音鸞漏流也與欒同壽昌案唐書地理志薊州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鎭遼始設灤州屬南京道金屬中都路段氏玉裁謂宋史易濡字爲灤亦未考唐書也

滑鹽

注應劭曰明帝更名鹽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大榆河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漢明帝改曰鹽田右承治世謂之解鹽城此注脫一田字斛滑音之轉也

右北平郡秦置

水經鮑邱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

平剛

壽昌案後書續志右北平郡治土垠無平剛耿弇傳遂窮追於北右平無終土垠之間至俊靡而還方輿紀要云後漢移治土垠縣遂廢據弇傳云云則後漢初即廢矣

無終

壽昌案水經鮑邱水注藍水逕無終縣故城東注云秦置右北平郡治此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謂虎也射之飲羽即此處也據所言則郡治在無終不在平剛矣案魏志田疇傳云舊北平郡治在平剛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通今勇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云云蓋後漢移郡治於土垠平剛縣遂廢故續志無其名
案宋氏琬曰漢右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水經注魏土
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薊城今京師也括地
志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
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剛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
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水經注言此石在
玉田無終之間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爲李廣所治與東越晉
陘之說自相矛盾據此則無終或爲秦置郡治漢則治平剛
後漢治土垠也閻氏若璩謂北平郡治先平岡而後無終亦
失攷○壽昌又案右北平郡在漢初尙有析分爲燕地者地
理志雖無燕郡而高帝六年封燕王敬至其子定國於武帝

元狩六年自殺國除元狩六年武帝立其子旦爲燕王至昭帝元鳳元年有罪自殺國除而李廣爲右北平太守正當武帝時其何地屬右北平屬燕均無可考而徐樂傳云燕郡無終人是有燕時無終且不爲右北平屬縣何得爲其郡治也且是時正爲燕國廣何能射虎至其地耶此尤足破水經注之誤證矣

遼西郡

水經濡水注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

肥如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元

案水經濡水注引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孤竹城西入合元水也水出肥如縣東北元溪西南流逕

其縣東又云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盧水又引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元水復引志曰元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徐氏松案段氏引趙氏一清云南入海陽當云南至海陽入海王氏念孫曰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善長之駮經曰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出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壽昌案趙氏所云南至海陽入海固過迫王氏謂衍陽字逕作南入海者尤爲未審水道也請先舉酈注駮經之原文言之水經濡水篇云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注云濡水又東南至絫碣石山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然本志海陽下云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酈注引之云合入濡水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又

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澁口注海是濡水固由絫縣入海亦有由海陽入海之一道未能盡駮經文也然酈猶統濡水之巨浸而言之若班志則專指肥如一縣僅濡水之枝津也據水經注而言則肥如尙須東北出陽樂縣西南逕孤竹城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又分流逕樂安亭縣自雍奴出鹽關口又東北逕昌城縣新安平縣始出海陽縣其出絫縣雖不逕海陽亦須由樂安後會新河始能入海也據今地志而言則肥如爲永平府昌黎縣境灤河卽濡河自喜峯口入邊經遷安縣西北又東南至永平府城西北又西南徑灤州漢海陽城東又南逕樂亭縣城南又東南入於海大清一統志皇朝通志水道提綱故班志敘肥如水入海陽而止其入海尙爲懸隔

趙錢諸先生欲增損班志原文似俱未審

賓從

續志作賓徒遼東屬國故屬遼西壽昌案晉書作賓徒皆承續志之誤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徒音近猶功臣表申都之爲申徒也而遼史引云漢賓從縣尙存其眞案郡有賓水或縣因此得名也

交黎應劭曰今昌黎

續志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壽昌案本志無天遼縣即班書紀表志傳俱無此名初疑天遼爲大遼誤而大遼有水無縣名案後書安帝紀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云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鮮卑傳作

扶犂注同是犂即黎也據應氏言後漢固改曰昌黎據後書

或又嘗作夫犂與扶黎至魏志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

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承東漢之舊實本志之交黎也

天與交夫扶字近而譌遼黎則一音轉也

絫下官水南入海

水經注無下官水或謂即木究水字形相似而誤壽昌案水

經濡水注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是與濡

水絕無由至絫縣且又不受他水與下揭石水賓水皆南入

官之語不相符班志未詳酈注無考錢氏坫云今曰館水

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即今潮河賓水即飲馬河說較可據

不必以近似之字强附之也

遼東郡秦置

水經大遼水注秦始皇二十一年滅燕置遼東郡壽昌案秦始皇本紀二十一年王賁王翦破燕取薊城得燕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二十五年秦乃滅燕取遼東二十一年秦妄有置郡之事

遼隊

水經注作遼隧

居就

案遼西狐蘇有唐就水至徒河入海水經注無唐就水疑唐居字近唐就即居就也

文

續志作汶

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

案本紀在三年此四字誤全氏祖望曰玄菟樂浪乃武帝所開而晉志以爲分置誤矣壽昌案武紀元封三年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是分置四郡語本無誤也又案晉志云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是述晉武帝以後事非謂漢武也全氏說誤應劭曰玄菟郡故眞番臣瓚引茂陵書曰眞番郡治霅縣今霅縣無可考

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注應劭曰故句驪胡

水經小遼水篇云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王峻曰案水經注云

高句驪縣故高驪相之國也應氏云朝鮮胡國胡字是相字之譌壽昌案水經小遼水注高句麗縣故高麗胡之國也各水經本俱作胡無作相者不知王氏據何誤本轉駁古書也高麗雖東夷小國素習禮教斷無君相分國而治之理王氏語既思誤之無功亦審理之未悉也又案應氏曰故眞番朝鮮胡國注在玄菟郡下不在高句驪

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

有雲鄣

或疑雲鄣未詳壽昌案當是附郭之鄣如武威郡休屠之熊水鄣酒泉郡會水之偃泉鄣東部鄣乾齊之西部鄣敦煌郡廣至之昆崙鄣西河郡之翁龍埤是兩障朔方郡之窳渾障

五原郡稒陽之石門障皆是也惟部皆置都尉治之此疑脫某部都尉治數字若無官則部不必附書也

朝鮮

史記集解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朝音潮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黏蟬

續志作占蟬服虔曰蟬音提○洪氏邁容齋隨筆云樂浪之黏蟬爲黏提南海之番禺爲潘禺蒼梧之荔浦爲隸浦交阯之羸陵爲連鏤皆土俗之別也壽昌謂此語最得其通益以恬狋氏之音權精必是方音非有別義也

東暆

壽昌案臣瓚引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後書東夷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玄菟茲東暆爲樂浪屬縣則臨屯郡併入之證也

不而

壽昌案三國志毌邱儉傳銘不耐之城東夷傳東部都尉治不耐城皆作不耐則此而字當音耐

南海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

全氏祖望曰南粵七郡至後漢末始稱交州前此但稱交阯刺史班氏安得遽稱交州是必後人妄行竄改耆案元和志交州古越地也漢本定爲刺史不稱州以別於十二州建安

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太守共請立爲州自此始稱交州全氏漢末始稱交州語殆本此壽昌案徧考兩漢紀傳俱無此說考三國吳志士燮傳亦無張津士燮共請始稱交州之說又考士燮傳云燮先人因王莽之亂避地交州是西漢已稱交州又交州刺史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時士燮方爲交阯太守是太守稱交阯刺史稱交州由來已久并不如元和志所云也又案王範交廣春秋曰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是在元封前初置州時卽稱交州也屬交州三字班志原文各郡俱有正爲漢稱交州之確證奈何全氏不考乃謂非班氏所稱爲後人竄改也班志自南海郡至日南郡六處俱有屬交州三字

中宿有洭浦官

錢氏坫校本徑改作洭浦關徒以水經有洭水南出洭浦關爲桂水之一語也壽昌案此亦如南郡雲夢官之類宋洪氏容齋隨筆宋姚天麟西漢會要宋王氏玉海漢官內俱引此作官無作關者足知宋本漢書是洭浦官卽水經酈注亦無證及洭浦官之誤者似未可輕改也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置桂林郡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爲鬱林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也

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

壽昌案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

水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東北入于鬱注鬱水卽夜郎豚水也趙氏一清謂案漢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然則鬱水非卽豚水矣趙駁酈注甚晰葢豚與鬱雖同歸一水而在夜郎爲豚至廣鬱爲鬱水隨地異稱卽氏焉本志所以首詳所受也豚水後書西夷傳作遯水章懷注引漢書地理志亦作遯水今志實作豚與水經注同則古今本傳寫之異也

中留

續志作中溜

定周水首受毋斂東入潭

壽昌案水經注周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爲毋斂水又

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此水上無周字緣承上定周故脫去也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離水關

水經注作灕水

荔浦有荔平關

壽昌案水經灕水注云瀨水又東南流入於荔浦縣注於瀨谿又注於灕水灕水之上有關是葢與郡治俱有關俱爲灕水所過在郡則名之灕水在荔浦則名之荔平也

交阯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壽昌案水經葉榆水注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交阯刺

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案基阯之說趙氏一清已辨其誤謂其襲應劭漢官儀之文予謂酈注此條誤證甚多有辨在各條下

羸𨻻

水經注引交州外域記曰縣本定交阯郡治也

苟屚

師古曰屚與漏同水經注作句漏廣韻作笱屚

麊泠都尉治

玉篇作麊水經注作麋泠亦作壽泠水經葉榆水注麋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又云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

州名爲交州壽昌案酈氏此注多自歧舛前於羸𨻻下已引交州記云爲郡治何復云郡治於此前云獨不稱州此何云名爲交州且一縣之中都尉治之太守治之刺史又治之必無此理案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𨻻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是刺史無治麊泠之說也至續志則郡移治龍編寰宇記云漢交阯郡守治羸𨻻後漢周敞爲交阯太守乃移治龍編亦未及麊泠也閻氏潛邱劄記有云齊孝王孫澤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此是青州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氏三省注通鑑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不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治不比東漢乎然據王氏交廣春秋之言則交州刺史在武帝時已有治所且爲之移治矣又案

續郡國志備載十三州刺史治所後漢承前漢之制雖小有變動斷不至全改祖宗之法度其青州刺史之治後漢尚在臨淄則胡氏之言不爲無據也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合浦

壽昌案水經溫水注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案此酈氏誤以東漢縣治繫於元鼎六年下也續志可證閻氏取水經注之說遂謂西漢治合浦誤矣

臨允

續志作臨元

朱盧

續志作朱崖本紀作珠厓壽昌案武帝本紀元鼎六年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而本志後序云自徐聞南入海得大洲方千里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是兩郡後開故運元鼎一年紀則統而書之也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郡今儋州卽儋耳郡地崖州卽珠厓郡地也本志之朱盧卽廢珠厓郡所置是此一縣當先時一郡地也

九眞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志應云屬交州此無之是傳寫脫也

咸驩

續志作咸懽唐韻作驖驩

無切

續志作無功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

案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置象郡漢武元鼎六年開更名曰日南郡昭帝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壽昌案武帝初平南越置交州九郡並無象郡之名謂日南卽象郡更名則日南郡並未罷也案高帝紀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時象郡以下尙爲尉佗所據芮未能有其地也武帝立郡旣無象郡名自以其地分屬各郡何以至昭帝始罷象郡分屬也前此未分屬時九郡外象

郡不儼然存乎志闕不載亦班氏之疏也案臣瓚引茂陵書象郡治臨塵今臨塵爲鬱林屬縣是亦分屬鬱林之一證

西捲

續志作西卷水經溫水注日南治西捲縣此亦酈氏誤以東漢郡治繫於元鼎置郡時也閻氏取其說誤亦同前

象林

續志注補象林今之林邑國晉書地道記日南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壽昌案臣瓚引茂陵書象郡治臨塵水經溫水注云郎究水所積下潭爲湖謂之郎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所謂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此在六朝猶復云爾追溯秦代遐邈安稽雖郡縣名

存而疆界難審卽地道記較茂陵書郡治迥別閻氏潛邱劄記遽執一說斷云秦時象郡治象林縣漢更名日南便治西捲泥古而不博稽固宜時有此失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五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地理志第八下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爲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復故莽曰桓亭屬冀州

案史記秦始皇紀十九年置邯鄲郡異姓諸侯王表漢高祖三年十一月立張耳爲趙王六年子敖嗣八年敖廢爲侯九年立子如意爲趙王惠帝元年爲呂后所殺復徙淮陽王友爲趙王高后七年自殺孝文元年友子遂紹封孝景三年以反誅四年景帝子廣川王彭祖徙封趙王壽昌案據此三年國廢四年卽封未得復爲郡也此云三年復爲邯鄲郡五年

復故與表不合

襄國故邢國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寖又有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

錢氏大昕曰說文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寖則渠爲湡之譌又說文浝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今錢氏坫校本經改渠水作湡水馮水作浝水矣壽昌案水隨地易名時復遷變據上文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東入白渠安知此渠水非即白渠所出乎且渠水在水經亦是大川趙校水經列爲巨目又案河南郡滎陽有馮池亦巨澤水經注以爲東北流則馮水亦未可謂無其派也說文之湡水浝水藉作班志之考證則可若徑改原文總嫌專輒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

水經注秦鉅鹿郡景帝中元年爲廣平郡諸侯王表武帝征和二年置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爲郡哀帝建平三年以廣德夷王弟漢紹封爲廣平王壽昌案志文廣平國下當云秦鉅鹿郡景帝析置爲廣平郡庶宣帝二年復故之語有因未當云哀帝三年復爲廣平國庶與志稱國語相應此疑有脫誤又案國廢爲郡凡五十餘年秦鉅鹿郡甚廣故置廣平國而鉅鹿郡尚存也

廣平

案功臣表高帝六年封薛歐爲廣平侯是廣平秦舊縣屬鉅鹿迨景帝析鉅鹿爲廣平國卽以縣名名之也

張

功臣表高帝十二年六月封毛釋之爲張侯亦秦舊縣屬鉅鹿孝景中六年釋之孫舜有罪免侯遂屬廣平郡王子侯表孝宣地節三年封趙頃王子嵩爲張侯則當屬平干國而表注常山豈改平干國時縣地爲析屬常山耶

南和列葭水東入滱

全氏祖望謂水經注略滱水不敘顥說文尚存其迹壽昌案此亦足明滱水之所受不但說文也

斥章

水經漳水注作斥漳

曲周武帝建元四年置

功臣表高帝六年封酈商爲曲周侯水經注引應劭武帝建元四年置縣語因謂高帝封商是知舊縣非始孝武也全氏祖望謂或其鄉邑先有曲周之名至是置縣耳錢氏大昕謂景帝之世酈寄以罪免國除爲鄉至孝武復置爲縣也壽昌案全說無徵錢說非無大約曲周本舊縣何時廢省武帝復置此亦如平原厭次本富平爲後漢明帝更名而高帝功臣表已有厭次侯爰類東方朔傳已稱厭次人蓋世移地大置廢無常史佚難詳傳寫有誤也

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案諸侯王表元鼎三年以常山憲王舜子平紹封徙眞定

眞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

案史記陳豨傳十一年冬漢兵擊陳豨上自擊東垣降之更命東垣爲眞定師古曰眞定本趙國東垣縣也壽昌案此知眞定係分趙國所置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

案景帝本紀三年六月立皇子勝爲中山王至宣帝五鳳三年無後國除復故元帝初元五年徙其弟清河王竟爲中山王復爲國莽曰常山時故有常山郡也莽改名曰井關壽昌案國除爲郡凡八年

曲逆莽曰順平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

何氏焯曰孔氏雜說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區句反逆音遇漢書曹參傳顏注曲音邱羽反逆音顒文選遂讀曲

爲區句反誤顚爲遇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壽昌案蒲陰之改原以醜其名之故後世既復曲逆之名則思改音以避之卽王莽之改稱順平近世之名曰方順皆爲醜其名音注本無別義也案高帝紀與秦將楊熊戰曲遇東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於曲遇續志河南尹下中牟有曲遇聚注卽曹參破楊熊處中山國下蒲陰本曲逆章帝更名是明爲兩地矣師古此處無音早審其宜讀本音也

信都國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

壽昌案水經漳水注信都郡高祖六年置續志云故高帝置景帝紀二年三月立皇子彭祖爲廣川王四年徙封趙中二

年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宣帝本始四年嗣王去以罪廢地節四年以戴王文紹封甘露四年嗣王汝陽以罪廢元帝建昭二年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成帝陽朔二年徙中山哀帝建平二年以定陶王景徙封信都復爲國案信都景帝封國改名廣川至元帝始名爲信都其間國廢爲郡四次凡三十三年

脩

注音條通典作蓨本書周亞夫傳作條侯卽此脩縣也宋書作蓨魏書作脩而各傳中多作勃海蓨人大抵六朝以來脩蓨隨書脩條通用王子侯表中山靖王子劉脩水經注引作劉條亦一證也

河間國故趙文帝十二年別爲國

河間與眞定信都廣平常山中山皆故趙地雖有爲郡者仍屬趙也高祖分置河間郡功臣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以河間守擊陳豨須昌侯趙衍於漢初年爲河間守是也文帝二年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立十五年嗣王無後景帝二年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元帝建昭元年嗣王以罪廢國除成帝建始元年以惠王良紹封復爲河間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兩次凡十六年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始元年更爲國

案秦二世元年九月韓廣爲趙略地至薊自立爲燕王漢元

年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時韓廣徙王遼東都無終七月荼擊殺廣遼東亦屬燕四年荼以反漢誅五年高帝更立盧綰十三年綰降匈奴國除十二年立子建爲燕王高后七年建死國除孝文元年以琅邪王劉澤徙王燕孝武元朔元年嗣王以罪死國除元狩六年四月立子旦爲燕王孝昭元鳳元年旦以罪誅國除孝宣本始元年立刺王旦子建爲廣陽王是爲廣陽國壽昌案其間國廢爲郡者二前後凡十四年志謂燕國除改爲廣陽郡武帝時初無廣陽名也案徐樂傳

燕郡無終人　案顧炎武日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王念孫駮顧說云案景祐本及文選別賦注引此并作燕無終人道羣書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顧據

俗本漢書作燕郡誤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為郡之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為郎中是樂之上書即在元光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于元光二年在元朔之前凡六年其時燕國尚未改為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壽昌案主父偃前死徐嚴上書不能同時王先謙考證頗核茲不錄獨王氏謂顧氏用俗本漢書燕郡之郡字為所加竊謂不然今宋佳本即不可見而如明殿本監本汪文盛本凌稚隆本明德藩大字本毛子晉本 本朝殿本俱從宋各本校刊皆作燕郡安知王所據景祐本非宋之俗本耶至於文選注或有刪節治要係傳鈔類書尤不足據且本書於各傳地名每隨其時如隴西已改天水而李廣傳稱隴西成紀人以廣時成紀尚屬隴西也薛縣後屬魯國而公孫宏傳稱菑川薛人以宏時之薛尚屬菑川也燕後樂當為廣陽國而徐樂時正為燕郡故稱燕郡無終人也

武帝時則為燕郡應在元朔後元狩前數年志未能詳本書燕郡僅此一見地志則終無其名也

薊故燕國召公所封

史記正義薊燕二國俱武王所封薊國因薊邱爲名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徙之說文周封黄帝之後于䣜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䣜縣段玉裁謂今志上谷無䣜縣壽昌案當許氏時廣陽爲光武省并上谷西漢則屬廣陽也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後并北海

案王子侯表孝文十六年以齊悼惠王肥子賢立爲菑川王孝景四年以濟北王志徙菑川案續志建武十三年省菑川國入北海劉敞漢書刊誤曾據此駁之錢氏坫謂後并北海句不似本文疑亦以後人語竄入壽昌案班志常用後漢制闌入予已於卷首備引之取後證前班有此例未必定竄入

後人語也

劇義山蘱水所出北至壽光入海

壽昌案水經巨洋水注引地理志曰蘱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據此應作東北此奪一東字也錢氏大昕曰北海郡亦有劇縣志稱菑川後并北海則二劇疑卽一地然北海之劇本𨚍侯國卽菑川懿王子錯所封葢析劇縣之鄉爲侯國別屬北海而劇縣之隸甾川如故非重出也徐氏松案一統志以在昌樂西者爲菑川之劇在壽光南者爲北海之劇顧氏炎武肇域記云今之壽光縣在漢爲劇壽光二縣地重民衆壽昌歷攷左傳紀人伐夷杜注水經注括地志昌樂壽光相距非遠錢先生二劇一地之說爲確後漢之并菑川入北海

郡亦因地運而并省易也又案平津侯傳稱齊菑川薛縣人錢氏大昕謂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其後併省班志據元成以後版籍故菑川無薛壽昌案菑川始立國恐不止領縣三傳稱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乃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薛初屬楚故爲薛郡不止一縣地實臨菑東境也宣帝五鳳中思王終古有罪詔削四縣若止領縣三何足當削此恐薛先爲所屬削後移屬之魯班志則準元始之版籍以爲斷也

膠東國故齊高帝元年別爲國五月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復爲國

案高帝元年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都即墨五月田榮擊破

市復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熊渠爲膠東王景帝三年以反誅四年立武帝七年武帝立爲太子國除中二年立皇子寄復爲國○壽昌案景帝七年中元年國廢爲郡者兩年

壯武

案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杜注夷國在城陽莊武縣此作壯武蓋避明帝諱也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爲高密國

案高密故屬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膠西郡高祖四年齊王田廣兵敗東走高密十一月漢虜廣高密入漢仍

屬齊國文帝十六年四月封齊悼惠王子卬景帝三年反誅
立子端武帝元封三年死無後國除爲郡宣帝本始元年十
月立廣陵厲王子宏更爲高密國○壽昌案武帝元封三年
至宣帝本始元年國除爲郡者凡三十六年

城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國

案城陽秦琅邪郡楚漢之際屬齊國分置高帝四年十一月
韓信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卽此入漢仍屬齊國
惠帝元年齊王肥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王太后遂屬
魯文帝元年復屬齊國二年封悼惠王子章爲城陽王四年
子共王喜嗣八年徙淮南四年復還成帝鴻嘉三年嗣王無
後國除平帝元始元年雲弟俚紹封復爲城陽國○壽昌案

國除爲郡者四等成哀兩朝爲郡者又二十年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

案淮陽故屬楚漢初置郡文帝紀元年從高帝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食邑五百戶是也高帝十一年三月立子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國除爲郡高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强强死立武文帝立武誅國除爲郡文帝五年以子代王武徙淮陽十年徙梁國除爲郡景帝二年立皇子餘二年徙魯國又除爲郡宣帝元康三年立皇子欽爲淮陽王更爲淮陽國○壽昌案淮陽初立國後國除爲郡兩漢凡十三年後歷景武昭宣四朝國除爲郡又九十四年班氏地志以元始之版籍爲據前之沿革徙廢未能條析分明亦有文法脫漏者

別傳寫之失也

固始

注師古曰本名寑邱楚令尹孫叔敖所封也壽昌案汝南郡寑下注引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寑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續志固始侯國故寑也光武中興更名水經汝水注汝水別瀆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寑也寑邱在南故藉邱以名縣矣城北又有孫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孫敖受邑武帝嘉之更名固始茲淮陽國下已有固始志文亦無縣故寑也四字且本紀固陵晉灼注即固始足知稱縣不自光武矣葢縣境實與汝南之寑接壤光武并固始入於陽夏而以汝南之寑爲固始故東漢但有固始無寑縣

致各家俱有光武更名之説也

圉

壽昌案王莽傳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新平故淮陽注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今志無莽曰

益歲四字圉屬淮陽不屬陳留莽時或移屬陳留旋復易置

無定制也

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

案水經注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

碭郡長異姓諸侯王表漢高帝四年九月置梁國五年王彭

越都定陶十年越反誅然六年尚以碭郡封楚王交是漢初

仍稱碭郡且分屬楚也十一年立子恢高后七年徙王趙文

帝二年立子揖十年立子淮陽王武元始三年嗣王以罪死五年以孝王元孫之曾孫音紹封是爲梁國○壽昌案梁國除爲郡者前後凡三年水經泒水獲水睢水三篇俱稱爲梁郡本書王莽傳陳定故梁郡殆莽時國廢爲郡也高帝紀十一年立子恢爲梁王罷東郡頗益梁國孝王傳梁爲大國四十餘城多大縣孝景帝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嗣梁次子明王濟川濟川卽陳留郡水經注引應劭曰今陳留濟陽縣是必初爲濟川國武帝建元三年國除始改陳留郡也彭離王濟東武帝元年王以罪廢國除爲大河郡卽東平國也定王山陽不識王濟陰皆以亡子國除爲郡傳所云分梁爲五國也梁國初建不止領八縣迨孝王孫平王襄以罪削去

五縣又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之屬陳留者傳云梁餘尚有八城即此志所書領縣八也

睢陽

閻氏若璩曰梁國先書碭縣郤不為治治於睢陽以梁孝王傳知之蕃吳楚七國反梁王城守睢陽後廣睢陽城七十里王國以內史治其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于睢陽非以睢陽為治而何全氏祖望曰地志之首縣于郡為治于國為都是定例也然亦偶有不同者碭郡始治碭改而為梁國則都睢陽孟堅或仍秦地之舊未及釐正耳壽昌案閻說梁都睢陽是也當彭越始王時實都定陶孝王徙封梁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知前此睢陽城尚狹非王都也

睢陽與陳留接壤七國反時先擊梁棘壁在陳留襄邑之東南王都睢陽故城守於此至說梁國卽治睢陽則未確案百官公卿表云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故所都不必卽所治也且如文帝封代都晉陽猶爲太原郡治至徙都中都則屬縣矣代王喜都馬邑則亦雁門屬縣也他若衡山王吳芮之都邾則江夏郡屬縣濟北王勃之都盧則泰山郡屬縣也內史治民本爲王官王有急務自宜趨赴七國反時安國將兵助王城守不必治所卽在睢陽平時左右王者尙有太傅國相也郡國志序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此兩漢之定制閻氏以爲東漢制而非西漢全氏則自增于國爲都一語轉謂班氏仍秦舊郡未及釐正似皆涉偏宕未爲定

論也壽昌又案碭雖一縣實高祖龍興之地況其始本爲郡
觀高紀六年封楚王尙以碭郡列諸首則梁國之建必以碭
爲治可知案韓安國傳云卽以嫚鄙小縣驅馳國中所云小
縣卽指睢陽鄙展注曰鄙邊鄙之邑也師古曰鄙小縣言在
外鄙之小縣也曰邊鄙曰外鄙其非國都之治所益可知○
又魏書地形志睢陽二漢晉屬郡治壽昌案此說二漢全誤
本志旣以碭爲郡治後漢則以下邑爲郡治續志可證何弗
之考也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
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

案東平漢初屬梁景帝中六年分梁爲五國封其三子彭離

爲濟東王此卽其一也武帝元鼎初罪廢國除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立子宇爲東平王哀帝建平三年嗣王雲罪廢國除平帝元始元年王開明紹封更爲東平國○壽昌案自濟東國廢爲大河郡六十五年東平國廢爲郡四年案夏侯勝傳初魯共王分魯西寍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徐氏松謂此則東平國舊魯西寍鄉地壽昌案徐說非也西寍鄉地雖始在魯後別屬大河迺置東平國遂改屬東平非謂西寍鄉一隅便可概東平國也勝之爲東平人蓋因西寍鄉未置縣故隸於東平也又案王子侯表魯共王子止有寍陽節侯恬無封西寍鄉者寍陽爲泰山郡屬縣與東平及魯接壤或後由鄉侯徙封縣侯史闕未詳無

從取證耳

亢父

顧氏震滄曰邑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莒父單父亢父是也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屬任城郡水經黃水注同壽昌案任城章帝分東平爲國非郡也顏注作郡誤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

水經濟水注薛郡始皇二十四年置高帝紀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孫心爲楚懷王卽其地六年以薛郡并碭郡郯郡立弟交爲楚王高帝時以薛之魯縣爲公主食邑是爲魯元公主高后元年立張偃爲魯王景帝四年以子淮陽王餘徙王魯是爲魯國○全氏祖望地理志稽疑成帝陽朔三年爲郡

哀帝建平三年復爲國壽昌案諸侯王表陽朔二年魯共王元孫文王畯嗣十九年薨亡後當建平二年次年郚鄉侯閔以頃王子紹封魯王未得爲郡也

騶故邾國

說文作鄒元和志今兖州鄒縣本漢騶故邾國魯之附庸魯穆公改邾爲鄒因鄒山之爲名也葢騶鄒古今字或作邾或作邾婁者語音緩急之殊也

薛

左傳隱十一年杜注薛魯國薛縣續志薛六國時曰徐州左傳哀十四年陳恒執公于舒州史記作徐州壽昌案此非禹貢之徐州史記魯世家楚伐我取徐州注徐廣曰徐州今薛

縣說文舒作郐郑之下邑在魯東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郐并音舒也近志因名徐州徐不作徐引入彭城尤誤不知此徐字亦作徐讀作舒也至秦時立薛郡屬東海漢因之始改縣

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

史記楚世家秦始皇二十五年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通鑑因之故注謂三十六郡無楚郡蓋滅楚時所暫置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史記集注引孫檢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案始皇紀三十三年召王翦使擊荆正義云秦號楚爲荆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也據此置楚郡之楚字當是衍文或則三字之誤耳異姓諸侯王表五年即皇帝位徙齊王

韓信爲楚王諸侯王表高帝六年立弟元王交孝景三年嗣王戊誅復立元王子禮宣帝地節元年禮元孫延壽復以反誅國除爲彭城郡黃龍元年以子定陶王囂徙封更爲楚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凡十一年錢氏坫校本云王韓信信死立弟元王交案楚元王傳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荊王交爲楚王信後徙封淮陰侯其誅死在十一年此云信死誤也

彭城

壽昌案楚元王傳辥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是彭城本舊郡名故宣帝時國除爲郡卽仍其名因以郡名名其縣也

留

案左傳襄元年杜注留縣今屬彭城史記留侯世家漢六年封功臣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水經濟水篇又東南過留縣北注云張良委身漢祖始自此矣西征記云留城中有張良廟蓋張良封留即此今錢氏新校本徐氏松云留城即留侯之所封也其城有留侯祠見宋賀鑄慶湖遺老集壽昌案留爲張良封地史紀地志俱各詳載似無庸取宋人文集作孤證也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

水經注秦始皇二十四年置東海郡泗水其所屬高祖更名沛郡以屬楚封弟元王交景帝二年削楚地入于漢復爲郡武帝元鼎二年常山憲王舜少子思王商爲泗水王更爲泗

水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凡四十一年又案高帝紀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注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爲水其實一也是泗水一名泗川

淩

史記陳涉世家陵人秦嘉自立爲大司馬陵卽淩古通用也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

案高帝紀六年以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廣陵卽東陽郡故屬荊或國字誤作州也史記十一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卽荊國景帝三年反誅四年以子汝南王非徙王江都治故吳國武帝元狩二年嗣王建以反誅國廢

爲廣陵郡六年立子胥爲廣陵王宣帝五鳳四年坐罪死國除爲郡元帝初元二年以孝王霸紹封成帝鴻嘉四年嗣王無後國除爲郡元延二年立靖王守紹封復爲廣陵國○壽昌案國除爲郡者三次計前後爲郡凡十九年志云屬荊州州字當是國字誤非衍也觀會稽郡志云爲荊國可證錢氏大昕以高帝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案廣陵本不屬荊州班志不得誤屬也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是名廣陵郡江都易王傳可證六年始爲廣陵國葢先名郡而後名國也

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

壽昌案吳王濞傳副吳會稽鄣郡史記注徐廣云荊在劉賈

都吳吳王濞移廣陵續志劉昭注云廣陵濞所都是都廣陵原自濞始也吳卽會稽郡鄣卽丹陽郡當濞初封時實兼有東陽吳鄣三郡如劉賈故封後始削去二郡至非與胥則僅兼東陽與鄣郡而會稽郡已入於漢不得兼也然案鄣郡更名丹陽郡爲武帝元封二年已在江都嗣封廣陵受封之時時丹陽尚屬廣陵耶又案王子侯表江都易王子蒙之盱眙侯定國淮陵侯皆臨淮郡屬縣廣陵王胥傳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射陽亦屬臨淮疑臨淮初屬廣陵國晉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是元狩六年頗析泗水廣陵兩國地置臨淮郡適在廣陵封國之時觀吳王濞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伍被傳稱吳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知臨淮在漢初亦屬吳也

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

案吳姓諸侯王表高祖元年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初項羽立芮爲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五年封布爲淮南王仍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十一年布以反誅遂以其地屬淮南厲王長時豫章郡已分屬長沙吳王芮孝文六年長以罪廢死國除爲郡十六年以厲王子勃紹封爲衡山王武帝元狩元年以罪死三年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更爲六安國○壽昌案左傳文五年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史記項羽紀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又

周殷以舒屠六注蘇林曰六今爲六安是六安之名自漢始立也秦時屬九江郡故楚地今屬廬州當與廬江近淮南王安分封後罪死國除爲九江郡廬江王賜徙封衡山即廬江亦廢爲郡六安自屬於衡山國第以地望測之衡山處江之上游在西南六安在下游迤東且與衡山相隔越九江江夏南郡而上泝始通不知當日何以繫之衡山也又據高帝紀封布爲淮南王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云云則當漢初時衡山亦已置郡或在吳芮徙封長沙之後也

六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

壽昌案水經沘水篇云東北過六縣東注云淠水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泄水篇云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注云泄水

自濡溪逕安豐縣北流注于淠亦謂之濡須口案三國魏吳志俱作濡須葢濡溪濡須卽如谿音近而傳寫異也淠卽泚古今字

蓼

壽昌案水經決水注云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亦至蓼入決據此蓼下應有此兩語今蓼縣無之而轉在廬江郡雩婁下決水經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晉書地理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卽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婁今雩婁下亦無此語或兩處傳寫錯互也

安風莽曰安風亭

吳氏卓信謂莽改六安國曰安風改安風縣曰安風亭則西京六安國治安風也水經注以爲治六非矣壽昌案此吳氏謬說六安之都六自英布時已知此不但水經注爲然若以莽改名爲證則楚國莽改曰和樂所屬之武原改曰和樂亭何不云治武原而仍治彭城也

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爲國

案高帝紀五年二月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孝文後七年嗣王亡子國除爲郡景帝二年立子定王發更爲長沙國○壽昌案國除爲郡僅一年當芮封國時實得長沙豫章兩郡地零陵亦屬之故武帝元鼎六年始置零陵郡也至象郡以下時爲尉佗所據追文帝朝佗已封

南粤王芮皆不能有之然芮時旣擁虛封非零陵不能通粤
也洎定王封長沙則豫章郡已別入漢止得長沙一郡而高
帝二年又先分郡地置桂陽郡故應劭云景帝後二年定王
入朝有國小地狹不足回旋之語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
焉元和志益以武陵桂陽二郡是也時零陵仍秦舊屬長沙
尚未得別爲郡又案漢以秦郡名國者惟長沙故班志書秦
郡二字止此一處惟秦置長沙厥名自古或舉軫旁小星一
名長沙實應其地恐天官家言述自後來難證前古乃通典
云其地有萬里長沙故名長沙元和志案東方朔記南郡有
萬里沙祠自湘川至東萊地可萬里故曰長沙壽昌案長沙
在漢爲卑溼貧國唐宋以來始益繁昌幅隕所限不足萬里

山峻水清何有沙磧壽昌土風幼習記里能詳覽斯繆論徒資莞爾愈知雜家之叢說無足采徵信史也

鄀

水經承水注云至湘東臨承縣北又云臨承即故鄀縣也壽昌據此鄀縣故名臨承矣

承陽

續志作烝陽

茶陵

注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而王子侯表茶陵節侯訢注茶音塗壽昌案茶荈之茶與茶苦之荼古皆讀若徒本一字無兩音也梁以下始有丈加反一音唐以下始減一畫

爲荼字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記云茶之始其字爲荼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陸顏諸人雖已轉入麻韻未敢輒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从艹从余而徐鼎臣訓荼猶曰卽今之茶也惟自陸羽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易荼爲茶無有命荼爲茶者矣顧炎武觀泰山唐碑大厤十四年刻荼藥字貞元十四年刻荼晏字皆作荼又李邕娑羅樹碑徐浩不空和尚碑吳通微楚金禪師碑荼毗字崔琪靈運禪師碑荼椀字亦作荼時字體尚未變至會昌元年柳公權書元祕塔碑銘大中九年裴休書圭峯禪師碑茶毗字俱減此一畫則此字變於中唐以下也壽昌世籍長沙今若書荼陵作茶陵或以徒音呼之其不駭俗而驚聽也幾希

安成莽曰思成

水經贛水注作用成

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云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綜此計之適符其數而以每郡國所領縣計之止有一千五百七十八本注侯國一百九十三尚有四十八未注則皆傳寫脫漏之失也

至元孫氏爲莊公

顏注云氏與是同古通用字壽昌案氏爲莊公氏卽謚也亦猶名也水經注於某水或稱縣受名焉或云以氏縣此常例

也古人名謚通用尤多如幽厲謚也而孟子名之曰幽厲洞簫物名也而王襃賦云謚爲洞簫司馬相如告巴蜀檄有身死無名謚爲至愚之語顏注以氏是古通必訓氏爲是拘矣

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

壽昌案此言讀書兼讀法令也說文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徐鍇曰尉律篇名法令蓋此等書也

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

壽昌案地理志無北新城後漢時置也見郡國志涿郡下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

壽昌案冰紈言紈之輕潔如冰也臣瓚謂其堅如冰固非師

古謂冰爲布帛之細紈爲素分作兩物尢謬本書司馬相如上林賦垂霧縠顏注謂輕靡如霧卽類是也不能謂霧一物縠又一物也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六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七

長沙周壽昌撰

溝洫志第九

禹堙洪水

史記作禹抑洪水壽昌案書言鯀堙洪水非禹也此堙字有誤宜從史記

乘舟

史記乘作載乘毳史記乘作踏則橋史記作卽橋

至于大伾注

史記伾作邳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案在衞州黎陽縣南七里

迺釃二渠以引其河

釃史記作厮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厮分也索隱云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案韋昭云流洩爲灑字音疏跬反又云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壽昌案據裴說則漢書亦作厮據小司馬說則漢書作灑知古漢書各本不同也二渠說亦與此注異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已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於楚

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於楚也齊召南曰案鴻溝即汴渠也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

行七百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又淩義縣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又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此宋鄭陳蔡曹衛水道之明證也汴渠首受滎澤即是濟水何必遠求於千乘注海之濟口乎劉奉世疑於所不必疑何也壽昌案劉說固誤齊說亦舛考王氏困學紀聞引朱子云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壽昌因檢史記河渠書讀之更了了志即本史記原文何劉齊兩先生全未一考也此書本從滎陽至會字斷句下云於楚

西方則通何處東方則通何處於吳則通何處於齊則通何處於蜀則蜀守云云文義明晰節節皆通無煩費辭轉生晦昧也壽昌案文穎注漢書時已誤讀會於楚見高帝本紀洪溝注厥後程大昌論禹貢亦引史記河渠書作會於楚是誤讀者不止一劉仲馮也

則蜀守李冰鑿離隼避沫水之害

注晉灼曰古堆字也隼岸也史記作離碓注晉灼曰古堆字也是隼與堆原一字碓或假借也壽昌案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華陽國志云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又云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

號爲陸海又云時青衣有沬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脅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舡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迄今蒙福水經江水注引李冰事卽本風俗通沬水篇注亦云鑿平溷崖開處卽冰所穿也是溷崖卽所謂離䧟者耶

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壽昌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與此微異

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

邸抵也卽下言抵蜀從故道之抵也後凡言抵數處俱作抵獨此作邸顏注邸至也下注抵至也明邸抵是一字

自徵引水至商顏下

注師古曰徵卽今澄城商顏商山之顏也顏者譬人之顏額也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蓋自別一山名顏說失之壽昌案史記集解服虔曰顏音崖觀服音注則顏字解亦明師古後說亦失矣

吾山平今鉅野溢

壽昌案初學記八引漢書此語並引注云吾山卽魚山也今無此注必傳寫脫去也郭延生述征記曰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所謂也又西征記曰魚山臨河魏陳思王曹植嘗登此

山有終焉之志遂葬其西亦其所封國也魚山在東阿縣東

北晉志屬濟北十道志漁山一名吾山漢武帝過漁山作瓠

子歌是吾山一作魚一作漁皆一音所通也鉅野地志屬山

陽郡爾雅疏云鉅卽大也魯有大野藪史記河渠書河決瓠

子東南注大野通於淮泗卽此

令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注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

也挈音苦計反

壽昌案此卽今之田契也詩邶風死生契闊大雅爰契我龜

釋文俱云契亦作挈爾雅釋天霓爲挈貳釋文云挈或作契

本書張湯傳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在板挈也是

以板書之與契同也又案說文樂浪挈令織臣鉉等曰挈令

蓋律令之書也足證挈爲書契也若周禮司會書契版圖則徑作契矣

齊人延年注師古曰史不得其姓

案後有乘馬延年然年代稍隔恐未必即此人壽昌又案百官公卿表太初三年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廣先未見表中未著何姓疑漢固有延姓也

博士許商

壽昌案許商字長伯長安人事光祿勳周堪治尚書由博士四至九卿

大司農非調注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孝元永光二年非調爲大司農而御史

大夫尹忠坐河決自殺在孝成建始三年時調尚在事計任大司農十三年迨河平三年表云廷尉何壽爲大司農則非調已任十五年可謂久於其職矣顏注云名非調是尚意其有姓也案表直稱非調疑是非姓調名玉篇有非姓引風俗通云有非子伯益之後

發河南已東漕船五百𣝕注師古曰一船爲一𣝕其字從木

壽昌案說文船總名从木叜聲徐鉉曰俗作艘非然案玉篇集韻俱有艘字俱云船總名自魏王粲從軍詩連舫踰萬艘晉左思蜀都賦渾萬艘而旣同抱朴子勖學卷必因艘楫之器後世承用者遂皆作艘不作𣝕

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壽昌案河隄使者漢因事置無常員故不見百官表後許商又爲河隄都尉不稱使者茲又詔稱校尉延世不稱河隄案漢置八校尉皆無與治河事王延世故官校尉特使治河遂有河隄使者之稱觀下云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考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與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一也又案李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馮野王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皆以他官出使河隄無專官也

來春桃華水盛

案水經注河水下云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

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御覽引無漢字清澄字竟引之引作決則河決無河字禁上有可字案桃華水盛若今言桃花汎也說見治河書

大司馬史長安張戎

案水經注引漢大司馬張仲議作大司馬無史字作張仲非張戎今校水經注云郎一人引師古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未知是否

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注師古曰事諸役使也

壽昌案周禮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又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蓋便言之自上謂之使自下謂之事而語有可通訓者本書高帝紀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注師古曰勿事

不發傜也史記傅靳蒯成傳坐事國人過律注索隱事役使也與此事字義同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長沙周壽昌撰

藝文志第十

聖上喟然而稱曰

壽昌案聖上稱孝武也玩語氣似當時語竊疑漢求遺書始自武帝當時必有記錄班采其言入文中耳

太史令尹咸校數術

本書劉歆傳作丞相史能治左氏諫大夫尹更始之子官至大司農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隋書經籍志序引作太醫監

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

隋書經籍志序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

服氏二篇

顏注引劉向別錄齊人號服光壽昌案光一字當是名古名號字通稱也

蔡公二篇

近時歷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蔡氏易說一卷題云漢蔡景君譔景君當是蔡氏之字名爵未詳虞翻稱彭城蔡景君說翻生漢季及引述之則蔡氏漢人在翻前考漢書藝文志有蔡公二篇注蔡公衛人事周王孫竟景君即蔡公殆

衞人而官彭城虞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歟隋志不載書佚已久壽昌案馬氏所輯一卷亦止引李鼎祚集解一節朱震漢上易叢說兩條亦未得爲此書具體也

韓氏二篇

馬國翰云其書久佚惟蓋寬饒傳引一節他無所見考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則子夏傳爲嬰之所脩與中經簿錄謂子夏傳丁寬所作同

古五子十八篇

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隋唐志不著錄佚已

久
淮南道訓二篇
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
三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案志不言有章句阮孝緒七錄有京房章句十卷隋唐志並
云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十二卷今佚不傳
京氏段嘉十二篇
顏注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壽昌案傳云房授
東海殷嘉是殷非段或以字近而譌而云房授嘉則是房弟
子非房所從受學者也顏注誤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

易蓍龜家有周易三十八卷或專言卜筮不關易義故別列於彼亦無說經者姓名也壽昌案據下注各家例應書圖一卷

或脫去無咎悔亡

壽昌案無咎之無應作无易經中未有無字也又案易无咎悔亡最多脫去則闕文不少若恒九二悔亡解初六无咎脫去則爲脫去全文矣此中祕書之校正必不可少也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案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今馬氏輯佚說爲尙書大小夏侯章句各一卷然中多一說兩引而究莫別孰爲大小不足

據也

求得二十九篇

案孔穎達書疏有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壽昌案伏書二十九篇本有太誓如郊祀志刑法志平當傳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及白魚赤烏等事皆是顏注所云今泰誓文也此外如史記周本紀尚書大傳白虎通等所傳太誓逸文尚多皆非今世傳之偽太誓也

出孔子壁中

師古注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語於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未知孰是
壽昌案孔子世家無孔騰其人惟有孔鮒鮒弟子襄嘗爲孝
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或騰卽襄後易名子襄而騰之
舊名遂不著則子襄藏書卽屬之鮒亦與敏傳合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
壽昌案魯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而薨適
當武帝元朔元年時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
且共王傳云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則好音是其壞孔子宅以
廣其宮當在王魯之初爲景帝時非武帝時也王充論衡正
說篇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
於牆壁中云云其以爲景帝時似與傳相合

議奏四十一篇

注宣帝時石渠論韋昭曰閣名也於此論書壽昌案此猶宋袁絜毛詩經筵講義之類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壽昌案班自注入劉向稽疑一篇書目無其名蓋即所云劉向五行傳記也

魯故二十五卷　魯說二十八卷

案隋唐志皆不著錄其書亦以西晉永嘉之亂而亡宋王應麟輯三家佚說為詩考魯詩僅十四條

齊后氏故二十卷

案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文獻通考云董逌藏書目

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託爲之今其書亦不傳王應麟詩考輯十六節並及翼奉蕭望之匡衡及伏理子湛之說班氏世傳齊學班伯受詩學於師丹見敘傳故地理志引用齊詩

韓內傳四卷

今書佚無傳馬氏輯佚說爲一卷舊江西王氏漢魏遺書內亦輯爲一卷馬氏蓋由其書加輯者也繆荃孫云高郵宋緜初有韓詩內傳徵邵晉涵亦有內傳說僅存其名耳

韓外傳六卷

案此書隋唐以來俱著錄今世所行本皆作十卷繆荃孫云外傳世行本十卷然尚有佚文趙懷玉曾輯之附本書後

韓說四十一卷

班氏無撰著姓名或謂卽漢薛漢撰案後漢書儒林有漢傳云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建武初爲博士則已在後漢時惟漢父方字子容附見本書鮑宣傳又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薛方字夫子廣德曾孫又云傳韓詩以授子漢隋書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未審卽韓說抑別有章句也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案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蓋卽今所傳毛詩傳也考上云毛詩二十九卷者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稱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

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也壽昌案釋文

序錄云毛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同皆較此少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壽昌案六家者魯齊韓后氏孫氏毛詩也然案后氏故與傳

孫氏故與傳仍說齊詩也實止四家

與不得以魯最爲近之

顏注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壽昌案此猶言無以也與如

也言如不得已而用詩則魯詩訓爲近是

曲臺后倉九篇注如氏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

臺記漢官曰大射於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

此行禮也

壽昌案曲臺爲大射之地如氏與漢官此說自有徵若晉灼謂西京無太學殊不然就本書證之武帝本紀贊與太學儒林傳序成帝時或言太學弟子少於是增置弟子員鮑宣傳舉旛太學下王褒傳何武歌太學下是太學必非虛語又案三輔黃圖明言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是太學實有其地矣安得云無

中庸說二篇

顏注今禮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壽昌案今中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以是篇賜新及第王堯臣高宗復御書中庸遂以專書頒行學官程朱大儒詳加注訂至今學者遵之然考不自宋始也鄭樵通志藝文略有劉宋散騎常

侍藏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禮記制旨中庸義一卷斅文帝有鄭賁中庸講疏攽曰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敎之關鍵德行之指歸亦其證也中庸之稱爲子思作者實出孔叢子卽孔鮒也本志不著錄以孔叢書出最晚故志不列儒家亦不附論語家後且以中庸內論郊社之禮宗廟之禮甚詳故列禮家也今一卷此二卷者編次各異也

周官傳四篇

書久佚今馬氏輯周官傳一卷則采馬融佚說而成非班志原書不足據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壽昌案書目內議奏三十八篇注石渠通志藝文略有石渠
禮論四卷戴聖撰豈卽議奏耶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壽昌案此卽儀禮十七篇也儀禮不盡士禮因首篇冠昏諸
禮俱係士禮故漢儒以士禮目之從其朔也史記儒林傳云
秦焚書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卽此

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壽昌案王史氏爲七十子後學者劉向云六國時人蓋習孔
氏家法讀古禮書故得知朝廷制度勝於后倉由士禮上推
於公卿至天子以意爲之也自是而叔孫通詳定漢儀緜蕝

習禮其大指詳本傳道書究鮮傳流齊召南曰漢叔孫通增損禮制頗襲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制取法於周不知何據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質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禮記孔疏云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尚有傳者後書曹褒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通考載叔孫通朝儀一書皆僅存其目更無論王孫氏之所記矣

雅歌詩四篇

隋書音樂志作樂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

隋書音樂志作趙氏雅琴七篇案七略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邪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後漢書曹褒傳章懷太子注）雅琴之意事皆出於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溫室使鼓琴時閒燕爲散操多爲之涕泣者（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

雅琴師氏八篇注云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隋氏音樂志作師氏雅琴八篇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七略別錄云師氏雅琴者名忠東海下邳人言師曠後至今邳俗猶多好琴也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注名德梁人隋志沈約奏云龍氏雅琴百六篇文選五十九李善注亦引作九十九篇則唐人本與今本合沈氏或別有所據也後書儒林傳注引劉向別錄云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然則雜事乃龍氏雅琴中之一篇也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壽昌案班自注云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葢以止頌琴而無與於樂故出之也

公羊傳十一卷

案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五卷嚴彭祖述此書久佚

穀梁傳十一卷注師古曰名喜

壽昌案桓譚新論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是穀梁名赤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並同王充論衡案書篇云穀梁寘阮孝緒七錄云名俶字元始楊士勛穀梁疏引作淑則俶字之誤然皆與師古名喜之說異又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子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據新論戰國云云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或云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爲門人穀梁之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理或然也又魏麋信注穀梁以爲秦孝公同時益可證穀梁與子夏之相遠王應麟曰今案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爲秦孝公時人

鄒氏傳十一卷

王吉傳作騶氏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鐸氏徵三篇

太史公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卷爲鐸氏徵似不止於三篇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是左氏之學以鐸氏爲嫡派也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以授荀卿是虞氏亦專爲左氏學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本書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顏學始傳泠豐任公繼傳筦路冥都鄭康成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安王彥又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案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壽昌案顏氏記十一篇入

佚隋唐志皆無之今徐氏所引尚有此三條故備錄之以存片羽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七錄作春秋斷獄隋志作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新舊唐書作董仲舒春秋決獄董氏正移入法家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書久佚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所謂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朱彝尊曰案蓺文類

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是尚存四事也

戰國策三十三篇

隋經籍志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

奏事二十篇

本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壽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嶧山會稽諸刻石碑文當本於此

楚漢春秋九篇

隋經籍志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與此合全書久佚今雜見各書所引

漢著記百九十卷

顏注若今之起居注何焯曰後漢皇后紀明德皇后自撰顯

宋起居注劉毅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

此著字疑作注壽昌案本書律厤志言著記者十四五行志

亦言凡漢著記谷永傳有曰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注李奇曰

高祖以來至元帝著紀災異未塞除也是著記名書已久不

能改著爲注

鄒氏無師

王吉傳云能爲騶氏春秋壽昌案據此當時應有師受或因

未立學官失其傳耳

夾氏未有書

案志稱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是夾氏書在漢時已亡壽

昌案既云有錄其初必有書也宋史藝文志識有春秋夾氏

三十卷必後人擬作也今書亦無存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壽昌案鄒氏傳無師夾氏傳無書而存之者存此兩家也注云省太史公四篇不知所省何篇無考

齊二十二篇注多問王知道

案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國翰云考漢書王吉傳用論語二事貢禹傳引一事此齊學之底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齊論語齊人所傳董仲舒廣川人地屬齊漢書本傳對策及所著春秋繁露多引論語與魯古不同而與王吉所引有合確為齊論語又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陸氏載鄭從古者十餘條他引鄭本不言所從鄭以

齊古注魯其與古不同者爲魯而與魯不同者皆齊同於古也又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詳言玉事王應麟謂問王疑即問玉朱氏經義考定爲問玉篇是唯知道篇全佚耳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顏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壽昌案隋志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壽昌考其書實王肅僞撰羼入甚多先儒皆有詳辨葢自隋唐來已無眞本故顏氏云然也

孔子三朝七篇注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七略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案蜀志秦宓傳裴松之注藝文類聚卷五十五並引作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

篇今在大戴禮壽昌案據七略所言並以今大戴禮合之剛得七篇之數則師古僅有一篇之說殆未審也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壽昌案共傳十二家而書之傳者惟魯夏侯說二十一篇卽夏侯勝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卽張禹魯王駿說二十篇卽王吉子吉字子陽故稱王陽第何以名家而吉無書其子駿轉有書也且何以傳魯論者有傳書傳齊論者皆無專家亦無

傳書耶後世但知習魯論語而不知有齊論語或亦因此耶

案傳齊論者原文論下疑脫一語字觀下作魯論語者可見衍齡謹附識

長孫氏說二篇

長孫名字爵里俱無考隋唐志不著錄惟隋志云長孫有閨門一章孔安國古文孝經載二十二字黃震日鈔亦載入云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

凡孝經十一家

壽昌案共十三家並五經雜議爾雅小爾雅弟子職計之多兩家若出之則又不足十一家豈出爾雅小爾雅兩家耶不解孝經家七略初何以入此兩書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民之行也舉大者

而言故曰孝經

姚際恒古今僞書攷襲朱子孝經刊誤之說專孝經於僞書且駮班志此言云此曲說也安有取天之經經字配孝字以名書而遺去地之義諸句之字者乎書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況此爲第七章中語耶壽昌案姚氏未細繹志語也志云舉大者言謂道莫大於孝故曰經經如易詩書之名經非必取義於天之經也此志截引孝經語玩文義自明不能摘一字以詆班也姚氏謂孝經是後儒撮取爲名班以此言成之者考昭帝紀通孝經論語尚書宣帝紀師受論語孝經平帝紀序庠置孝經師一人王式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後書荀爽傳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儒林傳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許沖進說文解字上書有云愼又學孝經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是孝經名書已久皆在班氏前試問當日不名爲孝經豈單名爲孝乎姚氏又謂書名取章首字或有之壽昌謂此後世作詩製題法若經則無此例易詩書經章首有易詩書等字乎以責班氏多見其不知量也續志補注引明堂月令說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引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是魏文侯且爲孝經作傳呂覽復引之孝經早行於周秦閒不始自漢矣何休引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孝經之稱自出夫子姚際恆之論不獨非孝無親亦不考古之甚矣謹案王儉七志以孝經爲首衍齡謹附識

史籀十五篇

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壽昌案據注言則在東漢初已亡三分之一有餘計所存不足六千字唐元度曰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卽史籀得全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餘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考王育不見范史而說文解字引王育說則許取籀文或本於此後儒敘說文者謂許不妄作其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卽史籀九千字不知籀文本無字數張懷瓘取志所云學童諷書九千字以定籀文並謂籀文爲史書皆不可據也

惟倉在章帝時籒文已亡過半許在安帝時又取諸倉安能得其全耶

凡將一篇

隋志有一卷以爲亡唐志復以一卷著錄久佚

訓纂一篇

隋志三蒼三卷下題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唐志有張揖三蒼訓詁三卷皆無單行本今併佚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隋志云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唐志復有杜林蒼頡訓詁二卷今佚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

壽昌案書目內八體六技是八篇以篇數核之自合

史書令史

注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臣瓚曰史書令之太史書劉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壽昌案後書百官志尚書屬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注引古今注曰永平三年七月增尚書令史員又班固傳毅皆爲蘭臺令史見本傳韋昭說是也若書令史兩漢皆無此秩劉氏之所謂今是宋時何可以釋漢制

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至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顏注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壽昌案論語包注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志又云葢傷其濡不正是謂史郎史籀大篆諸書文郎字也不正郎上所云字或不正則舉劾也許慎說文解字敘有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又云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啚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是與班志引經同恉葢漢以前說論語古義也

晏子八篇本注云名嬰謚平仲

壽昌案平仲爲謚史記列傳未書明世故疑爲字也然平字固是謚法隋經籍志晏子春秋七卷

子思二十三篇

隋志儒家子思子七卷宋汪晫編子思子一卷則雜采佚説而成

曾子十八篇

隋經籍志曾子二卷注目一卷魯國曾參撰今存大戴禮記立事至天圓凡十篇

漆雕子十二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壽昌案漢因景帝諱啟爲開故史記作漆雕開字子開近人丁杰謂啟斯之未能信句今作吾張禹本避景帝諱改弟子於師不稱吾此注作啟恐因避諱傳寫倒譌也弟子列傳內尚有漆雕哆漆雕徒父而家語好生傳篇有漆雕憑說苑作

漆雕馬人

李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爲魏文相侯

壽昌案釋文一云子夏傳詩於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則克子夏門人非弟子也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

隋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注尼似孔子弟子朱彝尊曰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爲孔子門人馬總意林標目作公孫文子

孟子十一篇

後兵陰陽家有孟子一篇較此少十篇俱與今七篇之數不合案趙氏題辭曰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風俗通亦云作

書中外十一篇蓋合外書而言也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
齊卿孟軻撰趙岐注壽昌案注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
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案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二引聖
證論云學者不知孟軻字案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
是軻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案傳元曰字子輿史記
正義同今孔叢子亦作子車廣韻則引作子居

孫卿子三十三篇

隋經籍志孫卿子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

芊子十八篇注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師古曰芊音弭

壽昌案史記作阿之吁子焉索隱阿齊之東阿也吁音芊別
錄作芊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云顏云音弭案齊人阿又屬

齊恐顏公誤也壽昌案說文羊本字作芊其音弭者楚姓又羊鳴芊說文本作吀芊集韻或作芊音吁故芊子亦作吁子也

讕言十一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馬國翰云案家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讕讕諫三字並列注云詆讕誣言相被也或从間从柬然則讕與讕通加艸者隸古之別也書名既同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答信陵君所勝之禮對魏王人主所以爲患及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

度事則謂言審爲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季孔叢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爲說魏晉儒者遂據肅說爲解漢志在當日實有考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非也茲即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篇目案馬說甚辨而所錄則未敢據顏云非孔穿所造者亦以王肅僞造之家語未足信也

王孫子一篇

隋經籍志云梁有王孫子一卷亡馬總意林卷二標目在申子之上而書闕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　四庫全書校本删正之只留闕目繆荃孫云意林卷二王孫子兩條宋本有之刻入別下齋斠補隅錄

董子一篇

隋經籍志董子一篇戰國董無心撰隋唐志並以一卷標目宋志不載佚已久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有之近復佚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魯連齊人不仕稱爲先生唐志一卷今佚

虞氏春秋十五篇注虞卿也

史記本傳云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正義云藝文志云十五篇與此合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壽昌案臧爲高祖功臣蓼夷侯孔聚史記所稱爲孔將軍者之子也臧以功臣子襲侯爵官太常而名重儒家有書十篇載入七略又於賦家入賦二十篇亦漢初儒生中才學之並茂者而出自功臣子尤可異也宋晁公武讀書雜志有云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孔叢子之後壽昌考孔叢子漢初未出至東漢末始有其書則臧書之名連叢疑後人僞託也然其書名已載入宋中興館閣書目及宋人邯鄲書目通考玉海俱引之

賈誼五十八篇

隋經籍志儒家賈子十卷注錄一卷別集注梁有賈誼集四卷亡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隋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

吾邱壽王六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隋經籍志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今案毛氏汲古閣本闕桓字注淵聖御名四小字足徵毛本是用南宋初本漢書影刊也衍齡謹附識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隋經籍志新序三十卷注錄一卷說苑二十卷壽昌案新序

此云所序或曰所新字近而誤又或下有揚雄所序因轉寫

亦爲所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隋經籍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又揚子太元經九卷本

傳蕭該音義引劉向七略別錄云雄太元有首衝錯測攡舒

瑩數文掜告十一篇壽昌案後注知爲班所入七略本無之

也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於道最爲高

壽昌案本志自此以下道家至農家凡八家俱用此其所長

也五家稱之下便作抑辭獨此以於道最爲高五字極力推

重所以別儒於諸家也

此辟儒之患

顏注辟讀曰僻壽昌案爾雅邢昺疏引此作僻儒之患也郎此辟字

伊尹五十一篇

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較此少二十四篇多一說字注云語淺薄似依託也案史記殷本紀集解引七略別錄云伊尹五十一篇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其書隋唐志俱不著錄佚已久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詩大雅大明正義引七略別錄云師之父之尚之故曰師尚父

鬻子二十二篇

隋經籍志云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壽昌案本注云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楚後以熊爲氏氏以君名也漢摇無餘爲南粵王摇之族猶是也

筦子八十六篇

隋經籍志管子十九卷案史記管晏列傳注引七略別錄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文子九篇

隋經籍志文子十二卷梁十卷亡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

七略別錄墨子書有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

老萊十六篇

隋唐志不著錄久佚文選孫綽天台賦注引七略別錄云老萊子古之壽者

黔婁子四篇

廣韻去聲十九候婁字注引漢志作黔婁子其書隋唐以來久佚

力牧二十二篇

兵陰陽家有力牧十五篇較此少七篇亦注云依託也

孫子十六篇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引七略別錄云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

縹絲繩又云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

壽昌案道家取老子爲重入老子經傳說四家自漢已然固無足怪而書目以伊尹爲首太公次之後又入黃帝四家力牧一家極無倫次蓋漢治法黃老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至不許景武嚮儒且恐亂其家法所謂人君南面之術卽此也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注傳鄒奭始終書

後有鄒奭子十二篇此檮所傳當有異故書名篇數各不同也本終始注云始終或傳鈔誤倒歟

鄒子四十九篇

劉向七略別錄引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至今名黍谷蓺文類聚卷九太平御覽卷五十四引並同鄒子書有主運篇見史記孟荀列傳索隱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壽昌案史記封禪書本書郊祀志俱引作騶子戰國齊威宣時人其書論著五德終始之運如氏注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云云是此書故名五德終始也

鄒奭子十二篇

七略別錄云鄒奭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勝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輠先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至談天衍作鄒下缺據史記孟荀列傳集解補云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衍奭脩衍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炙轂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于先智不盡如炙輠也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舍人事而任鬼神

壽昌案禮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後於任鬼神矣而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則仍未能舍人事也

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家有公孫鞅二十七篇較此少二篇案鞅卽商君一人兩書而兩名正以見書之不同也隋經籍志商君書五卷

申子六篇

隋經籍志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志復以三卷著目今佚馬總意林引六節七略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傳索隱 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一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集解 繆荃孫云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申子二卷今不傳羣書治要所錄大體篇尚完善餘僅見意林御覽所引而已

鼂錯三十一篇

案本傳云三十篇壽昌案隋志注云梁有朝氏集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鄭樵通志作三卷馬總意林三卷而通考無之亡久矣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顔注薄厚者變厚而薄壽昌案顔解未晰此即大學所云於所厚者薄之意蓋專指秦商鞅漢鼂錯以爲說

尹文子一篇

隋經籍志尹文子二卷

公孫龍子十四卷

初學記卷七引七略別錄云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黃公四篇

本注云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壽昌案爲博士必在始皇時惜駟鐵車鄰後秦詩無傳顧此四篇七略不入歌詩家而以入名家必是別有文注特指其一端也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尹佚二篇

尹佚說苑作尹逸亦作史佚佚逸音義俱同隋唐志皆不著錄

田俅子三篇

隋經籍志注梁有田休子一卷亡休即俅字近而譌也唐志

不著錄久佚

隨巢子六篇

隋經籍志隨巢子一卷注似墨翟弟子唐志亦一卷久佚

胡非子三篇

隋經籍志胡非子一卷注似墨翟弟子唐志亦一卷久佚馬總意林僅著目一卷案隋志與隨巢子注於墨翟弟子上加一似字與班志原注微異

墨子七十一篇

隋經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壽昌案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杜注清廟肅然清靜之稱志葢以墨之儉出於此也

宗祀嚴父是以右鬼

注如氏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何焯曰如注謬甚壽昌案墨子有明鬼三篇其第三篇言鬼神報應卽首引杜伯射宣王事如氏以墨子注墨子似不能謂之謬也顔注作明鬼神校今本多一神字或古本如此

闕子一卷

後漢書孝獻帝紀章懷太子注引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也縱横家有闕子著書卽此隋經籍志云梁有補

闕子十卷湘東鴻烈十卷並元帝撰亡唐志載梁元帝補闕子十卷文選注太平御覽或引作闕子

蒯子五篇

案通著書名雋永凡八十一首通傳有之而藝文志不載載蒯子五篇而傳又未及之

右縱橫十二家百七篇

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壽昌案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則此語似爲鄺寄諸人而發

五子胥八篇

兵技巧家又有五子胥十篇較此多兩篇

尉繚子二十九篇

後之兵形勢家又有尉繚三十一篇無子字較此多三篇

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劉向七略別錄云史記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商鞅客也衞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壽昌案此與注合晉與魯字近傳寫譌也

東方朔二十篇

本書朔傳注引劉向七略別錄云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時事者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善為庸人誦說故令後

世多傳聞者又引劉向所錄云朔之文辭客難非有先生論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朔書具是矣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

注云入兵家壽昌案卽子晚子尉繚子之類未注明

及盪者爲之

壽昌案盪卽蕩也見正韻本書丙吉傳皇孫敖盪注放也卽遨蕩猶遊放也論語今之狂也蕩孔注曰蕩無所據也下云則漫羨而無所歸心卽無所據意

尹都尉十四篇

注不知何世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有尹都尉種葱書種蓼篇隋經籍志闕唐志尹都尉書三卷鄭氏通志同是宋尚存其書而馬氏通考無之則宋末久佚矣

氾勝之十八篇

隋唐志並二卷今無傳本案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文選注引王隱晉書云氾勝之敦睦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氾字注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輙爲燉煌太守因家焉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氾勝之爲黃門侍郎藝文略農家有氾勝之書二卷范卽氾也而馬端臨通考無其書則宋中葉尚存宋末

亦亡矣近時洪頤煊經典集林中輯氾勝之書一卷

蔡癸一卷

馬國翰云考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而太平御覽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壽昌案漢世重農士兼耕讀故氾勝之蔡癸皆以教民耕至大官外此如趙過及平都令光皆載入食貨志以傳至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官酒泉郡之魚澤障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追後分置敦煌郡因立其地為縣特名效穀以旌其勞蓋不獨置力田等官為勸農常政也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孔子曰所重民食

顏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壽昌案論語此章年代明有次第此自周有大賚三節下爲此語與予小子履節相隔絕疑是周武王事故晉出武成篇采入之疑不能屬之湯也謹案顏注多引古文尚書此獨不引武成篇而引作湯伐桀疑別有據衍齡謹附識

青史子五十七篇

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壽昌案隋經籍志注云梁有青史子一卷亡蓋佚已久

師曠六篇

後之兵陰陽家有師曠八篇較此多兩篇彼注云晉平公臣此云見春秋未詳是何春秋也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隴黃車使者壽昌案張衡西京賦李善注引此云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此脫乘馬衣黃衣五字號字又誤作隴也

殿本已正作號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

顏注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壽昌案今論語作子夏語蓋漢時有齊論語魯論語古論語三家此或是古論語也東平思王傳云小道不通致遠恐泥顏注亦云引孔子之言後書蔡邕上封事有云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

隋書經籍志亦引此語作孔子不作子夏皆與今論語異

屈原賦二十五篇

隋經籍志楚辭十二卷並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云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因以自諭自恨也壽昌案此二語見賈誼懷湘賦因以自喻亦賈傳中語別錄偶引之

宋玉賦十六篇

隋經籍志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志二卷通志二卷通考一卷云自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非原本

枚乘賦九篇

壽昌案隋經籍志注梁有漢宏農都尉枚乘集二卷唐志復

舊錄通志載二卷馬氏通考云今本一卷乃於漢書及文選

諸書鈔出者葢久佚其全矣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隋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隋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太平

御覽卷七百十二引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注曰武帝也

上爲武帝非顏注幾不明第師古當日何由知爲武帝而注

之必有所受惜其說不傳或謂因武帝悼李夫人賦知之然

何由知此賦定在二篇內也隋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注梁

二卷

劉向賦三十三篇

此向之子歆所入也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又云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壽昌案志無歆作益歆於七略未入已作班亦遂未入之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引劉向別錄云向有芳松枕賦又案通志作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通考作劉中壘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歌見楚辭未詩而華山賦見古文苑是亦非原書也

王褒賦十六篇

隋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通志同而通考無之是宋末已亡也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壽昌案以武帝賦列入二十家並雜入漢臣中此劉歆編次失體而班亦不加改正何也後歌詩家以高祖歌詩三篇冠首較爲得之

嚴助賦三十五篇

壽昌案本志儒家者流作莊助四篇此作嚴助一人而忽莊忽嚴皆傳寫參錯非班原文也

司馬遷賦八篇

隋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通志作二卷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注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壽昌案有能名而不入循吏傳葢亦時之所謂能吏而已班

詳注字籍官閥亦以無傳之故

待詔馮商賦九篇

藝文類聚卷八十引劉向別錄云待詔馮商作燈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顏注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

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壽昌案參同

向校書必與歆友故七略入之別錄詳其年籍官閥參雖早

卒其得傳亦幸也

車郎張豐賦三篇注張子僑子

壽昌案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以著錄於前茲復錄其子

豐之作是與枚乘及子皐同列賦家父子繼業皆西漢盛事也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

壽昌案前賦二十家應是莊雅之作以屈原相如武帝知之此二十一家疑有類俳倡嫚戲者以枚皐知之又注云入揚雄八篇殆即逐貧賦解嘲解難之類凡規諷設辭皆入其中宋玉亦多託諷之辭而入之前者或以附其師屈原後也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壽昌案此既名曰頌以入賦家或亦偶語諧韻如賦體也班固竇車騎北征頌東巡頌南巡頌馬融廣成頌崔駰四巡頌可證李思傳亦未注其本末

Mini-Corridor Service

CARBONDALE, CHAMPAIGN, KANKAKEE to CHICAG

NORTHBOUND

[illegible]

SOUTHBOUND

Mini-Corridor Service

CHICAGO to KANKAKEE, CHAMPAIGN, CARBONDALE

Miles	Effective [illegible]	No. 1 City of New Orleans	No. 7 [illegible]	No. 5 [illegible]	No. 9 [illegible]	No. 3 [illegible]
[illegible]	Lv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Lv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Lv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r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賦二十五家三十六篇

隱書十八篇

壽昌案據劉向別錄言則近於廋辭絕非賦體乃與成相雜辭同入雜賦家何也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壽昌案此應即鴻鵠大風歌兩首也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

壽昌案此稱孫卿為大儒與屈子並重而不列入屈原賦家

一門置在第三類之首未詳其義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隋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外尚有孫子兵書四種蓋卽一書而或注或鈔者也唐志載四種通志載十六種通考八種皆注孫子各家

齊孫子八十九篇

顏注孫臏案史記孫武列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吳起四十八篇

隋經籍志吳起兵法一卷唐志通志同通考吳子三卷

龐煖三篇

壽昌案龎煖趙人趙悼襄王三年煖將兵攻燕禽其將劇辛

鶡冠子世賢篇載悼襄王問君人之道於龎煖煖以伊尹醫

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管仲醫齊等語對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九十九篇

壽昌案應補圖十三卷四字

尉繚三十一篇

隋經籍志尉繚子一卷通志尉繚子五卷云梁惠王時人通

考同陳振孫云六國時人

右兵形埶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壽昌案注圖二十二卷此云十八恐注有脫㴱也

風后十三篇

史記龜策傳集解引劉歆七略云風后孤虛二十卷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引七略云鑿山鑽石則見地痛又云人民衆蚤虱多則地癢

右兵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

案圖十卷作小字注傳刻誤也宜改正

五子胥十篇

案鄭樵通志有伍子胥兵法一卷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

案宜補圖三卷三字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

壽昌案圖共四十七卷數少四卷誤記也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顔注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壽昌案文子上德篇云老子學于常樅見舌而知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老子述常樅言如此樅卽從也

泰階六符一卷
壽昌案東方朔傳注引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云云是此書原名有經字而亦託之於黃帝也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許商算術
壽昌案許商漢元時博士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商著有

五行論厤何不著錄豈能在算術書中耶

右厤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壽昌案錄中黃帝五家厤即律厤志所云黃帝顓頊夏殷周五家也若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本書間引之惜書久佚北堂書鈔引蔡邕議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厤

羨門式法二十卷

壽昌案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棊注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史記龜策傳衞平乃援式而起王莽傳天文郎案栻於前此之式法大約類此唐六典太卜三式曰寅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志又有羨門式二十卷通志有式經

一門書凡二十二部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

壽昌案本志陰陽家有鄒子終始一書卽此古帝王以三統遞傳三正迭用自五德終始之說出秦始皇信之自爲水德建亥爲正幾成四正而後世造言惑世之妖民俱借此以造亂皆鄒衍此法之流毓班氏所謂無所不至也五行家見史記日者傳蓋漢舊行其法通志有五行一類書三十種凡一千一十四部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壽昌案任良當卽京房弟子任良也官中郎時房請出任良

試考功不行後無考儒林亦無傳其所爲易旗者全術數之
學無與易經正義也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壽昌案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所補傳中辨采蓍法靈龜八
種皆有名甚詳此錄中有龜書五種蓍書一種褚先生當尚
見其書也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壽昌案錄中如黃帝甘露占夢兩種殆即周禮春官占夢所
云占六夢之吉凶也通志有京房雀元周宣占夢書三種志
未錄殆後來僞託也請雨止雨二十六卷後無傳書考董仲
舒春秋繁露第七十五有請雨篇第七十六有止雨篇豈即

此書即藝文類聚卷一百有神農求雨法路史餘論卷二同
又考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
鼓攻之是止雨雖有成書至成帝始行之也

山海經十三篇

隋經籍志山海經二十三卷山海經圖讚二卷今本山海經
十八卷圖讚一卷各家編次不同耳然隋志列入地理類唐
志同似較此入形法家為得體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壽昌案錄中有國朝七卷是何書但以國朝立名疑是志地
理以序在宮宅地形書前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史官之廢久矣

壽昌案史是史巫之史官則太卜詹尹之官本書律厤志太史令張壽王太史丞鄧平本志太史令尹咸皆是非載筆執簡記之史官也故於數術家舉之

黃帝內經十八卷

唐藝文志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隋志無之而唐志多明堂二字且卷數不合外此如黃帝素問本志無之而隋唐志皆有疑秦漢間人僞託東漢時傳布也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壽昌案周禮醫師賈公彥疏引此云神農黃帝食藥七卷疑

即隋唐志神農本草之所由託也禁與藥字近而譌隋經籍志有老子禁食經隋唐志均有神仙服食藥方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壽昌案周禮賈疏全引此文改易數語致不可通如云寒溫（省本草石之四字以寒溫屬下讀）疾病之淺深（下省假藥味十字）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開結（閉易開省解字）反之於此（此易平）乃失其宜者（乃易及）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益易增）積氣內傷（積易精）是以獨失（省不見於外四

字以易所有也字故諺云有病不治恆得中醫又案隋經籍志醫方

類亦本此志以立論而引作通滯解結較爲得之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壽昌案房中各書雖鮮傳錄玩志所闡述大約容成玉女之術而僞託於黃帝堯舜尤爲謬妄至於養陽有子諸方辭不雅馴搢紳先生所不道而歆校入七略何也蓋歆仕當孝成時成帝溺志色荒禍水召孽歆校書其間特爲編壓乙覽導淫逢欲卒使成帝殞命殄嗣歆之罪不可逭矣班氏雖以制樂禁情强作理語未能劃除此門徒使藝文留玷亦一恨事隋唐志存房中一門而不錄書目差爲有識然不如徑删去此門尤佳

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顔注曰黃治釋在郊祀志壽昌案郊祀志云黃治變化注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大約如隋經籍志合丹節度金丹藥方唐蓺文志燒煉祕訣之類本書劉向傳向得淮南鴻寶苑祕書鄒衍重道延命方上言黃金可成卒不驗論死久得釋皆此類書也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

壽昌案周世多良醫除秦和秦緩扁鵲外如周禮天官疾醫疏引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蹷之病使子明炊湯子

儀脉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義與儀一人也亦周末時人扁鵲有弟子子陽子豹見史記本傳漢有倉公若非史公立傳早晦昧矣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精醫無傳其弟子臨菑宋邑濟北高期王禹太倉馬長馮信高永杜信臨菑召里唐安皆傳公學亦無傳晉元康中裴頠謂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益醫爲生死所係如此劉歆有方技略而班立列傳無此一門終是闕典

宿松羅忠濟初校

北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